
Lesson I

八角与命题逻辑 | 9

Lesson II

交叉结与谓词逻辑 | 121

Lesson III

三胞胎与模态逻辑 | 201

升级考试

恋与禁忌的? | 353

卷末资料.....384

解读.....389

铃，风铃响了。

——是叫做南部风铃的东西吧。被初夏的风吹着，外廊挂着的黑色风铃奏出了清澈的铃铃声。崭新的榻榻米。和式五斗柜。以白云为背景，红色的短笈旋转着交替正反。

那堆满了旧家具的八叠和室，令人联想到昭和时代。

涂漆的矮桌上，留有一张笔记纸。

我将那张纸拿起瞥了一眼就放回了原位。尽写着些看不懂的算式。想来是这家主人所写的论文思路之类的东西吧。虽说我总归也算个理科大学生，觉得自己仔细读一读也是能理解的，但如今汗流浹背走到这里，也实在没有余力去想那些有的没的。

首先要补充水分。可以的话还想冲个澡。

从车站走了将近一小时的田野土路，好不容易到了地方，户主却没在家。明明昨天还发邮件通知过她的。不过玄关没有锁，外廊也门户大开，应该是没走太远才对。等会儿她就会回家了吧。

“砚小姐可真是个逍遥的人啊……”

我边嘟囔着，边把书包丢到一边，朝着厨房走去。虽说半路上

也有“该不该在主人不在的家里到处乱晃”这般疑问涌上心头，但她好歹也算是个三等远亲。我倒是没那个胆识擅自借用单身女性家的浴室，但打开冰箱看看的自由终归还是有的吧。怎么说也和她相处了十年之久。

在铺着木地板的厨房里，放着一个不像是独居人士使用的大型冰箱。这东西我有点眼熟，记得是什么拥有“分解使蔬菜变质的乙烯气体”这般魔法的机种。与她同去家电大卖场时听到的“可以积攒优惠点数哦”那种甜言蜜语，我至今犹在耳畔。

记得那时候我的心中还在盘算，她为什么要购置这种大型电冰箱，莫不是有个同居人？但从她的生活作风来看，这种可能性小得可怜。那么为什么，她需要这么巨大的电冰箱——被这种好奇心驱使着，我向冰箱门把伸出了手。

打开一看，里面一根根地摆满了沾满泥土的白萝卜。

我像什么都没看见似的关上了冰箱门。

我勉强再一次把门打开，拿出柜门格子里放着的带有复古花纹的玻璃瓶。又从边上个头不小的大正现代风格的玻璃壁橱中，取出了个昭和复古风格的杯子，站着往里面倒进麦茶接着—饮而尽。

干渴状态得以解除，我总算是死而复生。

我把瓶子放回了冰箱，忽然开始疑惑，她怎么不把那些白萝卜整理到白萝卜专用的蔬菜格里去。这样想着，我拉开了冰箱最下层的抽屉。面对着拥挤的西葫芦和黄瓜，看来是没有白萝卜加入的余地了。得到这个结果，我关上了抽屉。

接着我打开冷冻室，看见里面有冰棍就偷吃了一根。冰棍是小学生才喜欢的那种西瓜味的。考虑到她的年龄和外表，更喜欢吃哈根达斯那种才对，不过也许这才像她。

如此想着，我关上了冷冻室的门。

叮铃铃，风铃奏出了清凉的声音。

我叼着冰棍，走出榻榻米，从外廊眺望着初夏的庭院。染着薄色的紫阳花，围着篱笆的杜鹃花，过了花期的梅树、桃树等树木的脚下，簇拥着粉色的常夏石竹。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叫不上名字的野草和盆栽。

若是在城市里一定会被分开卖给两户人家的宽敞庭院中，能看到已经用不了的杂物室和土墙还依然镇守在那里。

院子的角落还停靠着一台生了锈的手推车。

房主还没有回来。

玄关前停放着她常用的轻便自行车，这样看来，她还在徒步行动的范围内才对。搞不好正在和附近的主妇闲聊呢。虽说她也不是什么善于社交的性格，但住在乡下以后，心意终于改变了也未可知。

风停了。唱着歌儿似的夏日午后，迎来了安静的时刻。

沉闷的热气笼罩着房间，崭新榻榻米的异味蹿进我的鼻腔。

好热。我快要忍不下去了，于是便对附近古董级的电风扇伸出了手。

我打开了电源，旧式电风扇开始颤动着来回摆头。吹着孱弱的

风，一张纸片似的东西，轻飘飘地从矮桌上飞舞了起来。我条件反射般一把抓住了那张纸。

——是刚才的“笔记纸”。

说起来，我好像把这东西的存在忘得干干净净。虽说因为没写明了留给谁而被我无视了，但想来这是这家主人留给我的信息才最为自然。

于是我转过头开始重新阅读笔记的内容。

【解答如下可满足性问题】

A: 我在浴室中。

B: 我在仓库中。

C: 我在厨房的壁橱上。

D: 我不在家中任何地方。

逻辑式

$(\neg C \Rightarrow B) \wedge \neg(\neg A \Rightarrow B) \wedge (D \Rightarrow (A \wedge C))$

为真。

“……”

我拿着笔记纸悄悄回到矮桌旁边，又咬了一口冰棍。

再度走出榻榻米，从外廊眺望着庭院。现在已经日上三竿，太阳惹人厌似的闪耀着将地面加热。现在还没到听得见蝉鸣阵阵的时

节，远处啾啾鸣叫着的大概是布谷鸟吧。从屋檐向着地面支开了一张网，淡绿色的藤蔓植物在上面伸展着枝杈。那是苦瓜。是想在真正的夏天到访前，织出一张绿色帷幕，起到遮蔽阳光的作用吧。

电风扇坏了似的嘎地一声，又一次让那张笔记纸飘飘扬扬地飞舞了起来，板板正正地糊在了我的脸上。

我沉默地将笔记纸从脸上拿下来，不禁感受到了神明的恶意——仿佛是那种若不解开这神圣文字的谜题，就无法继续前进的剧情展开。

我放弃抵抗似的叹了口气，走到矮桌前重新坐下。

下定决心静心研习这张笔记纸，刚才也说过，我好歹是个理科大学生，对这种程度的算式早就产生了抗体。若是文科生八成会被秒杀，但我对这张便条还是有点免疫力的。

——毕竟这个问题的解法，全都是这家主人教给我的。

心算还是太难了，我从包里拿出笔记用具，在广告传单的背面开始计算。果然不好对付啊——不过，已经能看到解法了。一边耿直地想起她所教给我的，一边把能想到的解在纸上逐一列出。

然后，我绞尽脑汁独自推导出的答案是——

我愣住了。

开玩笑的吧。

怀着难以置信的心情，我返回厨房，毛骨悚然地站在刚才那个橱柜的正对面。我战战兢兢地抬起头，望向柜子的上方。在视线稍微往上比我身高大约高一头的地方——

找到了。

一边抓着防止家具倾倒的支撑棒，一边猫似的蜷缩成一团的成年女性就在那里。

*

“你……这是在干什么？”

我从震惊中清醒，颤声问道。却并没有得到回答。该不会是热到中暑了吧——我真的有些担心，戳了戳她的侧腹，没料想她却忽然鳗鱼似的扭动了起来。

“呀……你干什么，性骚扰？！”

她发出妩媚的悲鸣，同时睁开了双眼。立刻擦了擦嘴上的口水，然后才发觉了我的存在，嘴里“啊”了一声，随即直起了上半身。就在那一刹那——

咚。

她的头撞上了天花板，再一次将身体对折蜷缩了起来。橱柜与天花板的距离并没有那么远。

面对着咬紧牙关忍住疼痛不发出声音的女子，我一时想不出该说些什么。

“那个……你的脑袋没事吧？”

她保持着蹲姿，把脸朝向我，泪眼婆娑。她对我的问题点了点头，然后为了不再次撞到头，小心翼翼地双手抱头，提心吊胆地慢慢直起身来。

“……嗯……还好啦……毕竟只是撞了一下而已……”

“对于碰撞而言，这动静儿可真不小。”

“那是那个啦……就，那……一定是附近河岸上那个烟花大会的声音啦……”

“大中午的在这放烟花吗？附近还有那么奇怪的河道吗？”

这位成年女性沉默地从橱柜上爬了下来。看来是找不到什么更好的申辩之词了。她往下爬的时候，裙摆不合时宜地卷了上去，令我不知道该往哪里看才好。

她站在地板上，匆忙整理自己凌乱的衣着，并掸掉裙子上的灰尘，再用手指整理了一下刘海。她把梳成马尾辫的乌黑长发向上托起，再放开双手，让那头长发啪的一下落在背上。

“哎呀，好热啊。”

她一面发着牢骚，一面用手对着脸颊扇风。

那样子令我不禁看痴了。素色薄麻连衣裙浸透了汗水紧紧贴附在她的全身，从那朴实的胸口能隐约看到内衣的线条。从脖颈到锁骨，遍布着细碎的汗珠，仿若珍珠粉在反射着阳光。

虽说她的成人礼早已是遥远的过去，却依然有着不逊色于二八少女的晶莹如雪般的肌肤……

她注意到了我的视线，回视过来。

然后嫣然一笑。那不带忧虑的笑容不禁令我萌生罪恶感，以至于觉得不太舒服，立刻将脸别开了。

这个女人，是我的小姨——砚小姐。

砚是她的名字，她是我母亲的妹妹。尽管如此，大约是年龄差距的原因，姐妹二人在外表与性格上的差异，都不禁让人起疑。我不清楚她们到底相差多大，故而也只好通过想象判断她的年龄，八成是在三十岁上下吧。证据就是她对二十五岁以下的女生，总是抱有一种敌意。

话虽如此，也不知她是施了什么奇门妖术，仅靠外表断然看不出她已是这般岁数。她通常都会被人当成是二十多岁的女生吧，要是根据 TPO 原则¹，怎么看都是在读大学生。虽说再往年轻了猜就过了，但她要是穿上高中时代的制服，十有八九也不会被看穿——好想见识一下。假如有这个机会的话。

然而砚小姐真正的魔力，却并不在于那妖精般的不老容颜。

灶台上放着两个复古款式的玻璃杯。在杯中放入冰块，再咕噜噜地注入茶色的液体。

砚小姐递给我一杯麦茶，和我祝酒似的碰杯。

“恭喜你。那道笔记纸上的谜题解得很好。我相信咏彦你一定可以找到我的。”

森帖咏彦是我的全名。

我岔开这句仿佛被囚禁的公主对前来解救自己的骑士所说的台词一样的褒奖。

“还说什么谜题呢……这不就是砚小姐平时给我留的作业吗？逻辑式的可满足性问题。这种程度的话连猫都能解开吧。

比起这个，我刚进厨房的时候竟然完全没注意到你的存在。我倒是对自己的观察力挺失望的。”

“因为我就那样堂堂正正自然而然地蹲在那里，反而不会被注意到……嘿嘿。这简直就是爱伦·坡那篇《失窃的信》。在橱柜上居高临下看着咏彦那愚蠢的天灵盖，真是一件乐事……”

“你不是睡着了吗？话说砚小姐，你难不成在被我找到之前就一直藏在那上面吗？你怎么那么闲啊？”

“为了看我可爱的小外甥惊讶的表情，蹲守四五个小时也毫不嫌苦哦。”

“……意思是说你从上午就蹲在那儿了是吗？”

我不禁觉得有些惊悚。

至此的描述或许只会让人觉得砚小姐是个奇怪的人（毕竟我只讲了冰箱里沾满泥土的白萝卜和在壁橱上睡觉这种奇闻异事），为了她的名誉我还是做些补充介绍吧。

砚小姐是难得一见的才女。她从偏差值²超高的女子高中考进T大学，她的论文甚至给法国巴黎数理科学基金会的会员教授留下过深刻印象，从而被邀请至法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去深造。砚小姐在那里完成了革命性的研究，成为了论文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日本学者，随后她便在法国的金融机构中就职了。她寥寥数年就赚得了相当于日本上班族一生所得工资数倍以上的金钱，如今辞职回国过上了地主般悠然自得的半退休生活。

几乎是压倒性的“人生胜利组”，但唯有一点——她至今还是

单身。

我与盯着我的砚小姐四目相对。

“怎么了，砚小姐？”

“不，没什么。只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感觉你正在做一些失礼的想象。”

我手里玻璃杯中的冰块发出了“咔”的一声。这女人没用的直觉倒是相当敏锐，令我颇感困扰。

砚小姐将杯沿靠近嘴唇，抬高杯底。咕嘟咕嘟地饮茶时，洁白的喉咙上下颤动着。像是直接对瓶直饮的粗鲁饮茶方式，整体来看却是赏心悦目。大概是因为姿势很棒吧。

客观来看，砚小姐算得上是颇具魅力的那类女性，也就是美人。还有那绝妙的黑发雪肌，纯粹和风的形象宛如大和抚子³一般。长长的黑发随意束在后面，素颜之下穿着象牙色的连衣裙，即便是赤足的古朴造型，也无法损毁那份美的分毫。这一定是因为她自身的完美。虽说对她暗生情愫的男性理应不在少数，我却从没听过她有什么轻浮放荡的谣言存在。这是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大概是因为她从没遇见过什么交情好的男性——或者也有其他一些我不知道的原因存在。

也许是汗流浹背令她盐分不足，她开始叨咕着“咸味的东西，咸味的东西”。随即伸手拿起餐桌上涂着红漆的带盖容器，从里面拿出盐糖放入口中。

她像小姑娘似的鼓起脸颊，骨碌骨碌，糖丸在她口中左右旋转。

她就这样露出淡淡的微笑发着呆。

“……哦，对了，砚小姐。‘那玩意儿’到底是什么啊？”

“那玩意儿是说哪玩意儿？”

“冰箱里面的东西。你是准备开始在网上卖菜了吗？”

“哦哦……我还没打算对农业经济出手呢。是我家菜园子里种出来的白萝卜而已。”

她一边用绣着梅花的高级手帕擦拭着脖子上的汗水，一边回答道。

“托上次买的耕作机的福，今年白萝卜大丰收。也给咏彦家送去了一箱，之后多吃点吧。”

“送了一箱还剩下这么多库存啊？你这白萝卜到底有多丰收？”

砚小姐忽然嘿嘿嘿地抿嘴笑了起来。那表情颇为阴险，像毒贩似的。

“白萝卜多到吃不完，可真要命啊……大概可以尝试些奢侈的吃法了吧……对哦。今天晚上就招待一下咏彦吧。晚饭就吃全萝卜宴吧。主菜是白萝卜味噌锅，配菜就煮白萝卜、铁板白萝卜、白萝卜盖饭、腌白萝卜和萝卜泥配小沙丁鱼……竭尽萝卜。”

听着连胃壁都要被消化了。

处理掉白萝卜淀粉酶的效力倒是没问题啦，现在该如何是好呢，我有些迟疑。本来是打算就此回去的，没有留宿这里的计划。从我在镰仓的家到这北关东的田园地带，单程就要三小时以上。若是被招待一顿晚餐，再想当日往返可就够呛了。

虽然砚小姐也没道理不明白。

“说起来咏彦啊，你的行李呢？就这么个书包？”

“嗯，是啊。”

“你就带了这点东西？”

“嗯？啊，不是……当日往返这点行李也就……”

“什么？你是准备当日往返的吗？我还以为你肯定要在这儿住一宿呢……”

她直接坦坦荡荡地说了出来。我不由得有些脸红。也许是自我意识过剩吧。砚小姐对我的态度，无疑是姨妈对外甥的正常态度。也就是说，她是不会将我当成异性看待的。

虽然这也是再理所当然不过的道理。

“那个……那我今天住下也可以吗？”

“当然了。你明天没别的事吧？”

“事倒是没有，但换洗衣物……”

“睡衣的话，我有一套旧的，不过你不太想穿女装吧？离这儿半小时车程有个购物中心，一会儿去买一下吧。晚上八点打烊，我们七点出发就来得及。”

“这样啊……我了解了。那我就打扰了。”

学着砚小姐的模样，我努力装出一副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轻轻低头致谢。

突然间，砚小姐站了起来。

她露出神秘莫测的微笑，慢慢踱步到我的身后。双手搭在我的

双肩，俯身用双唇靠近我的耳朵。接着一只手顺着我的脖颈滑下，探进我敞开的领口中去。

她用手指轻轻抚摸着毫无防备的锁骨。

瞬间，像是有电流从我身体中穿过。

“……我很开心。因为咏彦答应要在这里留宿……”

她心神荡漾似的在我耳边低语。

“咏彦君呀，其实我呢……”

“明天，要去建材超市购物对吧？这事儿包我身上了。要我帮忙搬东西对吧？这次买的大件儿是什么？是木材吗？还是园艺用土？或者是农耕用具？”

砚小姐一副快哭了的表情。

“——别随便就把别人要抖的包袱猜出来啊！”

我还用猜。

砚小姐这招“美人计”，是她在我中学的时候就对我使用了无数次的必杀绝招。对于尚且还是天真少年的我而言另当别论（虽说“别自己这样讲啊”），觉得这招依然管用的砚小姐才比较奇怪。是觉得我毫无学习能力呢，还是她自己毫无学习能力呢？考虑到她的学历，我觉得不太可能是后者。

砚小姐阴谋未能得逞，呕着气跑到了隔壁房间。

她背对着我，望着天空，开始在榻榻米上来回画着“の”的图形踱步。

“为什么……明明以前那么简单。难不成是我年老色衰了吗……”

“砚小姐，有个词叫‘习惯了’，你听说过吗？”

“呜呜……我作为女人的生涯俨然是终结了……咏彦再也不会如曾经那样，兴奋地偷看我换衣服了……”

啥？我脑中忽然一片空白。

我甚至来不及怀疑是幻听，便赶紧接下她的话茬。

“那……那个……砚小姐怎么突然提起……”

“咏彦已经再也不会像小学时那样从门缝里偷看我了，也不再会像中学时那样利用镜子的反射观察我了……我裙底的秘密，一定已经如同街上政客的竞选海报那般，索然无味了吧……”

“你……你先等会儿？砚小姐？”

“多令人怀念啊……那时躺在我膝上看报纸的你，不经意间与我四目相对。还有在更衣室的近距离接触。如此说来，那台电视信号接收器，如今还在二楼窗外相同的位置吗？以调整接收不良的电视信号为借口，被你调整到恰好可以反射看到一楼浴室的角度——”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你现在也一定，即使面对我掉落的晾晒衣服，也能视而不见了吧……我的内衣总是神秘失踪的奇异现象，一定再也——”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没有偷你的衣服！我都还回去了！捡起来以后马上就放回洗衣篓了！！”

我喊破了喉咙，疯了似的不断把头撞向地面。

下跪。磕头。完败。我一败涂地。我怨恨那个竟痴心妄想有一瞬间能胜过这个女人的浅薄的自己。敌人是那种被你拿到了冲锋枪，

就会用火箭筒回敬的家伙。干脆点，杀了我算了，我憋了一肚子气，简直想如此大喊。

当我跪在砚小姐的身后谢罪，灵魂仿佛被万箭穿心时，我顿悟了。我注定一生都要活在这个女人的脚底下。从出生开始，这命运般的失败乃是注定的。从出娘胎开始，我就输定了。

各种意义上讲——这无疑就是所谓“天不遂人愿”。

事到如今就算继续暴露自己的黑历史也无济于事。适可而止，切入正题吧。今天我来拜访这位奇异、神秘、无情的美丽姑姑，可不是专程来忏悔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过。

“——那么，咏彦。”

砚小姐正色说道。像是要驱散盘踞在我心中的郁结一般，她露出不可思议的慈悲面容。

“昨天给我发的信息说‘我有事情想找你商量’，是指什么事情？”

我从榻榻米上抬起头来。额头和鼻子被地板擦伤了，隐隐作痛着。我也不知道丑态百出之后应该做出什么表情才合适，不过要是不快点把盘托出此行的来访目的，这次恐怕就要以我自取其辱而告终了。

我转换了心情，直起身板正襟危坐。砚小姐也下意识端正了身子。

像是围棋比赛似的，我们二人隔着矮桌四目相对。

咳咳，我清了清嗓子。

“……砚小姐。”

“嗯，怎么了呢？”

我回望着砚小姐乌黑的双眼，询问道：

“——是否可能，用逻辑学的方式，分辨毒杀与意外身亡？”

*

砚小姐听了我的问题，用舌头将口中的糖果转了几转。她双目失焦地盯着我，稍稍向前探头。我觉得自己仿佛在和鹦鹉说话。

“……也就是说，用‘逻辑学的方式’去证明某件事是偶然抑或是蓄意，对吗？”

“简单来说是这样没错。”

“能行哦。”

砚小姐迅速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但是，需要有必要条件。”

“条件是指？”

“……何种行为出于‘蓄意’，而何种行为又出于‘偶然’，需要作为公理来定义清楚。”

“……”

我仔细琢磨了一会儿，随即便察觉到了这个回答的愚蠢之处。

“对何种行为是出于‘蓄意’来做出定义……别闹了砚小姐。我要是能定义，还来找你干什么？我正是要来请求你以‘逻辑学的

方式’证明这件事啊。”

“所以说啊，如果要讲所谓‘逻辑学’是什么的话，那便是对公理和推理规则下好定义，由此导出有效（Valid）的语法关系，也就是数理逻辑学上所云‘形式验证’。至于以何种规则去定义一个公理，乃是定义者的自由，其本身并不由‘逻辑’来决定。”

……听得我直犯迷糊。

定理、推理规则、有效——尽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用不上的单词。

砚小姐的研究领域是“数理逻辑学”。

所谓数理逻辑学，就是用数学方式来解析人类的逻辑结构吧。

……话虽如此，其实你要是再让我深入解释，我也说不出来了。现在这些无外乎现学现卖罢了。用“数学方式”来“解析”人类的“逻辑结构”——说得倒是挺热闹，可我缺乏背景知识，也实在讲不出一个具体的概念。就算家电卖场的店员跟我说什么“这台空气净化器可以用负氧离子来消除空气中的有害病原体”，我也只能回一句“原来如此啊”。除了“听起来感觉很厉害”以外，也讲不出什么别的感想了。

虽然用砚小姐的话说，逻辑学“乃是站在人类全部思维活动之顶点的事物”——

但当真如此吗？

要是真的，那逻辑学可就成为了当之无愧的诸学之王——

姑且不管那些事情的真假吧，总之对于我这次的问题来说，“数理逻辑学”恐怕是派不上什么用场了。若说判定“行为是蓄意还是

偶然”的前提条件是“能够定义何为蓄意何为偶然”的话，那岂不是无异于让我自己去找答案。

就是因为无法定义，我才会这么苦恼啊。

“这样啊……如此看来数理逻辑学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那我别的事要谈了。今晚吃了火锅就回家。”

“你别忘了明天还要陪我去购物中心呢……而且你先等会儿，咏彦，什么叫数理逻辑学没什么大不了的？数理逻辑学厉害着呢！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的哦！”

“这世上无法用理论解决的问题明明不计其数好吗……本以为这次轮到理论出场了，但看来是我搞错了。行吧，我会去找别人帮我‘定义公理’，砚小姐还是忙着把萝卜收拾出来做饭吧。”

“……嘿，咏彦还真是越来越擅长冷嘲热讽了啊。难道你是想说‘既然逻辑学那么伟大，那你就用它来切萝卜啊’对吗？”

“怎么可能，是你想太多了。”

“总而言之。”

她忽然换上一副严肃的面孔，身体向我靠近过来。

“你不妨讲讲看。刚才所讲的是指通常情况下，若是特殊情况，或许会有所不同。逻辑这东西啊——实用性意外地高呢。”

她炙热的气息隐隐在我鼻尖前拂过。

那离我过于接近的樱花色双唇，一瞬间夺走了我的注意力。我随即将自己的视线转移，用臼齿咬碎口中的冰块。我必须要把集中在眼前的问题上。

那就……讲讲看吧。

诚如砚小姐所言，有些问题在通常情况下是没办法讨论的。可是对于头脑聪明的她来说，即使“数理逻辑学”给不了我答案，她或许能做出解答。

“……我明白了。”

我稍微和她拉开些距离，点头应允。

我一口气喝光麦茶，冷却下自己的头脑。气氛转换为商量事情的状态，我沉默着思索该从哪里讲起。从以前开始我就并不擅长说明事情——但这既不是论文答辩也不是竞选演说。我只要准确传达最低限度的、分析问题所必需的信息就好了。

定下了大致方针，我清了清嗓子，重新面向砚小姐。

然后我开始从头说起。

——那是五月黄金周刚开始时的事。我应大学里朋友的邀约，参加了某个女子大学的毕业生女子会——

“你给我等一下。”

故事才刚讲了个开头就被制止了。

“……怎么了砚小姐？我才刚讲到开头呢。”

“不好意思。但你开头的这段描写给我搞糊涂了。不问清楚，

实在没办法认真听完整个故事，先跟你确认一下可以吧？”

“可以当然是可以……但我明明还没说几句话呢。到底怎么了？”

“首先第一点。咏彦，你作为男大学生，为什么会跑去参加已经进入社会的女人们的女子会？”

“朋友邀请的啊。”

“你这都是些什么狐朋狗友……但是在男性参加的那一刹那开始，我觉得这就已经不是‘女子会’的范畴了吧？是不是应该叫联……”

“不是联谊，不是。首先岁数差太多了，其次聚会也是有其他目的存在。诚然严格来说确实不能称之为‘女子会’，但参加者基本都是女性，只不过外加了一个我。我觉得姑且称之为‘女子会’也问题不大……”

“男女比例是多少？”

“嗯？”

“给我讲一下男女比例是几比几，作为参考。”

“要参考什么啊……我想想，当时一共是六个人，也就是一比五吧？”

“一比五……一比五？！除了咏彦全是女生？”

“没错。”

“邀请你的也是女生？！不是你的男同学吗？！”

“是这样，怎么？”

砚小姐瞪圆了眼睛看着我。怎么了嘛。我疑惑地回望她的眼睛。忽然间她的身子就像是蒹葭似的软绵绵地弯曲了起来。

“——砚小姐你怎么了？是肚子疼吗？”

“不，没什么……”

她的刘海在桌上扫来扫去。

“只是，对你们这些关系要好的男女们，让我稍微有些羡慕罢了……我呢，是在女子学校长大的，直到大学也没能和男生搭上话……打断你的发言真是不好意思。请你继续……”

她留下这几句话，随后沉默不语。面对着突然变得跟招财猫似的砚小姐，我稍微有些不知所措。突然之间是怎么回事了？是因为那个吗？不小心刺激到了砚小姐“女校出身的自卑感”了吗？

年龄问题自不待言，和她之间的对话雷区还挺多的。所谓大龄女青年很难伺候吗？今天算是毫不客气地踩了地雷，下次可得注意些了。

算了——先不管那些了。

——我要为了那位朋友，把这起事件的真相查个水落石出。

旧风扇咔咔作响。虽然风吹过身体的片刻能让人暂且忘记身处酷暑，然而下一秒钟热气便会卷土重来笼罩人的身体。这房子里虽然也安装了空调，但砚小姐不太受得了空调，也基本不怎么用。

叮铃铃，外廊的风铃发出可爱的声音。

我深吸一口气，继续讲述故事。

——那是五月黄金周刚开始时的事。我应大学里朋友的邀约，参加了某所女子大学的毕业生女子会。

……嗯？不不不，没有啦。我和她只是青梅竹马，并没有在谈恋爱。

她的名字叫蓝前百合。是怎样的姑娘？怎么说呢……大概算是，活泼的类型？她是大学田径部的短跑主力选手。性格争强好胜、讨厌失败——什么？相貌？啊……这个嘛，总之是可爱的……那种吧。在男生中还算是颇具人气。因为上过田径体育杂志的封面，而且短发很像那个演员 K，还得了个“田径界的 K”的雅号——

嗯？哎呀不是啦，我才不是什么 K 的粉丝。我也不是短发控好吗。我说砚小姐啊，这故事已经快讲不下去了，咱们能不能别再纠缠于这些问题了？等我讲完整件事以后，统一接受你的采访，请把想知道的事情记录在草稿纸上。

……可以了吗？那我接着讲——其实五月初是百合的生日。但我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为了赎罪就被迫随她参加了这次的女子会。

参加者一共有六名。除了我之外，全员都是女性。除了我和百合是学生，其余四人都是二十多岁的社会人士。

此番聚会的目的是“庆祝再就业”。她们是同一所女子大学的

同窗，其中有一位最近刚找到了新工作，因此便要聚会庆祝一番。

会场安排在了其中某人的家中，位于横滨，是一幢带庭院的独栋住宅。庆祝会从正午开始。其中一名参加者开了一家亚洲风情的咖啡店，桌子上就摆着她做的“马来西亚料理”。

然后，就在庆祝会开始的几小时后——

案件发生了。

咕嘟，我听到了吞口水的声音。

“咏彦你该不会是对一群恨嫁的二十多岁女青年霸王硬上弓……”

“……我可是正在非常认真地找你商量事情。”

“我是真的很担心嘛……”她小声反驳了一句。看她那紧锁眉头的认真表情，大概说的是真心话。这人的感性多少有些偏离常规，她曾经在恩师的葬礼上出于“是故人心头所好”的理由，在棺材里放进鲷鱼干。

“……进餐时，有一个人突然呕吐倒下了。”

“这样哦。”

砚小姐低下头，双手攥着玻璃杯，用拇指擦着上面附着的水滴。

“这也就是咏彦最开始所说的‘毒杀抑或是意外身亡’对吧？”

“没错，正是如此。倒下的人是这次的主宾，那位刚找到了新工作的女性。尽管我们立刻呼叫了救护车，但她还是在去往医院的途中死亡了。死因是中毒。根据警方的调查，致死物是在咖喱料理中掺进的有毒物质。”

“是什么毒药？”

“主要成分是日本莽草素，是一种能造成痉挛的神经性毒素，人在重症的情况下会失去知觉乃至呼吸系统麻痹。致死量据犬类实验的数据是每千克中含 1.2 至 2 毫克。在被害者的餐盘中检测出了超出致死量数十倍的——”

“哦哦。”

砚小姐就像是要打断我的说明似的忽然打岔。

“八角事件啊？原来如此。毕竟是所谓的‘马来西亚料理’嘛。”

她嘀咕的这句话，令我暗自称奇。

我还未讲到现场的状况，她便已经领悟到了案情的全貌。

即使早就知道砚小姐就是这样一位奇人异士，但那颗大脑的运转速度还是令人咋舌。想表达的事情只需要说一半，她就可以全部理解。但因为不太会看气氛，若是拐弯抹角，反而会事倍功半。

“……别随便就把别人要抖的包袱猜出来啊。”

“对不起啦。但我确实是能猜到的。那家的院子里种着日本莽草吧？”

“砚小姐的知识面到底有多广泛啊？你是行走的维基百科吗？”

“倒是也没什么啦……当初做法律推理形式研究时学到的。那

时候查阅了很多过往判例，也就无意之中……你懂吧。”

我是不知道无意之中怎么样了。总之，这是个深不见底的人就对了。

如她所言，这次事件与过去发生过的“八角误食事件”颇为相似。所谓“八角”，是中餐与东南亚料理中经常被使用的一种香料。其有着促进血液循环的功效，不仅被用于料理，也被用作医药与香薰精油。但据说，八角会引发宫缩等副作用，故而并不推荐孕妇与儿童过量摄入。

八角和香菜一样都有着独特的风味，因此广受日本人的喜爱。虽然日本不产这种亚热带植物，但却存在着十分相似的另一种植物，也就是“日本莽草”——俗称日本八角。

日本莽草经常被种植于日本的墓地中，虽说乍一看与八角几乎一模一样，但却有着决定性的差别。

日本莽草的果实，其实是含有剧毒的。

日本莽草的毒性被日本有毒有害物质取缔法认定为指定有害物质，如果经口摄入，轻度可导致呕吐、腹痛、腹泻等消化系统紊乱症状，重度会造成意识丧失与呼吸系统衰弱的症状，最严重时会造成死亡。过去也曾出现过混淆“八角”与“日本八角”而误食造成死亡的事件。

这次的事件也与过往案例相似。有人将庭院中种植的日本莽草误当作八角而加入到了料理中。

但是，问题是——

“那究竟是真的搞错了而误将其加入了料理，还是蓄意使用了日本莽草呢？”

我狠狠地点头。没错，这就是本次的题目。我希望借由砚小姐的睿智，可以揭开谜题的真相。

“对，正如你所言。那么如何呢，砚小姐？像这样的事件，能否用你最擅长的‘数理逻辑学’，以‘逻辑学的方式’解决呢？”

“这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呢……”

砚小姐捏着她马尾辫的发尖，像是拿着毛笔似的玩弄着它。

“在没有更详细的情况说明之前，确实是不太好说。所以，咏彦能不能按时间顺序再讲一遍？这次将他们的相互对话也再现一遍。线索也许就藏在细枝末节之中。”

我再次点头。其实我原本就打算多说些更详细的情况。要是砚小姐没有打岔，我刚才就能讲出些更详细的情报，不过现在也没必要计较那些。

“我知道了。那么，当时事情是这样的……”

我皱紧了眉头，从脑海中挖掘出当天的记忆。

——我和百合抵达会场时，是上午十一点左右。

此时派对已经进行准备了。都筑小姐和蜜川小姐正在布置餐桌，马场园小姐还在厨房做饭。主宾，也就是受害者三月小姐，此时还没有抵达。

在讲述案件之前，容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四名女性的情况。

首先，提供自家作为派对会场的是都筑志穗小姐。

她经常戴着碎花图案的眼镜，离过一次婚。

原本是一位普通的事务员白领，结婚辞职以后又因为种种原因离婚了，如今在娘家帮忙家事。当天她的双亲都外出旅行了，所以不在家中。

兴趣是园艺、宠物和玩乐。园艺方面热衷于种植香料，宠物则是养了不少小型犬。她养了好几条那种长得像老头子的雪纳瑞。

下一位，是正在和都筑一起布置餐桌的蜜川帆纪小姐。

她是被害者的闺中密友，母亲是东南亚人，是一位混血美女。不过她是在关西出生长大的，一辈子除了旅游从没回过东南亚，倒算是个土生土长的关西人。顺带一提，她还是单身。

她在一家手机游戏制作公司上班，职务是叫UI设计师来着吧？说是负责设计游戏画面一类的东西。对了，兴趣是DVD鉴赏。

接下来是第三位。正在厨房做饭的马场园美夏小姐。

她受雇于东京都内某区的一家亚洲风情的咖啡店并任店长，也是这次派对的厨师。女子会也是她策划的。

她是一位拥有小麦色皮肤的健康美女，属于那种“肉食系”的恋爱猛将。有段时间曾同时和七个男人交往，年龄跨度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不过最近她在反省那样不堪的过去，决定与

一名男子执手偕老。

她的兴趣是料理与海外旅行。她做菜时，从香料开始就要亲手制作。挖掘到这种人才的店家实在是捡到宝了。

说起来百合偶尔会去那家店打工，经常发给我穿着制服的照片。是那种非常考究的越南奥黛风格的民族服饰，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感觉，真可爱啊——

什么？看看手机？不行不行——检查是不是不正经的照片？胡说些什么呢——啊！等会儿！快还给我——！

……你别摆出那么沮丧的表情嘛。肯定是有密码的啊，毕竟是个人隐私……啊啊行了行了。我知道啦，给你看总行了吧，你稍等一下……

……你看吧？对吧，很普通吧？你说什么？……这样啊？再怎么说明毕竟越南奥黛就是这个款式嘛。能从开衩看到大腿这种事就请不要在意了。

可以了吗？我继续讲了啊……然后是，最后的第四位。她就是作为这次的主宾，同时也是被害者的三月早绘莉小姐。

她曾经是商社的白领，后来因为职场上的人际关系纠纷而辞职了。暂且靠失业补助生活了一段日子以后，最近终于找到了新工作，马场园小姐就以激励会为名筹划了本次的女子会。

——以上四人，算上我和百合一共六人，就是这次的登场人物了。

接下来。正当三月小姐以外的我们五人准备派对时，电话忽然响了。

是都筑小姐的智能手机传来的响声。打来电话的正是主宾三月早绘莉小姐。我听到有些许声音从听筒内传出，由此可以认为不是都筑小姐在做戏。

都筑小姐在电话中与三月小姐短暂交谈过后，对我们说：“早绘莉好像不太清楚具体位置，我去车站接她一下。”然后便出了家门。这大约是十一点半时发生的事。

都筑小姐从自家出去之后大概几分钟，厨房里又传出了惨叫声。

“啊啊完蛋了！八角不够用了！”

是马场园小姐的声音。她穿着围裙举着大勺，从里面探出头来。

“忘记预留做咖喱要用的量了……志穗已经出去了吗？能让她帮我买一下的话再好不过了。”

“要不然给她打个电话？”

蜜川小姐拿出了自己的手机，然后拨出了电话——

起居室的沙发上，传来了电话铃声。

是都筑小姐的电话。大概是出门忘记带了。她是个有点马虎的人。

“那没辙了。只能再出去买些回来了——”

蜜川小姐阻止了正要脱下围裙的马场园小姐。

“啊，你忙你的，我去吧。”

“可以吗？麻烦你了。你开我的车去吧。站前的超市应该就能

买到。”

“嗯嗯，我知道啦——”

蜜川小姐从马场园小姐手里接过车钥匙，暂时离开了房子。可还没过几分钟，她又一路小跑折返了回来。

“诶，美夏。你过来瞧一眼这个。这个是不是——”

“啊！不会是八角吧？”

“嗯。在车库那边有棵树，底下掉了这些果实。”

“车库？——啊啊，是我停车的时候差点撞上的那棵树吗？”

马场园小姐是和蜜川小姐一道开车来的。停车场边上种着些观赏树，其中一棵似乎便是“日本莽草”。而附近落在地上的成熟果实，则被蜜川小姐误认成了八角。

啊，顺便一说，都筑小姐知道她的停车场有一棵日本莽草。当时若是都筑小姐在场，没准儿就能防患于未然了……但她忘记了带上手机，彼时也实在是联系不上。

“——这是八角没错的。帆纪的眼神可真好啊。”

“这没什么啦。我家老妈做饭的时候总是要用，所以我从小就经常出去采摘。啊，但这些是掉在地上的果实，能用吗？”

“嗯嗯，没问题的。看着还挺不错，已经被好好晒干了。”

我也听到了如上的对话。对于母亲来自东南亚的蜜川小姐来说，八角似乎是自儿时便朝夕共处的食材。

虽然我没亲眼见到马场园小姐处理这些食材，但她似乎是将那批日本莽草炒至干燥后，用料理机打成了粉末。她事后的证言声称，

因为当时立刻将粉末放入了咖喱中，再加上灶台上当时充斥着各种香料的气味，所以没能从味道中分辨出错误。另外，由于咖喱当时已经调味完成，她似乎也没有特地去尝尝咸淡。

大约三十分钟后，都筑小姐带着三月小姐回到了家中。那时我们都忙着准备派对，早就把八角的事抛在了脑后。

随后派对开始了，餐桌上摆满了酸溜溜的煮鱼和香喷喷的烤鸡，还有味道特别的面食。真不愧是职业厨师，做出来的马来西亚料理每一道都非常美味。

接着大约过了一小时，马场园小姐端上了制作完成的咖喱。

第一个品尝咖喱的就是三月小姐——

过了没一会儿，悲剧忽然之间便发生了。

——阐明事情始末之后，我偷偷观察砚小姐的表情。她的视线对着右侧，头发被卷在食指上摆弄着。这是她陷入沉思时的标志性动作。

“以上就是详细的经过了。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我惴惴不安地出声问道，同时观察她的反应。她垂下视线，双手慢慢放到地上，缠在指尖的黑发也随之飘落而下。

“咖喱……”

“怎么？”

“那道咖喱，只有三月小姐吃了吗？其他人没吃过吗？”

对了，我抬头望向天花板，说起来这件事我还没说明过呢。

“事情是这样的，马来西亚风味的咖喱中加入了八角，不合一些日本人的口味。所以马场园小姐也用其他的锅子准备了普通的咖喱。我和百合都吃的是那一道。都筑小姐因为口腔溃疡，压根就不能吃。马场园小姐则一直在厨房忙活。蜜川小姐说自己正在减肥，所以拒绝高卡路里的料理。就结果而言，确实只有三月小姐一个人吃了那道咖喱。”

“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吗？换言之，只有三月小姐会吃用了八角的料理的这件事……”

“唔，这个嘛……怎么说呢。各人偏爱的口味，马场园小姐都在事前以问卷方式调查过。不过因为当天在开始做饭之前，马场园小姐大声向我们再次确认了全员的饭量和菜单之类的，所以我觉得除了三月小姐以外，大家都能对此作出预见。”

嗯哼，砚小姐用鼻子哼了一声。然后又开始用手指摆弄头发。

我猛拍大腿，用比刚才小的声音问道：

“砚小姐果然也觉得可疑吧？我怀疑这不是单纯的意外，而是早有预谋的杀人——”

砚小姐像拿着刷子似的用手指夹着那缕头发，盯着发尖看个不停。让人看来仿佛是在计算有几根发丝似的。

“怀疑什么的……”

她叹了口气。

“……不是很明显吗？”

哎？我低声叹道。

明显？

她是说了——明显？现在？她？对这起事件的回答是“明显”吗？

也就是说，仅靠到此为止的说明，她对这次事件的性质是“意外”还是“蓄意”已经做出了逻辑性的结论吗——

不对。

我猛然摇摇头。不对。果然不是这样。事情不会这样发展。无论砚小姐的洞察力多么敏锐，也绝对不可能做到这种程度。

至于原因，是因为我还尚未给出完成推理所必需的信息。

这样像是在试探砚小姐一样，实在是不好意思，但如果没有那项信息，恐怕无论何种推理都无法成立。这应该是理解这起案件所必需的信息。也许砚小姐那种等级的逻辑思维，是可以靠其他信息对真相推知一二的，但那样可远远谈不上明显二字。

……她一定是误会了什么东西。

讲完“明显”二字之后，砚小姐似乎并不打算继续讲话了。我们就这样相顾无言，她径自玩起了手指上的软皮。她从桐木药箱中取出一根螺旋形的棉棒，忙着用棉签从外侧开始来回按压自己的手指。

半天也不见她有开口的意思，只好由我打破沉默，开口向她询问：

“……你不听我讲一下动机吗？”

“动机？”

“倘若三月小姐真是被人投毒所害，那总有一个毒杀她的理由存在。姑且将我和百合算在嫌疑人之外，其他三位——究竟是都筑小姐、马场园小姐和蜜川小姐中的哪个人，怀有杀害三月小姐的动机呢？如果这真的是一场早有蓄谋的杀人，那理所当然是有动机的吧？”

“哦哦……”

砚小姐轻轻摆了摆手。

“动机是不必要的啦。”

“动机是……不必要的？”

“对于形式验证——数理逻辑学方式的证明而言，动机一类的观点是不必要的。即使确实存在，也并不需要使用。不必要。没用。掏沙壅河。”

被没听过的成语给否定了。动机是不必要的——她这是说真的吗？

这话要是被推理爱好者听到了，免不了要引起一阵批判。这相当于一口气否定了全部以查明动机为主旨的，也就是所谓 whydunit（犯罪动机）系的作品。

不……要是只谈推理小说的话，在本格推理的体裁中，确实有不少认为动机随便怎样都好的作品。不考虑作案动机，仅仅从物证层面推理出凶手身份（whodunit）和作案手法（howdunit）——大概也是可能的吧。

然而，这一次我们所面对的可不是稍稍猜中就好的问题。我要查明的问题是事件是意外死亡还是蓄意谋杀。换言之，是试图解读人的心理活动。

即使如此，动机也是不必要的吗？

“想知道为什么吗？”

“这个嘛，就——”

“数理逻辑学中用不上动机的理由——主要有两个。”

砚小姐将手像猫似的团成拳头举到眼前，然后伸出了一根手指。

“第一——动机的接续词并非逻辑符号。”

她用闪亮而漆黑的眼睛盯着我。

“譬如我们举一个动机的例子，为了继承遗产而杀人之类的，因为自己曾经所受的羞辱而杀害了仇人之类的，虽然可以列举出这些表达方法，但‘为了’或‘因为’这些接续词，并非是可以逻辑符号来定义的。在现代数理逻辑学中，并不存在可以直接表达‘为了’和‘因为’这种二次函数的逻辑符号。”

我听得目瞪口呆。动机的接续词。逻辑符号。二次函数——突然之间就堆上来好多难懂的词汇。

“第二——”

将我的反应置之不理，砚小姐伸出了第二根手指。

“动机并非恒真的事实。譬如我们试着定义‘如果恨的话就杀人’这个命题——‘如果’是逻辑符号，所以可以将它作为逻辑式追加为公理。然而，这是一个能够确定其真伪的命题吗？”

“‘如果恨的话就杀人’——其实是一个难以确定其‘真’或‘伪’的命题。有人怀着憎恨就去杀人，自然也有人不肯杀人。如果如此，这个问题就会因状况的改变而成为真伪可变换的命题——即使不在古典逻辑的范畴之中，也无法担保此项证明的有效性。

“我们无法将这种暧昧的命题加入公理系统之中。因为利用含糊的公理只能得出含糊的结论。”

……瞬间，我觉得自己的意识飞到了九霄云外。

砚小姐开始逐渐暴露本性了。这才是她的本来面目，作为逻辑学者的那般“面目”。

她就像是用凡人终究无法理解的高等语言纵情歌唱的，驾驭着逻辑的歌姬。这种超凡性才是她的个性所在，甚至可以说是魅力所在——

那么言归正传。

我揉着自己的眉头。刚才那些话我基本上没听明白。听着像是从数理逻辑学的角度给我解释了一下为什么动机是不必要的，但要让我完全理解，恐怕还要用上两三个翻译。

勉强听懂了的只有一件事，理由好像是有两个。

第一点，虽然听不太懂，好像是说“因为”和“为了”这些接续词，数理逻辑学上是不用的。

第二点，任何动机都并非恒真——也就是说，并非在何时、对何人都是绝对正确的。换言之，对某个人而言说得通的动机，放到其他人身上未必还说得通。

“其实呢……”

正当我抱着过热的脑袋在一旁苦恼时，砚小姐又弱弱地继续说道：

“我呢，并不太想知道这些事……人类扑通扑通的心的另外一面……”

我再度瞠目结舌，双眼眨个不停。

……当我觉得她是台伶俐而严格的逻辑机械时，又忽然说出像未成年少女一样的话。这种令人捉摸不透的性格，似乎也正是我不断被她迷住的原因。

风铃连续不停地铃铃作响，其中稍微掺杂了一些砚小姐的叹息声。

*

咚咚，砚小姐攥起拳头敲着自己的额头。她表情变得有些可怕。那动作神态，就像是要将什么不愿意想起的记忆逐出脑海之中似的。

“——唔，但是没关系。正如刚才我所说明的那样，即使不清楚作案动机，也能在大致上对这起事件的真相做出解答。毕竟这是我可爱的小外甥，特地跋山涉水来到田野乡间，请求我动用灰色的脑细胞来解答的事啊。我得好好推理一下，果然做安乐椅侦探⁴还是不太靠谱——”

就在此时，我忽然意识到她误会了什么。

“哎？等一下，不，砚小姐。推理就不必了。”

“嗯？什么叫不必了？”

“就是说啊，砚小姐不必费心去推理。”

“什么意思——我的推理怎么了？”

“我的意思是，砚小姐大可不必从零开始费心思去推理。侦探角色已经另有人选了。”

接着，只见砚小姐变得像地藏菩萨像似的凝固起来。庭院中某处的小山上传来阵阵山斑鸠“咕咕咕”的鸣叫。

“……那个，那个，等一下。咏彦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明白？”

“嗯？我日语发音不标准吗？我刚才说，砚小姐大可不必从零开始费心思去推理……”

“不是这个。你的语法结构我理解了，但是你的主题要义我没弄明白。”

“诶呀呀……砚小姐也有理解能力失灵的时候呢。那我就说得更明白一些吧……怎么讲呢，如果用砚小姐喜欢的推理小说作比喻的话，砚小姐你既不是夏洛克·福尔摩斯，也不是马普尔小姐。我已经找了更适合的人才。”

砚小姐的表情扭曲成了奇妙的形状。看着这位泫然欲泣、日暮穷途的年长女性，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更适合……做侦探角色的吗？”

“是的。”

“我的推理——是不必要的吗？”

“算吧。”

“那——你还来找我商量什么啊！”

她火冒三丈。

“你是来干什么的？！是来跟我宣传你有多受广大年轻女性爱戴的吗？！在夏天最热的时候跋山涉水！跑到北关东的穷乡僻壤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个吗！”

“什么爱戴不爱戴的……总之你先冷静一下，砚小姐。”

我按住她因激动而挥舞的双手。

“正如刚才所言，这起事件已经被完全解决了。并非单单由警方调查结案，而是由某位洞察力敏锐的人物，对本案的内容万般斟酌、多方查证之后，推理出了结论。这起案件的档案也作为已解决案件被收到了仓库的格子中，等待着关于它的记忆在众人脑海中风化——这起事件的性质已经是这样的了。”

事到如今，砚小姐总算是领悟到了我这次来访的真实目的。她放下了自己呼呼挥舞着的拳头，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她从亢奋中镇静下来，开始用手整理自己的长发。

“……原来如此。我终于弄明白你的意思了。也就是说，咏彦希望我——”

“没错。那个推理是否具备有效性——我希望砚小姐能做出‘验算’。”

* * *

那家花店坐落在站前商店街的一角。

就像是绘本中描绘的店面一样。漆成蓝色的木板外墙，屋顶橙色的瓦片令人联想到中世纪欧洲的建筑物。门前悬挂的招牌上点缀着雕琢成藤蔓的铁质纹饰，店前的长椅和木架上摆满了惹人怜爱的盆栽与花束。

穿过蓝色的栅栏门，里面靠墙放着一株摆在亚克力箱子中的巨大花卉。想说真美啊——却让我不禁心生犹豫，那巨大的花朵有着剧毒般的颜色。

“这植物叫做巨花马兜铃。”

我正呆立在店门口时，从收银台那边传来了春风般的声音。从两株满天星之间，我看到了一张轻柔的笑脸。

“压迫感很强吧。”

我的身体仍旧面朝着那朵巨花，就这么侧着身子走向收银台。压迫感——确实。要说起对这花的第一印象，这个词可是再合适不过了。

然后就是，美丽，不对，可爱，也不对，总之不是可以用那种糊弄事的辞藻来形容的感受。

“……这花可真大啊。”

“这花很大吧。”

“颜色也很了不得啊。”

“颜色很了不得吧。”

“那个是——不凋花吗？但作为观赏植物，视觉冲击力是不是太强了点儿——”

“那个是非卖品啦。”

栗色头发的女性一边用园艺剪咔嚓咔嚓地忙碌着，一边微笑着看向我。

“该怎么说呢……那朵花就像是这家店的象征吧。”

“象征？”

“我们店的店名就是由此而来的。马兜铃。热带植物，有三百多个种类。巨花马兜铃就是其中一种。”

……为什么要用长得这么独特的花来命名。

虽然差点就让这个问题脱口而出了，但我此行的目的可不是为了搞清楚别人店名的由来，所以便就此咽了下去。

花店“马兜铃”的店长，蓝前菖蒲小姐。

今天我来到她的店里，是有些事要“商量”。

菖蒲小姐是我之前提到过的朋友，蓝田百合的姐姐。虽然本职工作当然是花店老板，但在这条商店街上也有着“花店侦探”的别名。

她是一位有着丰富植物学知识和敏锐洞察力的女子。她曾经解决过很多起疑难案件，去年解决案件的酬劳更是渐渐变得比卖花的收入还高。年龄（大概是）二十五岁以上，长了一张娃娃脸。她是那种比实际年龄看起来还要年轻许多的类型，即使和真正的女大学

生百合站在一起，也难以分出大小。这姐妹二人的长相一模一样，要是整理下发型，被人当成双胞胎也毫不奇怪。

但跟百合那种短发的活泼少女不同，菖蒲小姐是一位十分清秀贤淑的女子。辫子总是垂在一侧，像雷诺阿⁵描绘的美少女一样满面幸福的微笑。虽然性格沉稳大方，却给自己的花店选了个马什么铃这样听起来就有毒的花来作为象征，也许她还有着古怪的另一面也未可知。

我向操作台走去。像是在与作为象征的诡异花卉遥相呼应似的，收银台里面倒是点缀着不少精美画作。描绘着花与美人，笔触优美的四幅作品。从左边开始依次并列着蔷薇、鸢尾花、康乃馨、百合，每种花都包围着一位神态魅惑的女子。

这画风毫无疑问——是阿尔丰斯·穆夏⁶的手笔。

不过，这倒不是菖蒲小姐的兴趣，而是菖蒲小姐和百合的母亲野蔷薇女士的心头所好。这是我从百合那里听来的。

我的视线一边在花卉与绘画之间流转，一边向菖蒲小姐开口询问：

“……百合她还在祖父家没回来吗？”

“是啊。可能还没恢复过来吧……”

“菖蒲小姐你呢……已经没事了吗？”

“我吗？我啊……还好。已经没事了。把自己埋在店铺的工作里就……”

自那起“八角中毒死亡事件”案发到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多星期了。

百合因为那起事件受到惊吓，现在还是闭门不出的状态。现在她正在兵库县的祖父母家里休养生息（顺带一提，平时百合是和菖蒲小姐一起住在神奈川县的店铺兼住宅中的）。

说起来，菖蒲小姐的店铺重新开始营业，似乎也不过是前天的事。

“那个……这次真是给森帖同学添了不少麻烦。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没有的事……没什么麻烦的……”

这次我会参加那场女子会，往上追溯也算是在这家花店邂逅的“孽缘”。

筹划那次女子会的亚洲风情的咖啡店店长马场园小姐，是这家花店的老主顾。

菖蒲小姐两姐妹都和马场园小姐关系不错，百合也就因此被邀请参加了那次女子会。那时因为有人说“全都是女人太没劲了，谁有男性朋友带过来玩玩啊”，所以我就被喜从天降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因此这次的事件不仅给百合，也给菖蒲小姐带来不小的打击。但她似乎觉得长期闭店也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强忍悲痛继续回归工作了。

我从没见过菖蒲小姐这个样子。和心里藏不住事的百合不同，

多星
现在
和菖
前天
发生
逅的
这家
被邀
谁
这么
击。
日工
同，

菖蒲小姐不太会表现出自己的感情，总是带着温暖的笑容。正在制作贩卖用花束的菖蒲小姐，乍一看与以往并无二致，但若是仔细观察，就能看到她已经泛出浅淡的黑眼圈。

只要醉心于工作的话，我的心情就会好起来了——菖蒲小姐似乎在无声地诉说着这种心情。

“……短信。”

“嗯？”

“……自那以后，森帖同学也收到短信了吧？从百合那里。”

“啊……是啊。”

“你今天是为此而来的吗？”

我点点头。

那起事件到最后，警方以“意外事故死亡”结案了。包括死者家属在内，我们大家都接受了这个结论——

唯有一人无法接受这个结论。

那就是百合。

在葬礼过去一周后，百合给我的手机发来了一条短信。

“那件事真的，只是事故而已吗？”

只有这一句话。但仅从这一句话中，就能感受到百合对意外事故这个结论无法释怀，心有不甘的心情。

百合为什么无法接受警方的调查结果呢——

其实我也不太理解个中缘由。反过来说也就是，在场的人对被
害者痛下杀手了。但怎么说呢，至少依我所见，这群人也不过是聚
在一起的大学同窗罢了——

“菖蒲小姐……你觉得那是意外事故吗？”

我并不具备那种程度的观察能力，实在没办法看穿事件的真相。
所以前来拜托菖蒲小姐。菖蒲小姐知道百合发短信的事情，搞不好
也已经和百合谈过了，如果这样的话，我想听听菖蒲小姐对此事的
看法。对我个人而言也很想知道事件真相。

听了我的问题，菖蒲小姐停下了手中的工作。

她将假鸟和园艺剪放到操作台上，用布擦干湿漉漉的手指，再
将双手放到围裙前膝盖的位置，一动不动，表情严肃地盯着我。

她带着些许谨慎的目光，用意志坚定的声音回答我：

“没错。我认为，那是一起事故死亡。”

*

“……来论证一下看看吧。”

菖蒲小姐从马口铁的桶子中，取出了一支还未贩售的红色花
卉——太阳花。她从那呈放射形展开的花瓣之中，用手指拔下了其
中一片。

这是菖蒲小姐做出推理时的习惯，一边像花占卜似的一片片摘
下花瓣，一边逐渐展开构成自己的理论。

百合将之命名为“花占卜推理”——

也就是说，她推理时无疑会浪费掉一支店内的商品，但没有人会因此对身为店长的菖蒲小姐提出异议，而且还能当作让客人支付推理酬劳的借口（虽然这一次是她自掏腰包）。

“森帖同学。对案件做出推理的时候，你认为第一重要的要素是什么？”

她眼睛微微眯起，视线透过太阳花，对我问道。

我左顾右盼。

“这个……虽然不是很懂，是抛弃先人为主的观念吗？”

“是动机哦。”

她的嘴角泛起一丝微笑。

“无论何种案件，占据其最中心位置的，永远都是人的存在。所谓人的行动也就是动机。所谓的动机也就是内心。换言之——”

咚，她将太阳花的花梗按在我的左胸上。

“——事件的真相，无论何时都在此处。”

她缩回手，衔着花梗的尾端，露出了可爱的微笑。

那是仿若圣母一般充满慈爱的微笑。虽然初次见面的人往往会被这笑容蒙蔽，但菖蒲小姐可绝非圣母一般宽厚仁慈之人。笑容只是她的出厂设置罢了。我见过很多次她带着这副圣母般的笑容，却如恶鬼罗刹般将嫌疑人追击到穷途末路的场面，还是有必要提防下的。

“所谓事件的隐情往往在人心中。人类的行动必定存在动机。将动机，即驱动力阐明的话，事件的真相也就大体上迎刃而解了。”

“驱动力吗——”

“嗯。也许也可以称之为行动原理。支配人心的法则。虽然还不到法则那么重大的程度。最后无非是金钱、爱情、仇恨……人类这种生物，其实都是基于很简单的理由在行动呢。”

我的推理呢，也无非是遵循着这条法则咕噜咕噜打转。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她再一次把花梗按在了我的胸前，在上面画着圈儿。

“……我能胜任‘侦探’的工作，也仅仅是因为我比其他人多了一些审慎地思考的能力吧。”

这样说着的她，露出了漫天花海似的笑容。

正在我全心沉醉于她温柔的气息时，菖蒲小姐慢悠悠地抽出了椅子。她从操作台下拿出了保温瓶和纸杯。

“说起来真对不起，我连杯茶都没给你倒……我今天的下午茶点是奶油派，要一起吃吗？”

“不，不必麻烦了……我才要道歉，打搅你的工作了吧……”

虽然擅自跑来骚扰别人是我的不对，却被人抢先道歉了。就这一点而言，菖蒲小姐绝对是普通的好人。

我端起飘着刺玫蔷薇芬芳的纸杯顺势问道：

“……但是，最近那些没什么正经理由的犯罪不是也越来越多了吗？什么变态杀手，还有什么因为在网上被人当成智障就……”

“虽然普通人不会将这些当成‘理由’，但同样有到达那种状态的心理机制……”

菖蒲小

“当然

神病学，还

都是人类。

她将花

“虽然

满天星

菖蒲小

她拿着的应

我一边

动必定存在

离真相最近

可以解决案

“嘿。

菖蒲小

紧接着

……不

“所以

果这次事件

杀的——”

没有说

中看出她内

菖蒲小姐双手端着纸杯，对着水面吹气。

“当然了，要是到了那种地步，恐怕就要借助犯罪心理学和精神病学，还有社会学和脑科学之类的专业知识了。不过，大家终究都是人类。倒也没有那么难懂，至少比花的感情更容易理解。”

她将花盆中的满天星，温柔地放在手上。

“虽然人会讲话，但花可不会讲话。”

满天星的香气漂浮在空气之中。

菖蒲小姐选的满天星，有香气扑鼻的品种，也有其他的品种，她拿着的应该是前者。

我一边继续品味着香草茶，一边品味着她刚才的话。人类的行动必定存在动机。确实如此。只要案件是人类所引发的，动机就是离真相最近的切入点，若是无法查明真正的动机，那也很难谈得上可以解决案件——

“嘿。”

菖蒲小姐突然用花梗戳了一下我的手背。

紧接着立刻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把手缩了回去。

……不行，这个动机我理解不了。

“所以是这样的，森帖同学。我首先试着这样想了一下。如果这次事件是‘蓄意’的，那么受害者究竟是因为何种动机而被杀的——”

没有说出真名实姓，而是选择了“受害者”的表述，我也能从她内心受到的创伤。大概是为了能够客观超然地考虑问题，

而保证自己心态平和的手段吧。

“杀害被害者的……动机吗……”

我抱着胳膊陷入了沉思。

“……很难推测。在我看来，她们三人怎么看都只是关系很好的四人组罢了。虽然不知道被我那位没什么朋友的女性亲属听来，会有多羡慕吧——”

“关系很好的四人组吗？”

菖蒲小姐含糊地嘟囔着。

“在森帖同学看来，她们是这样的吗？”

嗯？我点点头。

“意有所指呢。你的意思是她们中有谁存在杀人动机吗？”

“正是如此。”

她的表情毫无波动，开始摘下太阳花的花瓣。

一枚——两枚——三枚。

“每一个人都有。”

我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

“……每个人？并非某一个人，而是全员？在那里的每一位朋友，都憎恨被害人到想要取她性命吗？”

菖蒲小姐沉默着颌首，转过身从背后的架子上拿出了装满干花的筐。

她将宛若橙色乒乓球似的果实摘了下来——洛神珠。在指间自如地揉捏转动着那枚圆溜溜的果实。

“——事实上，受害者当时怀孕了。”

哎？我又没忍住露出了惊讶之色。这种事，在场竟无一人道出……

“不，森帖同学不知道也在情理之中。毕竟她的肚子当时还没有鼓起来，再加上她自己对家人也隐瞒了此事。只有那三位友人是知情的，这次的再就职庆祝会，同时也是妊娠的庆祝会。”

“顺带一说，受害者本来打算之后就结婚的。因为她的工作在查出怀孕以前就定下了，所以打算在能工作的时候尽可能工作，等到了预产期再休产假，生下孩子。至于婚礼则被排在了最后。顺序上倒是有些颠倒了。”

“就说这些吧，毕竟重点是动机——”

像拿着将棋的棋子似的，她用手指夹着花瓣向前伸去。

“首先是受到事件巨大冲击的咖啡店店长，是我们店的老主顾了呢。动机就是，受害者的结婚对象其实是她的恋人。也就是所谓脚踏两条船呢。”

“也不清楚受害者当时是否知情。不过最先怀有身孕的是受害者，以身孕为理由逼着男方成婚，迫使男方做出了承诺——整件事是这样的。以咖啡店店长的视角来看，就是让人把自己的男人给睡走了吧。当然，应该承担责任的是那位不知廉耻的男人才对……”

“东窗事发以后，当然演变成了惨烈的修罗场。不过之后他们较为成熟地处理现状，三人也冷静下来进行谈判，最后不知怎么就以和解而告终了。”

“不对，不对劲，这样说来——这次的派对正是咖啡店店长马场园小姐所牵头举办的没错吧？这不是怪了吗？为什么要专门为了睡走自己男友的女人举办庆祝会呢？难不成……”

我挣扎着做出了恐怖的想法。

“她从最开始就是为了毒害受害者才举办的聚会吧？她特地选了院子里种着‘日本莽草’的宅邸做会场，然后又准备了需要使用八角的马来西亚料理？这样说来的话，那无疑是早有预谋的犯罪——”

菖蒲小姐微笑着颌首。

“是啊——怎么说呢。不管他们是不是真的重归于好了，还是说只是暂时息事宁人的权宜之计，咖啡店店长都有着充分的理由憎恨被害人。事情的确是这样呢。”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对睡走了自己恋人的朋友，送上发自内心的祝福——这种事装得出来吗？无论心理素质有多好，我都很难想象这是人类能做出来的事。如果是那位女性亲属的话，一定会干干净净地抹杀掉对方的社会性。从男友到情敌。

“……刚才菖蒲小姐说了‘每个人都有动机’对吧？如此说来另外二人也……？”

“没错。也有动机。”

菖蒲小姐平缓地继续说道：

“那位前事务员白领，曾经有过因为某起事故而导致流产的经历。那起事故似乎与被害人脱不开干系。当然，虽然被害人谢过罪，

而事务员白
而知了。她
们夫妻间的

前事务

原来她

衷，也许正

“最后

刚才还

起来。

“……

“恋爱

“那位

的人。”

她斟酌

白百合摇来

“被害

虽然被害人

认真，听到

大半夜跑去

乱地嚎哭

“……

我似乎

而事务员白领也接受了谢罪，但她是否真的原谅了受害者，就不得而知了。她虽未明言过离婚也是与此相关，但这毫无疑问影响了他们夫妻间的感情……”

前事务员白领——都筑小姐。

原来她的笑容背后，还隐藏着这般辛酸的往事。她对养狗的热衷，也许正是为了填补孩子在她心中留下的空洞吧。

“最后一位，关西腔混血……她的话，那个啥……”

刚才还侃侃而谈的菖蒲小姐，不知怎么忽然对此支支吾吾了起来。

“……就是，她对受害者怀有恋爱感情。”

“恋爱感情？”

“那位关西腔混血，那个……是一位在性的意义上，喜欢同性的人。”

她斟酌着词句，迂回着说明情况，手里还拿着从桶里拿出来的白百合摇来晃去。

“受害者与关西腔混血，在读女子大学的时候就是那种关系。虽然受害者只是在玩模拟恋爱，但是关西腔混血却对这段感情十分认真，听到受害者结婚的消息以后整个人都彻底垮掉了。她无数次大半夜跑去受害者家门口，不顾到惊扰附近邻居一边敲着门一边胡乱地嚎哭‘算俺求你了可别结婚啊’——”

“……真的吗？”

我似乎被浓密的百合香气熏到，头脑都变得不清晰了。

“难道说……每一个人，都有这般秘密存在吗……我的眼睛到底在看什么。”

像我这种毫无观察能力的人实在没资格说这种话。完全被表象蒙蔽了双眼。就算是狗，也多少能感受到一些主人的情绪变化吧。

换句话说，这就是“女人都是演员”这句话的最佳体现也未可知——

“但事实若果真如此，推理的难度就陡然提升了吧。每个人都有作案动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下毒的可能性……”

“这倒未必。”

菖蒲小姐把脸埋进百合花中。

“确实很难锁定特定的凶手。但我们这次的目的，本来也并非如此……”

我猛拍了一下自己的后脑勺。是这样啊。不知不觉进入了侦探找凶手的状态，忘记了这次的问题根本并非如此。

百合她提出的异议是这起事件真的是事故吗？

若问谁是真正下手的人，答案根本就无需讨论。那也就是制作料理的马场园小姐——或者也可以说，是采摘了莽草的蜜川小姐。但问题并非如此，问题是当她们做出那些行为的时候，是否是蓄意想要下毒——

“也就是说……菖蒲小姐已经从三人的动机之中判断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了吗？可以断定这次的事件是蓄意犯罪还是不幸的事故了吗？”

“没错。这么说来，森帖同学还没想明白吗？”

菖蒲小姐一边在百合花香中陶醉地闭上双眼，一边问我。

我眨巴着眼睛。

“什么？你说我还没想明白的意思是说——靠着目前已知的信息就已经可以做出判断了是吗？”

“是啊。毋宁说，森帖同学到现在还没有啪的一下恍然大悟，我还挺意外的……是我给的提示太难了吗？”

菖蒲小姐微微睁开双眼，就像是百合花忽然生出了一双琥珀色的眼睛，一瞬间吓了我一跳。

我挠了挠鼻头掩饰尴尬。难道说已经给过我提示了吗？说真的，我没发现。

“……实在抱歉，我想不通。若是三人都没有动机倒是另当别论，但这三人都有动机……”

“那么，你不要那么拘泥于动机也可以的哦。用森帖同学自己的思维方式去推理看看吧。这起事件森帖同学究竟能解读到何种地步呢？”

“我吗？我的话，这个嘛……”

我拿起操作台上的太阳花，学着菖蒲小姐的样子摘起了花瓣。这花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拿去卖了，被我拿来玩玩也没什么吧。

“我首先在想，这件事真的有可能是蓄意谋杀吗？”

我将四枚花瓣——不，要算上我和百合的份，六枚花瓣，摘了下来放到眼前。

然后将四根花梗摆成房间的形状，模糊重现当时现场的状况。

“如今回想起来这次的事件，有太多偶然的因素重叠在一起——原本若是咖啡店店长马场园小姐将八角准备充足的话，就不会发生这种事；关西腔混血蜜川小姐若是没有发现院子里的树，就会直接去超市买八角；前事务员白领都筑小姐要是没有忘带手机，也应该可以确认院内种植的是否是八角。所以说本次事件，只能认定为一连串不幸的偶然！”

还没等我话音落地，菫菫小姐就忽然把手指放到了我的手指上面。

这像是在和我玩碟仙似的，按在我的指甲上，将一枚花瓣与隔壁的花瓣连在了一起。

“如果是单独作案的话倒确实如此呢。但是，如果存在共犯呢？”

“啊，是我……也可能是这种情况啊……”

“还有就是，如果犯罪并非事先计划好的呢？如果这场犯罪是临时起意，利用偶然的机会来杀人的话，这次的犯罪也是可能成立的。”

“……啊啊……对哦……”

我只能无言地望着天花板。

“不行了。我投降。我的脑袋到此为止已经竭尽全力了。请把答案告诉我吧。”

“哎呀……放弃的还真快啊。不行的哦，森帖同学。我可不会

把我家百合交给这种没毅力的人哦！”

菖蒲小姐一边把百合花在眼前摇晃着，一边对我说道。猛然间我还没听懂她在说什么。我今天又不是来买百合……

这时我才意识到她是指哪个百合，顿时变得面颊通红。

“不不不。我和百合不是那种关系。”

“哎哟……是这样的吗？我一直觉得你们俩肯定在谈恋爱呢……”

她来回转着手中的百合花。

“……那这样说来，森帖同学难不成，接近百合的目的是为了——”

她突然间把脸贴了过来。

“想追求我？没出社会的大学生可能会搞不定比他年长的社会女性哦——”

我惊慌失措地向后躲去，结果重心不稳，从圆凳上跌到了地板上。尖锐的噪音在店内回荡着。

“……没事吧？”

疼死了，我一边揉着屁股一边站起身。真是的——这感觉就像是从三色堇花田中飞出了马蜂。菖蒲小姐也实在是个坏家伙——

我的故事刚讲到这里，突然“嘭！”的一声巨响传来耳畔。

“——砚小姐你又怎么了？”

我抬起写满了惊讶的脸，然后看到砚小姐正在用额头猛拍桌板。

“……强敌现世了。”

“强敌？”

“不不不，没什么。什么事都没有。只是似乎……看到了一位非常惹眼的角色登场了呢。”

她保持着趴在桌板上的姿势，嘴里自言自语嘟囔个不停：

“外表看似清纯女郎，却擅长破解谜题的美女花店店主，是个稍微有点讨巧的设定呢。要是有幸文库化，出个这样的封面一定可以卖得不错。书名就用《花店侦探蓝前菖蒲：秋天的金木犀二度绽放》这种感觉就好。书末一定要用花语来作结呢。”

根本听不懂她在说什么。是打算转职做编辑了吗？但这个书么的品位实在是比我老了整整一轮。

“虽然我听不懂砚小姐你在说些什么……能让我继续讲下去了吗？”

“请您继续。打断了话头真是非常不好意思。”

“还有，你从刚刚开始就莫名变得没什么精神了，没事吧？要是太热了的话，把空调打开怎么样？”

“请您自便。想干什么都可以。”

她用毫无起伏的声音回答道。所以说她到底怎么了啊？虽说现在挺让人挠头，但砚小姐莫名其妙的行为举止也不只是今天才有，只好当作没看见继续把事情讲完。

在此之前，我直起身，关上了窗户与门，找出那台沾满灰尘的

空调的遥控器，按下了开关。设定温度有点高，我调低了几度。

确认过空调的送风口确实在动以后，我坐回了桌前。凝视着砚小姐的黑发，摊在桌子上像海草似的指向四面八方。看起来是解开了她的马尾辫。

空调的冷风吹过房间，窸窸窣窣，海草摇曳着。

她本人则一动不动。

……难不成是睡着了吗？

我用稍有疑惑的目光眺望着眼前化为植物的砚小姐。

姑且相信她还醒着，我决定继续讲下去。

真是的——这感觉就像是从小色堇花田中飞出了马蜂。菖蒲小姐也实在是个坏家伙——

“可饶了我吧，菖蒲小姐。不要捉弄我了，能不能请你告诉我答案呢？”

“是的呢，差不多玩够了，我来告诉你吧。”

菖蒲小姐不怀好意地嘿嘿笑了起来。与她那端庄稳重的气质相比，这人意外地是喜欢捉弄人的类型。

“那么，我们首先整理一下三位嫌疑人的犯罪动机吧。咖啡店店长怀恨于心的是，因受害者怀孕而被抢走了前男友。关西腔混血怀恨于心的是，因受害者怀孕而要与男性结婚了。前事务员白领怀恨于心的是，自己流产了而受害者却身怀六甲。也就是说此三人的

动机有一个共同点——”

“……受害者怀孕了这件事。”

“正是如此。”

葛浦小姐点点头。

“反过来看，如果受害者没有怀孕的话，大体上便没有了被人谋害的理由。毕竟那位男性与她也是被迫奉子成婚的。”

这时她止住了话头儿，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看。那眼神中写满了“怎么样？这下就能搞懂了吧？”

我难堪地躲开眼神。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有如她所言，啪的一下恍然大悟。

“的确……虽然确实是这样没错……可是实际上，受害者已经怀孕了啊……”

“森帖同学，你难道从没听说过吗？”

葛浦小姐打断我，在我的面前竖起食指。

“八角这种东西，是有着子宫收缩作用的哦。”

她忽然把脸靠近过来，重力加速度甚至让操作台都微微倾斜，使洛神珠滚落到了地上。

我此时终于恍然大悟。

八角，有着造成宫缩的作用——

子宫收缩。

也就是说——流产。

“稍……稍微等一下。”

我薸着自己的头发，想在大脑中整理出错综复杂的头绪。

“也就是说，八角有造成宫缩的作用——换言之，流产的可能性会提升，具有堕胎作用没错吧？所以孕妇不可以使用太多的八角——这样说来，这件事我倒确实在哪里听过。哎？但是这样就有点蹊跷了。宴会上的马来西亚料理可是要用很多八角的，而那些朋友们都已知晓受害者怀孕了这件事？”

“没错，确实有些蹊跷。在知道受害者怀孕的前提之下，依然制作了具有宫缩作用的、使用八角作为香料的料理给她吃——”

或许是错觉，但我似乎察觉到菖蒲小姐在刚才的一个瞬间，收敛住了笑容。

“……但是，八角对孕妇有害也不过是传闻罢了，不当一回事的人也不在少数。当然，少量食用本来也不会有事。可是这次在咖喱当中的用量，却是达到了足以检测出高浓度日本莽草素的程度。就算不是孕妇，一般情况下食用过量的香料也是很危险的。比如肉豆蔻食用过量就会让患者出现幻觉。”

“啥意思？你先……你先等我想想。也就是说难不成，这次聚会的真实目的，就是，让受害者——”

“举行聚会的真实目的现在还无法断言。”

花店老板言简意赅地回答道。

“搞不好是因为她们都不清楚八角的副作用也未可知。诚然咖啡店店长向来对香料制作亲力亲为，很难想象她会对香料的效用如此生疏……”

“然而森帖同学，这并非问题的关键。无论使用八角意图是什么，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无论咖啡店店长究竟怀有何种目的，我们可以断言的事实都只有一个。”

菖蒲小姐沉默了片刻。

“如果目的是想加害被害者的腹中幼子，那么使用八角就已经足够了。”

——啪，我像是被铁锤击中后脑似的茅塞顿开。

“如果目的是想加害被害者的腹中幼子，那么使用八角就已经足够……”

我下意识地重复这句话。

“这……这也就是说……如果凶手的目的是流产，那根本犯不上用日本莽草来下毒——”

“正是。虽然不能确保百分百造成流产，但如果凶手的目的是嫉妒被害者的身孕，而想要谋害她腹中幼子的话，应该早早就准备好了足量的八角。专门混入日本莽草来提升毒性，根本没必要做到那种份上。既然如此又为什么要混入日本莽草呢？这行为毫无必要，也找不出明确的意义和目的，那这样一来就只有一种理由了——”

菖蒲小姐闭上了双眼。她将百合花抱在胸前，三股辫垂在身侧，身姿就仿若身后墙壁上悬挂着的穆夏描绘的花之女神。

“这只是偶然——只剩下这个理由了。”

在我听来——这句话仿佛是想让她自己能够接受这个结果似的。

“……作为八角（Star Anise）这名字的由来，茴芹（Anise）花的花语是‘活力’。所以大约咖啡店店长的确是没有掺杂恶意的。她也许只是想表明这样一种决心——且让过去的恩怨都随着江河流入大海吧，我还想和你继续像从前一样，互为带给对方活力的挚友。她让百合多叫去几位男性朋友，多半也是想向对方暗示，自己已经走出过去，开始寻找新的恋情了吧。”

森帖同学，你记得给百合回个短信——最后菖蒲小姐用微弱的声音对我嘱托道。

* * *

我讲完这一连串事情以后端详着砚小姐，她已经从桌上爬了起来。右手正忙着玩自己的长发，左手端着冰块已经融化了一半的玻璃杯画着圈地摇啊摇。她低着头，呆呆地看着地板，仿佛在数榻榻米上到底用了几根线。

稍微等了她一会儿以后，我才开口问道：

“所以怎么样呢？砚小姐对菖蒲小姐的推理作何感想……”

她没有立刻回答，只有空调恼人的啾啾声在坐席间空虚地回响着。

“……结尾果然是花语。”

“砚小姐。”

她呆然地面对着我的责问，孩子似的耸了耸肩。这人虽然没有什么坏心眼，但总有些不谙世事的倾向。

“知道了啦。对不起啦。这样说吧，一言蔽之——”

她抱着膝盖，像在涂指甲油似的玩着自己的指甲。

“还挺暖心。”

空调的凉风吹得旧报纸啪嗒作响。蕾丝窗帘随风飘摇，在擦漆的矮桌上用日光描绘着花纹。

“……是啊，挺暖心的。”

“嗯。太暖心了。我作为逻辑学专家来评价的话，她的推理暖到丧失了严谨性。她导入的非逻辑公理确实是正确的。推理规则并无差错，运用归结原理的逻辑编程也可以被用来计算霍恩子句的逻辑式。然而最重要的使其立足的公理的妥当性——稍微有点令人不放心。”

……我暂时只能盯着砚小姐端正的鼻梁发愣。

她似乎忽然一下就变得遥不可及起来。非逻辑公理。霍恩子句。归结原理。逻辑编程——从她嘴里跑出来的这些专有名词，我现在大部分都理解不了。我和她之间存在着比我和她的年龄差还要巨大的鸿沟。

她是一名成年女性，同时是一名数理逻辑学家。她本人似乎更喜欢被称为符号逻辑学家。无论哪个都离我太过遥远，所以也没什么区别。

遥远的存在。

很近——却很远。

我也正在——追逐她的背影。

回过神来时，砚小姐正用不可思议地神情看着我。

“咏彦你怎么了？听得见吗，听得见我的声音吗？”

“……砚小姐，实在抱歉。你刚才说的那些我实在是不太能听懂。能不能再简单地给我解释一下？”

“怪了……怎么会呢？我刚才讲的这些，都是之前推荐给你的参考书上写过的啊……而且还是挺靠前的位置写的。”

“对不起，我没有好好学习。但是，用法语写的参考书对我而言确实是有点……”

“啊，这样哦……我记得咏彦的第二外语是德语来着？那下回，我把这本书的德语版或者英语版发到你 Kindle 上……”

……她是把我当成哈佛的跳级生了，还是有更深层的意思？

这也是砚小姐的一大缺点，她总这样高估我的能力，使我相当困扰。

话虽如此，我终究还是无法理解这些规格外的事物。在这世界上，单是理科就已经是高门槛了。通常来说，只是解开了开头的那个“逻辑式的可满足性问题”，就已经足以被人赞叹“这人真是天才”了。

我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砚小姐忽然把整个身子直接探了过来。

“呼呼——那么接下来，怎么办才好呢。”

“你指什么？”

“该怎么验算花店侦探小姐的推理。是要按数理逻辑学的作风来办事呢？还是为了让那边那位大学生理解我在说什么，而用平易

近人的日常用语来比喻说明呢？用电子游戏的说法就是，简单模式还是困难模式——咏彦，你比较喜欢哪一种？”

我的太阳穴突突直跳。

这不就是——挑衅吗？

从很早以前开始，砚小姐就处心积虑想把我引上“数理逻辑学”的贼船，这次似乎是被她撞见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我本来也有意好好学的，但她也犯不着用上这种挑衅的伎俩……而且表情还相当气人。她像是正在呼唤着什么的博美犬似的向我吐着舌头，看见这个可爱的模样，我却觉得更不爽了。

“……我比较喜欢梦魇难度。”

“梦魇难度？”

“让人不禁想诅咒‘这是噩梦吗’的刺激难度。”

于是砚小姐将舌头缩了回去。

取而代之的是平静的微笑浮上她的脸庞。她慢慢直起腰身，用手拨开面前的长发。那双细长清秀的眸子占据了我瞳孔的每个角落。

“很好。这才像个男人。”

——如此一来，砚小姐的第一堂数理逻辑学课程，就这样开讲了。

■ 数理逻辑学是什么——目的与其历史

砚小姐不知从何处拿过来了一本橙色封面的草算本，还拿来了几只油性笔，在桌上漫不经心地转动着。

她移动坐垫为我留出了空间，我便坐了过去。肩膀相抵的距离。

“那么咏彦，我们先来确认一些基本情况。所谓‘逻辑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问呢？”

我没能立刻理解这个问题的意思。在这种能看清她睫毛数量的距离下，我的身体早就如同触电般麻痹在原地了。

“……咏彦？”

我赶忙恢复了神智。

“喔，所谓逻辑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问，是吗？学习使用逻辑性思考的学问，是这样吧。”

砚小姐用下唇抵住油性笔，歪了歪头。

而且是角度很深的歪了歪头。

“呃……大概，不算对……倒也不能说是错的吧。只是这种提法只会让人联想到‘训练逻辑思维能力’这种东西吧。像是商学研究里的逻辑思维专科。”

砚小姐转动着手腕，就像魔法少女在挥舞着她的仙女棒。

“学习逻辑学确实可以提升人的逻辑思维能力，但这并非目的。逻辑学的究极目标，在于通晓支配人类思考的法则。就像物理学家想要通晓自然现象的法则一样，逻辑学家则想要通晓人类思考的法则。”

我做了一个深呼吸。这节课终于步入正轨。我得抛弃邪念，迅

速将大脑转换到学习模式才行。

“逻辑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崭新的学问，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该学科的创始人也无需卖关子，就是那位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顺带一提，咏彦知道什么是‘三段论’吗？”

“……知道的。怎么说的来着——如果 A 则 B，如果 B 则 C，由此可证如果 A 则 C——”

“嗯嗯，不太准确。你所说的是假言三段论。这虽然的确是三段论的其中一种，但亚里士多德更直截了当的论述则是定言三段论。那句有名的‘人皆有一死。苏格拉底是人。由此可知苏格拉底会死。’最初便是他所说的。”

即使我竭尽毕生所学的知识，依然还是会被她击沉（大概）。
这些实在是太高深了。

话说假言和定言都是什么啊。

“亚里士多德是将当时还只是逞口舌之能的技术‘雄辩术’，升华为‘逻辑学’这种学问的最大功臣。那学问的完成度相当之高，以至于让康德说出了‘逻辑学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既无进步亦无退步’这种话。”

“逻辑学在十九世纪迎来了重大的飞跃。乔治·布尔、弗雷格、皮亚诺、罗素这些著名的数学家，开始针对十七世纪的莱布尼茨所设想的‘普遍符号语言’进行正式的研究——”

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康德——

他们对我而言堪称“只听过名字但不知道他们做过什么的伟人”

前三名，但对于砚小姐来说却如同社交网络上的互粉好友一般熟稔。

至于剩下那些“著名的”数学家，我更是连听都没听过。大概单纯是因为我无知吧。

“……‘普遍符号语言’？”

“嗯。一种设想将人类的所有概念与命题都以符号化表现的学问。在莱布尼茨二十岁的弱冠之年，就写出了一篇名为《论组合术》的小论文，梳理线索之后提出了一些想法——哦对了，如今数学中使用的‘微积分’的符号表现也是莱布尼茨发明的哦。虽然发现苹果掉落法则的人是牛顿，但这法则用谁都可以简单理解的符号来表现的人却是莱布尼茨。虽然我也很喜欢使用点阵来记录的牛顿就是了。”

她就像是在说“虽然我喜欢马卡龙，但我也喜欢煎饼”一样。

更何况微积分也绝对谈不上是谁都可以简单理解的。

“接着在二十世纪初叶，逻辑学再次迎来了重大转机。逻辑学与数学迎来了戏剧性的结合。

“当时的数学界，正在尝试使用‘集合论’这一概念为主轴，去统合整个数学系统。在实现这一计划的过程中，数理逻辑学功不可没。仰赖于策梅洛、弗兰克尔还有怀特黑德这些天才们，集合论完善了数理逻辑学，而数理逻辑学增强了集合论，它们相互影响、重新构成了彼此。于是就在不久之后，没有任何矛盾与暧昧，令人目眩的数学千年王国时代，就此拉开大幕——”

砚小姐的讲义忽然戛然而止。

“本应如此。”

漫长的沉默。仿佛到了祷告的时间似的，砚小姐突然之间变得不发一语。

我有些困惑。

“然后呢……然后发生了啥啊，砚小姐？这话题到此结束了吗？”

我听到一声带着忧愁的叹息。

“说是结束倒确实是结束了。就结果而言，将数理逻辑学作为数学基盘的尝试失败了。至少对于希尔伯特的期待来说，数理逻辑学并没有被完成。”

“……将数理逻辑学，作为数学基盘的尝试，失败了？”

“因为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哦。”

砚小姐的脸上蒙上了一层阴霾。

“毕竟是个非常有名的定理，咏彦至少应该听说过这个名字吧？虽然大家都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就在乱用，但出处就是这里哦。”

“一九二八年——被称为‘现代数学之父’的德国著名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试图构建一个可以证明任何命题的真伪，而不存在任何矛盾的数学体系。也就是所谓的‘希尔伯特计划’。而对这个计划给出否定答案的，就是库尔特·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一九三一年，在哥德尔证明了‘不完备定理’的同时，也向世人证明了希尔伯特计划是不可能达成的——”

“……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

“嗯……姑且给你大致解释一下吧。”

她用兴趣缺缺地语调说道。

“当然，要解释他是如何证明的可不太好讲，这里就讲一下哥德尔是如何否定希尔伯特的吧。首先，针对希尔伯特的第一个愿望，也就是‘让数学里所有命题的真伪都可以被证明’的计划，被哥德尔的‘第一不完备定理’，也就是‘在一个包含自然数论的形式系统 ω 中若无矛盾，则这个体系中存在不能证明亦不能证伪的命题’这项定理给予了否定。接着希尔伯特的另一个希望，‘让算术的公理可以不存在矛盾’也未能幸免，这次则是被哥德尔的‘第二不完备定理’，‘在一个包含自然数论的形式系统中，若其本身不存在矛盾性，则无法证明这个形式系统本身的无矛盾性’这项定理给予了否定的解答——”

光是听她讲这些，我就觉得眼冒金星。

要死要死要死。这一定是精神攻击。

真不愧是“梦魇难度”，我好像快死了。现在脑子里跟糨糊似的，不过最初我也没妄想能全部都听懂，理解不了的部分就暂时让它们从我耳边飞过好了。

不过——在讲述逻辑学的砚小姐，全身都散发着神采奕奕的光辉。

我不禁想着这种事。

然后我听到了第二声叹息。

当我回过神来时，才发觉沉默再次造访了我们。这次似乎是真的讲完了。因为实在没能理解到发表感想的程度，所以我安静地吮着麦茶，字面意义上的搅浑茶水⁸。

我望着正愁容满面地盯着窗户的砚小姐，不禁觉得她有点可怜。在这世上的女人们大都为了恋爱、结婚或是职场这种人际关系东奔西跑的时候，唯有这个女人在直面人类逻辑的极限，并因此而陷入苦恼。同年龄的女人们到底有几个和她抱有同样的苦恼呢？这么一想，她缺少朋友大约也是因为这样吧。

心中怀着这样的感慨，我又喝下了一口麦茶。

■ 四个逻辑符号

“……话说咏彦啊。”

终于恢复了活力的砚小姐拿起黑色的油性笔对着我画圈圈。

“在人类的逻辑中，究竟需要多少种逻辑符号呢？”

“‘逻辑符号’吗——”

我正襟危坐，她似乎终于要开始理论性的说明了。

——我顺便在这里补充一句，所谓的“逻辑符号”就是被使用在数学和逻辑学中的一种特殊符号。

这是一种表示逻辑关系的符号，譬如“A或B”中的“或”，“A与B”当中的“与”。

也就是上下文之间的“接续词”。

将这些“或”和“与”之类的单词用专门的符号来表示，譬如“ \wedge ”就是“与”，而“ \vee ”则是“或”，诸如此类。这些符号便被统称为“逻辑符号”（顺便一说，在日语输入法中切换汉字时也会有这些符号作为候补）。

现在砚小姐所提出的，就是“或”、“与”之类的接续词，究竟需要几种才足够人类进行逻辑思考的问题。

“虽然我不太懂啦……差不多要几百种吧？”

“四种哦。”

砚小姐说着便在草算本上并排写下了几个仿若线形文字的符号。

“人类进行逻辑思考所必需的，只有四种逻辑符号而已。也就是‘ \wedge ’、‘ \vee ’、‘如果…那么’ \Rightarrow 以及‘非’ \neg 这四种。虽然用德摩根定律可以减去两种，用 NAND（与非）运算符号又可以减少到一种，但你就先记住四种吧。”

我犹如醍醐灌顶般震惊。竟然这么少。不过，这真的是值得我如此震惊的事实吗？

“——如何？没想到吧？吓了一跳吧？我懂我懂。我当初也是狠狠地被吓了一跳。竟然只需要四种逻辑符号就够了……时至今日每当我想到这件事，心中都充斥着一种心潮澎湃的疼痛与苦闷，对于没有经验的人来说大概确实很难忍受吧——”

……听着可真够热闹的。而且砚小姐的初恋居然是逻辑符号吗。

“——但是，譬如‘所以’这种接续词真的不必要吗？推理小

说里面也经常有‘被害者是女性所以无力反抗’的推理论断吧。这种推理难道是对的么？”

“倒也没有错啦。像这样的逻辑表现，我们可以将它置换成先前所说的四种逻辑符号。这样吧，针对‘所以’——请试着思考以下的例句。”

砚小姐从我手中取回草算本，在上面奋笔疾书。

A：我是个美女所以受欢迎。

B：如果我是美女就会受欢迎。

“……你还挺自觉的哦。”

“啊？怎么了？主语不过是使用了普通的第一人称代词而已啦……”

她眨巴着无辜的眼神回望着我，令我搞不清这到底有几分是她的天真无邪。

“那么——首先来对两句话进行一下说明吧，A 是使用了‘所以’的句子，而 B 则是使用了逻辑符号‘如果…那么’的句子。与 B 句相比，A 句给人以何种印象呢？”

“这个嘛……首先脑海中浮现的是一个非常自恋的女人。或者说是一位自尊心极强、年龄奔三、错过婚期的……”

我遵循自己的本能回答道。

“是的哦。我很同意呢。”

砚小姐
“也是
忘不掉黄
晚景凄凉
真是

“总
试着解析
A 的接续
的样子。

A2:

我看

“这

和‘如果

“说

A2 与 A

美女’，

是个美女

“B

的推测。

砚小姐不知为何深深地点了点头。

“也是有的呢，这种女人……明明自己渐渐年老色衰，却总也忘不掉黄金时代的自己……总也不愿意舍弃自己的自尊心，以至于晚景凄凉……”

真是一番令人难以评价的发言。

“总之现在不要做什么心理侧写了。我们现在来用逻辑学方法试着解析一下刚才所说‘非常自恋’的理由吧。首先，我们将例句A的接续词，重新用逻辑符号来表达看看吧。然后它就变成了下面的样子。”

A2: 如果我是美女就会受欢迎 与
我是一个美女。

我看着例句A2想了一会儿。

“这也就是……不使用例句A的接续词‘所以’，而只用‘与’和‘如果……那么’来表达，是这个意思吧？”

“说得没错，虽然有若干细微的差别，但从逻辑学角度来讲A2与A是相同的。‘如果我是美女就会受欢迎’，与‘我是一个美女’，等于所以我受欢迎——这整个思考过程的缩略形式就是‘我是个美女所以受欢迎’对吧。

“B则仅是单纯叙述了一个‘如果我是美女就会受欢迎的吧’的推测。然后与之相对的A，则在其上追加了‘我是个美女’这样

的自我认知。这就是 A ‘非常自恋’ 的理由。

“在逻辑学上，我们一般可以将 ‘A 所以 B’ 的逻辑关系置换为 ‘如果 A 那么 B 与 是 A’ 的逻辑关系。当然，其他的接续词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进行置换。”

……原来如此。

我倒是从没妄想过逻辑学可以解析人的深层心理，但还是有些吃惊。 “与” \wedge 、 “或” \vee 、 “如果…那么” \Rightarrow 、 “非” \neg ——仅仅用四种逻辑符号，竟然就能表现人类所有的逻辑吗？

所谓人的逻辑——竟然，是如此简单的东西。

我有些战战兢兢地抬起头，砚小姐正用虚无的眼神凝视着某处的虚无。

“……我是个美女所以，很孤独……”

看来她确实是挺自觉的。对于没朋友这事也很自觉。

不过，倒的确都是事实。

■ 命题 · 逻辑式 · 真值表

“那么，逻辑符号的说明就到此结束了……”

砚小姐站起身来，又拿过来了一张纸。就是最开始那张“笔记纸”。

“那么我们来复习一遍这个问题吧？”

【解答如下可满足性问题】

A: 我在浴室中。

B: 我在仓库中。

C: 我在厨房的壁橱上。

D: 我不在家中任何地方。

逻辑式

如果非C那么B 与非(如果非A那么B) 与 如果D那么(A与C)
 $(\neg C \Rightarrow B) \wedge \neg(\neg A \Rightarrow B) \wedge (D \Rightarrow (A \wedge C))$

为真。

我脸色一沉。比起这问题本身，回想起竟然没看到橱柜上蹲着个人的眼睛，就不禁觉得有些丧气。

……仔细想想还真像恐怖片似的。

“咏彦把这道题解开了呢。那我们确认一下。请你解释一下其中提到的专有名词，以及你解答问题的过程。”

遵从砚小姐的命令，我开始做出说明。

……顺带一提，这次我需要向砚小姐解释的专有名词有五个。分别是“命题”、“命题符号”、“逻辑式”、“真值表”以及“可满足性问题”。

因为以上的专有名词至今为止还一次都没有解释过，所以我会下面简要说明它们的意义。但因为和本故事确实没什么关系，所以可以跳过去不看。

【命题】“可判断正确或错误的文句（主张）”。题目中的“我在浴室中”和“我在仓库中”之类的句子就是所谓的“命题”。

【命题符号】将前文所言的“命题”符号化的表现。

【逻辑式】将前文所言的“命题符号”与更早前解释过的“逻辑符号”组合而成的东西。

使用“逻辑式”，就可以表现带有不同条件的文句。譬如说“（砚小姐）在浴室或是厨房橱柜的上面中的某一个”这个条件，就可以表达为“A V（或）C”（这个“A V（或）C”就是一个逻辑式）。

【真值表】表明“命题”之“真伪”的数值。

命题正确即为“真”，错误即为“伪”。以刚才的问题为例，“（砚小姐）在浴室中”为伪，而“（砚小姐）在橱柜上面”则为真。可以依靠命题与逻辑符号的组合来计算逻辑式的真伪（※可参照卷末资料1）。

【可满足性问题】是一种像“拼图”似的东西。是一种判断逻辑式中出现的命题之真伪的问题。

有存在多个答案的情况，同样也存在没有答案，全部为伪的情况。作为参考，下面附上这次我解开砚小姐的问题时所制作的真伪范例表格。

看了这张表格，就很容易发现这个逻辑式中为“真”的选项只有一个。也就是说“只有C为真，其余皆为伪”。

当时只有C为真这件事令我大惊失色——正确答案是“我在

A	B	C	D	$(C \Rightarrow B) \wedge \neg(\neg A \Rightarrow B) \wedge (D \Rightarrow (A \wedge C))$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TURE	FALSE
FALSE	FALSE	TURE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TURE	TURE	TURE
FALSE	TURE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TURE	FALSE	TURE	FALSE
FALSE	TURE	TURE	FALSE	FALSE
FALSE	TURE	TURE	TURE	FALSE
TURE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TURE	FALSE	FALSE	TURE	FALSE
TURE	FALSE	TURE	FALSE	FALSE
TURE	FALSE	TURE	TURE	FALSE
TURE	TURE	FALSE	FALSE	FALSE
TURE	TURE	FALSE	TURE	FALSE
TURE	TURE	TURE	FALSE	FALSE
TURE	TURE	TURE	TURE	FALSE

※顺带一提，将 $(\neg C \Rightarrow B) \wedge \neg(\neg A \Rightarrow B) \wedge (D \Rightarrow (A \wedge C))$ 这个逻辑式转换成语言，就成了“如果我不在厨房的壁橱上那么我在仓库里”与“我并非如果不在浴室中那么就在仓库里”与“如果我不在家中的任何地方那么我在浴室中与厨房的壁橱上”。

厨房的壁橱上”。我还难以置信地来回来去验算了好几遍呢。

*

说明结束后，我有些惶恐地看着砚小姐。

砚小姐面对我的答案，露出了颇有些为难的表情。

“嗯……在真值表里排列组合来找出正确选项啊。其实我更希望你能用析取范式来展开逻辑式进行解答，但是对于二十多岁的大学生来说大概是难了点。专有名词的说明倒是不错，算在一起……我给你七十二分。”

她用红笔写上数字，又画了个不可名状的蛇形生物，然后把卷子（笔记纸）还给了我。

不过这个分数倒是令我心里的大石头落了地。

砚小姐一直颇为严格，能拿到七十多分算是不错的成绩了。姑且是及格了。那条蛇至今为止我还只见过三次。

顺单一提，如果达到九十分，每提升一分卷子上的动物都会不同。我目前的最高分是九十二分的洪堡企鹅。

■ 公理·推理规则·形式证明

“那么，现在我们来讲一下‘数理逻辑学’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她刷的一下给草算本翻了一页。

“也就是，数理逻辑学中的‘证明’是什么。”

砚小姐像个茶道大师似的挺直了身子，而我也跟着整理好了坐姿。砚小姐将身体转向我这边，而我也跟着转了九十度。于是我们就膝盖相抵地坐在一起。

“一般来说，‘证明’所指的是从正确的证据中推导出结论对吧？逻辑学上也相差无几。我们在数理逻辑学中，将之理解为从‘公理’和‘推理逻辑’中推导出作为目的的逻辑式——”

她将草算本立在膝盖上，从后面偷看似的在本子上写写画画。

“我们所说的‘公理’，就是作为证明的前提而存在的事实或法则。而所谓‘推理规则’则是从一个‘逻辑式’导出另一个‘逻辑式’时所需要遵循的规则。将定义好‘公理’的‘逻辑式’套上种种‘推理规则’，将目标‘逻辑式’演绎而出——数理逻辑学上所谓的‘证明’，就是这种东西。”

砚小姐忽然止住了话头。我脸上写满了“然后呢”？

砚小姐回望着我，脸上写满了“啥然后？然后啥？”

空调的轰鸣声几乎令我耳鸣。

“……我讲得太难了吗？”

“是，你讲得太难了。”

砚小姐叹了口气，十分困窘地皱起了眉头。我为自己是差生感到抱歉。不如咱们干脆给这些概念拟人化一下吧，这样我才比较容易搞清楚（比如“公理娘”这种）。

砚小姐用油性笔不停敲击着自己的额头，然后又在本子上刷刷刷地奋笔疾书了起来。

例句：虽然我想试试把发型换成双马尾，但果然没有三十岁的女人绑双马尾，所以还是算了吧。

“……你挑战一下试试好了，我是说双马尾。”

“别闹。比起飘悠悠的超短裙，我更吃不消这玩意儿。它只适合适合它的人吧。总之这就是个例句而已啦，我们用它来解释一下数理逻辑学上‘证明’的思考方式吧。首先让我们试着从中提取出前提与结论。用逻辑学的术语来讲，就是试试用‘公理’与结论来试着写出逻辑式吧。”

【公理（前提）】

A1) 我是个三十岁的女人。

A2) 如果我是个三十岁的女人，那么我不绑双马尾。

【导出的逻辑式（结论）】

Z) 我不绑双马尾。

“……‘虽然我想试试把发型换成双马尾’这部分跑到哪儿去了？”

“与逻辑核心无关所以省略掉了。此处重要的是，为什么‘我’会得出‘不绑双马尾’这个结论，得到这个结论的推论过程是什么。在脑海中展开思考，直到得出结论的这个过程就是‘逻辑’——当然，逻辑的表现形式远不止一种，我们今天在这里举出的仅仅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罢了。”

我看着草算本，不禁点了点头。

这就是——“逻辑”？

“……这个‘公理’是不是哪里不太对劲啊。而且总觉得省略了一大堆东西……”

“公理与逻辑的正确性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如果使用了错误的公理，则只能推导出错误的结论。另一点就是，逻辑是思考的‘骨骼’，就像人类的骨骼占据了体重的很大一部分，我们现在就像是将这些骨骼单独抽了出去一样。”

“也就是说，咏彦啊，我们的这个公理系统还尚未完成。正如

刚才所说，一个公理系统中‘公理’与‘推理规则’缺一不可——没错，我们将‘推理规则’给抽了出去。”

砚小姐看着我，眼中带着恶作剧似的神采。

“那么咏彦，现在问题来了。请你试着补足这个‘推理规则’吧。”她满面春风地递给我笔，我面如菜色地接了过来。

将这个“推理规则”——补足？

“我还没有理解怎么补足……这公理不是已经很完备了吗？仅靠这些句子就可以导出结论了啊？”

“这是因为咏彦理解了这些句子的‘意义’。数理逻辑学别名也叫‘符号逻辑学’或是‘形式逻辑学’，这是因为我们将逻辑以符号化的形式来进行考量的缘故。将逻辑符号化，消解其意义，彻底化为单纯的形式化的符号操作，并以此导出目标逻辑式——这就是数理逻辑学上所说的‘形式’证明。

“不要考虑例句的意义，将之彻底作为‘符号’来理解吧。这样一来，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符号变换规则’，才能够从公理中导出结论呢？”

不要考虑例句的意义，将之彻底作为“符号”来理解？

我实在听不懂这忠告应作何理解，只好一边点头一边凝视着问题。

真是无计可施。

“实在抱歉，砚小姐，我投降了。你刚才讲的那些我一句都没听懂。”

“哎哟，这么快就投降啦？不行的，咏彦，你总是这么快就放弃的话——啊。”

砚小姐话说到一半忽然止住了话头，视线仿若在神游太虚。

我正一边纳着闷儿一边偷看她的脸色，却发觉她那双瞳孔中闪烁着光芒。

她忽然把脸贴过来，在我耳边呢喃：

“哎……森帖同学……这样可不行哦……像这样缺乏毅力的人，我可不会把我家的百合……嫁给你的哟？”

吓得我鼻涕泡都喷出来了。

“……你在这儿模仿谁呢啊？”

“那还用说嘛，当然是菖蒲小姐啦。怎么样？有没有觉得把持不住？”

“……请停止你拙劣的模仿秀。反而令人非常不爽。”

“反而令人非常不爽，也不知道是因为完成度还是……算了，我们言归正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使用类似如下的‘推理规则’。”

【推理规则】

$$\frac{P, P \Rightarrow Q}{Q} \quad (*P, Q \text{ 为逻辑式})$$

“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一个当 P 与 P ^{如果…那么} \Rightarrow Q 存在时，便可导出 Q 的变换规则了。这就叫 Modus Ponens，或者‘肯定前件三段论’。

“然后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的公理。如果将‘我是个三十岁的女人’这句话变换为 P，而将‘我不绑双马尾’变换为 Q 的话——”

A1) P (我是个三十岁的女人。)

A2) P \Rightarrow Q (如果我^{如果...那么}是个三十岁的女人,那么我不绑双马尾。)

“如何? 你看, P 与 P \Rightarrow Q 这两个逻辑式不是就出来了吗? 所以如果在这里用刚才的推理规则, 也就是‘Modus Ponens’的话, 就可以导出 Q 了。Q 也就是‘我不绑双马尾’这个结论, 也就得以证明了。这就是所谓的‘形式证明’。”

她刷刷地在 Q 的后面画上了两条代表“证明完毕”的斜线, 然后啪的一声盖上了油性笔的笔帽。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痴痴地看着那几行字。

这就是, 推理规则?

“形式证明”?

听得我似懂非懂……总而言之我们所做的, 是将文句置换成符号, 然后套进‘推理规则’?

“……这就是用极其复杂的方式, 来解决一件极其简单的事情啊。”

“只看这道题的话的确如此。但更重要的东西在这后面。自此后为止我们对‘逻辑’这东西做了严密的思考, 并第一次看到了逻辑

的本质——”

正说着，砚小姐突然眯起了眼。

她手肘支在桌子上，黑发垂在双臂上，用一只手不慌不忙地撑着下巴，然后用荡漾的眼神看着我。

“……喂，咏彦。”

那是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妩媚声线。

“人类最少需要几条公理和几条推理规则才能做出逻辑性的证明呢？”

几条公理……和几条推理规则？

又问我这些我没想过的问题。刚才是“逻辑符号的数量”，现在又是“公理与推理规则的数量”。

“……我不太清楚。感觉上是需要无数条吧。”

“并不需要那么多哦。答案是基于三条公理的一条推理规则。”
她一边痛快地作出回答，一边在本子上写写画画。

【公理】

$$A1) P \Rightarrow (Q \Rightarrow P)$$

$$A2) (P \Rightarrow (Q \Rightarrow R)) \Rightarrow ((P \Rightarrow Q) \Rightarrow (P \Rightarrow R))$$

$$A3) (\neg P \Rightarrow \neg Q) \Rightarrow (Q \Rightarrow P)$$

【推理规则】

$$\frac{P, P \Rightarrow Q}{Q} \text{ (Modus Ponens)}$$

“……”

没有注释。

“——只需要这些而已。这被称为‘卢卡希维茨定理’，是希尔伯特公理系统中的一个。不过这其中的P和Q都是类似变量的东西，所以比起严密的公理的数值，更像是公理的‘类型’的数值。”

“顺便一提，像我们刚才写下的这种基本公理被称为‘逻辑公理’。将这个‘逻辑公理’加上各种各样被称为‘非逻辑公理’的公理，就可以得到具有不同特性的公理系统——也就是说可以得到‘理论’。如果比作CoCo一番屋的咖喱，‘逻辑公理’就是基本款的咖喱，然后还要在其中加入各种肉菜。”

“基于三条公理的……一条推理规则——”

这就是——人类进行逻辑思考所需要的全部。

话虽如此，我却还没有醍醐灌顶之感。

比起这个，她怎么总说这些听不懂的话。先无视那个什么咖喱的比喻，这就是人类的逻辑成立所需要的所有了？砚小姐是认真的吗？只要有了这些公理和推理规则，人类的逻辑思维就可以成立了？

……非常难以置信。

“还有一件事，在逻辑学术语中，我们将从公理证明而出的逻辑式全部正确这件事称为‘可靠’，正确的逻辑式必定可以从正确

的公理中证明而出这件事称为‘完备’——这件事我们就先不展开讲了。这个‘卢卡希维茨定理’是一个可靠且完备的公理系统，所以可以安心地用它来进行证明！你记住这件事就好。

“这种‘健全且完备’的公理系统，事实上除‘卢卡希维茨定理’之外还有很多。譬如说一位叫根岑的数学家所提出的‘自然演绎’——在古典逻辑中被称作‘NK’的公理系统，反正还挺好玩的。相对于‘卢卡希维茨定理’只能规定唯一的推理规则，‘自然演绎’则只能采用唯一的公理。”

“唯一的——公理？”

“是啊。这个公理呢——算了，今天没时间了，下次有机会再教给你。这个NK只能得出一个公理，取而代之的则是它可以定义很多的推理规则。这种方式更加接近于人类最普通的思维方式，更加‘自然’，所以叫自然演绎。这次的证明我也打算用上这个NK的。”

听得我脑仁儿都开始疼了。虽然她说什么“更接近人类普通思维方式的公理系统”，但我猜一个普通的人在想事情的时候绝对意识不到什么公理系统吧。那(N)些不考(K)虑了。

“砚小姐的意思是，你打算……使用刚才说的那些什么卢卡什么茨之类的公理，来对推理进行验算吗？”

“不，不用那个。是这样，即使在搞学术的时候，也不太用得上卢卡希维茨的公理。不然证明会变得啰嗦极了。”

“……那你讲它干啥啊？还专门在本子上写了那么多。”

“想显得我……比较渊博？”

“信不信我把你的荞麦皮凉枕给剪了？”

“抱歉抱歉。”

砚小姐说着倾吐粉舌，妄图蒙混过关（但是很可爱所以我忍了）。
“……但是啊。”

砚小姐带着清爽的表情，用银铃般的声音说道：

“想让你见识一下，想让咏彦见识到底。见识逻辑学的真实面貌。见识人类在向着理性之极限进发的身姿。见识在现代智慧的最前线，人类靠自己竭尽全力，能够领悟到何种程度——又有何种程度至今依然无法被领悟。”

说着，她笑了。

我被眼前的笑容震撼了。忽然之间她变得仿若孩童，就像是一位纯洁无垢、清澈透明、对世界充满爱意的少女——

“怎么样？不愧是‘梦魇难度’吧？”

*

我将荞麦皮凉枕抱上膝头。它被放在矮桌下面，是砚小姐午睡时用的。这枕头的触感令人十分舒适，抚摸着连心情都变得平和了。

砚小姐不时地看看墙上的挂钟。那是个带钟摆的老物件，在头顶上滴滴答答地转动着。

“……已经这个时间了啊。虽然准备还不太充分，但逻辑学课

堂就先到此为止吧。再晚些就该来不及准备晚餐了。

“那么，下面该上演我们的重头戏了。要对花店侦探小姐的推理，进行分析。”

——于是，砚小姐的第一堂课便结束了。

*

砚小姐嘿咻一声，利用反作用力站了起来。她举起左手，右手攥住左手手肘，像做广播体操似的一边哼哼唧唧一边伸展着身体。

“……有点累了。歇会儿吧。”

说着她关上空调，哗一声打开了窗子。已经被空调降温的房间中，一下子涌入了热气。

她径直走向隔壁的厨房，光着的脚丫哒哒哒地踩在地板上，然后停在了电冰箱前。随后她在其中不知翻找着什么，接着拎着两个小袋子走了回来。

“吃不吃西瓜棒？”

我点点头。她都特意给我拿过来了，难道还能不吃吗。

砚小姐最喜欢的西瓜棒，棒如其名，长得和西瓜一模一样。它分为浅红色和绿色两层，口感比起冰淇淋更像是坚硬的果子露。我咬了一口三角形的顶端，口中的冰棍清脆作响。

这其实已经是我今天的第二根冰棍了，不过直到刚才还在橱柜上呼呼大睡的砚小姐当然是不知情的。

叮铃，风铃响了，仿佛是唤醒遥远回忆的钟声一般。

似乎因为打开了窗户，风铃的声音也变得清脆可闻了。从房间的窗户望向天空，能看到积雨云正在安静地成长。不知不觉已到黄昏了吗。

从外廊那边吹来的风，卷进一阵阵夏草与土壤的香气。

夏日风物诗。我脑海中忽然浮现出这个总被人讲的词。

“……说起来，砚小姐没在院子里种些西瓜吗？”

“大西瓜不太好养活，小西瓜倒是种了。今年才开始种，现在还没长成呢……”

“因为今年雨比较少吧。大概是这个原因？”

“倒不是呢。这次失败大概是因为我把瓜苗埋得太深了……说起来雨下太多对西瓜也不太好呢。吸太多水的话，瓜皮会容易涨破，甜度也会流失。”

散落的黑发挂在正咀嚼着冰棍的砚小姐的脸庞上。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房间中一时间回响着专心嚼碎冰棍的声音。

咚，钟摆发出了声音。

砚小姐抬头看着挂钟，长针指向了三十分的位置。似乎是四半刻⁹会响一次的型号。

嘶的一声，砚小姐从双唇之间抽出冰棍的木棍。

信手一弹，那根被仔细舔干净的冰棍杆便在空中划出了一道完美的弧线，飞进了藤条编制的纸篓当中。

我与砚小姐四目相对。

“……咏彦怎么像狗狗似的。”

她笑盈盈地瞧着我。我这才发现，自己正将木棒嚼得嘎吱嘎吱响。

纸篓被递到了眼前，我将自己的尴尬顺带着垃圾一起丢了进去。她不发一语地将纸篓放回了原位。

接着砚小姐伸出自己的双脚，似乎在做伸展运动。那双洁白的小腿在我眼前摇曳。她忽然再次站了起来，拿过桌上的两个玻璃杯，再次走进了厨房。她给两个杯子中重新添满了麦茶和冰块，走了回来。

刚吃完冰棍就想喝水吗？我正这样想着，就看到她一口气豪饮了半杯麦茶。

*

“……那么，休息结束。现在让我们重新整理一下花店侦探小姐的推理吧。”

舒缓心情的休息时间结束，砚小姐切入了正题。

“花店侦探小姐的推理一共有三点。”

她停顿了一下，伸出了三根手指。

“第一，全体嫌疑人都有嫉妒被害人怀孕的动机。第二，八角有着令子宫收缩的功效，若只是想让人流产，用八角就完全足够了。然后第三，没人会故意去做没有必要的行为。”

“将她的推理表现为刚才讲过的数理逻辑学的算式，就是如下

的样子。”

【公理】

A1) 被害者怀孕了。

A2) 八角会导致宫缩。

A3) 被害者被投放了日本莽草。

A4) 如果(被害者怀孕了与八角会导致宫缩), 那么被害者食用八角会导致流产。

A5) 如果被害者食用八角会导致流产, 那么没有必要给被害者投放日本莽草。

A6) 如果(没有必要给被害者投放日本莽草与被害者被投放了日本莽草), 那么凶手做出了不必要的行为。

A7) 如果凶手做出了不必要的行为, 那么行为并非出于故意。

【推理规则】

自然演绎 NK (※ 参照卷末资料 2)

【结论】

Z) 行为并非出于故意。

看了这段记述, 我不禁有些惊讶。

……原来如此, 这就是数学啊。

虽然看到“数理逻辑学”这个名字，就令我觉悟到这大概是“类似数学”的东西，但却没想到会变成如此精确的表达。砚小姐果然没有乱说。“梦魇难度”好像现在还在继续似的。

“公理 A1 到 A7 是花店侦探小姐所做出的推理的‘命题’或‘逻辑式’。如果这些公理绝对正确，并可以根据推理规则导出相同的结论，则证明成功。这就说明她的推理是正确无误的。”

“我们所采用的推理规则，就是刚才提到的根岑提出的自然演绎。虽然为了严谨性而引入了一个 NK 逻辑公理，但你不需要特别注意这点。”

……好像不用特别留意的样子。但这种降低难度的行为有什么意义？就好像是对滑冰初学者说“前外三周半太难了，你用勾手跳就行了，快来表演个勾手跳”一样。

“……这个，就是对菖蒲小姐所做推理的分析结果吗？”

“嗯，算是吧。虽说整理的方式不止这一种就是了。”

“说是整理，但怎么看都像是把整件事变得琐碎了。”

“是吗？那应该是因为逻辑的‘粒度’变得更加精细了。”

砚小姐用手拢起自己柔顺的秀发。

“‘逻辑’的表达可以变得无限精细。譬如公理 A4 和 A5 中出现的‘受害者食用八角会导致流产’这种句子，‘会导致’也含有‘如果……那么’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将之拆分为用‘如果……那么’接续的两个问题。不过我判断这次用不上这么精细的表达，所以就按照一个命题来算了。”

“重要的是，要将各个命题解析到可能验证其真伪的粒度才行。首先要将逻辑分解成可以验证的公理，然后要对能从公理导出结论这件事做出形式证明，最后还要确认公理是否正确——这就是我现在要做出的‘验证’的步骤。”

嘀嗒，汗水从我的前额滑下。

她还是那个万古不变的砚台。想要全部理解她的发言，恐怕要有博士级别的知识储备才够用。

话虽如此，但砚小姐自己正在做的也一定是这样的事情。

首先，将菖蒲小姐的推理分解成使用“逻辑符号”的“公理”形态。

然后，用这些“公理”通过“推理规则”来导出“结论”（虽然我不知道要怎么导）加以确认。

如果能够确认完成，最后还要检查每个“公理”是否都是正确的。

这时“将逻辑的粒度精细化”，也就是将‘公理’精细化到可辨细节的程度，以使得针对“此公理是否正确”的验证，得以在高精度下进行，她所做的就是这种事。

这怎么说呢——

感觉麻烦死了。

但是……对还算是“侦探”的人物所做的推理进行“验证”，这种程度的辛劳想来也是无法避免的。

“那么，这就是那位花店侦探小姐所做出的推理的形式表现。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件事。其一是，确认是否可以从这些公理和推理规则中导出结论。其二是确认此处列举的七条公理，是否全部都

是正确的。

“第一项，‘从公理中利用推理规则导出结论’的部分，也就是‘证明’的部分，这次我会特意做给你看。咏彦你要看好了，记住我是怎么做的。”

于是谜团的说明书，在我面前展开了。

【参照下页表】

我只觉得眼前一黑。

……期末考试吗？

“这便是‘形式证明’。虽然这种证明也可以用叫做‘相继式验算’的另一种算式来表达，但这回我就用根岑的方法来写了。用什么随心情而定。”

“其实做起来也挺简单的，首先将文句置换为符号，然后将之后的公理用这种符号来重新写一遍，最后只要机械的套用上推理规则就搞定了。如果能导出最后作为结论的命题或逻辑式，证明就算成功了。公理全部为真的话，所证明的逻辑式也一定为真。”

我看着眼前的草算本，心情像是被拉去看牙医的小孩子似的。她刚才的做法我好像哪一条都没记住。以至于我都开始头疼了。

“——这样一来，第一项就搞定了。接下来是第二项——”

砚小姐再次拿起了草算本，翻到了前一页。

“这是本次验证最核心的部分。确认这些公理是否全部正确。”

蓝前菖蒲小姐的推理之形式证明

【公理 (原文)】

A1: 被害人怀孕了。

A2: 八角会导致宫缩。

A3: 被害人被投放了日本莽草。

A4: 如果(被害人怀孕了与八角会导致宫缩),那么被害人食用八角会导致流产。

A5: 如果被害人食用八角会导致流产,那么没有必要给被害人投放日本莽草。

A6: 如果(没有必要给被害人投放日本莽草与被害人被投放了日本莽草),那么凶手做出了不必要的行为。

A7: 如果凶手做出了不必要的行为,那么行为并非出于故意。

【命题符号】

P: 被害人怀孕了。

Q: 八角会导致宫缩。

R: 被害人被投放了日本莽草。

S: 被害人食用八角会导致流产。

T: 没有必要给被害人投放日本莽草。

U: 凶手做出了不必要的行为。

Z: 行为并非出于故意。

【公理 (符号化)】

A1: P

A2: Q

A3: R

A4: $(P \wedge Q) \Rightarrow S$

A5: $S \Rightarrow T$

A6: $A \wedge R \Rightarrow U$

A7: $U \Rightarrow Z$

【以根岑的自然演绎 NK 做出的形式证明】

(※NK 的推理规则请参照卷末资料 2)

S1: $P \wedge Q$ (根据公理 A1、A2, 以及推理规则 \wedge 引入规则)

S2: S (根据 S1、A4、 \Rightarrow 消去规则)

S3: T (根据 S2、A5、 \Rightarrow 消去规则)

S4: $T \wedge R$ (根据 S3、A3、 \wedge 引入规则)

S5: U (根据 S4、A6、 \Rightarrow 消去规则)

S6: Z (根据 S5、A7、 \Rightarrow 消去规则)

因此, 根据公理 A1~A7, 可导出命题 Z //

既然已经确认了这些公理确实能导出结论，那么如果七条公理都是‘正确的’，那么结论也就自然是正确的了。反过来看，倘若有哪怕一条是错误的，那么结论也就谈不上正确了。

“那么咏彦，你怎么看？你觉得那位花店美少女侦探小姐所做出的推理，能称得上是全部基于正确的公理吗？”

听了砚小姐的问题，我晕头转向地反复读着草算本上的文字。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自己仿佛在读高考选择题的题干一样。……原来如此。

到这时我总算是有点明白将推理分解为公理的好处了。菖蒲小姐令我心悦诚服的这段推理，在推论被拆解成零件之后，竟有一点十分显眼。

“原来是……这样啊。乍一看每一条都像是十分正确的……但仔细一看，A5 有哪里不太对劲。以 A5 为前提似乎多少有些站不住脚……”

“确实呢。也许 A5 值得再仔细分析一下。但我认为，这其中最为致命的公理是 A7。A7 并不含有任何事实根据，仅仅是某种普通的社会共识罢了。这只是个人意见。信念。甚至是像宗教教义一类的东西。”

“A7 吗……”

公理 7：“如果凶手做出了不必要的行为，那么行为并非出于故意。”

如此说来，这逻辑确实是有些跳跃……我也察觉到了。

说是因为不必要，却未必意味着不是故意的。非要去做无意义行为的人在这世上也大有人在。

“这世上经常发生没必要的故意杀人。像是恐怖袭击或是无差别杀人狂，总不能说都不是故意的吧？所以在我看来，公理7并非是可以称得上公理的东西。

“我之前所说的‘还挺暖心’，就是指这部分。花店侦探小姐根据动机所做出的推理，很多都是构建在这种贫弱的公理上。尽管当然，在凶手头脑和行为都正常的情况下，这种推理是可以接受的，但做出犯罪行为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谈不上正常了……”

“……但这次我们不能假定凶手是个‘正常人’吗？”

砚小姐的主张我基本同意，但还是要维护一下菖蒲小姐。

“至少在我看来，在场的女人们看起来都是普通的正常人。如果可以假定他们都是正常人的话，菖蒲小姐的推理是不是……”

“你是这么想的吗？”

砚小姐嘴角含笑，眼中闪烁着光芒。

“那么，我用我的方式论证给你看怎么样？基于更加可靠的公理来做出证明。这次的事件究竟是‘事故’还是‘谋杀’呢——就让我使这细微的差别浮出水面吧，用人人都能接受的完美证明——”

终于肯发挥实力的砚小姐，用她那光辉夺目的双眼，紧紧盯着我。

*

让事件是“事故”还是“谋杀”的细微差别浮出水面，用人人

都能接受的公理——

我看着自信满满的砚小姐的脸，却藏不住自己心中的怀疑。人人都能接受，这话可说大了。砚小姐这次未免有点过于自信。

“那么现在我来说一下我的见解。”

不顾我的担心，砚小姐拿起草算本，开始快速写着些什么。

“这次我将会用‘直球胜负’的方式来进行进攻。”

“——直球胜负？”

“正是如此。¹⁰”

怎么突然开始用敬语了？被菖蒲小姐附体了吗？虽然这让我很想吐槽，但还是任由它随风飘散吧。

“森帖同学。当一起杀人案发生时，该如何判断凶手是否怀有杀意？你认为最普遍的基准是什么呢？”

嗯嗯？我摇摇头。判断凶手是否怀有杀意，最普遍的基准？

这不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问砚小姐的问题吗？凶手是否怀有杀意——毒杀是蓄意还是偶然。不过就是将当时的对话换了个用词，重新改编了一下。

我要是知道判断基准，从一开始就不会找人商量了。

“……都说了不清楚嘛。存在这种基准吗？”

“存在的哦。因为‘故意’和‘过失’一直都是审判争论的焦点。”

我啪地一拍脑门。

审判——原来如此。是法律。

我忘记了还有这种视角。罪行是“故意”还是“过失”——经

常能看到律师团与检方就此事展开争论的新闻。能够成为争锋的焦点，无疑是因为它有着可以讨论的条件，也就是作为“判断基准”的法律。

“——正确答案是‘是否在认识到有致对方死亡可能性的情况下，强行实行了此项行为’。在知道这项行为可能导致对方死亡，且中途可以中止行为的情况下，强行实行的此种行为将被认定为‘故意’。这是法律上的解释。在法律术语中叫做‘确定故意’。认识到可能会导致对方死亡叫做‘预见可能性’，有能力中止行为则叫做‘形成反对动机’。”

连法律术语都上来了。

但我不能因此退缩。从数学到六法全书再到白萝卜的种植方法，若是没有对这些话题照单全收的气概，是不配做砚小姐的谈话对象的。

但话说回来，不愧是知识渊博的砚小姐。超越了文科和理科的范畴。

还有她台词的后半段怎么又突然不用敬语了，算了，随便吧。

“但这也只是粗浅的定义啦。故意也有着种种差别，如果把像是‘未必故意’还有‘无知过失’或者‘错误’之类的全都考量进去，那这推理就要乱套了。况且英美法系中还有着‘重罪谋杀原则’的说法，在恶意犯罪中发生的杀人，无论故意或过失，一律按谋杀论处。

“但大体上就是这种感觉啦。比如用利器刺进别人的心脏会把人弄死，这种事大家谁都懂的吧？所以如果用菜刀刺死无抵抗的被害人

害者，即使凶手主张自己‘当时没有杀意’，一般也会被认定为‘怀疑杀意’。当然了，在那种情况下也有用意识不清和神志混乱来逍遥法外的办法……”

砚小姐既不是律师，也没有考过司法考试。

只是过去研究与法律有关的数理逻辑学时，多多少少了解过这方面的知识。

还有一件轶事。砚小姐还在上班的时候，她曾聚集起被性骚扰过的女员工们对公司发起了集体诉讼。审判结果，管理层和副社长全部引咎辞职，据传闻说公司还赔偿了她们几百万欧元（数亿日元）的抚恤金（虽然只是传闻）。

“所以咏彦你看，我一开始就说过吧？如果能将‘何种行为出于蓄意’作为公理来定义，就能够用逻辑学的方式来证明这是蓄意还是过失。因此，我要在逻辑式中追加以下这条公理。”

【公理】

A1) 如果“在认识到有致对方死亡可能性的情况下强行实行了此项行为”，那么行为是出于故意的。

“咏彦也同意这条公理是正确的吧？”

我点点头。法院都认可的理由，还有什么质疑的余地。

“OK。那么既然公理得到了认同——那让我们转过头重新回顾一遍案情吧。”

砚小姐一边用性别不明的领航员的语调这样说着，一边翻开了草算本。

“那么我们重新梳理一下三位嫌疑人的言行吧。首先是咖啡店店长马场园小姐，她将蜜川小姐捡回来的日本莽草当作八角接过来，并用到了料理中。下一位，关西腔混血蜜川小姐，她将日本莽草误认作八角，并将它们交给了马场园小姐。最后一位，前事务员白领都筑小姐，她没有告诉任何人院子里种着日本莽草，还不带手机出了家门——”

她一边说一边写，将内容逐条汇总在本子上。

“那么咏彦，这些人当中，有没有人能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致人死亡？”

我眉头皱成一团，思考着草算本上的文字。

“在这三人当中，有谁可能认识到致人死亡的……可能性？嗯……我觉得最可疑的，果然还是负责做饭的马场园小姐吧？但一边说是‘八角’，一边把‘日本莽草’交给别人的蜜川小姐，要说可疑也相当可疑——”

我思来想去，还是觉得每个人都很可疑。

“但是这两个人，原本都不清楚院子里种了什么。这样一来疑点最多的就成了唯一知道这件事的都筑小姐？可是做饭的事儿又和她没什么关系——”

“案情陷入泥沼了呢。但是咏彦，你还记不记得之前你自己说过一件事？八角——是不产自日本的植物。”

她不提我都忘了——这事儿我确实说过。因为我在案发之后调查了很多八角与莽草的相关知识，多少有些了解。不过确实忘了还有这段信息存在——

“什么意思……虽然的确可能是这样吧。但这和这起案子有什么关系吗？虽说八角并不产自日本，但是院子里的日本莽草就是另一回事了——”

“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当时就有某个人做出了十分奇怪的发言。你回想一下当时的对话，有没有察觉到什么违和感？”

违和感——

她这么一说，勾起了我当时的回忆。有一位发言可疑的人？我怎么连一点踪迹都没发觉——

……啊。

我逐渐变得面色铁青。

“不会吧……”

我盯着砚小姐的脸。

“是蜜川小姐吗……”

砚小姐神色如常，微笑颌首。

“没错。那时咏彦听到蜜川小姐说过‘我从小就经常出去采摘’？但是，蜜川小姐应该是生在关西、长在关西，连海外旅行都没去过。所以这段发言，就日本的植物生态来说实在是太奇怪了。原产于中国的唐榭——也就是‘八角’首先不可能在日本的山里自

然生长，假如她是误认成了日本莽草，那又无法解释那句‘我家老妈做饭的时候总要用’。

“所以蜜川小姐很明显是在‘撒谎’。撒谎行为是非常明确的故意行为。蜜川小姐撒谎的理由——将自己不可能用到料理中的果实，强行伪装成可用的调味料混入料理之中——这无论怎样思考，都只能认定为别有用心。”

砚小姐再次拿起了笔。她在刚才的公理上一条条补足文句，完成了记述。

【参照下页表】

在这段文字面前，我只觉得冷汗直冒。

整齐的文字罗列在眼前——这是绝对完美的“公理与证明图”。

因此而被揭发的是那名女性的“谎言”。

被编织于平静对话之中的——堪称“含有剧毒”的语言。

“蜜川小姐她……真的是在知道那是日本莽草的情况下，故意交给马场园的吗？”

砚小姐无声地做出了肯定。

“……当然在法庭上，也只有间接证据能证明。公理7和8的逻辑也稍微有一点跳跃，很难证明蜜川小姐的谎言隐瞒的是‘认识日本莽草的果实’这件事，甚至也可以辩解为她并不清楚日本莽草的毒性。虽然还有必要继续深挖其他线索，但她蓄意的谎言已经昭

砚小姐的推理之形式证明(八角事件)

【公理(原文)】

- A1: 如果“在认识到有致对方死亡可能性的情况下强行实行了此项行为”,那么行为是出于故意的。
A2: 蜜川小姐将在院中采摘的果子称为八角并交给了马场园小姐。
A3: 八角并不在日本生长。
A4: 蜜川小姐在关西长大且没出过国门。
A5: 蜜川小姐的母亲经常在料理中使用八角。
A6: 蜜川小姐说过“我从小就经常出去采摘八角”。
A7: 如果(蜜川小姐说过“我从小就经常出去采摘八角”与八角并不在日本生长与蜜川小姐在关西长大且没出过国门),那么蜜川小姐所谓八角实为日本莽草。
A8: 如果(蜜川小姐所谓八角实为日本莽草与蜜川小姐的母亲经常在料理中使用八角),那么蜜川小姐知道日本莽草是什么。
A9: 如果(蜜川小姐将在院中采摘的果子称为八角并交给了马场园小姐与蜜川小姐知道日本莽草是什么),那么“在认识到有致对方死亡可能性的情况下强行实行了此项行为”。

【命题符号】

- P: 蜜川小姐将在院中采摘的果子称为八角并交给了马场园小姐。
Q: 八角并不在日本生长。
R: 蜜川小姐在关西长大且没出过国门。
S: 蜜川小姐的母亲经常在料理中使用八角。
T: 蜜川小姐说过“我从小就经常出去采摘八角”。
U: 蜜川小姐所谓八角实为日本莽草。
V: 蜜川小姐知道日本莽草是什么。
Y: 在认识到有致对方死亡可能性的情况下强行实行了此项行为。
Z: 行为是出于故意的。

【公理(符号化)】

- A1: $Y \Rightarrow Z$ A2: P A3: Q A4: R
A5: S A6: T A7: $(T \wedge Q \wedge R) \Rightarrow U$ A8: $(U \wedge S) \Rightarrow V$
A9: $(P \wedge V) \Rightarrow Y$

【以根岑的自然演绎 NK 做出的形式证明】

(※NK 的推理规则请参照卷末资料 2)

S1: $T \wedge Q$ (根据公理 A3、A6, 以及推理规则 \wedge 引入规则)

S2: $T \wedge Q \wedge R$ (根据 S1、A4、 \wedge 引入规则)

S3: U (根据 S2、A7、 \Rightarrow 消去规则)

S4: $U \wedge S$ (根据 S3、S5、 \wedge 引入规则)

S5: V (根据 S4、A8、 \Rightarrow 消去规则)

S6: $P \wedge V$ (根据 S5、A2、 \wedge 引入规则)

S7: Y (根据 S6、A9、 \Rightarrow 消去规则)

S8: Z (根据 S7、A1、 \Rightarrow 消去规则)

因此, 根据公理 A1-A9, 可导出命题 Z //

然若揭了。她不是关西人吗？关西那边比较常把日本莽草当作佛前供奉的绿植，因此很多人并不喜欢将它种在自家庭院中，这样想来她了解这种植物的概率很高。”

我忽然发现自己用膝盖支起了身体，将草算本狠狠压住。

“为什么……为什么蜜川小姐会做出那种事……”

砚小姐沉默地握住了一缕头发，又将手伸直，像是弹奏竖琴似的拨弄着自己的头发。

“……动机我不知道。不是说了吗，我不太愿意踏足人的内心……”

砚小姐靠着墙壁，抱着膝盖，手放在脚上，下颚放在双膝之间，垂下的长发遮住了她的视线。

“如果假说也可以的话，我倒是能答上来。比如说……作为同性恋者的蜜川小姐无法原谅不但和男人交往甚至还怀了孕的前女友之类的。但是，这个假说一点意义都没有。无法证明的假说，就没有作为假说的价值。我又不是蜜川小姐，不能做她的内心代言人，更重要的是，这很可能是连蜜川小姐本人都说不清的事情。这样的动机，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被证明的。”

“我所能证明的就是，蜜川小姐认识日本草莽，但还是把它的果实当成八角故意交给了别人。仅此而已。而这件事在法律上，会被解释为‘怀有杀意’。”

说完这些，砚小姐将脸埋进了双膝之间，再也不发一语。

我茫然地望着草算本，一句话也说不出。真的吗……现在被证明的内容，就是真相吗？蜜川小姐为何会怀有如此的杀意？

不是蜜川小姐，就无法得知真正的动机。这倒也是理所当然的道理。所以继续对动机进行推测也毫无意义，若是真的想知道全部真相，也只有去问蜜川小姐本人了。

然而，但是——

我不明白。我无法接受。我无法让这种感觉停下。

疑问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蜜川小姐真的怀有杀意吗？为什么那个时候在那个瞬间，蜜川小姐想要杀死曾经的恋人呢？蜜川小姐的真意到底在哪里才能寻见呢？

那个动机。倘若最后一块拼图没有被掩埋，比如蜜川小姐“故意杀人”的铁证就在我眼前出现，我恐怕也无法接受那个证据本身。

但是，砚小姐不同。她不会感到迷惑。她不会产生怀疑。对她而言就是明显的事实。明显？对了，她不是一开始就这样说过吗？凶手的杀意是“明显”到不需要疑惑的。

因为她有着对逻辑完全信任的，绝对的自信——

即使动机不明确，真相也是真相。是否拥有这般决然的信念，也许就是横在身为凡人的我与身为天才数理逻辑学家之间的，不可逾越的差异。

*

砚小姐叹了一口气，视线向我转来。我刚才正忙着发愁，现在

用着大梦未醒似的神情回望着她那双澄澈的眼眸。

这时她樱花色的双唇轻启。

“……以上就是，我个人的见解……”

她将脸从膝盖间抬起，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

“但是听了我的见解，咏彦打算怎么做呢？”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之后……应该……怎么……处理？

“我吗……我当然要把这件事对百合——”

“你要跟百合同学讲吗？但是如果被通报给警察，成为了刑事案件，我也不知道蜜川小姐会被追究什么刑事责任哦，毕竟说到底也只有些间接证据而已。”

我心虚地点了点头。

不知道会被追究什么刑事责任——

“检方想要起诉，恐怕少不了她本人的自白。马场园小姐的八角会不够用，这完全是偶然，谈不上有计划的犯罪。料理所使用八角的分量也不是蜜川小姐能决定的，达到致死量很大程度上是受害者运气不好。如果考虑这些情况的话，我想量刑并不会很重。

“……这样半吊子的处罚结果，到头来会让百合同学满意吗？”

啊？我全身都僵住了。

她还在继续讲。

“我并非无法理解花店侦探小姐的心情。她为什么要给案件加上那样一个牵强的推理？因为如果这起案件真的是‘蓄意’的，那

么谁都不会变得幸福。什么也解决不了。我想也许现在最痛苦的莫过于，杀死所爱之人的蜜川小姐了。无论她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这种罪恶感都需要她背负一生。若是这起案件就这样被判定为事故，她便再也无法和任何人说起这件事，陷入更深一层的痛苦泥沼中。”

咕嘟，我不禁吞了吞口水。

她还在继续讲。

“但我同样理解想知道真相的百合同学的心情。是否该说出真相——很遗憾，这种价值判断并非逻辑学力所能及。所以，我无法帮你作出决定。

“事情就拜托咏彦了。咏彦用自己的判断来处理就可以了。你可以告诉她这件事是不幸的事故，然后讲述花店侦探小姐的推理。你也可以告诉她事件的真相，然后说出我的推理。无论哪一种，我都无法告诉你是好是坏。能够对此做出决断的——只有咏彦。”

她用理所当然的眼神看着我。

而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

这样啊……确实是这样没错。事到如今我才察觉到自己的浅薄。倘若这是一起“谋杀”，将这件事揭露出来有什么意义吗？若是无法改变现实，就不过是白费力气罢了，除了让百合更加郁结，什么都做不到。

如今我终于理解了。“那件事真的只是事故而已吗？”——在

回答百合的这个问题之前，我首先，必须要做出抉择的是要不要回答这个问题。

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怎么样，咏彦？你要向百合同学报告吗？还是说，不报告？”

砚小姐的声音温柔地催促着我。初夏明朗的阳光之下，我在本该可靠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真与伪。看似单纯的二选一问题，却有着我永远无法作答的程序循环在持续运行着。

我要把这件事对百合……把这件事……我要把……我要把……

不知何处传来铃的一声，风铃响了。

【注释】

1. TPO 原则：即着装要考虑到时间“Time”、地点“Place”、目的“Object”。
2. 偏差值：指相对平均值的偏差数值，是日本人对于学生智能、学力的一项计算公式值。
3. 大和抚子：日本对于性格文静矜持、温柔体贴、成熟稳重的理想女性形象的统称。
4. 安乐椅侦探：推理小说术语。指不亲临犯罪现场就对案件做出推理的侦探，代表作有奥希兹女男爵的《角落里的老人》、津岛诚司的《A先生的名推理》等。
5. 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1841—1919），法国画家。
6. 阿尔丰斯·穆夏（1860—1969），捷克画家。前文提到的是他的作品 *The Four Flowers*（1897年）。
7. 原文表现为崩溃失态而哭喊出的方言。
8. 意为敷衍。
9. 日本古代的时间单位，类似中国的“时辰”。一刻为两小时，半刻为一小时，四半刻为半小时。
10. 原文此句为敬语。

Lesson II 「交叉结与谓词逻辑」



剧烈的阳光灼烧着我的额头。

今年夏天几乎没听说过蝉鸣。或许是全球变暖的影响吧，抑或是异常气候的前兆？我一边认真地想着这些有的没的，一边顶着烈日爬着一条柏油路的上坡。

快要将人烤熟的酷暑，有一瞬间使眼前的世界变得天旋地转。我赶紧从塑料瓶中吮了一口水。

神奈川县——叶山町。

我不知道湘南是如何划分的。这里有作为天皇家别墅的叶山御用邸，还有夏天时因海水浴场而人声鼎沸的一色海岸，还有因可以欣赏到夕阳美景而声名鹊起的森户神社——为观光名胜增色不少的，还有时尚码头和以瓶装布丁闻名的点心店，这一带是约会圣地，几乎每一本关于夏日旅行的杂志都一定要为这里出一期专刊，讲讲那些适合散步的好地方。

我的目的地则是在某个角落的一户独栋住宅。

从最近的公交站下车，我用手机搜索路线。还有两公里的距离，需要时间三十分钟以上。两公里中还有一半是陡峭的坡道。除了交通极其不便利之外，我也没什么别的感想了。在这种地方居住的上

班族，估计想在通勤路上吃一碗杯面都相当困难。

我又喝了一口已经变温的水，让它流进我的喉咙。

跟着手机导航前进，我终于走到了柏油坡道的尽头。前方延伸着尚未铺整的柏油，遍地沙土的道路。我穿过在沙土上自由生长的野草继续前进，就在前方看到了已经开始渐渐崩坏的石质阶梯。

阶梯没有扶手。脚下的石头也不太牢靠，我只好一边用脚试探着，一边战战兢兢地登上台阶。

爬到顶端，一扇生锈的门扉跃然眼前。

沿着那个方向，可以看到绿色庭木与蓝色瓦片。树上挂着摇摇欲坠的黄色果实，那应该是柠檬树吧。朝着南面的大海，柠檬树沐浴在盛夏的阳光中发出闪耀的光芒，还有一幢蓝色的老宅。乍一看倒是相当气派，但若仔细端详，房顶已有处处剥落，俨然已是一幢废宅了。

在蓝色的屋顶上，彩虹显露于天际。

仿佛一头戏水的大象，将水花朝天空喷散而去，又飘摇而下。有谁在用水管洒水。在水声的间隙中，隐约能听到有人荒腔走板地在哼唱着什么。虽然调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但还是能从这歌声中听出，这位歌手今天心情很不错。

我竭尽最后的力气，登上了最后一截石阶。挣扎着走向门牌被漆成白色的凝土门柱前，正要将手放在生满红锈的栏杆上时，那歌声忽然停止了。

紧随其后的是从天而降的冰冷刺激。像是雾中的雨似的，穿过

柠檬树播撒到我的身上。

“……欢迎欢迎。你可真够慢的，我等了半天呢。”

一位满面笑容的女人，用手指压着水蓝色的水管，从我的头顶降下了一场雾雨——

她的打扮并不讲究，踩着一双麦秸编制的凉鞋，穿着无袖连衣裙。用少女般的快活迎接我的成年女人，就是我母亲那边的小姨——砚小姐。

*

我借用浴室冲洗掉身上的汗水，一边用毛巾擦着头发一边回到了起居室，炕桌上已经准备好了西瓜。

这次不是西瓜冰棍，而是货真价实的西瓜。西瓜已经被切成了适合用手抓着吃的小块。不用勺子吃西瓜是砚小姐的一贯作风。

炕桌前面并排摆放了两个亚洲风格的坐垫。

砚小姐坐在其中一侧，像是在说“过来过来”似的向我招手。那些西瓜她还没有动，看来是在等我。

我走到桌前坐下。与此同时，砚小姐立刻迫不及待地向西瓜伸出手。像是终于被解除了“待命”指令的小狗似的。

我学着砚小姐的样子，也向那座西瓜山伸出了手。

“——这些是砚小姐自己种的西瓜吗？”

“不是啦。超市里买来的。我今年种的小西瓜全军覆没，上周的雨太烦人了。”

“是不是像上次说的那样，西瓜耐不住太大的雨？”

“嗯……暴晒之后的大雨尤为致命，因为那时西瓜会拼命吸收水分。虽然也还有几个能吃的，但基本上都没有味道。”

她露出发自肺腑的难过表情。这世上会因西瓜歉收而痛心疾首的成年女人，我只认识她一个。

“说起来，你花了不少时间才到这儿呢，从车站坐什么过来的呀？”

“啊，我坐的公交车。”

“真是的。都说了让你打辆车过来嘛，我又不是不给你报销车费。从公交车站走到这里可够远的吧？”

“这倒是。不过没关系的，我和砚小姐不一样，我还很年轻。”

突然感受到一股锐利的目光，吓得我不禁打了个寒噤。刚才大概是口不择言了。

不知为何，她举起一只手向前伸着，仿佛丧尸一般。

要干什么？我一边觉得可疑，一边偷看着她的动向。

她的指尖触碰到了我赤裸的双臂。我刚要做出吃惊反应的瞬间，她便在我的皮肤上来回抚摸了起来。

我鸡皮疙瘩起了一身，西瓜从手中掉落，还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发出丢人的声音。

“……给你涂点防晒霜吧？你看都晒红了，皮肤烫烫的。”

我低头捡起西瓜。想要恢复平常心，还需要点时间。

“……没事的，不用了，区区暴晒而已。比起这个，砚小姐整

个夏天一直都住在这间别墅里吗？你在北关东的田就这么放着没关系吗？”

“不，这边就住到八月初。毕竟生活起居实在是不方便，我就偶尔过来照料下院子而已。”

“又不在这里生活，你照料个什么啊？砚小姐买这种偏僻的宅子是因为什么？”

“呃……憧憬海滨生活……吗？”

“为什么是疑问句？请对自己的判断有点自信好吗。而且说到海滨生活，你对水上运动不是没什么兴趣的吗？况且，砚小姐不是都不愿意去海边散步吗？说是不想被晒伤。”

“啊，对哦……海边紫外线很强来着……”

砚小姐像是才突然意识到阳光的存在似的，手搭着凉棚望向窗外。

“所以，是因为什么……”

我一边从窗帘的缝隙间看向远处发光的地平线，一边困惑地歪着头。

而此时海风忽然吹进窗子，蕾丝的窗帘呼地一下如气球般膨胀了起来。

“……这样啊。”

视野陡然辽阔，得以瞥见庭院中的景色，砚小姐像是被唤醒了回忆似的喃喃自语。

“我就是觉得——那棵柠檬树相当好看，才买下了这宅子……”

海风吹起砚小姐的黑发，像五月的鲤鱼旗似的随风飘摇着。

有那么一会儿，我静静观察着她的侧脸。同时也没有忘记手中的西瓜，我就这么一边看着她，一边嚼着甜美的西瓜，用嘴灵巧地摘出西瓜籽，随后吐到了木盘中。

*

今天带来的伴手礼是“箱装生豆皮”。我将它交给砚小姐，砚小姐开心得直拍手。今晚就吃豆皮刺身吧。我们早早决定了晚餐的菜单，她就将箱子搬到后面的厨房去了。

透过折叠门的缝隙，我看到了隔壁厨房崭新的冰箱和电磁炉。虽然这四十年历史的老宅一切如旧，却唯独厨房和卫浴设施被整个翻新了。

砚小姐走回房间坐在了炕桌前，与我四目相对。

“那么咏彦，你短信里说‘有事要找我商量’，是指什么事？”

忽然就切入正题了。

我挠了挠鼻头。被这么直接盘问，反而很难开口商量的了。虽然我一直找各种借口来探访砚小姐，但在砚小姐看来，搞不好就像是我在不断地利用她。

特别是像现在这样的情况。

“……难道是在大学里有喜欢的同学却不敢告白？”

“你当我是小姑娘吗。”

面对这样的砚小姐，我的顾虑也减轻了很多。

“我像是会为那种事烦恼的男人吗？我可是会堂堂正正向喜欢的人表明心意的男子汉。而且找砚小姐商量恋爱问题是不是不太现实，我不觉得砚小姐在男女关系这种事上能提出任何建设性的意见。”

“啧……真没礼貌。实在太没礼貌了。恋爱咨询这种事人家还是做得来的嘛。在法国时有多少男人被我迷得神魂颠倒，却依旧被我拒之门外，以至后来我还得到了‘黑发的奥尔良少女’这种芳名。”

“奥尔良少女不是圣女贞德的名号吗？至死都保持着处女之身的那位……话说关于砚小姐充满愁怨的英勇传说的话题，就到此为止吧。我现在需要的并非砚小姐的女子力，而是砚小姐的智慧。能让我和你商量一下吗？”

“虽说你这是在暗讽我缺乏女子力，不过作为成年人我是不会记仇的。商量还是没问题的。怎么？你身边又死人了？”

我沉默地看着砚小姐。砚小姐刚拿了一块西瓜准备享用，注意到我的反应，就停下了动作，惊诧地看着我。

“哎？不会吧，真的假的？你跟我开玩笑呢吧——”

“我也不想开玩笑啊。但是短时间内连续遭遇两起杀人案，简直足以载入史册了。”

“还史册呢……你绝对是被什么东西附身了……不去找个驱魔师帮你看看吗……”

砚小姐一脸惊恐，不住地摇头。

“那是，怎么回事？这次遇到的是什么案件？”

我深吸了一口气。虽然早就做好了准备，但是事到临头，自己的决心却又不那么牢靠了。

我吮了一口麦茶，打起精神。随后呼出口气，手指交叉，手肘支在炕桌上。

“——这次案件发生在大阪的一条繁华街道上。在某幢出租大厦中发生的杀人案。被害者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女性，她在意大利餐厅工作。我之所以会被卷入这起案件，跟那位大学前辈脱不开干系——”

* * *

我和中尊寺有前辈之间有一段孽缘。

中尊寺是我大学剑道社的前辈，简单来说就是天才。学习成绩优秀，国际学校出身，会讲四国语言，还修完了 MBA 课程。家里是开公司的，似乎从小时候开始就一直在接受花里胡哨的英才教育。

而且中尊寺前辈经常照顾后辈、刀子嘴豆腐心，生性无法放着有困难的人不管。可以想象，像这样有着领袖气质的人，经常会受他人咨询而被卷入大事件当中。也就是那种典型会吸引案件的体质。

前辈依靠自己一流的头脑与在 MBA 课程中掌握的逻辑思维技巧为武器，至今已经解决了无数起案件。横滨下萨克森酒店连续杀人事件、史蒂芬妮公主绑架事件、藤崎屋鳗鱼产地造假事件——从轻度犯罪到重度犯罪，乃至企业偷税漏税这般经济犯罪，前辈的活跃范畴无法估量。也因此每到年关，还会收到来自警方高层的谢礼。

然而我比较头疼的一点是，这位前辈不知为何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助手。

那天也是这样。周五上午下课后，我正坐在大学讲堂前广场的长凳上，攥着水瓶休息一会，忽然有人从背后拍了拍我的肩膀。

“哟。森帖下课了？一会儿闲吗？”

“不，不算闲。一会儿要陪蓝前去电器城。”

“这样啊，那看来你正好有空。帮我个忙？今天陪我跑一趟大阪吧？我们今晚七点跟委托人见面，日程预定是两天一夜。”

“前辈，你的耳朵有问题吗？我刚说了我没空。”

“我们要坐 13:50 从东京发车的希望号。我们踩着点儿，到了就直接出发。换洗衣服什么的等到那边以后再买吧。”

“不是，前辈，所以说蓝前……”

“什么意思？刚才开始就揽牵揽牵¹的……你是个纤夫吗？啊啊，真麻烦，手机给我。”

中尊寺前辈说着便抢过了我的手机，擅自解开了锁屏。我当然不记得什么时候告诉过前辈我的手机密码。

前辈在目瞪口呆的我面前，给百合留了条语音信息：“不好意思啊，百合，今晚借森帖一用。”留下这段强盗般的犯罪声明之后，便挂断了电话。

我面如菜色，甚至涌上一股恶意。在这之后我会承受百合怎样的报复呢——为了让你明白百合的性格，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捉弄了第一次穿着小裙子来上学的百合，此后一

年的时间里，百合都会在我的体操服上抹大蒜（蒜泥）。她就是这种睚眦必报的女人。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想要收回前言，手机却已经被抢走了。虽然拼尽全力把手机抢回来这个选项也不是没有，但要我跟修习古流剑术的前辈对阵，恐怕是不会有有什么好下场。

于是我心如死灰，一口气喝干了瓶中剩下的饮料。

大约五个小时后，我已经身处外资系酒店的大堂里了。

……这种高速的剧情展开对前辈来说，根本就是无需惊讶的家常便饭。这里是那种传说中的豪华型大酒店，我和中尊寺前辈在富丽堂皇的休息室中等待着委托人的到来。

“喂，森帖。你把腰板儿挺直了，不然我刚买的喜登路的外套要哭了。”

中尊寺前辈一边像早就习惯了似的靠在真皮沙发上，一边对我指指点点。

“……那就让它哭吧。都让人这么随便的买回来了。这么贵的衣服都不仔细考虑考虑再买的吗？”

我现在穿着的衣服，是刚才前辈给我买的。说是穿着平时的服装会被客人小看，到了大阪就带着我去了百货大楼的高级西装卖场。

“本大爷看起来像花不起那个钱的人吗？况且你那个品位就不要说话了，谢谢合作，简直就是分不清皮带和皮鞋该怎么配色的初学者。”

“前辈要这么说，那你自己的品位不也差不多吗？你穿的是些什么重重叠叠的前卫时尚造型啊？怎么看都是黑衣服搭配白胸罩。”

“白色是膨胀色，懂吗。这样能显得我乳房比较大。”

“这样的话，原本的尺寸就足够了吧？我亲戚家那个女人啊……”

“这是威吓。可以让我在交涉时占据更大的空间支配力。无论是物理上还是视觉上，只要能占据更大的领土，就能占据心理上的优势。这就叫权力的游戏。”

* * *

“……你先给我 Stop 一下。”

砚小姐忽然对我伸出手，做了一个“请停止”的手势。

我正说到兴头上，忽然被她打断，心里隐隐有些不爽。

“你干吗啦，砚小姐？你这样忽然打断，我讲故事的节奏都乱了。”

“非常抱歉，但是你已经给我脑子讲乱了。也许是第一人称叙事给我带来了先入为主的错觉，那个中尊寺前辈……是个女的？”

“是又怎么了？”

砚小姐咚的一声倒下了。

我瞪大了诧异的双眼。砚小姐倒在榻榻米上，像是一只死去的虫子般一动也不动。我赶紧俯下身确认她的安危。突然之间怎么了，难道是心脏病发作了吗？要不要叫救护车——不对，也有可能是砚小姐在试演她最近开发的搞笑剧。

我正不知所措地僵在原地，那只死虫子却忽然死而复生。

“你这……你在这儿给我乱用什么叙述性诡计²？”

“啥？叙述性诡计？我什么时候用叙诡了……等一下？我是不是没有说清楚？中尊寺前辈是剑道社女子部的副部长——”

“你根本没讲啊！在开头人物登场阶段就让人搞错性别，这就是典型的性别误导诡计啊！还有那个第一人称代词是个啥！这年头儿竟然还有自称‘本大爷’的女子大学生吗？！”

“你就算问我有没有……因为中尊寺前辈就是这种人，所以我也只能回答你有……但是前辈在商业场合是会好好自称‘我’的哦。”

嗯嗯，砚小姐一边嘟囔着一边双手抱头。

“咏彦真是长大了呢……难道我那十八般的误导魔术都被学走了吗……”

砚小姐的误导魔术。该不会是在说她的“美人计”吧？要是那样的话我确实什么也没学到。

“所以……我能继续讲下去了吗？”

“好……啊，等一下。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在酒店——你和那个中尊寺前辈住的酒店，是同房吗？”

“啊？不不不，这不可能。分房的。她好歹也是名义上的女大学生。”

“是吗……真是健全的判断呢……”

通常不是应该说是“贤明的判断”吗？虽然这么想着，但我也

没去纠正。说起来上次晚小姐的研入下也山坝了“健全”二字，跟这个有关系吗？想来是没有吧。

在视线彼端忽然有什么白色的东西映入眼帘。那是蕾丝的窗帘被海风吹起，像旗帜似的随风飘摇。窗外的柠檬树叶反射着阳光，在院子里造出了一片浓浓的树荫。风中带着海滩与泥土的气味——我回过神来，咬了一口西瓜，继续讲了起来。

委托人终于来了。那是一位略有谢顶，身材却保持良好的中年男子。

“哎呀哎呀，真是让您久等了，中尊寺老师——”

本以为他一定是大阪人，结果普通话却非常标准。我们这次的委托人似乎是东京出身，因为工作的关系才住在大阪。

男人名叫海东。

“海东先生别来无恙啊，大阪开店的计划还顺利吗？”

“这事儿我怎么说呢，老师。不如这么说吧，现在我非常头疼——”中尊寺前辈虽还年轻，但已经在以经营战略顾问作为副业了。

作为在读女大学生的、经营战略顾问师的、自称“哥哥”的、剑法举世无双的名侦探。虽然她这人生阅历真是丰富过头了，但奈何她就是这么丰富的一个人。唤作海东的男人就是她的一位客人，他本人是在东京经营咖喱连锁店的实业家。海东先生最近遵

循前辈的建议，准备在大阪开设新店，但似乎却在开店前日遭遇了什么麻烦。

“为什么头疼？是租金上涨了？还是大型开发商要建设购物中心——”

“不，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问题——”

“那是资金周转不灵？还是未付加班费而被员工起诉——”

“啊，这种事啊，我这边正在和劳动基准监督员磋商呢，总之也不是这种事。”

中尊寺前辈眯起了眼睛。

她靠在扶手上，翘起二郎腿，斜在一边的脸庞上搭着红发。

“……这样说的话，那就不是商业领域的问题了吧？”

海东先生用手帕擦了擦前额的汗水。

“是啊，您明察秋毫。在我们准备搬进去的大楼中，发生了一起杀人案——”

*

中尊寺前辈似乎眼前一亮。

我了解的，这就是前辈的本性。前辈表面上看是经营战略顾问，其实最喜欢的还是这种问题。纯粹的推理狂热者，谜题成瘾者。

“——哦？杀人案啊？那还真是灾难性的麻烦。在关西圈开设第一家店本该是值得纪念的，没想到预定入驻的大厦却发生了这种晦气事，真不是好兆头啊——不过，这也不完全是件坏事。柠檬也

能变成柠檬红茶嘛。这起事件给房屋评价带来了恶劣影响，房东也不得不下调你的房租吧？”

“您所言极是，换个角度来看也的确如此。虽然这件事我也想向老师您请教，但是首先还有一个更要紧的问题要解决，在那之前无论如何——”

“更要紧的问题。”

前辈用舌头舔了舔嘴唇，翘首以待。

“也就是说事情是这样吧，那起杀人案还没有被解决，没错吧？”

委托人点了点头。

“别说解决了，现在连嫌疑人都没排查出来呢。”

“……案子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我记得，是大约一个月前。”

“一个月？如果是日本的警察，用一个月至少也能排查出几个人有作案嫌疑吧。初期搜查遇到了什么障碍吗？”

“这个嘛，警察那边的事情问我也——”

“难不成……”

中尊寺前辈打断话头，脱口而出。

“这案子是密室——不可能犯罪³吗？”

海东先生摇摇头。

“与其说是密室，不如说恰恰相反。”

“相反？”

“开放。是开放环境。现场是一层的卫生间，这种杂居楼是谁都可以来去自如的。因为租户里有做卡拉OK的，还有做小贷公司的，客人也是男女老少俱全。对了，就是因为嫌疑人实在太多，给警方的问询造成了特别大的难度。”

“虽然我原本就是看中这幢楼租客众多，客户层还很广，才替你选了这里。这样的话，结果现在都反过来了啊，在大前提被改变之后，这幢楼的长处和短处也互换了位置。有趣。也正是因此，洞悉世间万物是很困难的啊——”

中尊寺前辈面泛红潮，下意识地在胸前抱起了胳膊。她那本来就因为白色的膨胀色衬托得更加丰腴的胸部，被胳膊撑起以后变得更显眼了。

“我明白了。这起嫌疑人过多的杀人案，就由在下中尊寺有来解决吧。价格按委托达成后的报酬算，调查成本另计。”

*

店内飘荡着慵懒的空气。虽然还是白天，入口就已经挂上了“CLOSED”的挂牌，灯也全都关着。到处都残留着警方现场侦查的遗迹，像是地板和墙壁的各处都留有贴过胶带的痕迹，不知道曾经标记过什么。

意大利咖啡餐厅“阿马特里切”在案件发生后至今，一直处于实质上的闭店状态。

店里似乎也没有被打扫过，到处都积着一层薄灰。好凄凉啊。

我在脏兮兮的客席上坐了下来，在屁股接触坐垫的一瞬间，一阵白色的烟尘便涌了上来。中尊寺前辈被呛得不住咳嗽。

在我们的对面，一位面色阴沉的女子无力地将双臂撑在桌子上。她是阿马特里切的女主厨——日笠深都音。

“——现在已经不营业了吗？”

中尊寺前辈一边环视着店内，一边问道。而日笠小姐只是安静地摇摇头。

“是的……因为案件的影响，客人们都不来了……就连员工们也纷纷辞职……”

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来向日笠小姐询问案发当日的情况。

海东先生与她熟识，就介绍了我们过来。也许是因为警方的调查迟迟没有进展，如今的她想必会紧紧抓住我们这根救命稻草吧。

顺便一说……有件让我相当恐慌的事。现在前辈手上拿着的，是从警方内部的情报源（！）得到的搜查资料。

虽然我也搞不大懂，难道这个案子已经发展到需要把搜查资料交给一般市民查阅的事态了吗？仔细想想，就连警方高层中都有人知道前辈，可见庸俗的一般常识在她身上是行不通的。她就是那种早晚会因为违反特定秘密保护法被扭送警局的女人吧（虽然前辈表示律师要求查阅搜查资料是可以的，既然如此，那必定不会是什么特别要紧的机密……但从跳过一堆司法手续的那一刻起，就算是出局了）。

综合警方的搜查资料和日笠小姐的证词，案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被害者是阿马特里切的员工中川艾丽娅小姐，二十六岁，担任的职位是大厅负责人。父亲是归化日本籍的巴西人，母亲则是日本人，也就是混血儿。她一边在这里打工，一边每日在小剧团持续演出，是个女演员的苗子。

在当日下午三点左右，有人发现她被勒死在这幢大楼的一层女洗手间中。

尸体的第一发现人，正是坐在我们眼前的日笠小姐。日笠小姐担任主厨的同时，也在经营这家店，虽然才刚过二十五岁，却似乎是熬过了意大利的修行，才终于有了梦寐以求的餐厅。

案发当日，被害者中川从早上开始身体状态就不太好。但是当天负责大厅的却只有她一个人，个性认真的她，吃过药后就依然继续坚守在工作第一线上。

上午时分，中川小姐还能坚持。可是到了下午，她去卫生间的次数变得频繁起来。后来她滞留在卫生间的时间太长了，日笠小姐不禁开始担心。于是在客流量逐渐减少的下午三点左右，日笠小姐到卫生间去查看中川小姐的状态——

就在那里，她发现了已经死去的中川小姐。

前辈哗啦啦地翻着搜索资料。

“……中川小姐是死在卫生间的单间吗？”

第一发现者点了点头。

“是的，在最里面的一个单间，像是以坐在马桶上的姿势倒下了。”

“发现尸体的时候，卫生间中还有别人吗？”

“没有任何人。当时只有最里面的单间是关着门的。我过去敲门也没有回应，于是只好爬上去看看情况，就看到了我们店的制服——”

现在日笠小姐的证言，一大半都已经被记载在警方的资料上了。日本的警察并不无能，这些事情他们都全部调查过了。

也许对于通过超法规手段搞来了搜查资料的中尊寺前辈来说，针对案件做出寻访是不必要的，但她还是认为这次案件仍然需要寻访证人。前辈也想仅通过警方的搜查资料，做个安乐椅侦探解决案件，但是这次的信息似乎远远不够。

“这家店里没有卫生间吗？”

中尊寺前辈在店里东看西看确认着。

“没错。贴在这里的纸上写着呢。卫生间请使用大厦一层的公共卫生间。因为上下水不容易接通的关系，店内无法设置卫生间……”

“那个卫生间是谁都可以用的吗？还是仅限这栋大楼的租户与客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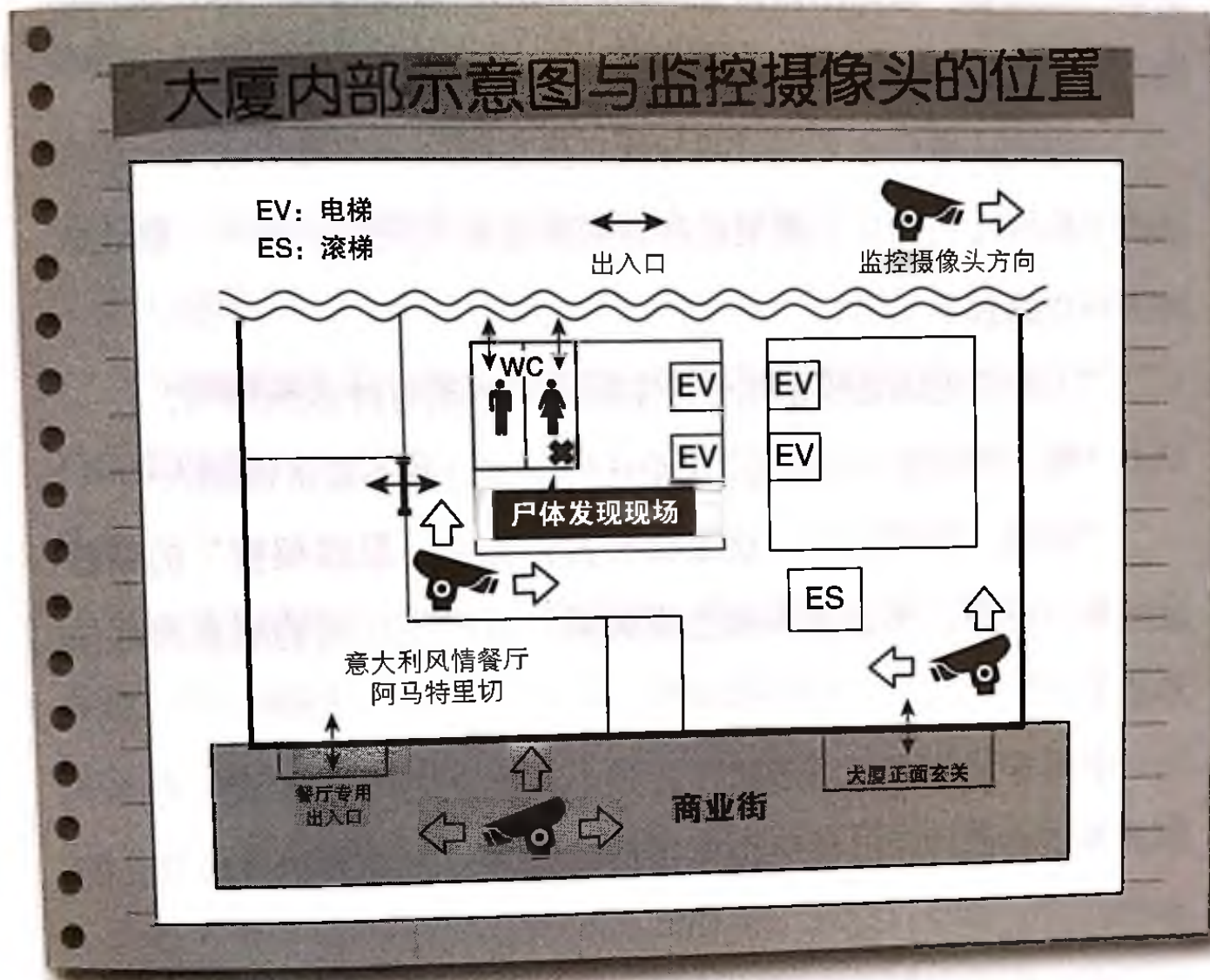
“是的，谁都可以用。”

“去卫生间的话，要走那扇门吗？”

前辈指着店内最深处的一扇门。

“没错，出了这门，顺着左边的路走到拐角就是了。另外，从本店正门出去，绕到大厦的正面玄关，也能通到卫生间……但应该没有人会特地绕远路去卫生间吧。”

顺带一提，大厦正面玄关是没有保安的，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另外，大厦是有后门的，这也成了案子的难点之一。监控摄像头虽然也有，但很多走廊都是监控死角，也就是说进了大厦以后，想要不被监控拍到就潜行到卫生间也不是什么难事。



【参照大厦内部示意图与监控摄像头的位置】

换言之，在案发时间的范围内，出入过这幢大厦的全员都是犯罪嫌疑人。

“嫌疑人太多的杀人案吗……”

我听到中尊寺前辈默默嘟囔着。

“被害者最后一次去卫生间，大约是下午两点四十八分。这是根据大厦内的监控录像所确认的信息。然后发现被害者的遗体，是下午三点左右。这是出自日笠主厨的证词。警方的验尸报告说死亡推定时间是下午两点半到三点之间。和证言并没有什么冲突——”

一边确认着尸体发现时间与死亡推定时间，中尊寺前辈一边在手机上翻着什么图片。原来是在看被害者被发现时的照片。就连这种资料也搞到手了吗。

“上面说死因是绞杀呢——主厨你对凶器有什么头绪吗？”

“啊，我知道……但是，那个……警察让我不要告诉别人……”

“哦哦，我明白了。这是那种会让犯人‘暴露秘密’的重要证据啊。没事，不必告诉我也没关系。我已经从我的消息源那里知道了。”

中尊寺前辈挤了挤眼睛。日笠小姐不明所以地点了点头，一副放不下心的样子。她恐怕还搞不清楚眼前的女大学生是怎么回事吧？

这是当然的吧，我也搞不清楚。

因为我颇为在意，便问前辈：

“那个凶器是什么啊？”

“是领带哦——这家店制服的领带。”

“制服的领带？”

“……正是。”

似乎是判断已经没有继续隐瞒的意义了，日笠小姐点了点头。

“是意大利制造的领带。我比较讲究这个，专门找意大利的设计师给我们店的工作人员订制了这套制服。领带是斜纹的宽边德比领带，上半部分没有颜色，而下半部分则是胭脂色和橙色的军装领带款式。本店的讲究是用交叉结来系领带。”

“军装领带？交叉结？”

我听着没听过的单词，侧着脑袋不解其意。中尊寺前辈则做出了补充说明。

“军装领带是一种斜纹款式，发祥自英国的军旗。一般情况下，斜纹都是朝右上方的，不过美国的款式则相反，是朝着左上方的斜纹。

“交叉结则是领带的一种系法，特点是打出的结背面朝前，中间有一条分割线。不过交叉结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系法，就算是男人会这么打结的人也不多。”

不愧是对服装深有研究的前辈。在日本懂得时尚的女大学生不在少数，但对领带的系法都能侃侃而谈的，恐怕只有她一个了。

“根据刑侦鉴定，索条痕⁴上有纺织物和刺绣的痕迹，检测出的纤维也与店内使用的领带相一致。凶器应该就是它没错了。”

“……材质也是，用的是意大利生产的东西……”

我正在中尊寺前辈身边埋头做着笔录（此时正被强逼着当她的助手），忽然脑内灵光一闪，发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凶器和订做的领带是一致的？这样就简单了不是吗？如果凶器是领带的话，那凶手就是能拿到领带的人——也就是说，凶手就在店员之中！”

日笠小姐忽然浮现出一抹苦笑，轻轻地摇了摇头。

“那样是无法限定范围的。”

“哎？为什么啊？”

“你这家伙脑子里长得是海绵吗？你是当真没注意到吗？”

前辈像看着脏东西似的看着我。

“你再好好想想。店员的制服是啥来着？然后就是，案发当天中川小姐她——”

“啊，这样啊。”

我臊红了脸。

“中川小姐也是一名店员——也就是说，中川小姐自己也是系着那条领带。凶手就是用中川小姐自己的领带杀害了她。如此一来，这依然是一起谁都有机会犯下的凶案……”

“也就是说，无论如何都无法靠凶器来锁定嫌疑人呢。”

中尊寺前辈用怜悯的眼神看着我，没有再落井下石，然后重新向日笠小姐搭话。

她手握着搜查资料，如连珠炮般问个不停。

“虽说这条领带一共只有五根，但不知有没有库存或者仿制品呢？”

“现在我交给店员们的就是全部了。加上我的份，一共是五根。”

的店刚开业没多久，实在也没有预算去……这是我找熟悉的意大利设计师订制出来的，其他人估计也仿制不出来。”

“案发那天，所有店员都出勤了？”

“没错，算上我在内，五个人全部出勤了。厨房有四个人，大厅只有中川小姐一个人。”

“每个人都戴着这条领带吗？”

“是的，应当都戴着的。”

“你要怎么确认这件事呢？”

“每天开工以前，我都会对仪表仪容做检查。特别是会检查大家有没有好好打交叉结……经常会有几个员工因为嫌麻烦而改打平结或双环结。还有工作时制服有没有乱掉，也是我检查的关键。”

“你能在厨房忙活的同时，检查大厅里中川小姐的服装吗？”

“……她到厨房窗口端取料理的时候，稍微能看到一点。但只能看到胸部附近，有没有系好领带之类的就……”

“案发现场领带不见了对吧？警察连下水管都掏过了也一无所获……”

“是啊，一定是被凶手带走了……可以的话，希望他至少能把这东西还给我啊……”

话音未落，日笠小姐赶忙用手捂住嘴，似乎是发现了自己刚说的话有些不审慎。

“……发现遗体的时候，你是否注意到了绞杀以外的其他痕迹？”

“不，没有……除了领带以外……”

日笠小姐说着止住了话头，像是想起了当时的画面，脸色变得铁青。

中尊寺前辈叹了口气，望向窗外。

我也随着她的目光望向窗外。窗子是玻璃的，倒映着前辈芭比娃娃似的轮廓分明的眉眼。赤铜色的头发与青蓝色的瞳孔——前辈继承了西班牙祖母的优良血统，不讲话的时候就是一位异国风情的美少女。

她带着忧郁表情陷入沉思，仿佛患了相思病的少女，但是很遗憾，占据这位前辈内心的只有如何解谜和如何赚钱这两件事。

这位混血美人，又甜美地叹了一口气。

前辈再次开始了询问调查。

“这幢大厦和商店街，是否都设置有监控摄像头？你看过那些影像吗？”

“啊，有的……我看过……虽然只有建筑内的影像……”

“只有大厦内的？”

“是的……商店街的监控拍到太多人了，警察说对锁定嫌疑人实在派不上用场……而且如果从卫生间经过我家店再到商店街上的话，一定是会被大厦的监控摄像拍到的……”

——在这起案件中，几处关键位置都设置了监控摄像头（※参照前文的示意图）。

第一个是在出了店铺后门的右手边——大厦的走廊上。

如果要从店内走到卫生间，就会被这台摄像头拍到。虽然分辨率很低，但姑且还能分辨出人物特征。但是因为摄像头被安装在上方，所以无法确认到低着头的行人脸部。而且从店内走向卫生间时，也只能拍到行人的后背。

另一个则是商店街上的监控摄像头。

从餐厅正门进出的客人全部都会被拍到。这个摄像头的分辨率和大厦内的摄像头是一样的。而且因为也被设置在上方的关系，同样无法确认戴帽子和低下头的人的脸部。另外摄像头的正下方是个监控死角。

虽然正面出入口设置了监控摄像头，但如果走后门的话，有可能不会被监控摄像头拍到。

“那天中川小姐是通过大厦内的走廊往返于餐厅与卫生间之间的吗？”

“是的，大厦内的监控录像拍到了她。”

“影像中的中川小姐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吗？”

这时日笠小姐眯起了双眼。

“这样说来……”

她沉默了半晌，接着摇了摇头，仿佛要打消自己的念头似的。

“不，没什么。不是什么值得一提的……”

“不值得一提吗？没关系，请你讲讲看。”

“就是，那个……她把手机……”

“把手机怎么了？”

“最后一次去卫生间的时候，她一直在玩手机……本店在工作时间内严禁使用手机，平时中川小姐是那么认真的一个人，所以还挺罕见的……”

“工作时间内，禁止使用手机……”

中尊寺前辈把视线转向放在手头的搜查资料，窥视着资料内容，警方多半也是知道手机这事的。

但是却没有记录关于工作规定的事，警方似乎没有给予重视。

“但是低着头玩手机的话，应该看不太清楚她的脸才对……会不会是和其他店员搞混了？”

“什么？画面中确实是被帽子和刘海儿遮住了脸，看不太清。但是警方用图像解析软件做了分析，似乎能看清胸前的名牌……”

“图像解析软件？”

“没错，性能非常卓越，甚至能看清楚领带的纹样……虽然我没有亲眼所见不太清楚，但是厨房内的店员们到下午三点为止，谁都没有出去过……”

呼，前辈将食指放在唇边，叹了口气。

日笠小姐带着憔悴的视线询问道：

“那个……她那天是不是正在联系谁啊？难道说电话那头的人就是这桩案子的——”

“啊，那倒不是。警方调查过了。她好像是在给一位女性朋友发短信。说是因为身体不太舒服，要取消晚上约好的活动。”

“朋友？难不成是那天下午到店里来的那位——”

“不，不是她。并不是那位女性，虽然她也是和中川小姐约好的两人之一——”

我还没搞清楚案件的经纬，这就又冒出来两位被害者的朋友。其中一位如前辈所言，是和被害人发短信的女人。

我们先称她为 A 子。A 子是被害人大学时代的同级校友，住在大阪府内的已婚女性。当天下午一点到三点，正在家中和朋友一起喝茶。因此，她被排除出嫌疑人之外了。

另一位，也就是日笠小姐所说的，到店里来的女人。

我们先称她为 B 子。B 子是 A 子的朋友，她似乎是通过 A 子才结识了被害人。

B 子在下午两点前到访餐厅，下午三点离开了。期间她去了两次卫生间，但案发时间下午两点半到三点之间一直都在店内，没有犯罪时间（这点有店员的证词和监控录像来证明），另外警方还确认了她离开餐厅后就直接去商店街购物了（这点有商店街的店员来证明）。所以这一位也被排除出了嫌疑人之列。

A 子、B 子和被害人三个人，约好了晚上要一起出去玩。

但是因为在约定时间前很闲的缘故，B 子就跑去被害人打工的餐厅，吃她推荐过的料理，享受一顿迟到的午餐——似乎就是这样。

到此为止都是警方已经详细调查过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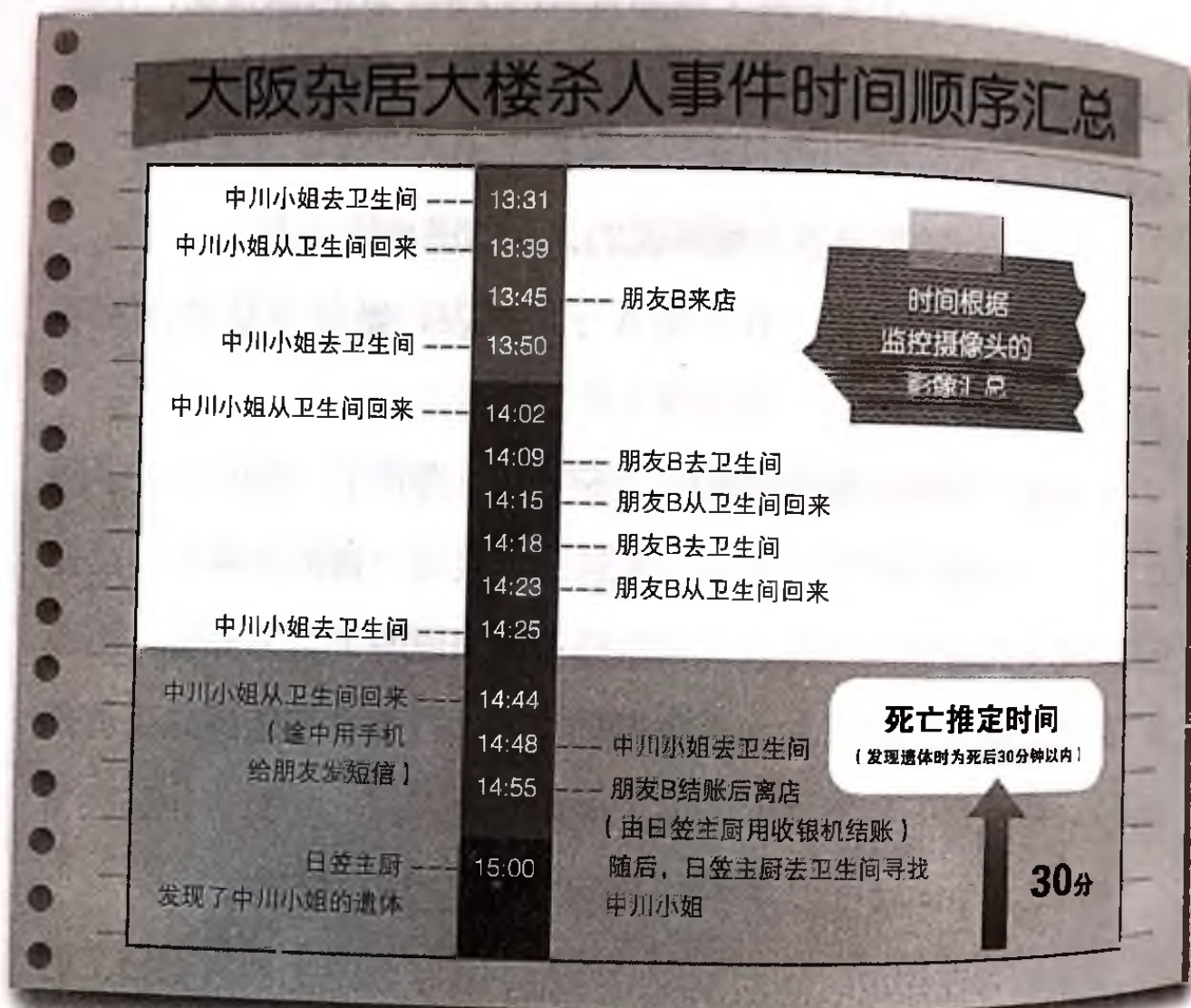
“我们来再次梳理一下案件的时间顺序吧。”

中尊寺前辈瞪着那双异国情调的蓝眼睛，双手抱在胸前强调道。

“我们来整理一下从被害者的朋友 B 来到餐厅，到尸体被发现

为止的事件脉络。首先下午一点三十一分，被害者通过大厦内的道路去往卫生间。下午一点三十九分，被害者从卫生间回到店内。下午一点四十五分，朋友B来到了店里——”

……因为实在太长了，我干脆列个表格总结吧。



这样一看，就能很直观地发现中川小姐当日去卫生间的次数相当频繁。

虽然我觉得把已逝之人的隐私转化成这样的可视化形态，多少也有些失礼。

“说起来，日笠主厨之前跟朋友B说过话吧？还认得出她的脸吧？”

“啊……是啊。那位‘B子’结账的时候，中川小姐恰好在卫生间，所以是我来用收银台给她结账的……那时候听说她是中川小姐的朋友，也就稍微打了个招呼……”

“她是个怎样的人呢？”

“怎么说呢……大概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孩，梳着辫子穿着白罩衫，给人一种轻飘飘的可爱印象……”

“梳着辫子穿着白罩衫的，二十多岁的可爱女孩……”

前辈一边看着时间表一边重复道。

“日笠主厨，你是否注意到那位女性当时有哪里不对劲？比如说看起来身体很不舒服这种？”

“不对劲的地方吗……不，没什么值得注意到……但这么一说，她当时一直用一只手按着胸口，看起来像是心脏不太舒服的感觉吧……”

就在这时。

前辈静静地将右手放到嘴边。

——舔。

她稍微吐出一点舌头，轻舔食指的指肚。

看到这动作我有些惊讶。舔食指——那是当发现了案件有什么切入点时，前辈一定会做的怪癖。

刚才主厨的证词，就是解谜的关键吗——

“……原来如此。日笠主厨，请容我再次确认一遍，当天五名店员全员出勤对吧？下午之后离开餐厅的就只有中川小姐一个人对吧？”

“没错……就是这样。”

“除了中川小姐，店员中没人认识那位‘B子’对吧？”

“没错，认识她的只有中川小姐一个人。”

前辈频频点头。

然后不知何故，她拿起了桌子上放着的菜单。

“——哦，对了，日笠主厨。”

前辈浏览了一遍菜单，用指甲啪啪地敲打着菜单的皮质封面。

“这问题有点奇怪。你家的店名果然是取自那个吧？意大利的城市阿马特里切。”

“嗯……对的，就是取自那里。”

“然后，这家店的招牌菜当然就是——”

“没错，阿马特里切风味吸管面⁵。我在意大利旅行时，品尝过阿马特里切的意大利面后就一直念念不忘。后来这份感动越来越强烈，也就开始经营这家店了。”

中尊寺前辈不会是饿了吧？怎么突然就聊起了这家店的招牌菜。

“这真是太棒了。我非常喜欢这道菜。你看乌冬面不也是这样，只是改变面条的粗细和形状，竟然会在味觉上造成这么大的差异……”

前辈嘶的一声，赤练蛇似的舔舐嘴唇。看起来是对料理垂涎三尺了。

“日笠主厨，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把这道招牌料理，做给我们俩尝尝呢？当然，会付钱的。”

“哎？现在，现在做？但是——”

“之前我看了一下你这里营业用的冰柜，番茄酱、腌猪颊肉和羊奶起司还都有存货的吧？虽然这家店目前是这个状态，实在做不了也不必勉强。不过如果可以的话还请务必做一下。这是必要的。”

“那个……做菜跟案子有什么关系吗？”

“有关系。有非常大的关系。有肥肠炒大蒜的关系。”

前辈最后这个冷笑话只会让对方更加信不过自己吧。我心里这么想着，但没敢说出口。

日笠小姐迟疑了一会儿，嘴里嘟囔着“如果这样能帮上忙的话——”，仿佛想让自己接受这件事似的，起身走进了厨房。

日笠小姐消失在了后厨。前辈深深靠在椅背上，哼着小调，用双脚打着节拍。

“……你看着心情不错嘛。”

“——嗯？哦哦，这个啊。我差不多搞清楚事情全貌了。我已经做出了一个假说。”

“做出了假说？”

我被吓了一跳。从调查开始到现在还不到三十分钟，这么短的

时间内真能解决案子吗？

“也就是说，你已经能解开这个谜题了吗？”

“还是假说啦。验证假说是否正确，还需要别的途径。不过因为我也知道该怎么验证，所以剩下的就只是确认的工作了——不过，喂喂，森帖啊，难道说你这家伙到现在还什么都没猜出来吗？这么半天就只是在听事情经过？”

“对不起，我脑子里是海绵。”

“海绵的吸收能力应该很强才对啊……”

前辈失望地摇摇头。

“……真是的。我真是受不了你了。甚至想搞个叫瘦不鸟烧鸡的食品开发部门来开发一下你。那么森帖，我问你啊，你觉得解决问题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我点点头，这问题怎么似曾相识？

“就是那个……作案动机吗？”

“说啥呢？你跟我演社区民警的故事呢？我所说的不仅仅是这种带有案件性质的问题，而是更普遍的问题。”

“啊啊啊那我知道了……就是永不放弃的心，对吧？”

“本大爷我倒是真打算放弃教育你了……”

前辈美丽的脸庞上浮现出了深深的绝望。

“……我要说的也不是这种心灵鸡汤。本大爷我呢，觉得最重要的是‘建立假说的能力’。假说（Plan）——行动（Do）——验证（Check）——改进假说（Action）。也就是所谓PDCA循环⁶，

就是因为这 PDCA 的循环往复，人类才得以发展进化到今天。

“人类要是顺其自然的话是不会有成长的。你小子要是还想比原先更像那么一点点的男人的话，就一定要学会建立假说的能力。”

您说得都对，我低着头领受她的高见。比起助手，我现在更像是在被教官训斥的新兵蛋子。刚进公司的职场新人就是这种感觉吗？

大概是感受到了我毫无干劲的心情，前辈忽然伸手捏住了我的下巴。

“……你小子什么意思？本大爷说话你敢不好好听着的吧……”

让你说中了。

我一边忍耐着下颚被捏住的疼痛，一边看着前辈的眼睛。前辈那混着欧洲血统的瞳孔，有着让人联想到地中海的钴蓝色。那双眼睛仿若蓝色洞穴般闪耀着神秘的虹彩，一瞬间将我的灵魂卷入了其中。

前辈对我怒目而视了片刻，忽然清脆地笑了。

“行了，森帖，现在开始给你五分钟。你要活用我们已知的线索，试着做出一个属于你的假说。当然，你同时也要回答出验证这个假说的方法。”

说着她咚的一下将我推倒在椅子上，自己则坐在桌子上翘起了腿，伸出手放在我的脖颈上。

她眯着眼睛，像在逗弄小猫似的在我的脖子上来回抚摸。

“假说有三个要点。这个假说要基于我们刚刚获得的线索。这个假说要足以逮捕凶手。然后是，这个假说，要存在可以验证其正确性的方法。因为无法验证的假说不过是妄言而已。

“通过已经获得的线索，将可以说明事情真相的假说建立起来。并且，也要同时出示可以对这个假说的正确性做出验证的方法——这就是这次的课题。

“你明白的吧，森帖？如果你给本大爷搞个厕纸级别的解答出来，那就留在大阪不用再回去了。”

“呼……这样哦……”

砚小姐趴在矮脚桌上嘀咕道。

她拿着西瓜皮，在手里晃来晃去，视线飘向右侧。见她发出这种信号的我不禁愕然，果然她已经察觉到了案件的真相——

“……是我误会了。原来这才是咏彦的嗜好吗。我还以为菖蒲小姐那种类型才是你的菜呢……”

……听不懂她在说什么。总之就当没听到，继续讲故事吧。

五分钟很快就过去了。

时间到了。没办法，我只好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提出了自己的假说，前辈听得目瞪口呆（因为这是连我自己都觉得“这不可能的

吧”的假说，所以这里也就不展开讲了）。

“那个——怎么说呢。森帖啊。你啊，怎么说呢，真的是——”
她手扶额头，用怜悯的眼神看着我。

“你可真是个垃圾。本大爷我都想给你做成辣子鸡卖了。你脑子里是不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安提基特拉沉船里被炸碎了的远古黑科技⁷？就那个东西被3D扫描进电脑以后重新搞了个复原模型装到了你脑壳里？”

“森帖，希望你不要恨我。假如我是人事部的面试官，如果你和一头羊驼一起来面试的话，老子十有八九要录用那头羊驼。”

前辈还是一如既往地牙尖嘴利，似乎连白萝卜都能用话茬切开。但我也实在无法想象前辈对人施行鼓励教育的身姿。

前辈忽然站了起来，走向餐厅深处，从料理交接口往里窥探着厨房，接着很快便折返了回来。

“厨房那边好像刚把意面扔进锅里。吸管面的话大概要煮八分钟——那好，我们就一边等着开饭，一边稍微梳理一下案情吧。”

前辈说着就再次坐到桌上。

但她却好一会儿没有说话。她晃悠着翘起来的腿，用审讯室里恐怖刑警似的眼神瞧着我。我做出的那个垃圾解答似乎让她很是恼火。

前辈用颇为男性化的姿势挠了挠头。

“……森帖，你读过阿加莎·克里斯蒂⁸的书吗？”

“嗯？克里斯蒂吗？呃，算是读过，有名的几本都读过。”

“比如哪本？”

“《无人生还》和《罗杰疑案》这些……我亲戚当中有个家伙很喜欢推理小说……”

“你读过阿加莎的出道作吗？那本《斯泰尔斯庄园奇案》。”

“不，那本我没读过。”

“这样啊。没事，和我要说的话关系也不是很大，没读过也没事……”

前辈钴蓝色的双眸凝视着半空。

“在那本阿加莎的出道作中，波洛⁹有一句名台词我特别喜欢。波洛指着地板上被打碎的咖啡杯，对助手黑斯廷斯说‘这样干的理由不是因为杯子有土的宁¹⁰，就是因为杯子里没有土的宁！’”

我困惑地摸了摸脖子。

“那个……那个什么……土的宁，是不是那些老一代的推理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剧毒？这台词哪里是名台词啦？不就是讲了理所当然的事情吗？”

前辈浅笑一声。

“对啊。是理所当然的。讲了一件理所当然正常的事呢。”

她从桌子上跳了下来。接着她把手伸向自己的乳沟，从中掏出了一枚金光闪闪的硬币。前辈不知为何，总是非常珍重地将这枚金币带在身上。这是一枚古老的西班牙金币，真货。

她手指一弹，金币便飞向空中，接着她劈手一抓，金币便回到了手中。

“——太过理所当然，以至于都有些可笑了。咖啡不加糖就是无糖咖啡，咖啡不加奶就是黑咖啡。投出的硬币必有其正反，向东的狗儿尾巴一定向西。明明白白，理所当然。篱锁春花不进园，荡然秋叶已入月——”

前辈顶着一张异国少女的脸孔，像江户时代的落语演员似的，抑扬顿挫地吟诵着奇怪的句子，逐渐朝我逼近过来。

“一事物，注定只有非 A 即 B 的可能性。这个分类无论在何时都是正确的。像这样对世间万物做出恰当分类的手段，在逻辑思维领域有个专有名词叫‘MECE’。”

“梅西？”

“是 MECE。”

这要是在讲漫才¹¹的话，我已经被手刀敲脑袋了。

“这时候突然跑出个阿根廷天才球星是想干什么？行了，你不要装傻浪费时间了，本大爷现在并没有和你小子讲夫妻漫才的雅兴。”

对自己的烂梗总是如此宽容，对别人的卖傻却又这般严苛。真是黑哨裁判。

“所谓 MECE 是 Mutually Exclusive Collectively Exhaustive 的缩写——翻译过来就是‘相互独立，完全穷尽’的意思。比如说电影院的不同票价——幼儿票、学生票、普通票、老人票。再比如说咖喱料理的分类——猪肉咖喱、牛肉咖喱、鸡肉咖喱、海鲜咖喱、其

他咖喱。可以做到对一个整体不重叠也不遗漏的分类，并高效而全面地对其作出分析。这就是 MECE 分析法。”

“呃……‘相互独立，完全穷尽’吗……”

这样说来，我似乎在前辈以前推荐给我的经济学书籍上读到过相近内容。

“原来如此……这样我就懂了，但是这个梅西和咱们的案子有什么关系？是说死因和士的宁有什么关系吗？”

“所以说，这是一个进行分类的分析法。也就是 MECE 分析法。跟士的宁并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使用 MECE 分析法，本大爷我就可以对被害者当时的状态进行分类——懂吗？”

“唉……对被害者的状态分类——吗？不行……想象不出来……”
前辈眯起了眼睛。

“这样啊，那给你个提示吧。在案发时，被害者在卫生间中处于非 A 即 B 的状态。试试把它分类成这种 MECE 的最小单位吧。”

“非 A……即 B……？”

我抱着胳膊思考了一会儿。

“……对不起，就算给我提示也……”

“那么给你第二个提示。这件事与衣服有关。这下懂了吗？”

“衣，衣服……？不，我更迷糊了……”

“再给你个大福利吧。我是这么想的。案发时，在卫生间当中，被害者穿着某件衣物或是没穿某件衣物。那件衣物是什么？”

“啊……？内……内裤……”

我被前辈狠揍了一拳。

“……你完了。我就猜你会说这个。你切腹吧，本大爷帮你介错¹²。”

她不知从哪里摸出一把餐刀，在我面前挥来舞去。

我捂着被打肿的脸，眼含热泪。这“钓鱼执法”太过分了。

“前辈我错了。我会好好反省自己的不足，过几天上交一份对您推荐读物的再读报告。这次请您原谅我，告诉我正确答案吧。”

前辈的眉头皱成八字，“哈”地叹了口气，轻轻摆了摆手。她手中那把餐刀忽然脱手，插在了我身后的软木板上，刀柄嗡嗡震动着。

你是剑豪吗。

“读书报告就免了，我也鼓励你继续钻研……算了，再和你玩下去也是一筹莫展，就直接告诉你吧。我这次的切入点是这样的——‘案发时，被害者是系着领带，还是没系领带？’”

我脸上写满了好奇。

“被害者系着领带还是没系领带？这不是不言自明的吗？中川小姐穿着店内的制服，那领带当然也——”

“领带又不是孙悟空脑袋上的紧箍咒，随时都能摘下来的。这家店的店员如果在工作时间搞乱了仪表，那就一定有着相应的理由——”

“二位久等了。”

忽然一阵番茄酱的香气蹿入我的鼻腔。日笠小姐双手端着圆盘，从厨房中走了出来。

她将盘子端上桌前。鲜艳赤红的番茄酱包裹着粗意面，辅料是切得像培根一样薄的肉片与洋葱。面条上还洒满了带着独特香气的起司粉。

“哎呀哎呀——Bravo¹³！ Bravo！ 这真是有劳日笠主厨了——嗯，这香味太棒了。食欲完全被勾起来了……”

前辈将餐叉刺入餐盘，嘴里满足地打着响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脸不安的日笠小姐。

“那个……我如你所愿把料理做出来了。这个真的能成为解决案件的关键提示吗……？”

前辈正忙着吃面，吃得呼呼作响。

“Si¹⁴， Si……这是当然的呀，主厨。我中尊寺做事，就像茄子的花一样，断然没有一朵是无用的。那个证据呢，你看——已经呼之欲出了，就在此处。”

她一边这么说着，一边拿餐叉指着我。

“干吗？前辈，你干吗啦，用餐叉指着别人是很没礼貌的哦。”

“快闭上你的嘴吧。你小子还真是人格卑劣，吃相下贱，看看自己盘子周围吧，番茄酱溅得到处都是。”

“啊，真的……日笠小姐，对不起，我把桌布都给弄脏了……”

“森帖，你这家伙是第一次吃吸管面吧？”

“啊？这……是的吧，我印象中是第一次吃。”

“果然吧。看你小子那毫无防备的样子就能猜到了。吸管面是一种像通心粉一样有着孔洞的长面条，即使在意大利面中也是比较粗而且比较有弹性的类型。如果用吃普通意面的方式卷到餐叉上，很容易让酱汁溅出来。”

中尊寺前辈熟练地用餐叉卷起吸管面，优雅地送入口中。

“吸管面弹性很强。基于这个事实，我做出了一个假说。首先，中川小姐那位闲得没事做的朋友，来到了她打工的餐厅里。也就是那位B子。B子很快点好了菜，选的自然是那道阿马特里切风味吸管面。毕竟她就是特意来品尝‘推荐料理’的。”

“然后料理上桌，但B子却不小心和森帖犯下了一样的错误，让酱汁溅了出来。这里注意一下B子当时的服装，她穿着一件白罩衫。虽然她去了两次卫生间，想洗掉污迹，但我们都知道的，番茄酱的颜色十分顽固，不是那么容易被洗掉的。”

“见到陷入困窘的朋友，中川小姐想到了一个解决方案——森帖，动动脑子，领带最初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啊？领带存在的目的？不是因为比较帅吗？”

“不是。很多时候，时尚的来源是实用。就像过去牛仔裤是矿工们的工作装，领带过去的用途则是‘掩盖衬衣的纽扣’。因为当时的衬衫被当作是内裤一样，被看到扣子是一件颇为羞耻的事情。”

“因为扣子被看到而感到羞耻——似乎不是现代人能理解的思路呢。”

“的确。不过如果置换成，被人看到番茄酱的污迹会很羞耻，

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了呢？”

这时我才恍然惊觉中尊寺前辈究竟想说什么。

“啊——这样说来，也就是说——”

“没错。”

前辈用餐巾擦了擦嘴角。

“为了隐藏番茄酱的污迹，中川小姐将领带借给了B子。若是蝴蝶领结或是窄幅领带的话大概派不上用场，但如果用宽幅领带就能达到目的了。”

“制服一共有五件。也就是说领带也有五条，其中四条都在后厨店员的脖子上。而剩下的一条，则被中川小姐借给了B子。也就是说，案发时她并没有系领带——这就是我的假说。”

我囫囵咽下了口中的意大利面。虽然这料理十分美味，但我光是听着中尊寺前辈的高论已经竭尽全力，实在没有去品尝美味的余力。

“我想到这个假说，是在读时间表的时候。身体不舒服的受害者一趟趟去卫生间还可以理解，但我没能想通这位‘B子’为什么会短时间内去两次卫生间。当得到了‘白罩衫’和‘手按着胸口’这两个日笠主厨的证言，就得出了上述假说。按着胸口想必也是为了掩盖污迹吧。”

“……但这终究是假说罢了，不是吗？只能说明存在可能性，但却不能认定这就是真相……”

“这是当然的了。我所说的假说，通常都还需要‘验证’这道

工序。无法验证的假说根本没有讲出来的必要。

“所以森帖，刚才我也说了。要和假说一起出示验证方法。现在我就来出示它。”

中尊寺前辈盯着日笠小姐，不知是错觉还是心理作用，她的表情似乎变得有些可怕。另一边，日笠小姐大概还没能完全理解前辈的发言，时而看着我，时而又看着前辈。

前辈说道：“主厨，商店街的监控摄像头，可以拍到出入这家店的所有客人吗？”

日笠小姐弱弱地点点头。

“应该可以……虽然我还没有看过……”

“主厨能看到那台监控录像的数据吗？”

“嗯。虽然不太合规矩，但因为我和管理员认识，只要拜托对方一下就好了……”

“那么，能让我们看看吗？”

“啊？那个……现在就要看吗？”

“没错。现在就要看，拜托你了。”

日笠小姐面色铁青地站了起来。虽然还没能完全明白中尊寺前辈的推理，但她似乎已经感受到了一丝不安的气氛。

过了不久，日笠小姐就带着借来的笔记本电脑和U盘回来了。

中尊寺前辈接过东西，插上笔记本电脑的电源，一脸庄重地开始准备播放视频。她插上U盘，在记录案发当日监控录像的文件夹中点开了一个文件。

视频播放器启动了。在稍微读取了一会儿后，画面上的影像开始动了起来。

“……瞧好了。”

前辈一边用骄傲地语调说着，一边用手指着画面。

下午两点五十分。一名穿着白罩衫的女人走出了餐厅。女人站在路边，在自己的包里翻找着什么，随后又用手在脖子上做了些什么，便悠然地混入了人群之中。

在她的胸前，能看到一条胭脂色与橙色相间的斜纹领带——

故事讲到这里，我休息了一下。

大概因为好久没有讲这么久的话了，我喉咙有点干痛。我果然还是不太擅长讲话。为了滋润一下自己沙哑的喉咙，我拿起已经变温的麦茶送到嘴边。

这时我才注意到，砚小姐正托着自己的脸颊，望着窗外。

“……砚小姐？”

我有些怀疑她刚才没在听我说话，便出声叫她。砚小姐懒洋洋地回过头来。

“——嗯？怎么？已经讲完了？”

“还没讲完呢……你该不会是睡着了吧？”

“怎么可能，我听得可认真了呢。都怪你，搞得现在我非常想吃番茄酱意面。本来今晚要吃豆腐皮日式料理的……”

“……你看你果然没在听。虽然我也还没讲到前辈的推理最重要的部分吧……”

“最重要的部分，是说中尊寺小姐觉得谁是凶手的部分吗？那不是很明显吗，就是主厨日笠小姐呗？”

“……答对了。”

抢先一步就说出了还没讲到的部分，她要是学生的话，可是会把老师气哭的类型。

正如砚小姐所说的那样，中尊寺前辈最后对日笠小姐宣告道“你就是凶手。”

案发时，受害者将领带借给了其他人——那么理所当然，那时受害者并没有系着领带。也就是说，用领带勒死受害者的，是其他持有领带的人——换言之，范围被锁定在了餐厅的店员中。

然而在案发当日，其他店员始终都在后厨里。这样一来，持有领带还能和受害者接触的人只剩下一个——第一发现人日笠小姐。

至于作案动机，无非就是围绕着工资产生的冲突。中川小姐对于不如自己认真的人，却比自己先涨工资的事抱有不滿，还似乎在推特上抱怨过。二人似乎也因为是否删除那条推文而发生过争执。

顺便一提，使用领带来杀人并非有意为之，而是突发的罪行——也就是所谓急火攻心，就用手头的领带将受害者勒死了。这是中尊寺前辈的看法。前辈也推测过，当时受害者没有系领带，也是引起凶手愤怒的原因之一。

话虽如此，但被中尊寺前辈揭穿罪行之后，日笠小姐却予以了

否认。而且因为作为凶器的领带早就被洗涤过了的关系，也无法期待能从上面检测出什么微观物证。

“——我姑且确认一下，不会是那位 B 子又把领带给给了别的什么人，或者 B 子本人就是凶手吗？”

“不会的。B 子从店里出来之后，就去附近的商店买东西了。就算 B 子把领带给给了谁，出店门的时候也已经是两点五十五分了，距离三点尸体被发现，留给凶手的时间只剩下五分钟。如果算上交接领带的时间，基本上是不可能作案的。”

“为什么 B 子没有对警察提起领带的事？如果提起的话，警方也会察觉到吧。”

“似乎是因为外借领带违反了工作条例，B 子为了保全中川小姐的体面，而对这件事选择了沉默。而且警方也为了诱导嫌疑人说漏嘴，而需要保留一个只有凶手知道的事实，所以凶器的形态也是对 B 子保密的。”

所以最后，B 子不知道凶器是店内的领带，警方不知道 B 子借走了领带——双方的意图仿佛齿轮般咬合在一起，这才发展成了本次的事态。

“——总之，就是这样。”

我探出身来。

“在砚小姐看来，中尊寺前辈这次的推理怎么样呢？”
终于切入了谈话的主题。接下来的对话才是今天的重点，压轴

大戏。

这位学术界的明星，才貌双全的女性数理逻辑学家，会如何评价那位经济界的宠儿，秀外慧中的在读女大学生经营战略顾问师的名推理呢？

到头来，她的判定会如何呢——

“完美。”

砚小姐意料之外地坦率认可了前辈的推理。

“我没有在她展开的逻辑中发觉任何瑕疵。她用正确的公理和正确的推理规则导出了结论。从数理逻辑学的角度来看，她的证明具备有效性。”

但说这话时，砚小姐的嘴角却忽然浮现了一丝微笑。

“……是个古典逻辑式的证明呢。”

她补充了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最终我也没太明白，她对这段推理究竟是肯定还是否定的。

“那么……也就是说，中尊寺前辈的推理是正确的，凶手是日笠小姐的结论也没错？”

“——亨佩尔的乌鸦。”

她一边看着窗外，一边突然说出了我一个听不懂的词。

……乌鸦？

我随着她的视线一起看向窗外，在那被窗框裱在墙上的景色之中，树上的柠檬反射着阳光，熠熠生辉。天上连一只乌鸦也看不见。

“乌鸦？什么意思啊砚小姐？我怎么什么都没看到……”

砚小姐的黑发随着海风飘动着，她的脸上带着一丝倦意，慢慢向我转过头来。

“……这样啊。咏彦听不懂这个提示呢。也对，毕竟我还没有教过你……”

她这样自言自语着，站了起来。她微笑着看着我，走向房间一隅。她在那里蹲下，从一个手提袋中翻找着什么。

她手里拿着B5尺寸的大学笔记本和一个布制的笔袋，走了回来。

“我明白了。那么为了做出让咏彦也能听懂的解释，我们在这里稍微整理一下中尊寺小姐推理的要点吧。”

她横过脚来，斜坐到我的身边，一边挠头一边在桌子上打开了笔记本。

温柔的芳香在瞬间包裹住了我。

“这次的案件里，嫌疑人可真够多的。这样的话，使用谓词逻辑就要比命题逻辑更加方便一些——但我教给你了吗？谓词逻辑。”

“不，还没有。”

“这样哦……但是你有没有出乎意料地，自发地，偷偷预习了一下……”

“也没有，抱歉。”

这也没办法。最近时值大学期末考试，再加上还有百合那边的事情，我实在是没有余力去解读砚小姐推荐给我的参考书（英语版）了。

砚小姐将圆珠笔在手指之间转来转去。

“这样哦……也没有，自己去预习啊……”

她一边将视线转到手边，一边轻声低语。

她说的话比我想象中听起来还要寂寞，怎么回事？我这么想着，忽然觉得有些心疼。

难道说——她一直在期待着我吗？我这岂不是辜负了她的期待？

砚小姐一边用手指转着笔，一边眺望着窗外叹息。我觉得如坐针毡，只好继续喝麦茶。

“你这家伙太贪玩了，真是个傻蛋啊，咏彦。我想都把你做成豆沙蛋卖了。你这转不动的脑子里面装得都是八丁味噌¹⁵吗？要是不好好调教一下，你是不会长记性的呀……”

她呼呼吹着麦茶。

骗得我真惨。

“……你这又是演得哪一出啊？”

“当然是模仿中尊寺前辈了。像不像？”

“……像个鬼啊，求你不要再吸收乱七八糟的人格了。粗口系角色有中尊寺前辈一个人，我就已经精疲力竭了。”

“这样吗？怎么会呢。我还以为咏彦就是有这种癖好呢。”

这误会可大了。难道我刚才的描述中，把自己讲得特别喜欢被前辈辱骂吗？我明明是喜欢被人夸奖的类型好吗。

“这样啊，那我们怎么办？咏彦要是想被命题逻辑调教——说错了，想听用命题逻辑来说明的话，也是可以这么做的啦——”

“拜托您请用谓词逻辑。”

我带着着重符号拜托道。这样下去我是逃不出砚小姐的手掌心的。只要有一天我还无法缩短与她之间的距离，我就要继续做她的玩具。

这样被她玩弄于股掌——我可并不甘心。

在那样的位置，我可忍不下去。

砚小姐呵呵笑着眯起双眼。她用纸巾擦干炕桌上的水滴，又整理了一下桌子。接着打开了笔记本崭新的一页，将一只手放在上面。

“——了解。有上进心是件好事啊。不过这次直接讲这个，步调可能会比较快，希望你能努力跟上。”

“然后，在此之前——”

砚小姐看向窗外，此时正是午后风平浪静之时，风停了，窗帘也不动了。

“变得有点热了呢。做点刨冰吃吧，一边吃刨冰一边上课怎么样？”

*

刨冰机八成是从哪个跳蚤市场里淘来的。外型是个充满时代感的企鹅，头上还被小孩子稚嫩的笔触写下了“樋堀”二字。在遥远的过去，小樋堀拜托母亲买下了这个刨冰机，还珍重地在上面积下了自己的名字。如今，这台刨冰机正要被用在为一个三十多岁的单身女性带来片刻清凉。

“这企鹅的名字要是叫‘樋堀’，倒还挺好笑的呢——”

砚小姐浇上蓝色夏威夷、炼乳和草莓三种糖浆，在刨冰上画出法国国旗。开心得像个三岁的孩子。

与其说是童心未泯，不如说她现在就是小孩子。不——就算是逛庙会的孩子们，也不会为了一碗刨冰玩得这么开心。

刨冰做完了，我们两人双手合十，做出饭前祷告。

“那么——‘我开动啦’。”

我们话音刚落，便同时拿着勺子对面前的冰山发起冲锋。

搅拌好的刨冰十分松软，无比好吃。

在我们差不多消灭了半座冰山之后，砚小姐开始讲课了。

■ 命题逻辑的界限与谓词逻辑

“那么首先，我们从命题逻辑与谓词逻辑的差别开始讲起……”

砚小姐一边叼着勺子讲课，一边撑开笔记本。

“简单来说，谓词逻辑就是将命题逻辑中的名词予以普遍化，使其更加抽象的东西。这样说能听懂吗？”

“我要是能听懂就成天才了。”

“这倒也是。那么，这样好了……”

她四下张望了一番，视线停留在了企鹅刨冰机的身上，将手放到了它的头上。

“这次，我们来借用一下小樋堀的力量。”

这位不知身在何处也不知是何许人物的少女，现在超越了时间

与空间来为我们这节课充当助教。谢谢你，过去的小樋堀。

“如你所见，小樋堀是会给属于自己的东西写上名字的女孩。那么此处，我们有一台写着小樋堀名字的刨冰机。这台刨冰机到底是谁的东西呢？”

“……真是拐弯抹角的说法呢。这不摆明了就是小樋堀的东西吗？”

“正是如此。那么现在我们来将这个事实用命题逻辑的方式表达出来。”

砚小姐在笔记本上用漂亮的小字写着些什么。

●如果刨冰机上写着“樋堀”的名字，那么刨冰机是樋堀的东西。

“就像这个样子。那么，假如小樋堀是个一丝不苟的孩子，就会给自己所有的东西上标记名字。无论是教科书、铅笔盒、玩具娃娃还是下午茶的布丁，全都会写上名字。如果将上述内容全部以命题逻辑的形式表达——”

- 如果教科书上写着“樋堀”的名字，那么教科书是樋堀的东西。
- 如果铅笔盒上写着“樋堀”的名字，那么铅笔盒是樋堀的东西。
- 如果玩具娃娃上写着“樋堀”的名字，那么玩具娃娃是樋堀的东西。
- 如果布丁上写着“樋堀”的名字，那么布丁是樋堀的东西。

“……还要接着写吗？”

“别写了，我看‘樋堀’两个字都快要看成完形崩坏了。”

“道理就是这样的。命题逻辑在表达事物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命题逻辑需要将命题写作一个一个的名词，记述这种状态的词汇量会变得无比庞大。

“所谓命题逻辑的界限。我们在此扩充一下这个逻辑吧。再上一个阶段，提升一下这个逻辑的抽象度吧。

“咏彦，请你再仔细读一遍这里的文句。如果除去‘教科书’、‘铅笔盒’、‘玩具娃娃’、‘布丁’这些名词的话，每个句子还有成分是相同的吧？那么如果我们将名字部分置换成 X——”

●如果 X 上写着“樋堀”的名字，那么 X 是樋堀的东西。

四个句子将被汇总为一句话。

“——就写成这样了。如此这般，将分别的名词置换为 X 的逻辑就叫做谓词逻辑。”

砚小姐继续转起了笔。

“将作为主语和宾语的名词置换掉，剩下的只有谓语（谓词）。也就是只以谓词为对象的逻辑，谓词逻辑。虽然也只是粗略的说明罢了。另外还有指定 X 作用域的全称量化和存在量化这种东西……那些就不展开了。”

我赶紧把笔记本接过来，盯着横线之间的字句。

这就是，谓词逻辑——

虽然出现了 X，而让概念变得有点像是数学，但总体来说倒是没什么难以理解的（除了最后跑出来的几个令人不安的术语）。总之就是，因为分门别类一个个归纳文句实在太过繁复，所以仅将不同的部分置换为 X——这样的逻辑吧。

但我也察觉到，如果将名字置换为 X 的话，那文句就需要更强力的规则制约。不然的话，这世上的所有东西，只要写下小樋堀的名字，就会变成属于她的东西了。

樋堀皇帝，君临人间。

“——顺便一提，这其中无论多少名词都可以被置换为符号。如果写成下面这样，我们的这个命题就不再仅限于‘樋堀’，而是推及到世上的所有人身上了。”

●如果 X 上写着“Y”的名字，那么 X 是 Y 的东西。

“樋堀”忽然就从这个例句当中消失了——帝国亡了。
真是短命皇帝。

“使用 X 代替名词，这条规则将会超越‘樋堀’或‘刨冰机’的个体存在，而成为更通用的规则。也就是说，可以将之记录为逻辑结构其本身。

“以上就是，‘谓词逻辑’是抽象度上升的‘命题逻辑’这句话的意思……怎么样？稍微清楚了一些吧？”

“啊……嗯。算是吧——”

“太好了。”

砚小姐嫣然一笑。

“顺便一提，刚才我们学习的是‘一阶’谓词逻辑。在此之上将谓词变量化就是‘二阶’谓词逻辑，如果再将之抽象化，那就成了‘高阶’谓词逻辑——”

我不禁发出呻吟。

“一、一阶谓词逻辑……”

“嗯。比如那些数学上的证明，大多数都能用一阶谓词逻辑来进行表达。那些数学证明一般都是‘将什么东西设为 x ……’这样的吧？这个就和我们把名词置换为 x 是一样的。”

“数学证明，跟一阶谓词逻辑是一样的……”

“没错。比如说 ZF 集合论（策梅洛 - 弗兰克尔集合论），或者在它含有‘选择公理’时叫做 ZFC 集合论，都是可以用一阶谓词逻辑来记述的。一阶谓词逻辑是可靠且完备的，这一点已经被哥德尔的‘完备性定理’所证实了——啊，这个‘完备’和之前提到的‘哥德尔不完备定理’中的‘完备’并不是同一个意思。‘不完备定理’中的‘完备’是指‘无论何种逻辑式必定可以证明其真伪’，而‘完备性定理’中的‘完备’则是指‘逻辑式如果为真，便一定可以证明’——”

我半张着嘴，像是在吹泡泡。

我突然就跟不上对话的节奏了，大脑疯狂运转着。砚小姐一旦

说到兴起，是不得不防范的。前面还以为只是在陪她延续着日常对话，却不知何时就把你诱拐到一个语言不通的异世界去了。

简直如同无知的爱丽丝误闯仙境而遭逢了奇怪的白兔子那样。见我露出一副快死掉的表情，砚小姐用手捂住了嘴巴。

“抱歉抱歉……一不小心讲得太起劲了。如果只是想要验证中尊寺小姐的假说，那后半段的讲解没什么必要……”

她好像说是没必要。这也是“梦魇难度”的一部分吗？虽然这次连难易度的选择画面都没有。所以说是默认难度设定吗？

“谓词逻辑的讲解就到此结束吧。下面我们终于要开始了——分析一下中尊寺小姐的推理吧。”

■ 中尊寺前辈的推理之问题点——古典逻辑与直觉主义逻辑

“咏彦啊。”

砚小姐清了清嗓子问道：

“你认为中尊寺小姐最后究竟证明了什么呢？”

我用两根手指按住太阳穴。砚小姐的问题太过于直击本质，以至于我搞不清楚她的目的。

“……前辈她，证明了什么事情吗？她证明了日笠小姐是凶手啊。”

“是我提问的方法不对。那换个问法，中尊寺小姐，究竟通过什么证据而认定日笠小姐是凶手呢？”

中尊寺小姐指证日笠小姐是凶手的证据——

如果问题是这个，我还是答得上来的。

“这个嘛，作为凶器的领带吧？虽然杀人凶器是领带，但是被害人当时没有系着领带。所以杀死被害者的，只能是持有领带还有机会和被害人见面的日笠小姐……”

“呼。”

砚小姐将圆珠笔放到下嘴唇上。

“那么咏彦想说的就是，案发时被害人并没有系领带这一观点，就是中尊寺小姐所有推理的基盘。”

“是啊，我就是这么想的。”

“哼哼，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砚小姐嘴角上扬，露出一副看着陷阱中猎物的表情。

“话说回来，咏彦啊。我问你啊，到头来中尊寺小姐真的证明了‘被害人当时没系领带’这件事吗？”

“——哎？”

我瞠目结舌。

“中尊寺前辈确实没有直接说过，但这不是她推理的核心吗？被害者的朋友不小心把番茄酱沾到了身上，为了掩盖污迹，被害人将领带借给了——”

“那是中尊寺小姐建立的假说。假说是无法用来证明其本身的。中尊寺小姐在监控录像中发现的是被害者的朋友系着餐厅的领带。仅此而已不是吗？”

“啊……这个，你这样说也对。但是那领带可是特别订制的，全世界只有五条的东西哦？如果其他四条都在其他店员的脖子上，另外一条则在中川小姐的朋友手里，那无论怎么看被害者都——”

“所以就是这么一回事啊。中尊寺小姐证明的并不是‘被害者没有系领带’，而是‘系着领带的不是被害者’。”

“……？”

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巨大的问号。

“……对，对。你要这么说的话也确实没错。但是这种文字游戏有什么意义吗？两者不就是同一件事的两种不同说法吗？”

砚小姐忽然浮现出了一丝奇妙的微笑。

她就以这个表情拿起笔，在 B5 尺寸的笔记本上用足以填满行距的写法，写出了以下的式子。

(如果 A 那么 B) \Leftrightarrow (如果非 B, 那么非 A)

“……‘ \Leftrightarrow ’是‘实质等价’的意思。‘ \Leftrightarrow ’的前后文之间的关系，在数学和逻辑学上被叫做‘换质换位律’。——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面对砚小姐的问题，我勉强地点了点头。

“换质换位律”姑且还算是高中数学中就会出现术语（数学 A《集合与逻辑》。和“必要充分条件”之类令人头疼的东西一起出来的）。不过，终归不算是日常用语，我也有必要在下面稍微解

释一下吧（当然，已经知道的人可以跳过下面这段）。

“所谓“换质换位律”，简单来讲就是“翻表为里”。

“如果 A 那么 B”这样的句子，换质换位就成了“如果非 B，那么非 A”这样的句子。

这两句话虽然以不同的方式呈现，但传达的意思却是相同的。譬如说“如果是企鹅那么就不会飞”，和“如果会飞那么就不是企鹅”是同一个意思。“如果带着一百日元以上那么就能买果汁”和“如果买不起果汁那么就没带着一百日元以上”是同一个意思。“在这儿停下就不是男人了”和“如果不是男人那么在这儿停下也没什么问题”也是同一个意思。

在数学上，“如果 A 那么 B”和“如果非 B，那么非 A”这两条规则是同义的。

另外，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无意识的活用“换质换位律”的概念。

譬如说现在就有很多酒店从业者熟识一条经验定律“有钱人一定穿着好鞋子”。

所以当他见到一个穿着廉价鞋子的住客时，就会习惯性判断“因为这位客人没有穿着昂贵的鞋子，所以他没什么钱”。

这就是将“如果有钱那么鞋子昂贵”这条规则用“换质换位律”给置换成了“如果没穿昂贵的鞋子那么没钱”的例子。

就像这样，人在思考过程中会无意识地使用“换质换位律”。

“换质换位律”并非是什么只有数学家才会使用的特殊思考方式，而是每个人都能产生并使用的，非常自然的思考方式。

“——从逻辑学的观点上来看，中尊寺小姐没有直接证明‘受害者没有系领带’这个命题，而是证明了它的换质命题‘系着领带的不是受害者’。”

砚小姐一边说着，一边在笔记本翻开的页面上追加了以下句子。

主命题：如果 X 是受害者，那么 X 没有系领带。

换质：如果 X 戴着领带，那么 X 不是受害者。

※ 中尊寺小姐所证明的不是主命题而是“换质命题”！

我有点难以理解。

“……对，这个我明白的。我知道前辈证明的是换质命题。但是，命题和它的‘换质’是意义相同的不是吗？所以说中尊寺前辈如果证明了那个命题的换质命题，那不也一样是解开了谜团吗？”

“‘如果……那么’这个逻辑符号，在逻辑学用语中叫做‘蕴含’。”

砚小姐一如往常地继续说道。

“‘蕴含’比起其他逻辑符号，会孕育出更多麻烦的问题。譬如以伪命题为前提，结论却一定为真的‘必然性悖论’，与时间顺序有关无法让人接受的‘因果关系悖论’等等——虽然这些都被统称为‘实质蕴涵悖论’，不过目前挡在我们面前的则是‘乌鸦悖

论’——也就是‘亨佩尔的乌鸦’。”

至此，刚才那只乌鸦终于飞出来了。

对话似乎都联系到一起了。

可是就算联系到了一起又有什么意义呢？我现在只知道似乎有大量的悖论正在发生，这世间竟有如此之多的矛盾吗？

……搞不太懂。

“‘亨佩尔的乌鸦’，是德国科学哲学家卡尔·亨佩尔为了揭示使用换质换位律做出证明的危险性，而举出的一个例子。亨佩尔的例子用的是‘所有的乌鸦都是黑的’这个命题，如果使用换质换位律，就会得出非常奇妙的结论。

“亨佩尔所写的证明方法是这样的，‘所有乌鸦都是黑的’的换质命题是‘所有不黑的东西都不是乌鸦’，这样一来，如果将世间所有‘不是黑的东西’归纳起来，再证明它们全都‘不是乌鸦’的话，就能够证明‘乌鸦是黑的’。换言之，在一只真乌鸦都没见到的情况下，就能证明乌鸦是黑的——”

“所有乌鸦都是黑的。”

↓

“换质：所有不黑的东西都不是乌鸦。”

↓

“如果将世上所有‘不黑的东西’都找到，确认它们‘不是乌鸦’的话，就能证明换质命题。”

↓
“并未直接见到乌鸦，就能证明‘乌鸦是黑的’！”

“——在对对象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可以谈及对象的性质。这就是亨佩尔向世人揭示的‘危险性’。基于换质换位律的证明法，常常会孕育出此种的危险性。”

……我需要些时间才能理解。

不过，冷静下来想一想，这也不是多么不可理解的事。如果把世上所有不黑的东西都抓过来，而那其中连一只乌鸦也没有，那么乌鸦一定就在剩下的那些黑东西里——所以，乌鸦是黑的。这是再理所当然不过的道理。

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即使一只真乌鸦都没见到，就能证明乌鸦是“黑色的东西”——

难道不是“奇怪”的事情吗？这好像才是亨佩尔的主张。

但不如说，对于这种事抱有疑问的亨佩尔先生才比较奇怪吧。虽然把世上所有黑色的东西全都拿过来调查一下，这个构思主张本身就有问题吧。但话又说回来，就算产生这样的问题意识，倒也并非什么不可理解的事。

“但是，这样又有什么不好呢？能证明的话不就没问题了吗？不如说，不用抓来任何一只乌鸦就可以证明乌鸦是黑的，这不正是‘换质换位律’的优点——”

“原来如此，我没能将恐怖的地方传达给咏彦啊。”

砚小姐像挥舞着指挥棒似的挥舞着圆珠笔。

“那么咏彦，问你一个问题，你能够证明‘这个家中栖息的幽灵没有脚’吗？”

“啥？证明幽灵没有脚？”

又来了个角度奇妙的问题。

“……不可能办得到吧？毕竟我又不是通灵神探，也没长着直死之魔眼。而且关键是最最近的动画和漫画中幽灵角色都倾向于设计成为生前容貌一样——”

“我能证明哦。‘幽灵没有脚’的换质换位是‘有脚的不是幽灵’。把这家中‘脚’的东西全都归纳起来。人类、玩偶、冰箱里的章鱼、椅子，这些全部都长着‘脚’，所以都不是幽灵，没错吧？所以‘如果有脚那么不是幽灵’——换言之‘如果是幽灵那么没有脚’。”

我陷入了瞬间的沉默。

这就变成利用换质换位律的证明了吗？

变了——确确实实是变了。

但是，有哪里不太对劲。

有哪里怪怪的，诡辩的烟尘挡在我的面前，怎样也驱散不开。我觉得像是陷入了欺诈师的陷阱。

“……这样说来，的确是有哪里不对劲？虽然我说不上来。话说这间别墅当真闹鬼吗？”

“闹不闹呢……虽然听说上一任房主就是这么跑的，但我还没遇到过啦……”

“你刚才很爽朗地说了件很恐怖的事呢。”

“总而言之，‘不直接调查对象就谈及对象的性质’就是这样的。是不是有些莫名其妙呢？可是如果认可换质换位律，那么这个证明在逻辑上就是正确的。

“更进一步来讲，如果使用这种方法，可以证明任何事。可以证明幽灵没有头或是手，或者也可以证明它长了翅膀，或者是个帅哥美女。

“怎么样？是不是很可怕？而且，虽然数学上经常使用‘反证法’，但因为‘反证法’中也经常使用‘换质换位律’的关系，使得数学证明系统本身就含有不稳定因素，而无法作为佐证。这对数学家来说可是比夏日怪谈还要恐怖百倍的恐怖片。

“所以在逻辑学当中有着，不认可根据‘换质换位法’做出的证明，这种学说存在——”

我再次陷入了沉默。尽管夏日的阳光照射在房间之中，我却觉得空气中何处飘荡着一股寒意。

不直接调查对象，就谈及对象的性质——

原来如此。根据这个例子来看，“换质换位律”可能意外地是个危险的证明法。对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也能像它存在似的作出证明。而且还是想怎么证明就怎么证明。

但是正如前文所言，“换质换位律”的逻辑，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使用。

说到底，犯罪调查也是这样的，实际上目击到凶手的情况非常

少。据我所知，更多的时候还是仅有些现场残留的痕迹，警方基于这些物证来做出推理，从而锁定隐藏的凶手。

谁都没有直接见到过凶手。

这就意味犯罪调查的本质是含有换质换位律的，这样的事实也就跟“乌鸦悖论”联系到了一起。

还真是危险的逻辑啊。

“那么……砚小姐。也就是说——”

我脑子里装满了犹豫。

“在推理中不能使用‘换质换位律’吗？可这不是谁都会在日常生活中无意识间使用的东西吗？要是不能用的逻辑……”

“公理系统其本身是可以被简单定义的。”

砚小姐像是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似的回答道。

“我们从上次在证明中使用的‘自然演绎’公理系统中，仅仅消去一条公理。当然，还是可以证明那个公理体系的‘可靠性’和‘完备性’。”

“只有一条公理——那是什么？”

“你有兴趣吗？”

“当然有了，我都听到这儿了。”

砚小姐忽然用鼻子哼哼了起来。

“这样好吗？要跟中尊寺前辈发生冲突哦？”

“那位前辈日常冲突缠身，所以不要紧的。不过，会跟中尊寺前辈发生冲突是什么意思？”

“排中律。”

“什么律？”

“中尊寺前辈的戒律，MECE 的最小分类单位。无论什么东西，都是非 A 即 B 的——这在逻辑学上被称为‘排中律’——”

砚小姐写下一行简短的数式。

【排中律】

$$A \vee \neg A$$

“如果将这条公理从‘自然演绎’的公理中消去，那么就成为了换质换位律无法成立的公理系统。”

她接着在数式上打下双横线。

【消去排中律】

$$\underline{\underline{A \vee \neg A}}$$

将它从公理系统中消去的重大意义，我一时还理解不了。随之我恍然大悟。

“将排中律——从公理中消去？这也，这也就是说——”

“没错。”

砚小姐的脸上浮现出了恶魔般的笑容。

“咖啡杯中，究竟放了土的宁还是没有放——使得这个分类法

会被划为无法必然成立的逻辑。”

“……！”

一股不妙的感觉从脚底蹿了上来。

事物非 A 即 B——让这个分类，无法作为公理成立的逻辑？

我一时不解其意。这是在说什么。事物难道不是非 A 即 B 的吗？咖啡如果不是黑咖啡那就是黑咖啡以外的咖啡不是吗？硬币如果不是正面那么就是反面不是吗？这样的大前提崩溃了……砚小姐她究竟在说些什么呢？

说到底，这就是所谓的逻辑吧？

“……像这样将‘排中律’移除的逻辑，在逻辑学上叫做‘直觉主义逻辑’。是‘直觉主义’而不是‘直觉’——德语原文叫‘Anschauung’，意思是‘纯粹直观’。为了和直觉主义逻辑做出区别，上次我们使用的命题逻辑叫做‘古典逻辑’。”（※比较表参照卷末资料 5。直觉主义逻辑中无法纳入换质换位律的理由参照同表注释 2。）

我手掌心汗涔涔的。当然，我没办法学术性的理解砚小姐的论述。什么自然演绎什么直觉主义逻辑，都从我左耳听右耳冒了。

但是，她的观点我听得懂。我明白砚小姐提出了某个问题。我明白她对中尊寺前辈的推理作出了某种否定，我在一片模糊中推察她的真意。

我想搞清楚看清砚小姐所反驳之物究竟是什么。

不知不觉间，我的声音颤抖了起来。

“……在古典逻辑中，‘排中律’这条公理是存在的。所以中尊寺前辈可以使用‘非 A 即 B’的分类，基于换质换位律的证明也可以成立。但是如果，在直觉主义逻辑的思考范围内的话……”

“没错。”

这时砚小姐瞳孔中流露的神情，我不知该如何形容。

“案发时的被害者，系着还是没系着领带——无法作为这个证明的出发点哦。”

*

我稍有些头晕目眩。

恍然觉得眼前的景色伴随着什么不现实感，我就像是迷失在异国他乡似的。就像是坠落在不认识的异国他乡似的。

我一直以来所信任的世界观，正在从脚底开始摇摇欲坠。

“……这是，怎么回事？”

我奋力保持了神志向砚小姐询问。

“无法使用排中律——我已经明白有这种理论体系的存在，但是这不只是纸上谈兵而已吗？就像数学上的‘虚数’一样，只是理论上的产物而已吗？现实世界中的人，在某个时间点一定是系着领带或者没系领带的，完全无法想象还有第三种状态存在！”

“我讲得可能太过委婉了吧。当然，一般情况下使用排中律是没问题的。但我这次所指出的是，这是一个换质换位律未必成立的公理。即使‘如果系着领带那么就不是受害者’可以得到证实，但它的换质——‘如果是受害者那么没有系领带’是无法从直觉主义逻辑中直接推导出的。”

“所以那又怎样？！直觉主义逻辑中无法导出换质换位律的必然性。但是，如果排中律能够成立，也自然能使用换质换位律了吧！在现实中，受害者注定是系着或没系领带的二选一，所以——”

“所以，是幽灵啊。”

“幽灵？”

“如果说在被认为是案发当时的时间带上，受害者已经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呢？”

我忽然摇晃了一下，觉得浑身不稳。

我急忙按在桌子上，才在跌倒前的瞬间稳住了重心。我凝望着砚小姐，瞠目结舌。受害者——已经不在人世了？到底是因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就——？

“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大家都被人修改了记忆吗？”

“要是 SF 推理¹⁶的话，倒是可以接受。但我所说的不是那么出格的东西，而是更单纯的。‘如果 X 是受害者那么 X 没有系领带’中的‘如果……那么’的前后时间上是有偏差的。”

“时间上有偏差？”

“没错。在 X 成为被害者的时间，验证 X 是否系着领带的时刻是有偏差的——我想指出的是这种可能性。如果命题中的时间出现偏差，那么现实中的排中律自然也无法成立了。这时就会出现‘有’、‘没有’、‘谈不上有没有’这三种逻辑值。”

我后背直打颤。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斜着眼睛看着砚小姐平淡地继续证明着。

“其实呢……在这次的案件中，我察觉到了几处违和感。”

“……违和感？”

“嗯嗯，一共有一二……最主要的地方有三个左右吧？”

她就像是在数自己吃掉的巧克力似的，看着天花板掰着手指。

“首先是第一个。被害人中川小姐，不告知店长就借出了领带的事实。虽然借出一条领带也只是举手之劳，还能解决朋友的燃眉之急，也不是没可能做出来的行为。但是，中川小姐有着带病也要坚持工作的强烈责任感，怎么会不经允许就将制服借给别人？最起码要去和店长说一声吧。”

啊，我压低声音感叹了一声。

砚小姐轻轻垂下视线，接着又再度看向上空。

“当然，因为她当时正与店长发生着冲突，可能会担心去找店长说明会加深矛盾……但她要求加薪的理由不就是工作态度吗？不经店长同意就借出制服，做这种事就像是专程给自己减去加薪的筹码一样。”

“然后是第二点。最后一次去卫生间的中川小姐，在途中给A子发了一条取消聚会的短信。马上就要跟A子见面的B子近在眼前，为什么要专门发一条短信？这并不具备打破工作规定的紧迫性才对——”

“那个是——”

“——至此中川小姐已经破坏了两次工作规定。”

砚小姐打断我的反驳，在眼前竖起两只手指。

“中川小姐违反了两条规则，考虑到她认真严谨的性格，这两件事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抛之脑后。”

接着是第三点——如果日笠主厨真的是凶手的话，她为什么没有看过商店街上的监控录像？”

“——嗯？”

我讶异地皱起了眉头。

日笠小姐为什么没看过商店街上的监控录像？这有什么关系？

“如果日笠小姐是凶手的话，她就应该知道中川小姐在案发时没有系着领带。更何况她还目击到了B子在收银台前用手在胸前隐藏着什么。这样一来，日笠主厨是很容易察觉到的吧？中川小姐可能将领带借给了B子。”

“日笠小姐？不对不对，但是啊，她也没道理一定会注意——”

“……也许吧。虽然说并不是一定会注意到，但多少还是会给她留下几分疑惑。中川小姐是不是把领带借给了哪位客人呢？而因为自己就是凶手，所以她知道拿走了领带的人不可能是凶手——”

“如果抱有这样的疑问，咏彦会怎么做呢？如果是我，首先会去确认出入这家店的全部客人。我会首先确认商店街的监控摄像头录像。”

“为什么日笠主厨没有这么做？她只确认了大厦内的监控摄像就停下了。这是为什么呢？对领带执念到说出那种不谨慎发言的人为什么——”

我呆然地看着砚小姐的脸。

“但是这……但是这，全部都只是——”

“嗯，全部都只是‘违和感’的程度。想要解释的话，硬扯上多少条理由都可以。但我可一点也没打算用这点证据就否定中尊寺小姐的假说——”

砚小姐停止摆弄手中正卷着头发的圆珠笔，再次凝视着我。

“……那么，也是时候说出我的见解了。”

她像是传达神明宣告的女巫似的说道。

“我的假说是这样的，首先我们将凶手设为 X。X 将受害者中川小姐绞杀，是在中川小姐最后一次去卫生间的更早以前。大概是她倒数第二次去卫生间的时候吧。那时中川小姐还系着领带，所以没有领带的人也有可能是凶手。”

“接着在 X 杀害了中川小姐之后，变装成中川小姐，回到店内。随后 X 将领带借给中川小姐的朋友，再次返回卫生间解除了变装，离开大厦。”

“在此之后，日笠主厨去卫生间确认情况时，发现了中川小姐

的尸体。这样也和死亡推定时间没有矛盾。”

我哑然地看着砚小姐的脸。

“但、但是砚小姐——如果最后中川小姐是凶手假扮的，那么当她借出领带时，那位朋友一定会察觉吧？”

“如果二人是共犯呢？凶手与被害者的朋友是共犯，这件事也并不稀奇。她故意弄脏自己的罩衫，给借出领带留下一个自然的借口。此时大厅内只有中川小姐一个人，下午客人比较少，去厨房领餐的机会也很少，敷衍过去应该不成问题。”

“顺便一说，共犯的目的就是利用领带制造伪解答，将罪名栽赃到某个店员的头上。餐厅中任何一个系着领带的人，只要去卫生间发现了中川小姐，那嫌疑就算是坐实了。负有管理责任的日笠主厨似乎是被栽赃几率最大的目标。总而言之，中尊寺前辈有可能就是被这诡计给误导了。”

“另外，这个假说是不是也消解了刚才提到的违和感？监控摄像拍下的‘最后一次从卫生间回到店里的中川小姐’，其实是凶手伪装的中川小姐。她为了不被摄像头拍到脸，在工作时间低头玩着手机。手机是挡住脸的马赛克哦。当然，因为她是凶手所以根本不在乎打破工作规定。因为日笠主厨不是凶手，所以他认为领带被凶手带走了。这样一来，她对商店街的监控摄像头缺乏兴趣，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但是——这只不过是假说罢了！凶手变装成被害者的样子，还有共犯存在的诡计——这在推理小说里实在是不入流的烂诡计，而且最重要的是动机——”

“动机我不知道。抓到凶手以后，让她本人坦白，不就一切都搞清楚了吗？”

砚小姐这样冷淡地说完，突然停下话头，和我四目相接。

“当然了，咏彦，这只是‘假说’而已。只是中尊寺小姐在古典逻辑的层面上无懈可击的推理，在直觉主义逻辑的立场上被推翻了而已。如果只是这样，就不过是文字游戏罢了。所以啊，咏彦。我也会一并告诉你，验证我这个假说的方法——”

砚小姐慢慢向我伸出一只手。

她白皙的手臂穿过我的右肩，缠绕在我的脖颈上。她完全俘获了我的颈部，接着用我无法反抗的力量将我拉到了她的身边。

甜美的气息抚过我的鼻子。

“如果我的假说是正确的，那就还有一件事要注意。制服的领带打得是交叉结。正如中尊寺小姐所言，就算是男性会打交叉结的人也很少。所以呢——喂，咏彦啊。再去确认一遍大厦的监控录像吧。再去确认一遍，最后一次折返回来的中川小姐吧。如果那是凶手假扮的话，领带很可能没有打交叉结。

“如果那份影像‘甚至能看清楚领带的纹样’的话，也能看清打结的方法吧。如果领带不是交叉结的话，那我的假说就赢得了胜利。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算中尊寺小姐技高一筹。当然这也谈不上什么竞赛，我也不敢百分之百确证我的假说。凶手也是有可能知道交叉结的系法的。”

“……那么、那么根据砚小姐的假说，凶手是——”

“现阶段还无法特定凶手的身份。但是共犯是很明显的。被害者的朋友B子是共犯。只要抓到她，就能顺藤摸瓜抓到真正的凶手了吧。”

砚小姐话说到这里，松开了拂在我身上的手。

半晌过后，我依然保持着正坐的姿势，凝在原地。

身体抖个不停。并非因为案件的真相有多么震撼。凶手的身份说实话是谁都无所谓。比起人类的恶意与杀意、疯狂与幽灵的存在，更令人畏惧的东西就立在眼前，而我正与之正面相对。

令我颤抖不已的，是砚小姐那深不见底的恐怖智慧——

这就是——数理逻辑学的力量。

这就是——砚小姐。

*

“……有件事我很在意。”

稍稍过了半晌，砚小姐轻声低语道。她像是要用双手托起头发似的静止在原位，视线看向右前方。

“为什么凶手要模仿这样的手法——”

她刚开口讲了半句，就止住话头，不再言语了。

“……算了，不管了。动机什么的，怎样都——”

不知何时，房间内变暗了。太阳藏了起来。从庭院树木之间的

空隙能看到叶山的大海，上空流动着墨色的云幔，撒下一片浅灰。在酷暑之下反射着炫目光芒的柠檬，此时也在树梢失去了色彩。窗外的景色，就仿佛是一张黑白相片。

“——要下场雨了呢。”

砚小姐一边眺望着天空，一边从口中流淌出这般预言。

不久之后，雨点啪啪地落下，敲打着旧窗户的玻璃。

【注释】

1. “揽牵”取“蓝前”的谐音。
2. 叙述性诡计，推理小说术语。简而言之，是一种隐瞒关键信息或“用真话去撒谎”的误导技巧。
3. 不可能犯罪，推理小说术语。一般指密室杀人，但也泛指其他看似在物理学上不可能完成的谜团，譬如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
4. 索条痕，日本刑侦术语。这种伤痕意味着死者被带有绳结的绳索所缢死，一般意味着有可能是他杀。
5. 吸管面，意大利面的一种。形状像吸管，类似比较长的空心粉。
6. PDCA循环，又称“戴明环”。管理学术语，透过规划（Plan）、执行（Do）、验证（Check）、行动（Action）四个步骤的循环来进行目标管理。因为这里中尊寺所引用的PDCA是针对推理而修改过的版本，所以译者选择遵循原文使用注音来标记每个步骤的本意。——译者注
7. 安提基特拉沉船里的远古黑科技，也就是所谓“安提基特拉机械”。出土于古希腊沉船中的文物，用于天文学计算的青铜制机械计算机。制造于公元前150—100年，是人类最古老的科学计算机。
8. 阿加莎·克里斯蒂（1890—1976），英国推理作家。
9. 赫尔克里·波洛，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名侦探。
10. 土的宁，毒药。学名为“番木鳖碱”，这里采用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中常用的译法。
11. 漫才，和前文提到的“落语”一样，都是日本特色的曲艺形式。

虽然并不恰当，但中国读者可以简单理解为：落语类似于单口相声或评书；漫才类似于对口相声。

12. 介错，日本武士进行切腹仪式的时候，为了减缓当事人的痛苦，对其执行斩首的行为。

13. Bravo，意大利语中表示赞赏的感叹词。

14. Si，意大利语，意为“是的”。

15. 八丁味噌，爱知县冈崎市八帖町的地方特产味噌。味噌是日本料理的主要调料之一。

16. SF 推理，推理小说术语。又称设定系推理。指将超现实设定纳入故事规则中的推理小说，科幻类代表作有西泽保彦的《人格转换杀人事件》；奇幻类代表作有米泽穗信的《折断的龙骨》；灵异类代表作有城平京的《虚构推理》。



Lesson III

「三胞胎与模态逻辑」

自西藏而来的高气压，不断地压迫着东京的天空。

它大概颇为中意日本吧。焚风¹，蛇行的偏西风，来自下降气流的升温现象。这些让平民百姓听不懂的复杂气象条件堆叠在一起，使得今年夏天成了名垂气象观测史册的酷暑。

当然也不用去管那些气象学秘辛，凭感官就能察觉得到，今年夏天——很热。

在我身边的砚小姐正满足地捅着手中的刨冰冷饮。

原宿的竹下路。

从山手线²原宿站前绵延至此的狭长街道，宛若初次参拜³时的甬道般人头攒动。其中一大半都是不到十八岁的小学生和中学生，不禁让人感慨暑假那昂扬的气氛已然渐入佳境。我在人群中却忽然听到了一声嘹亮的哀鸣。

在充满活力与梦想的这群未成年人之间，还有一位端着冰沙淡然前行的三十岁女性。

不过，竟然没有违和感。

“……热死人啦。”

砚小姐一边衔着吸管汤勺，一边愤然抱怨道。

“这不正常吗，因为是夏天啊。夏天天气热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你再怎么说也还是热啊……热到柏油路都融化了。”

“柏油都融化了吗？那是多少度啊？”

“摄氏一百五十度左右吧……这样啊，现在的孩子都没经历在夏天的柏油路上黏着脚走路的经验啊。现在的道路不会这样了，但是早年间的简易铺装路，一到夏天上面的乳剂就会融化掉哦。”

我正隐约体会着从对话中展现的代沟，忽然迎面走来了一群小学女生。她们紧紧堵塞住了道路，我让砚小姐稍微向自己这边靠近了一些。从她避暑风的连衣裙中裸露出的香肩，使我险些无法集中注意。

“……但是啊，既然这么热，为什么还偏偏要到原宿来呢？去表参道站附近的话，从涩谷坐银座线不挺好的吗？多出那点路费也不算什么吧？反正砚小姐有钱。”

我就这样不走脑子地说着，一脚踩到了地雷上。

“……你什么意思？”

“嗯？”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咏彦是觉得和我走在一起很丢人吧？觉得像我这样的大妈和男大学生走在一起不合适对吧？”

“不合……不是，怎么会……我没觉得哪里不合适啊……”

砚小姐气鼓鼓的，快步向前走远。糟了——这是禁止事项吗？

我虽然也憎恶自己的愚钝，但砚小姐的雷区就像是弄丢了的遥控器似的特别难找。想要在被引爆前就预知实在是不太可能。

眼看着砚小姐的背影即将消失在茫茫人海，我赶忙加快脚步追了上去。幸好很快就赶上了，我松了一口气。

我和她肩并肩，就这么继续往前走着。

猛然间前方好像有什么异样，个人风格过于浓烈的妖风扑面而来。那是一阵黑色蕾丝质地，满载着少女色彩的时尚之风。也叫做哥特与洛丽塔⁴——

怯懦于哥特萝莉军团的气势，砚小姐再次向我靠了过来。

与她赤裸的手腕相互接触，我汗毛都立了起来，手中的水瓶也差点掉在地上。

“……好年轻啊。”

砚小姐一边战战兢兢地偷瞄着身后，一边怯懦地嘟囔。

但那么做是行不通的。砚小姐只顾着注意身后，却没发觉迎面走来的行人，咚地撞上了对方的肩膀。

“啊，对不……”

她正要一边道歉一边继续前进，却忽然停住了脚步。

砚小姐的视线转向地面。

地上赫然伫立着一座红色的冰山。

刨冰似乎洒了一大半。刹那间，砚小姐僵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若是电影的话，此时一定连周围人群的脚步声都断绝了。若是漫画的话，一定有个黑白反转的“！”，用最大号字体画在上面，外加

一个我眼神的大分镜特写。

半晌，她回过神来，用哀伤至极的眼神凝望着我。

而我却想不出什么话能安慰她。

*

等了三十分钟，才终于走进了目标的那家店中。我们被领到靠窗的二人桌旁，俯下身坐到椅子上。砚小姐把包放到脚边的储物盒中，轻捂胸膛。

“——太好了。我还以为今天进不来了呢。”

她一边说着这样可爱的话，一边露出了向日葵般的微笑。

我环视店内，果然一大半客人都是年轻女性，剩下的是情侣，男大学生也有零星几个。

顺便一说，我是被砚小姐单方面拉过来的，事前全然不知这家店是什么路数。我诚惶诚恐地翻开菜单，似乎都是些介于意大利菜与日本料理之间的创意料理。不过毕竟是砚小姐请客，无论是什么样的店我也不能挑三拣四。

“但是真意外呢。咏彦是第一次和女性两个人一起进来这种店吗？我还以为你和百合同学她们逍遥快活的时候已经来过了呢。”

她一边用手指点着菜单苦恼着，一边嘴上还不饶人。

“都跟你说了，我和百合不是那种关系……虽然电器城和拉面店的话，我们还是会一起去的。而且‘她们’是什么意思？和我亲

近的女性朋友就只有百合一个人。”

“真的吗——但是你自己空口说白话又不可信。连个具体物证都没有吗……而且也不敢保证百合以后会怎么样呢。也许某天时过境迁，她忽然开始用对待男人的心态来面对咏彦……”

“这是哪本恋爱漫画里‘主人公意识到自己抱有的恋心’的场面吗？不存在的。不如说如果将她当成女孩子看待，反而还会惹她不高兴。况且那起事件之后，她还一直住在祖父母家……”

“啊？哦哦，这样啊。这么说来，咏彦有没有把我的推理跟百合同学……”

“……嗯，已经说了。”

此时此刻，我的话头梗在嘴边说不出来。

仿佛被死婴的灵魂凭依了似的，无论身体还是心灵都变得无比沉重。忽然在我的胸膛翻涌的是后悔和罪恶感。

在那通电话之后，百合还依然持续着隐居状态。正如砚小姐所预想的那样，百合不可能在知道真相后还泰然自若。每当我想起那时百合的反应，讲出多余事情的失败感就挥之不去。

我做出的选择，果然是错的吗——

“……我果然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吗……”

在我无意识间，这个问题脱口而出。砚小姐露出一副苦恼的表情，皱起眉头。

“这事儿我也说不准啊。不是跟你讲过了吗，价值判断不在逻辑学的领域内……”

随后席间充斥着尴尬的沉默。

……糟了。

我咬了咬下嘴唇，感觉空气都湿润了起来。本不想和她说这些的。这些终究是需要我自己解决的问题，不能破坏了砚小姐作为善意第三人的立场——

——我这样想着看向对面。

阳光穿过窗子，将砚小姐的身体包裹了起来。

我不禁吞了吞口水。

柔和的日光轻飘飘地包覆在砚小姐认真读着菜单的轮廓之上。她浑身闪着光，泛着光的涟漪。这场面仿若一幅画作——仿若某个神迹彰显的瞬间。

从她梳成晚会盘发的头上垂下几缕发丝，她抬起一只手，用她象牙似的顺滑而纤细的手指，下意识地将它们拢到耳后。她腕上重重叠叠的贵金属手镯，在阳光下仿若星尘似的熠熠生辉。

“——哎呀？”

砚小姐低声惊叹道。

“怎么了吗？”

“……有冰沙诶。”

我的双臂从椅子上颓然落下。

“——又吃刨冰啊？你到底是有多热啊？砚小姐是夏天嚼着碎冰块的狗狗吗？”

“但是，刚才几乎都掉地上了嘛……而且这个冰沙（日语：7

ラッペ，罗马字：Furappe）和刚才的有些不一样的哦？Frappé 原本是法语中在奶油冰激凌中加入利口酒的一种食物。所谓成年人的点心。”

“原来 Furappe 是来自法语啊？我还以为是来自意大利语的 Frappuccino（星冰乐）呢。”

“你是不是傻……Frappuccino 是星巴克使用的商品名，也仅仅是星巴克的生造词罢了。Frappé +Cappuccino（卡布奇诺）就成了 Frappuccino。但是在其他西雅图系咖啡店，比如塔利咖啡的冰沙，商品名就叫‘Swirle’，西雅图百斯特咖啡的则都被命名为‘○○kūla’，百怡咖啡的叫做‘Chillo’，左卡咖啡的叫做‘Sherukii⁵’。还有一家，虽然不是西雅图系的，日本本土的 Excelsior 咖啡（エクセルシオールカフェ），冰沙全部都统一叫做‘Frozen（フローズン）’。”

“我当初刚回到日本的时候也是一头雾水呢。顺便一说，在意大利叫做 Frappé 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是一种炸制的点心⁶。”

“……你对日本的咖啡店还真是了如指掌啊。”

“嗯……就，怎么说呢……在成年女性独自悠游的时间中学到了一些吧……”

她神情仿佛胸口被撕裂似的做出了解释。怎么回事？这是要哭了吗？

砚小姐眨巴着眼睛，目光在我身上流转。

“怎么了吗？”

“没什么，那个……我接下来可以点冰沙吗？”

“……你在顾虑什么啊？今天砚小姐做东，你喜欢什么就点什么呗。只是我可不敢担保，冷饮吃多了之后，会不会肚子不舒服。”

“咏彦有时候真是和我老妈一样……但是啊，那个啊，就是说啊，这饮料里面加了酒精，咏彦还不能享用，只有我一个人吃独食感觉有点不太好？怎么说……”

“你就不用在意这些了。不管是加了酒精还是十八禁的玩意儿，砚小姐已经不会再因此触犯法律了，所以你怎么开心怎么来就好。想喝多少就喝多少不是挺好的吗？”

“别把别人说得像有酒精依赖似的啊。但是……这样啊？咏彦觉得没问题的话，那我可就点了啊。好的。决定了。就点这个。那么咏彦你呢，就用这个‘柚子格莱尼达（Granité）’来代替一下忍忍吧……”

“格莱尼达是个啥啊？”

“Granité，Sherbet⁷，果子露冰激凌。”

看来我作为被请客的那一方，也没有冰饮以外的选择了。砚小姐的周围难道正运行着什么强制力场吗？

我们总算是选好了。砚小姐抬起手叫来服务员，像是常客似的点好了单。

接着她用手把脸撑在桌子上，盯着我看。

她呼呼地笑着，大大咧咧地逗弄着桌上装饰的空气菠萝。

“……好期待呀。味道会怎么样呢。”

我的视线飘忽到窗外。

时值盛夏。璀璨的日光照射在人行道上，衣着单薄的行人们摩肩接踵、熙熙攘攘。然而我所感受到的灼热大概与剩下的骄阳无关。我的脸颊像是被日光灼烧过似的泛着红色。面对着如幼女一般无需掩饰自己愉悦心情的砚小姐，我无论如何都无法直视她。

内心沿着漫长的沉默逐渐寻得了那动摇感的根源，急忙拼命地寻找下一个话题。

*

粗粒的冰沙融化在我的舌尖，柚子的清香扩散开来。

“柚子格莱尼达”要是作为餐后甜点，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佳品。浓厚的格根索拉乳酪的乳香在口腔中蔓延着，衬得柚子与薄荷的凉风格外清爽。实在是一道夏日逸品。

坐在对面的砚小姐正咀嚼着掺了西洋梨利口酒的冰沙，露出了满足的神情。酒竟将她的肌肤晕染上桃红色。砚小姐虽然好酒，却并不擅长喝酒。

“——好吃。”

她一边眯缝着眼睛细细品味，一边发出感叹。

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二人都醉心于吃冰。我的身体逐渐降温，室内控制妥当的空调温度也并不让人觉得寒冷。

当我们吃到杯中只剩下几勺子分量的冰沙后，砚小姐徐徐地开口问道：

“……差不多快要吃完了，可以了吧？”

“可以什么了？”

“你不是要找我商量什么事情吗？”

我咬着汤勺的柄。

“啊啊，算是——”

“是要商量什么事？难道说这次又——”

“……没错，是杀人案。”

砚小姐轻声发出叹息。

“果不其然。难不成说咏彦你就是那种能召唤来死亡的，叫什么来着——‘死神体质’是不是？说起来我在警视厅公安部有认识的人，要不然让这位来监视你一下？”

“当我是反社会分子吗？”

我半是胆颤心惊地吐槽道。

“砚小姐大可不必使用你那令人畏惧的人脉。并不是这样的。不是我会召唤来案件，而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有不少是会卷进案件里的类型。像是菖蒲小姐，再像是中尊寺前辈——”

“是我搞错了。咏彦是渣男体质——”

“和体质有什么关系啊？那是性格的问题好吗？不是，我都被绕晕了，首先我既没有那种体质也不是那种性格。”

“没事，今天就算了吧。虽然确实有事情想和你商量，但是改天也没关系——”

我从杯中挖了一大勺冰沙，粗鲁地塞进嘴里。虽然现在确实是

一个切入谈话主题的好时机，但今天这令人心情舒畅的氛围，我实在是不想破坏它。

“——嗯？为什么？”

砚小姐看不太懂气氛，毫无心机地问道。

“别看我这样，平时也还是挺忙的呢。你要是和我见面时不把我该办的事办完，下次这么合适的时间可——”

然后突然间，她表情变得严肃，止住了话头。

沉默了数秒后，她对着我绷起了那端正的嘴角。

“……我不是你的保姆也不是你的主治医生。请你不要把我当成那种只要被你叫到，就会屁颠屁颠跑来找你的女人。”

“砚小姐是我的女朋友吗？”

这只是普通的吐槽。

“就算你平时和桃色绯闻再怎么无缘，也请不要对着我讲那些你没机会对恋人讲但又很想讲一次试试看的台词。我知道啊，砚小姐可不太容易联系上。但是今天就算了吧，今天难得能——”

话到嘴边，我却又紧闭了双唇。这次轮到我止住话头了。我下意识间就要脱口而出的发言，令我的心脏不受控制地跳动着。

“……难得能？”

砚小姐追着我的话头刨根问底。

“……难得能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我不想用带着血腥味的话题扫兴。”

“这样啊。我也是不太想在开心的约会途中，听些杀人的事呢。”

我用阴沉的表情回望着砚小姐。她对我的表情却报以小恶魔似的微笑。这就是年长者的游刃有余吗？

“我们现在算是约会吗？”

“不就是约会吗？我还挺开心的呢。”

“小姨和外甥之间是无法构成约会的吧？”

“怎么就不能构成。在日本叔侄婚是理所当然的呢，神话故事里生下神武天皇的玉依姬和鹈草葺⁸不合命就是小姨和外甥的关系。另外，根据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⁹的研究，人类社会的婚姻制度是可以数学意义上的群来进行描述的。而这交换规则所容许的限度，则完全基于对象所处的社会——”

她话说一半，忽然停了下来。

虽然不是很懂，但她大概是发觉哪里说得有些越线了。她的面颊比起酒精的作用要变得更红了。

“……话说，我好像在哪儿看过有这种知性对话的法国电影来着。”

被她敷衍过去了。

亏她费了不少力气，这敷衍的技巧实在过于拙劣了。但我也不打算深究什么，就这样让她的发言随风而去吧。当我什么都没听到。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不穷追真相、不判断真伪反而更好的事情，这世上可多着呢。

柚子果汁在玻璃杯的底部融化成一汪水洼。化为液体的黄色冰沙。我用汤勺盛起它那最终的姿态，慢慢吮吸着。

湿润的甘甜在我的舌尖扩散开来。

“……但是。”

砚小姐像是要掩盖自己的失言似的回到了刚才的话题。

“咏彦，今天真的可以了吗？不和我商量一下没关系吗？”

“就别再提这事了。关于案件，我下周再来找你商量。”

“这样啊？但是我下周就不在日本了哦？”

“嗯？”

“明天我要去德国了。大概要去两个月。”

她一边托着自己的脸颊，一边露出苦恼的表情看着我。

“欧洲系统性安全委员会¹⁰请我去一趟，想让我给他们讲一下我之前开发的金融产品的安全性。虽然产品负责人实际上是其他人，但她好像没能正确理解我的理论——”

我有些不知所措，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态。但我本该考虑到这种可能性的。

砚小姐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无业游民。她只是因为已经有所积蓄所以进入了半退休状态而已，实际上只要她有这个想法，立刻就可以回到现役金融家的地位。期望得到砚小姐能力的企业和组织，无论国籍或是官商都大有人在。

“另外他们还拜托我评估一下其他金融产品的风险。总之就是诸如此类，大概要花上两个月的时间。当然完事以后我会回日本的，但是这期间你恐怕很难联系到我。虽然也可以用 Skype¹¹，但毕竟有时差，我在那边的生活还会很忙——”

“所以咏彦，如果你有什么要紧的问题，现在就问吧。我能回答你的话，一定给你一个答案。”

我沉默思考了半晌。两个月——从现在开始算的话，不但夏天都过去了，就连秋天都开始很久了。这稍微——不，是实在太漫长了。

我将汤勺搭在碟子边缘，从凸透镜似的汤勺背面，能看见自己被拉长延伸的面容。

“容我反悔。果然还是，今天可以和你商量一下吧？”

“嗯，当然可以。不过我们午饭都吃完了，不如换个地方吧？找个地方一边喝茶一边聊吧。”

砚小姐用纸巾擦了擦嘴巴，然后认真对折了几次后，放到了餐盘的一隅。接着她从包中拿出小化妆包，从中取出了一支保湿唇膏。似乎是要补上刚才蹭掉的部分。砚小姐平时是不太会涂口红的。

“啊，对了——”

她那双艳丽的嘴唇颤动着，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说道。

“在此之前，先陪我去买个东西好吗？我想买一下长筒靴和秋装。”

我一边被她那如果冻般轻柔颤动着的嘴唇夺取着心神，一边用不带感情的声音回答道——行啊，没问题。

*

砚小姐被名牌店的购物纸袋包围着，脸上写满了愉悦。看来她是买到满意的东西了。而在我的旁侧也放着某个国产男士品牌的纸

袋。这是作为陪她购物的奖励，她买给我的东西。

橙色的间接照明在墙壁上洒下温柔的光，此处是某家连锁咖啡店。

咖啡店内人很多，但我们找到了空位，坐了下来。

圆桌上摆放着一个小碟和两个金属杯子。另外还有一个圆碟。砚小姐似乎终于吃腻了冰沙，这次点的是冰镇豆浆拿铁。她还点了一道加了鲜奶油的华夫饼，看来暂时还没有吃腻甜食。

顺便一提，我点的也是豆浆拿铁。倒不是因为我有喜欢豆浆，只是跟随着砚小姐的步调罢了。

“——那么，这次是个什么案子？”

砚小姐一手拿着吸管一手握着餐叉，问我的时候双眼都发着光。她似乎心情确实不错。从以前开始她就是对谜题情有独钟的类型，好像中学时代也有过疯狂阅读推理小说的时期。

“嗯，这个嘛……”

面对她那毫无阴霾的眼神，我心里有些不太自在。

“这次的案件，该说适合砚小姐呢，还是适合夏天呢？”

“适合夏天？”

“是啊，砚小姐最喜欢的与冰有关的故事。”

“与冰有关……使用冰的诡计吗？”

“是飘雪的洋馆。”

砚小姐用吸管咔啦啦地搅动着杯中的冰块。

“地点是山梨县的某处避暑地。时间在之前不久，今年二月

份左右。在某个游客禁止入内的山间土地上，有这样一座洋馆拔地而起——”

砚小姐衔着餐叉看着天花板。

“——嗯？啊啊，洋馆（ようかん）是说这个洋馆啊？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能吃的那种羊羹（ようかん）。今年秋天虎屋¹²会不会推出新产品呢？”

“……那是一幢富商建造的洋馆，洋馆周围的白桦林葱葱茏茏，而其他的人间灯火却一盏也没有——”

“我这装傻的笑点是不是太古典了，你没领悟到……说起来，我还一次都没吃过‘小笹¹³’的羊羹呢。这玩意儿要是不早起排队可是买不到的，咏彦要是下次能给我带来，我会超开心的呢……”

“……而其他的人间灯火却一盏也没有，每当到了冬天，洋馆周边都会被大雪覆盖。”

想要不落入砚小姐的节奏，其实是件苦差事。

“这次的案件就是以此为舞台发生的。阴惨的杀人事件，就发生在这幢古色苍然，洋溢着大正浪漫¹⁴风格的洋馆之中。豪华的枝形吊灯与真正的壁炉。红色的天鹅绒毯与西洋甲冑。墙上装饰着鹿头标本，还有画作镶在金框里……”

“在落雪纷纷渐渐堆叠的孤立环境下，在这异国情调飘散的西式建筑中，被庄严执行的令人恐惧的预谋杀人——怎么样？你有兴趣吗？”

“……怎么有一种连欧罗巴（Europe）这个外来语都要用汉字

写的气氛。”

砚小姐表情复杂，端起金属杯，捏住吸管喝了一口。

“呼。虽然我是那种听到小栗这个姓氏，脑海就会想起‘虫太郎¹⁵’而不是‘旬¹⁶’的那种人，听到这种话题也确实会饶有兴味——但是，现实中死了一堆人的惨案就有点那什么了。该不会是连环杀人案吧？”

“不，被害者只有一个人。你失望了？”

“失望什么。牺牲者不是越少越好吗？别把人说得像是猎奇爱好者似的。”

“不好意思，我还以为砚小姐作为本格推理¹⁷迷一定是不会轻易满足的……不过，还有一个砚小姐会喜欢的设定——‘双胞胎’姐妹。”

“双胞胎？双生子替换诡计？”

“双胞胎中的哪一个犯下了血案。”

我将豆浆拿铁拿到嘴边。

“至少现在就是这种情况。这次的案子是双胞胎之一犯下的。但是如果确实如此的话，那么就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

砚小姐的瞳孔中闪烁着光芒。

“原来如此，双胞胎中是哪一个犯下了血案，这一点无法确定对吧。”

我点点头。果然和砚小姐对话效率就是很高。

“没错，正是如此。虽说倒也不是全无证据，能够指明双胞胎中‘哪一个’犯下了血案的证据是有的。但是，虽然能指出其中一人是凶手，却依然存在着某种矛盾——”

砚小姐眯着眼托着腮，小指轻触着下唇。

“……矛盾？不过，也存在双胞胎以外的人犯案的可能性吧？还有两者是共犯的可能性也——”

“那种可能性当然也被考虑过了。可是存在强有力的目击证词，而如果两者是共犯那么证言的矛盾将无法消解。最后警方也没能锁定嫌疑人，案情就这样陷入了泥沼。因为他们没办法锁定，究竟双胞胎中的哪一个才是凶手。”

砚小姐在桌下换了个翘着脚的姿势。

她一只手托着另一只手的肘部，另一只手则托着自己的下颚，露出沉思的表情。她上半身拧成S形，不知为何显得非常色气。

“呼……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吗。简直就是‘哥德尔第一不完备定理’呢。又是大雪封闭的洋馆又是双胞胎姐妹，明明全是些古典配置，结果内核却似乎意外地新鲜呢——”

砚小姐瞪圆了眼睛。

那是一双像宁静的月夜一般发着光的眼睛，让我的呼吸都暂停了。

我这位美丽的小姨——笑了。

“原来如此，这倒确实是我喜欢的话题呢，咏彦。虽然这样说有点不合适——真有趣。”

砚小姐一只手撑着脸颊，露出做梦似的表情，深靠在椅背上。她的视线向着右侧流转，像是在思考着什么。虽然她也应该像平时一样玩弄自己的头发，但今天她把所有头发都盘了起来，所以没办法，只好去玩弄耳垂。

我一边喝着豆浆拿铁，一边观察着她的姿态变化。

“不过，虽然我把事件说得这么热闹——”

我尽量委婉地说。

“但一如既往，这起案件已经被解决了。经某人之手。”

盛放食物的小碟子微微跳了起来。

砚小姐用像是歌舞伎¹⁸似的做派趴到了桌子上。她右手像是濒死的昆虫似的轻轻晃动。杯子好像快要倒了，我赶忙用手扶了一下，再把她的头发拨到不会沾到奶油的地方。要照顾她可得用心了。

她哐哐敲着桌子叫喊着些什么。

“太过分了！咏彦这次实在太过分了！这根本不是叙述性诡计，就只是单纯的诈骗！你根本就和结婚当天消失不见的婚姻诈骗犯是一丘之貉！”

“因为这世上淘气的男人有很多啊。砚小姐也请不要因为太心急而被奇怪的男人骗了。”

“我才不是因为迟迟没有结婚而心急的三十岁女人！这种警告听得我脑袋都快炸了！现在咏彦的脸和我家老妈完全重叠在一

起了！”

“我外婆都去世好几年了吧？她到底是从多少年前就开始担心你啊——这些先不管，砚小姐你冷静下来听我讲。虽然讲故事的顺序不太对，但我没有捉弄你的意思哦。案件确实是解决了，但我还有些无法释然的地方。”

我的手指正以一种不知来源的力量攥住了杯子。

“被判定为凶手的那个人，一直不肯承认罪行。另外这次的犯罪动机也是个问题。虽然对砚小姐而言，动机是无论怎样都好的——”

砚小姐无力地支起身子。

“也就是说，一如既往，你想要我来验算谁的推理对吗？”

“简单来说是这样没错。”

她深深叹了口气。

“真是让人提不起劲……就感觉像是中间的芯被人吃掉了的西瓜一样……”

……虽然听不太懂她的比喻，猜猜可能是“好吃的部分被人抢走了”的意思吧。

砚小姐双手捂着脸，肩膀微微颤动着。因为看起来实在太像是在聊什么其他话题的情侣了，希望她能不要再继续演这一出戏。

“我知道了……好吧，咏彦……就将那位业余侦探的推理……”

这时，我忽然察觉到她有一个细节说错了。

“啊……”

“什么？怎么了吗？”

“这次倒不是业余侦探——”

“哎？这么说的话，难道——”

“没错。”

“侦探是本职工作。”

* * *

——真是要命的田间路。

未被铺设过的土路被农用拖拉机的车辙蹂躏着，几乎没有一处是平整的。本来坐起来就不太舒服的古董级旧车，将地面的凹凸忠实地传达到了座椅上，令我的屁股疼痛不堪。

从车窗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无边无际的乡村风景。视野中大部分都是休耕的水田，其上则堆积着厚厚的白雪。

山村的冬天。

“——话说森帖同学。你知道圣彼得堡悖论吗？”

我身边的侦探突然开始聊些蠢话。

“一七三八年，伯努利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发表的悖论。对——伯努利。就是那个‘伯努利定律¹⁹’的伯努利。为了说明这个悖论，他假想了一场赌博——喂，森帖同学你在听吗？”

天空湛蓝到近乎透明，几片灰色的云在其中飘摇着。山岳上覆盖着杉树林。在农田的深处，大型乳制品制造厂的广告牌耸立在地

上。真是常见的日本田园风景。

“……赌博的规则是这样的。首先要准备一枚硬币。投出硬币，若是正面，那么游戏结束。此时你能得到一日元。

“此后你可以继续投硬币，直到硬币正面朝上为止。而你每次投掷硬币时，你所能得到的金额会成倍增长。第二次掷出正面就是两日元。第三次的话就是翻倍，四日元。第四次就是八日元。第五次十六日元。第六次三十二日元——

“那么，假设你要去参加这场游戏。那时的你对于这场游戏的参加费，愿意支付多少呢？”

车轮碾过一处深邃的凹凸地段，我的身体颠簸起来，差点一头撞到低矮的车顶上。

“喂喂，森帖同学，跟我说说话嘛。你到底愿意支付多少参加费？十日元？一百日元？一千日元？还是说几百万日元也愿意？喂喂，拜托你了啦，我是真的很想听听森帖同学的想法——”

“你烦不烦，有这个闲钱不如快点先把我一万日元还给我。”
被人毫不见外地用手搭在了肩膀上，我冷淡地甩了开来。再继续听这个话题可能要被烦死了，我也马上打断了他。

那位美貌的侦探露出内心受伤的表情看着我。

“啊啊——你不懂啊，你不懂啊，森帖同学，我又不是在说无聊的事。你察觉到了吗，森帖同学，你现在好歹是要得到获得莫大收益的权利了啊，为此只需舍弃一万日元——”

“上笠。你已经开始跟大学生借钱了吗？你完了。去死吧²⁰。”

这位坐在副驾驶座的女性，喜欢在对话时掺几句中国话。

她像好莱坞女星似的戴着一副太阳镜，涂着颜色艳丽的口红，穿着布料过少的性感服装，露出丰满胸部之间的深邃乳沟。

她无视车内猛烈的颠簸，脚搭在前车窗前，悠然地修整着脚趾。真是个平衡感优异的人。

“……也跟我借了三十万元。”

这时，驾驶席上传来了一个幽幽的声音。那位个子娇小的年轻女生则梳了个木芥子²¹似的发型（也可以叫波波头），看起来有些土气。虽然她穿着一身面试套装，看起来就像是在找工作的女大学生，但她很早以前就有固定工作了，算是个老牌社会人。

侦探愤然地反驳道：

“扶琳，我提醒你不要血口喷人。跟土道借钱这事姑且不论，我这么大个腕儿能跟个大学生借钱……我像是这么没羞没臊的成年人吗？我一番好心都被你说成什么了，我这可不是在跟他借钱，而是在介绍一种投资方式。之后就会帮助他积蓄教育资金，我只是在介绍这个比起学资保险，回报率要更高的金融产品啊。也就是说——”

侦探用食指指着自己的脸。

“名为‘我’的金融产品啊！”

毫无感情的震动声在车内静静回响着。要是没人吐槽，装傻会多么尴尬。现场充分地证明了这点。

这位侦探的心理素质超强，还在没皮没脸地继续吹嘘。

“……说到我啊，可是和3A级超优良企业股是同一种东西啊。高红利，保证升值。而且绝无债务不履行的风险。像我这样令人安心的投资对象，过了这村儿可就没这店儿了。”

“所以啊，扶琳，你有没有可能通融一下——”

“你还想拉我下水啊？你这个脸皮还真是够可以的。不过在此之前，你先把借给你的一亿八千七百万给我凑齐了还上，再加上这一个月来的利滚利，追加融资切你一个肾吧，大夫我替你安排。”

“哈哈，森帖你听见没有，扶琳真擅长黑色幽默——”

“毕竟我就在这个黑色的业界干活。”

“……可不可以，稍微停一下。”

砚小姐拿着餐叉的手停止了动作。

“……怎么了砚小姐？我刚刚有点进入状态，实在不想被横插一竿子打断叙事节奏。”

“抱歉，但是突然杀出来这样一群奇怪的家伙，实在是吓了我一跳。那个——我就稍微确认一下哦，这真的是发生在咏彦身边的故事吧？不是什么电影外景拍摄之类的吧？”

“不是啊，怎么了？”

砚小姐视线逐渐飘忽，在天花板处停住不动了。

“怎么听着像是黑恶势力登场了？”

“什么黑恶势力……哦哦，你不会是指扶琳小姐吧？扶琳小姐

虽然说话是那个风格，其实并不是黑社会哦。她是一名在日华侨，主要经营面向在日华人的金融和不动产业。虽然坦白说就是做贷款的，但是她可是受金融厅认可的金融業者。”

“说实话我不觉得有哪个金融業者能以个人名义无担保借出去一个亿。”

“这样吗？可能因为双方都是多年的老交情了吧？我也不太清楚……”

“侦探上笠的助手士道小姐也并不是什么可疑人物。我和他们相互认识是因为……这故事太长了，还是跳过吧。总之是我中学二年级的时候遇到他们的。从此以后偶尔会见面，虽然一般情况下，叫我出来都是因为上笠资金周转有困难……”

“已经相当可疑了……能不能先做一下人物介绍？”

“我这不接下来刚要给你讲的吗……嗯，上笠的全名叫上笠丞²²，在都内从事侦探业，自称二十七岁。这人的出身和经历都不太明朗，但是上笠拥有一项有些奇怪的特殊能力。”

“特殊能力？”

“是的。但是，有点一言难尽，之后讲故事的时候再说明吧。上笠自称的年龄八成是骗人的，实际年龄要更大才对。虽然看上去是很年轻啦……顺带一提，上笠有一间侦探事务所位于阿佐谷，但是常年拖欠两个月的房租。然后是完全没用的信息，这人长得很好看。”

“接下来是开车的侦探助手，士道夏海。她现年二十多岁。原

先是个邮局职员，以某起案件为契机加入了上笠的事务所。”

“前邮局职员？”

“是啊。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抛弃曾经安定的生活，投身帮派分子似的日常……大概是根本就没想过这些事吧。她的兴趣是制作点心和美食巡礼。顺带一提，事务所欠了她一大笔工资，现在她在用邮局工作时的储蓄艰难地求生着。”

“最后，是副驾驶座上的那位中国女性——”

“……请讲。”

“她的名字叫扶琳。全名姚扶琳，如之前所说是个放贷的在日华侨。她对于自己的其他信息，譬如年龄之类的，比那位侦探还要守口如瓶。好不容易知道的只有她的三围……你要听吗？”

“不了不了，一点都不想。”

“想来也是。那就不讲了。顺便一说，她的姿容大概是那种会挑动情欲的，十五岁以上禁止观赏的级别。如今，一方面侦探欠了她一屁股债被她踩在脚下，但另一方面要是上笠宣布破产，她也很难办，所以如今二人就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我的嗓子都说累了。于是喝了一口豆浆拿铁，治愈喉咙的疲惫。

“……那么我们回到正题。这位扶琳小姐为了让侦探能尽快还上贷款，而一直在给他们事务所找活干。这次也是如此，为了解决某个资本家的遗产继承问题，我们向着目的地进发了。”

这时，砚小姐的时间终于重新流动了起来。就像是解除了录像

机的暂停似的，她接着刚才没做完的动作，拿着餐叉继续吃了起来。

“……了解了。我大概掌握了这件事的概要。简单来说这侦探是个废物。”

“嗯，你这么说也没什么问题……人物介绍到此为止就好吗？”

“嗯——不对，再等一下。”

她拿着餐叉的手再次静止了。

“我能再问一个问题吗？保险起见，我想稍微确认一下……这个侦探——‘上笠先生’，是男的吧？”

“是啊，怎么了？”

她面颊稍稍泛红。

“就是想问这人……有没有龙阳之兴？”

“啥龙阳之兴——哦你是说喜欢男人的男人啊？别总说些奇怪的话。上笠是喜欢女性的，连借钱都大部分是跟女人借来的。”

砚小姐露出了安心的表情。她到底在担心什么？我实在是信不过这个人的脑回路。

“……没有其他问题了吧？那我可接着讲了。”

“嗯，没别的事了。不好意思打断你了。请你继续。”

下车后，连呼吸都是白色的。

地上铺着薄薄的积雪。眼前的白桦林无边无际，远方的山峦像包着铝箔纸一样泛着白银色。停车场四周围满了由结着红色果实的

常青树构成的篱笆墙。冬天结着红色果实，还生着针叶的灌木——柊树。

在篱笆墙的前方，可以看到一幢戴着雪帽子的二层洋馆。
——金樱馆。

大正时期由一位富商建造而成，是一幢具有近代风格的洋馆。俗称大正浪漫建筑。虽然完全遵循了西洋的范式修建，却也无法完全舍弃日本的美学，属于日本建筑史的夹缝中昙花一现的泡沫般的建筑风格。

正当我醉心于这幢历史古迹时，眼前忽然闪出一道红蓝色的魅影。

是侦探。

他夺目地站在我面前。在雪中很难不注意到他那身红色的大衣。大衣的袖口缝着金袖扣，还戴着一双绣着金线的白色皮手套。高个子的美貌。现在还只能看到他的背影，若是他转过身，还能看到那双翡翠色与湖蓝色的异色双瞳，像人造物似的美得炫目。

然后是——被白雪照耀着发出金属色光芒的侦探的蓝发。

蓝色的头发——才是这位侦探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

这当然不是天生的。但为什么是蓝色呢？侦探这职业难道不是应当以避人耳目为第一要务吗？为什么要特地给自己染一头引人注目的蓝毛？但我知道这理所当然的问题的答案。和这位侦探充满谜团的人生经历一样，深藏在迷雾的彼端。

“——怎么了？不过去吗？”

有一个人走了过去，是扶琳小姐。我们像是摆脱了定身术似的转过身去。

姚扶琳小姐——

这边这位似乎也是个充满谜团、难以对付的人物。

她肩披着毛皮大衣，叼着长烟管，带着一种藐视众生的豪迈身姿。仿佛是上海电影中出现的中国黑帮的女人。若说起存在感，这位中国女人可丝毫不输给那位侦探。

若是走在街上，一定会吸引众人的目光吧。这对俊男美女的组合散发着浓郁的灵气。在这片雪景中面对这两人，事到如今也不禁令我产生这是电影拍摄现场的错觉。

在双雄之间如同小家鼠一般跑前跑后的还有另一位，虽然她出现在了视线角落，但还是之后再介绍吧。

虽然扶琳小姐急匆匆地就要出发，可侦探上笠却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他在这严寒之中，也不顾身体快要被冻僵，凝视着远方的洋馆。观察——鉴定。与其说他是在鉴赏这幢建筑，不如说更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因为那不寻常的气氛，我们全都停下了脚步。

我们屏息凝神，静静观察他的动向。我们都很清楚，并非比喻，这位侦探可以看到常人看不见的东西。

终于，侦探的双脚动了起来。

但他不发一语。我们一边困惑着一边跟在他屁股后面走，在崭新的雪道上留下四个并排的足迹。

“那个，丞先生——”

在走向洋馆的途中，小动物——侦探助手士道小姐忍不住问道。

“难道说刚才……又看到了什么了吗？”

侦探一边走，一边慢慢摇摇头。

“不，只是错觉罢了。在冬日天空中并不多见的卷云，刚才就像是一条包围洋馆的缠绕之蛇——虽然这么说，但也只是一瞬间看起来像罢了。只是单纯的视错觉而已。连日来都在处理案件，我变得稍微有点神经过敏了吧。”

“缠绕之蛇——利维坦的隐喻。是‘嫉妒’吗？”

“都说了只是错觉。”

他停下脚步，语气中带了些愠怒。

“怎么老是遭遇这些攸关别人生死的事呢？但这次可不是那么血腥的委托。只是破解谜题，破解绘画。只是陪喜欢谜题的老头子玩最后的游戏，找到隐藏在某处的遗产。仅此而已。”

“不是那种相互争夺遗产继承权的案子？”

“这世上也不都是些关系不睦的家庭吧。”

侦探——上笠丞，拥有某项不可思议的力量。

那是一种预知未来的能力。

以基督教所言的“七宗罪”——“傲慢”、“嫉妒”、“愤怒”、“怠惰”、“贪婪”、“暴食”、“色欲”作为七种象征，预知将

会发生的不祥之事的能能力。

虽然因为他本人并不同意，而没有进行过科学上的检验，但包括我在内，周围的人们都将之作为既成事实接受了。即使要否定这一点，也无法忽视那过多的实绩。

有一种说法认为，他继承了自己母亲的力量，那是一位作为天主教修女，引发了种种神迹，而被列为圣人候补的女子……但我毕竟不清楚上笠的过去，所以对这个说法也只好不予置评。

士道小姐看起来十分不安，捏着自己前胸的罩衫。

“那个……丞先生。”

“怎么？”

“你在我身上能看到圣痕吗？”

侦探又一次停下脚步，转过身来。他双手插着兜，冷淡而不客气地，像是用视线舔舐一样观察着个头娇小的助手。

“……需要确认吗？”

助手小脸通红。

“不，果然还是不用了。”

她断了气似的止住话头，低下头，转身小碎步走开了。

这是侦探预知能力的另一个特性——那就是，他能在会成为案件牺牲者的人身上，看到圣痕。

这当然不是一般的伤痕，我们这些肉眼凡胎是看不到的。圣痕本来似乎是会出现在耶稣基督所受到的伤痕之所在（手掌、鬓角、侧腹等等）的事物，但上笠所看到的略有不同，在身体的各处都有

可能显现。

反过来讲，就是无法确定圣痕会出现在身体的哪里，除了脱光衣服检查，别无他法。士道小姐也是因此羞红了脸。

“这樱树可真结实呢。要是春天来就好了。”

扶琳小姐用娇媚的声音说道。

她走到庭院中间，停下脚步，吸了一口烟管，抬头望着漆黑粗壮的树木。从树枝来看，确实是樱树没错。

我回过神来四处张望，才发现这样宽广的庭院中只有樱树而已。简直宛如《樱桃园²³》的场景。

侦探助手仰望着其中一棵小声说道。

“这样子吗……这就是‘金樱’吗？虽然看起来是普通的樱花，但是开出来的花是金色的？”

“士道你怎么一张嘴就败露了自己是个笨蛋。”

侦探侮辱性地附和道。

“‘金樱’是山梨县某个神社的名字——金樱神社。这附近大概有它的分社吧，就是因为建在这个神社附近，所以才起名叫‘金樱馆’——这就是这名字的由来。”

原来是这样啊。我还以为是种了很多樱树所以才叫“金樱馆”，也没资格去笑话士道小姐。

“正是因为有‘金樱馆’这个名字，所以宅邸内才会种满樱树吧……名字产生实体的典型案例。虽说种樱树应该还有其他理由，但肯定不是‘金樱’的来历。这里种的也不是郁金樱，而是染井吉野。”

“哎呀？不是叫做‘金樱’的花种吗？我好像在涩谷见到过这个名字……”

“……那个难道说是金王八幡宫的‘金王樱’？那个是镰仓时代的源赖朝²⁴从龟谷的宅邸中移植过来的樱树，叫做长州绯樱，会开一重到八重²⁵的樱花——”

“哦哦，真不愧是丞先生。知识渊博。明明乍一看只是个喜欢动画的高傲家伙。”

“……你是想说 Cospaly 吗？对自己的老板可真敢说话啊。揶揄别人发色之前先照照镜子好不好？你这个坐电车都能买学生票的幼稚外表，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交到男朋友——”

“要是丞先生肯还钱的话，我就买得起几身好衣服了。”

“怪我咯。”

侦探和助手拌了两句嘴，稍微拉开了些距离。扶琳小姐抬头望着赤裸的樱树吞云吐雾。叼着长烟管，眺望着冬日枯萎的樱树，这光景简直比日本人还要日本。就像是吉原的花魁，就像是神乐坂的艺人。

我们继续前进。很快便能看到洋馆的正面玄关了。门前种着像圣诞灯饰似的结出可爱红色果实的柊树，还有一条比酒店还要气派的车道。在其深处，一扇漆黑厚实的木门立在那里。

我们走到门前。映入眼帘的是不知以什么动物为原型做成的黄铜门环。又像是鹰，又像是鹭——因为那生物长了两颗头，想来是架空的存在。

上笠不知为何一直盯着门环看。怎么回事？他又“看到了”什么东西吗？

扶琳小姐按响玄关的门铃。

很快，就听到内线电话中有人应答。又过了几秒，我听到了穿着室内鞋啪嗒啪嗒接近的脚步声。随后脚步声停止，又响起了从内部打开锁头的声音——

世所罕见的难解之谜，拉开了序幕。

*

上笠原本接到的委托被他当场解决掉了。基本上没花什么时间就搞定了。

原本的委托是要解开一本俄罗斯小说中附带的“绘画之谜”。

金樱馆的上一任馆主，已故的申神寿太郎先生将自己的遗产藏了起来，而线索则藏在了一幅“画”中。继承遗产的条件就是解开谜题。不太清楚他这么做的理由（虽然我觉得只是因为他是怪人）。扶琳小姐似乎是不知从哪儿刺探来了这些家属因为无法继承遗产而苦恼的情况，就替他们介绍了侦探。

人家给了我们一个月的时间，结果侦探抵达当天，盯着画看了几分钟，就轻松解开了谜团。就像是要让这位侦探再露一手一样。

当天晚上，案件发生了。

窗外飘着雪花。

在侦探迅速解决掉委托之后的晚上，我也算是完成了工作（除了上荳以外都没人在做事），便将剩下的时间都耗费在洋馆的大厅里游手好闲。

侦探正在沙发上半梦半醒地醉心读书，扶琳小姐正用申神家秘藏的红酒打牙祭。侦探助手捧着吃得饱饱的肚子，一脸幸福地睡着了。我们刚刚被招待了一顿豪华晚餐。

优雅的餐后时光。

用炼瓦制造的壁炉当中，货真价实的柴火在啪啪作响。抬头就能看见三段式的豪华吊灯，低头则是厚实的猫脚桌。无论是绒毯还是沙发一类家具，全都是奢华的进口货，简直就像是电影的布景一样。

这里还有把整面墙改装成与天花板一样高的气派书架。已故的申神寿太郎先生算是个乱读家，藏书范围从纯文学到推理小说应有尽有，其中以俄国作家最为突出。顺便一说，现在侦探正在读的就是从这里借来的书。

这时，大厅后面的门开了。

从连接着厨房的门中，走出一位穿着惹人怜爱的女仆装的年老女性。

我也拿不准该先描写“惹人怜爱的女仆装”还是“年老”，总

之事实就是反差很大。她是申神家唯一的佣人，铃木女士。似乎是来给我们送上餐后的茶饮。

房间中飘散着红茶的清香，连酣睡中的侦探助手也被唤醒了。

她像是丧尸似的霍然起身，脖子咔咔地转向手推车。看着五层高的银质蛋糕架，双目生辉，脸上仿佛写满了“哇！”

“呵呵呵……呵呵呵……几位客人在休息呢？这个是‘凝乳糖’，这个是‘姜饼’，然后这个则是‘核桃蛋糕’……都是俄式糕点中的珍品。算是我这个‘点心调酒师’聊表心意吧，申神家多有得罪了……”

银盘中没怎么见过的俄式糕点堆积如山。已故的寿太郎先生对俄罗斯真是情有独钟，为此让宅邸内都充斥着浓厚的俄国风情。追溯原因的话，似乎他当年是与俄罗斯之间做生意，才得到了第一桶金的缘故。他的妻子比他过世得要早，那也是一位俄罗斯人。

面对这座糕点之山，侦探助手双手背后，垂涎三尺。

“……你是被下了‘等待’命令的迷你牧羊犬吗？”

侦探从书页之间抬起头来，边说边露出一副诧异的表情。我也不太懂为什么会把犬种限定为迷你牧羊犬。

“你拘谨个什么？想吃就吃啊。”

“不，但是……没有人先动手，而我一介助手率先出手的话……”

“这有什么好操心的。没人动手是因为大家刚吃了一肚子的俄国料理。但你就这么想吃一肚子碳水化合物吗……虽然不能理解，但这是你的自由意志。想吃成肥婆就吃吧。”

侦探刚把脸埋回书页中片刻，旋即又抬起头来。

“我想知道一件事，你没有得糖尿病吧？我姑且也算是你的老板，对员工的健康管理负有责任的。你上个月体检的时候，血糖含量和糖化血红蛋白是多少？讲来听听。”

“嘿嘿，我才不会说这种少女的秘密呢……”

助手一边不让口水流出来，一边回答道。

“但是不必担心我。我可是怎么吃都不会胖的体质。也就是传说中的美少女体质。伊达市的两个‘点心调酒师’里就有我一号！”

“怎么吃都不会胖啊……肠子里长蛔虫了？还是甲状腺有问题……真危险啊，回去以后马上去消化科挂个号吧。”

正说着话，大厅的门忽然又打开了。

一名年轻女性走了进来。她是这次的委托人——“金樱馆”现任馆主，申神莲花小姐。

申神莲花是寿太郎先生的独生女，才刚过二十岁。因为继承了父亲的遗产，现在已经算是资本家了。

因为母亲是俄罗斯人，她也长了一双颇为引人注目的蓝眼睛。而且似乎也凭借着自己的美貌，在东京从事艺人工作。

她手中拿着昂贵的红酒，坐到了侦探的身边。

“今天真是太感谢了……这么快就解开了谜题……”

她一边拿出红酒杯，一边彬彬有礼地道谢。

侦探像是在谦虚似的摆了摆手。

“啊啊，这没什么……只是从令尊藏书的倾向中找到了一些线

索。他那句‘葬礼上的曲目请用穆索尔斯基²⁶的’也算是个线索。前任家主似乎是个深爱俄罗斯文化的人呢。”

“是啊……父亲算是个知识分子吧，曾经好像还在美术大学读过书……可是我对于这方面却……怎么说呢……”

我察觉到莲花小姐看着侦探的表情好像有什么在燃烧，脸上也浮现出了几分火热。

……又是这出戏啊。

“侦探先生，你对艺术很了解吗？”

“还行，也就是通晓常识的程度。毕竟这也是职业修养的一环。”

“你在看什么书？文学吗？”

“马克西姆·高尔基……他写的《底层》。这是一部沙俄帝国时期的剧本，描述了当时底层劳动者们的生活。如今读来也颇为有趣，与现代日本的贫困问题如出一辙。”

“……侦探先生是关心社会的那一类人呢。”

“我吗？不，我是厌恶社会的那一类人。”

侦探耸了耸肩，混血美女轻笑了几声。

我在一边听得一脸迷惑，想不出到底哪里好笑，不过跟上笠聊天的女性多半都是这个反应。

这位侦探通常都会非常受女性欢迎。

简单而言就是万人迷。他经历过的女人们都能编纂成一本书了吧。像这次这样令女性委托人（有时是男性）春心荡漾的情况，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他有着 Cosplay 一般闹着玩儿似的发色，还有着

仿佛来自异世界的美貌。无论是太宰治、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多丽丝·莱辛（好像是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我不太清楚），他全都能说得头头是道，而且对音乐、数学乃至日本乡土文化也全都造诣颇深，更别说还会一些格斗技巧。他这种天才侦探，有着像是乐天超市里的大礼包一样种类庞杂的才能，也自然时常被女人们崇拜和迷恋。

他也确实无愧于能预知未来的侦探之名，谁会被他吓跑而谁会迷恋于他，大概一下就能分辨出来吧。

然后一听说这人欠了多少债，女生一定是更迷恋了。

不知何时，莲花小姐已经将手搭在了侦探的肩膀上，二人亲昵地额头相抵，用甜美的声音窃窃私语。

“——话说回来，侦探先生，你现在有没有正在交往的人呢？”
在我旁边往嘴里塞着烤制糕点的侦探助手竖起了耳朵。

“……不，还没有。”

“真的吗？是不是刚和人分手呀？”

“不。我只是现在有点，出了某些问题……”

“某些问题？”

莲花小姐歪着头，视线自然地看向正在窗边倒红酒的中国女人。

“……是什么？跟踪狂之类的吗？还是和那边那个女生藕断丝连——之类的？”

上笠苦笑。

“不，她只是我的债主。为了追回欠款才一直跟着我而已。”

“哎？欠款？呃，这样啊……”

虽然吃了一惊，但莲花小姐很快换上了妖媚的声线。

“那你欠了多少钱呢？根据不同条件，让我助你一臂之力也是可以的哦——”

我旁边的助手发出了发情期的猫似的呻吟声。

——哇哦，这可是偶尔才有的“珍稀品种”。就算知道上笠借钱成性也没有被吓走，充满毅力的女性登场了。

俗话说得好，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你出两亿现金，我当场就把这坨不良债权卖给你。”

大概是听到了对话，扶琳小姐一手拿着烟管，一手端着酒杯，眺望着窗外，头也不回地说道。

“但是我有一个忠告。这男人可不是省油的灯。前脚刚刚无债一身轻，马不停蹄地就又会去借高利贷。面对这样的男人，与其常年背负着一亿左右的欠款，还不如早点划清界限。”

似乎是对上笠的性格太过熟悉，扶琳小姐这番话一点含蓄委婉都不带。

接着中国女人转过身来，用长烟管指着壁炉上的画作。

“比起那些，这幅画是康定斯基²⁷的作品吧？要是真货，可值一千多万美元。之后你要是打算拍卖遗物，我可以参加吗？会给你出个好价钱的。”

“……你还挺游刃有余。”

莲花小姐与扶琳小姐的视线交缠在一起，仿佛两位武士持剑

而立。

“但是，这样真的好吗？我继承了父亲的遗产，现在可是可以轻松掏出两个亿的哦？需要收据吗？”

“你打算买吗？那我现在就准备契约书，早点签名吧。你下周能准备好现金吗？虽然不用收据，但我也收支票。”

我仿佛能看到两人之间飞溅着火花。

“咔噗咔噗。”

在化为龙虎的二人之间，传来一声十分做作的咳嗽声。似乎是某个小人物拼劲全力想要插入对话。不过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女生咳嗽起来是“咔噗咔噗”的声音。

“……那幅画是制作精美的复制品。即使如此也能卖上二十万日元左右。”

另一个人——存在感稀薄的女子悄无声息地站在大厅一角。她是周防梨乃小姐——莲花小姐所属事务所的经纪人，两人年龄相仿。虽然她身形娇小，却比莲花小姐更有成年人的气场，还戴着一副给人以可靠印象的眼镜。

“哎呀，暴露了。”

莲花小姐吐了吐舌头。

“干吗说出来啊，梨乃。你要是不说话，我就能把画高价卖出去了。”

“这东西调查一下马上就会暴露了吧……况且您已经继承了那么多遗产，有必要专门去卖假货吗？”

听到这番对话，我才发觉莲花小姐意外地腹黑。不谙世事的任性艺人，以及辅佐她不让她乱搞事情的经纪人——两人就是这种关系吧。

扶琳小姐吐出了一个烟圈。

“卖给我假货可不是什么高明的主意，很容易变成珠江口漂浮的无名残肢。”

一如既往，扶琳小姐最擅长的冷面笑话还是十分吓人。她这已经算不上腹黑了，简直是一片漆黑。

大厅之中飘荡着无言的沉默。

正当这尴尬的气氛令我如坐针毡时，忽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背。

我吓了一跳，转过身去看到一位十几岁的少女站在眼前。

“……有空吗？”

她像是企鹅一样斜着脑袋向我问道。

“有空的话，来玩吧，扑克牌。”

——申神衣莉奈。

住在洋馆里的双胞胎姐妹中的妹妹。

她穿着白色蕾丝裙，头上戴着蝴蝶结，如同人偶一样可爱的少女。顺便一提，姐姐名叫小里花，两人都是小学生。

不过虽然她们都姓申神，但却并非申神寿太郎先生的亲生孩子或是养子。

这两人是寿太郎先生的“外甥留下的孩子”。好像是叫做“侄孙”还是“甥孙”之类的，总之要表达这层血缘关系得用上这种没

怎么听过的名词，和寿太郎先生之间的血缘关系并不近。

在她们的母亲和祖母因为意外事故身亡以后，这对无处可去的幼小姐妹，就被亲戚寿太郎先生接收了——大约就是这样的故事。

申神家不知为何是个颇为不幸的家族，血亲少得可怜。如今还活着的只剩下现任家主莲花小姐以及小里花和衣莉奈这对双胞胎姐妹三人而已。另外的相关人士还有一位六十多岁的女性铃木多惠，虽然只是在家里通勤的佣人，但即使算上她也只有四人罢了。在这幢有十几个房间的宽敞洋馆中，这人数构成实在是颇为冷寂。

这一点也可以解释说明为什么本次的遗产继承权没有出现什么乱七八糟的麻烦。

我对拉我去玩扑克的少女点了点头，衣莉奈便对我伸出手。于是我牵着她的小手，被拉着向里面的桌子走去。她有着不太怕生的性格。

我们穿过暖炉前。那里还有一位少女的身影，她正坐在摇椅上，静静地读着书。

她看向这边和我四目相交。我对衣莉奈说道：

“姐姐呢？不叫她一起玩吗？”

“小里花？小里花就算了。反正她也不会来玩的。”

她就是申神小里花。穿着和衣莉奈颜色相反的暗褐色服装，用发箍隆起头发，沉默地读着书。性格略显沉静的少女。

喜欢读书、端庄稳重的姐姐，面对初次见面的人也毫不怯场的活泼妹妹——似乎姐妹之间的性格也会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异。

但她们的动作姿势都协调一致，容貌也仿佛是以同一个款式被生产出来的两尊精致的人偶。相貌完全一致的同卵双胞胎，如同瓷娃娃般美丽的双胞胎姐妹——配合着异国情调的大厅，两人的身姿映入眼帘，不禁让人汗毛竖立。

不过现在，因为某个理由，倒是可以轻易区分这两姐妹。

这对双胞胎姐妹，两人都受了很重的伤。

小里花的右臂吊着绷带，左眼戴着眼罩。似乎是右臂骨折，左眼因为跌打损伤而肿了起来吧。

另一边，正牵着我手的衣莉奈，右脚腕扭伤了。而且左脚似乎也有点跛。

白天医生来巡诊过，二人也应该不是装病。虽然莲花小姐说两人的伤是因为“滑板翻了”和“从楼梯跌落”，但是……

我们终于走到了房间深处的小圆桌前，衣莉奈用手臂的力气爬上椅子。

“大哥哥，你会玩‘Spit’吗？”

她一边熟练地洗着牌，一边问我。不知何时开始，对我的称呼已经变成了“大哥哥”。还真是不认生的孩子。

“嗯？哦哦——会玩的。两人对战，接数字的游戏对吧？”

“那么来玩吧。衣莉奈可是很强的哦。”

衣莉奈说着将半数的牌交给了我。玩“Spit”的时候，首先要分开红牌和黑牌。

准备结束后，游戏便开始了。衣莉奈不是吹嘘，她是真的很强。

双手灵巧地在牌桌上翻飞送牌。我很久没打过牌了，几乎是全程遭到压制。

很快我连战连败，衣莉奈面无表情地说道：

“大哥哥你好弱哦……比起来还是小里花更强一些。”

我哈哈干笑着，妄图掩饰尴尬。被小学女生面无表情地说自己弱，令我心如刀绞。

“不过衣莉奈确实很厉害啊，难道学校里很流行这个吗？”

“怎么可能。大家都在玩智能手机上的卡牌游戏，我又没有智能机。”

“……那么，是因为经常和小里花对战吗？”

“以前是呢。但是那个啊，最近都不玩了。”

她看着坐在摇椅上的少女。小里花将书放在膝盖上，悠然地摇晃着。看起来她是要闭目小憩片刻——可这时她又哗啦地翻开了书页，似乎是休息够了打算继续读书。

“——因为小里花现在没办法用手。”

衣莉奈像是很寂寞似的，低声呢喃道。

*

落地座钟宣告着晚上十点的到来。

大厅中的人数渐渐减少。

首先回到自己房间的是申神莲花小姐。可能是和扶琳小姐的心理战，消耗了她太多体力吧。十点的钟声刚一响起，她就表现出一

副疲惫不堪的样子，说了句“不好意思，我先走了”站了起来。

顺便一提，莲花小姐的房间在庭院中的别馆里，好像是在她高中时代就建造好的。

很快到了十点半，通勤的佣人铃木女士也回家了。她平时的工作时间，大约是早上七点多出勤，过了晚上就下班回家（今天算是格外晚吧）。她家里距离大宅只有徒步二十分钟的距离，有时住在了一起的儿子会来开车接送她，但今天她就在雪中走回去了。

接着半晌，谁都没有再动。

不知何时雪停了，夜空中浑圆的满月发着光。

时间很快就过了十一点半。这次是土道小姐站了起来。她像是教育节目里的角色似的，礼仪端正地说了句“那么各位，晚安了”，跟大家告辞后，便打开通往门厅的西门，回到了自己居住的房间（顺便一提，寝室是一人一间的）。

接着离开大厅的是扶琳小姐。她用端庄稳重的表情说了句“我喝醉了，先去睡了”，旋即踏着醉醺醺的舞步从同一扇门中离开了。

门刚一关上，我便听到合上书本的声音。

“啊啊，都到这个点儿了啊……森帖同学，你还不睡吗？”

侦探转过头来看着我。他在扶琳小姐和莲花小姐的精神激战开始后，就马上徜徉在书籍的海洋中逃避现实了。现在这两人终于从他眼前消失，他也终于取回了内心的自由。

他站起来将书放回书架，接着走到我和衣莉奈的身边，嘿嘿笑着。

“……今晚你要彻夜鏖战啊？”

他留下一句不吉利的预言，和前两人走出了同一扇门。

我难为情地目送着他的背影，如他所言，我今晚可能要战个通宵了。

自那之后我就一直在陪着衣莉奈玩。Spit、梭哈、抽鬼牌、神经衰弱——只要是能两个人玩的纸牌游戏，我们都玩了一遍，但衣莉奈却还是不满足。她平时究竟有多缺少游戏伙伴啊。

坐在墙边椅子上的周防小姐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

莲花小姐似乎让周防小姐照顾客人，所以她不能比我先去休息。我让她别在意那些去睡好了，她最开始拒绝了，但最终还是无法战胜睡魔。“那最后就拜托您熄灭壁炉了……”于是她把熄灭壁炉的顺序教给我之后，就从东侧的另一扇门出去，返回自己的房间了。

然后就像在等着这一刻似的，小里花也站了起来，把书放回了书架。她走的门不是侦探他们与周防小姐走的门，而是通向二楼的北门。

她就这样沉默地消失了。直到最后，小里花都没有和我们说一句话。

随后大厅中，就只剩下我和衣莉奈两人。壁炉中柴火的爆裂声，在这幽静的大厅的天花板之间回响着。

“……那么再来一局吧。这次接着玩 Spit 吧。”

衣莉奈露出不知疲惫的笑脸，开始继续发牌。

——最后，当我终于躺回床上的时候，已经过了凌晨三点。

*

第二天早上。我睡得正香甜，腹部却忽然遭到爆炸般的冲击，整个人弹射而起。我惊恐地睁开双眼，一张明媚的少女笑颜映入眼帘。

衣莉奈。

“早上啦。起床啦。来玩啦。”

她将全身的重量都压在棉被上，用开朗的声音呼喊着我。

我睡眼惺忪地看了看床头的时钟，才刚刚早上六点。睡眠时间约三小时。太严酷了。

我是挺想抱怨一番，但看着衣莉奈那双小狗一样闪着光的大眼睛，什么抱怨都说出口了。她在床上蹦蹦跳跳，我在她的侧目之下换好了衣服。这样说来，她是怎么打开房间门锁的呢——我疑惑地看向衣莉奈，然后发现了一把黄铜的钥匙挂在她的脖子上。可能是这座洋馆的万能钥匙吧。看来在这个洋馆里，搞什么密室诡计都对衣莉奈不奏效。

我匆忙整理了一下仪容，就被衣莉奈牵着手拉出了房间。她步伐意外地有力，似乎即使是双脚受伤，也依然能正常行动。

我来到了大厅，发现有人早就到了。是上笠。侦探已经起床了，正擅自用咖啡机沏咖啡喝。

他单手拿着一本文库本。岩波文库——显克维奇²⁸的《你往何

处去》。这作家我没听过，作品内容也难以想象。

“哎呀，早安啊。起得挺早啊，森帖同学。”

他一边往咖啡里加大量的糖，一边优雅地行了一礼。

“你起得这么早，昨晚没怎么睡吧？不过你昨天确实是玩到很晚才……”

话说到这，他忽然发现了我身边的衣莉奈。

“诶呦，这不是衣莉奈同学吗？为什么一大早衣莉奈同学会和你一起——”

他忽然脸色煞白，用手扶住额头。

“啊啊难道说——你对幼女——主啊，请您宽恕这个人的罪——”

“你消停会儿。”

我一大早就背负如此深重的误解，而且因为实在是太困了，都没力气吐槽。

“怎么可能啊。衣莉奈也是刚起床，把我当成她的玩伴了。”

侦探在胸前划着十字。刚才忘记讲了，他受到身为修女的母亲影响，姑且也算个基督徒（虽然他的宗派似乎并不主流）。

“——这样啊，抱歉，是我下定论太早了。虽然我对男女交往是很宽容的，但果然还是不该和衣莉奈同学这样的小学生发生什么事啊。一夜情也要等二十岁过后再……”

“上笠你讲话尺度有点大啊，当着孩子呢。我可是贯彻柏拉图式恋爱的纯洁男子。当然，也不会和小学生交往。”

“原来如此，这样说来你是喜欢年长一些的女性。”

“……你说谁喜欢年长的呢？你说谁呢，给我说清楚？”

衣莉奈用力拉着我的手，把我拉到了那张小圆桌前。接着她从柜子里取出扑克牌，准备开始玩。她不玩手机游戏这一点，真是不像这个时代的孩子。

我猛然意识到一件事，环顾四周，宅子中没有任何类似电视游戏机那样适合孩子的玩具。

不——毋宁说，我就没见过有什么像是衣莉奈姐妹的所有物。这些奢华的家居，全都是给大人用的，而给小学生年纪的孩子们准备的东 西，这宅子里似乎是没有。硬要说的话，也就只有玄关的滑板了。

已故的申神寿太郎是个资本家，肯定不是买不起这些东西。他都给莲花小姐盖了幢别馆了。那么，这对姐妹的待遇为何会是这样呢——

站在寄人篱下的小姐妹的立场上想象一下，洋馆对她们而言就像是某个闭锁的空间，我的心情不禁有些沉重。

大厅东门打开了。周防小姐披着开襟衫，打着哈欠走进了房间。这时她看到了我们，吃了一惊，停住了脚步。她慌乱地鞠了一躬。

“早——早上好。各，各位起得很早啊。”

“早安，周防小姐。你也起得蛮早的。馆里的佣人都还没来呢……昨天睡得好吗？”

“很，很好。托您的福……那个，需要给您来杯咖啡吗？”

“啊啊，不必了。我已经擅自沏好了。”

侦探举起他手里的咖啡杯。

周防小姐像是十分不好意思似的一遍遍鞠躬。她的样子看起来比莲花小姐的经纪人还要卑微。平时莲花小姐也是这么使唤她的吗——

这时周防小姐看到了衣莉奈，对她稍稍点头致意。

怎么回事？说来奇怪，衣莉奈没理会她的视线，继续整理着手中的扑克牌。周防小姐很快别开眼神，从西门离开了大厅，也许是要去厨房吧。

……也许衣莉奈是不打算回应周防小姐的招呼吧。我这么对自己解释着，又重新面向了桌子。

“准备完成啦。”

衣莉奈在分成两堆的牌山前宣告道。

于是我们再一次开始了仿佛永无止境的游戏。在我们的对决白热化时，一个接着又一个居住者睡醒，来到大厅。首先是扶琳小姐，接着是头发睡得乱糟糟的侦探助手——

但是申神莲花小姐，却一直都没有出现。

*

我们在别馆发现了莲花小姐的尸体。

她被人用钝器殴打之后，又被家用电器的电线将手脚绑在椅子上，最后被绞杀了。看起来是一桩残忍的血案。死因是压迫气管造成的窒息——毫无疑问是他杀。

第一发现者是上笠。莲花小姐直到早餐时间都没有现身，侦探意识到这一点，突然大叫“不好！”，跑出了洋馆。接着就在别馆中发现了莲花小姐的尸体。

“……对不起，是我疏忽了。”

在气氛降到冰点的大厅中，我们等待着警察的到来，而侦探则深深地垂下了头。就好像这里是教堂的告解室，而他正在对一位看不见的神父忏悔自己的罪过。

“我收到了预兆却无视了。当时至少也该确认一下她身上是否出现了圣痕——”

侦探刚刚在一周前遭遇了别的杀人案。

似乎是光是听听就让人毛骨悚然，阴惨凄绝的案子。也因为那件事，侦探这次忽视了案件的预兆。也算是正常的偏见——因为想要躲避案件的深层心理，而丧失了冷静的判断。

“怎么会……你没必要责备自己的，丞先生……”

士道小姐温柔地安抚着侦探的肩膀。

“把云看成动物或是点心，这是谁都会有的事……谁又能想到那是什么预兆呢……”

然而侦探却摇了摇头。

“不，其实预兆不止这一个。在那之后，我还收到了更大的启示。

“进入洋馆的时候，我看到了动物形象的门环。那是双头的格里芬——如果遵循十六世纪的恶魔学家彼得·宾斯菲尔德的分

类，格里芬是路西法的化身。而路西法则是‘傲慢’的象征。被云构成的缠绕之蛇撕咬。解读出来就是这样的启示——‘嫉妒’杀死了‘傲慢’。”

“‘嫉妒’将‘傲慢’给……也就是说被杀害的莲花小姐，是因‘傲慢’之罪而被制裁了吗？”

受到对话的影响，我不自觉地脱口而出这个问题。我当然是不相信超自然现象的，但和上笠一起行动时，这样的台词总是会脱口而出。上笠周围发生的事实属自然。

上笠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向佣人铃木女士转过身。

“……铃木女士。在寿太郎先生过世以后，你听莲花小姐说过什么吗？”

“过世以后吗？不……大小姐没说过什么。但是，对于小里花小姐和衣莉奈小姐，上代主人倒是讲过，两人到成年为止都可以住在这宅子里……”

“莲花小姐却想把这宅子给卖了。”

侦探用平静的语调说道。

“我昨天问过莲花小姐本人，所以不会有错。这里虽然是穷乡僻壤，却也是颇有人气的避暑胜地，所以地价也还挺高的。因为也不能小看了继承税，所以最近连股票都要尽快脱手——她是这么讲的。”

温柔的老佣人被吓得瞠目结舌。

“怎，怎么可能……莲花大小姐一句也没讲过啊。而且重要的

是，小里花小姐和衣莉奈小姐——”

“她说照顾她们太麻烦了，要给她们扔到孤儿院找个养母。实在不行最后还可以推给你来养。就算退休金都成了育儿费，你也不会有什么怨言吧。”

“怎么会……”

铃木女士露出了受伤颇深的表情。

“真是横暴呢……”

横暴——傲慢。

只是听过刚才的对话，就已经能看透莲花小姐的人格了吧。她是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类型。一切都以自己的利益为最优先，将他人视作单纯的道具，达成目的垫脚石——傲慢的暴君。

我立刻看向那对双胞胎姐妹。小里花在昨晚那张壁炉边的摇椅上坐着，衣莉奈则坐在小圆桌前托着腮。两人一动不动，宛如两尊蜡像。

听了刚才的话，这对姐妹究竟会作何感想呢——

我不禁对侦探的行为感到愤怒。为什么要在她们的面前讲这些事？就算到头来还是要告诉她们，也要多考虑一下时间地点吧——

扶琳小姐吐出了一个烟圈。

“……上笠，她要卖了这房子，双胞胎²⁹知道这事儿吗？”

“不知道。当时在场的只有我们两人。但是也不能排除门外隔墙有耳。这对姐妹有洋馆的万能钥匙，想要背着我们在馆内移动是很简单的。”

我一时之间无法理解上苙到底想说什么。

接着我忽然理解了这段对话的含义，不禁血气上涌。

双胞胎有可能偷听到了房子要被卖掉的事——

也就是说，双胞胎可能在事前就知晓了此事。

侦探和中国女人是在讨论，昨天双胞胎就已经知道房子要被卖了的这件事的可能性。如果双胞胎在此之前就全部都知道了——那么为了阻止这件事，她们可能会做出什么行动。

“等等——你们等一下！”

我想都没想就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难道说上苙，你们在怀疑衣莉奈和小里花吗？你们是想说这次的案件是她们两个人犯下的？为了阻止莲花小姐把洋馆卖了，她们二人——”

我声嘶力竭了起来，把自己都吓了一跳。也许是因为在和衣莉奈一起玩耍的时候，不知不觉将她当成了亲妹妹。

“哈哈，你们说什么傻话……这二位不还只是小学生吗？只是小学生而已的两个人，怎么会犯下如此残忍的罪行——”

“森帖同学，别慌。我们目前还没有断言任何事。只是单纯讨论可能性罢了。”

侦探从怀里掏出了一串闪着光的银制念珠。因为这是她母亲的遗物，还能除去某些邪秽，他一直都带在身上。

“一位家住贝克街，世界第一有名的侦探曾经说过——‘当你把一切不可能的结论都排除之后，那剩下的不管多么离奇，也必然

是事实。³⁰ 首先怀疑所有的可能性，然后将它们一个个证伪。这种消去法，就是我的推理的核心教义。”

侦探用严厉的视线看着我。

“那里并非圣域。所以森帖同学，如果你相信双胞胎的纯洁无瑕，就要先去否定那种可能性。除此之外的主张，我一概不接受。无论你怎么喜欢衣莉奈同学——这一点也不会变。”

我紧咬着下唇。

双胞胎是凶手的可能性——

的确——这种可能性并非为零。在如今这个杀人等暴力犯罪愈发低龄化的时代，平静实施残忍暴力犯罪的小学女生，也许也谈不上是什么异常现象。

道理上我想接受这一点。虽然想接受这一点，但感情上却在极力否定。既然逻辑蒙受天启的侦探一刀劈来，我也必须用逻辑之刃招架才行。

无论如何，我都要证明双胞胎是无辜的——

忽然，一股牛奶般的香气飘来。有什么柔滑的小东西钻进了我的手中。我低头便看到了那双写满不安的眼睛。

“……不是衣莉奈干的。”

我点点头，紧紧握住少女的小手。

*

然而，周防小姐的目击证词，却对双胞胎有着决定性的不利。

昨晚周防小姐回到房间时是深夜零点左右，她透过房间的窗户看到双胞胎中的一个，正在走向别馆。她起床时刚过早上六点，这次又见到了双胞胎中的一个，正在从别馆折返回来。

顺便一提，因为院子里有积雪，所以在本馆和别馆之间，留下了一个人往返的脚印。

雪是昨夜晚上十一点停的，无论怎么看，从昨晚十一点到尸体被发现的早上八点之间，想一下就知道只有一个人到访过别馆。

死亡推定时间，据侦探的检查是早上五点到六点之间。也就是说，莲花小姐是今早被人杀害的。因为被害者是被绞杀而死的，凶手在犯案时肯定在场。也就是说，凶手是在五点到六点之间离开的别馆。

周防小姐的目击证言，足迹，死亡推定时间。综合考虑这三个因素，便能导出这唯一的解答。

这起血案，只可能是双胞胎中的某一个犯下的。

当然，如果周防小姐撒了谎，那推理也就站不住脚了。但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不安，侦探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那么也足以证明她的话是可以相信的。反正这一点侦探也会予以补充说明的——

面对这个答案，我被一阵强烈的无力感侵袭了。

我虽然想要相信双胞胎的清白，但却找不到让我相信的证据。别说遑论说服他人了，我连自己都无法说服。我根本无法看向他们的眼睛。

当然，双胞胎都坚称自己昨夜没有踏出过本馆半步。但

有不在场证明，这种话说再多也是枉然。双胞胎也不住在一个房间，不能相互证明对方的不在场（况且她们姐妹之间的证言也缺乏说服力），而且双胞胎在房间内做什么也很难被我们察觉，完全可以走到留下脚印的后门。

但是——

侦探向目击者问道。

“周防小姐，你所目击到的究竟是双胞胎中的哪一个？你辨认得出来吗？”

周防小姐苦恼地皱了皱眉头，随后肯定地点了点头。

“这个……可以的。虽然两人实在太像了，难以分辨。但无论是往返，我都没有看到眼罩。大概……是衣莉奈小姐吧。”

“那这真是奇怪了。”

我火急火燎地唱反调。

“昨天晚上，我和衣莉奈一直打牌到凌晨三点，而且她刚到早上六点就跑到我房间里来了。深夜零点和早上六点多，在这两个时间段，衣莉奈不可能出馆的。”

“哎呀，是这样啊……”

周防小姐困惑地歪着头。

“也就是说，当时看到的是小里花小姐吧。我不太清楚。我今天早上起床离开房间时，的确在窗外看到了衣莉奈小姐，从房间走到大厅时却发现她已经在那里了，还吓了我一跳，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我回想起了今天早上周防小姐奇怪的表现。那是因为被衣莉奈给吓到了吗？

“眼罩是可以拿下来的吧。脸上的痣也可以用马克笔糊弄的吧……”

侦探小声呢喃道。

“但是，石膏的话是什么情况呢？周防小姐，你所目击到的那个人，是什么样的打扮？右臂有没有吊着绷带？”

“右臂吗……这个……我记得，她身上似乎披着红色的披风，看不太清楚手臂。我觉得下面应该是穿着白裙子。”

“那么走路的方式又怎么样？有没有磕磕绊绊的？”

“虽然她走路的样子很慢很小心……但据我所见是很正常的。没什么磕磕绊绊的感觉……”

——那看来是小里花了。

我也只好露出放弃的表情做出了结论。

摘下眼罩，用马克笔画上痣，藏起自己的石膏，这样一来，小里花是可以装成衣莉奈的。

虽然慢慢走的话，衣莉奈也可以正常的行走，所以并不能通过行走方式来断定谁是谁。但是，在目击证言的时间段，衣莉奈正和我在一起。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动摇的现实，是绝对的事实。

这样一来，外出行走与目击证言所指认的时间段一致的就只有唯一一人，那就是小里花。

虽然周防小姐目击到她的时间是深夜和黎明，但足迹所在的位

置可以被室内的灯光穿过窗户照射到，连衣服的颜色都能看清也没什么奇怪的。窗子与足迹的距离也不过数米，因此脸部细节也能得到确认。

也就是说——被将军了。

尽管如此。

尽管如此，侦探却——

“……顺便一问，那件红披风是哪一位的东西？还是你们两人都有？”

我觉得这问题毫无意义，但侦探还是这样问了。

我不可思议地看着侦探。为什么？为什么还不能得出结论？连身为普通人的我都能得出的真相，这位天才侦探到底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我没有红披风。但是小里花有一件。可我最近也没见她穿过。”

面对侦探的问题，衣莉奈代替小里花回答道。衣莉奈替小里花回答她有一件红披风。这意味着衣莉奈也知道红披风的存在。所以，衣莉奈是可以将红披风借来的。也就是说，仅仅依据谁是红披风的主人，并不能断定在外面行走的是谁。

但是——

虽然确认了这件事，但事到如今还有什么用。

这时，侦探用手遮住了自己的脸。

他用戴着手套的右手，完全覆盖住了自己右半张脸。纯白的皮手套封印了那只翡翠色的眼眸。蓝色的刘海儿摇动着，手背上用金线绣成的神秘图案，反射着壁炉的光，变得仿佛一团生辉的火焰。

我看着侦探。

这是——

……忧思默想（Brown Study）……

我目瞪口呆。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地摆出这个姿势？

我知道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所有认识这位侦探的人都知道。这是他陷入思考时一定会做出的怪癖。决定性的动作。一定会有的行为。

他挡住一只眼睛不去看那些不必要的事物，睁开一只眼睛去捕捉那些不易察觉的事物。当遇到无法理解、难以理清头绪的事情，侦探就会以这样的姿势陷入冥想。在推理即将完成最后一块拼图时，他也会做出同样的动作。

虽然平时侦探做出这个动作时，我们都会屏息凝神等待推理的结果——

但这次实在是完全没必要搞这一套吧。

这人干啥呢？这破侦探事到如今还在装什么？周防小姐的目击证言，足迹，死亡推定时间——然后再结合我的证词，真相只有一个。

凶手就是小里花。

除此之外，理应不可能有其他解答才对。

“……无法理解。这真是无法理解的现象啊，森帖同学。梵蒂冈都能将这认证为神的神迹了吧——”

侦探缓缓地开了口。

“——双生灵——”

诡异的沉默。没有人能理解侦探这句话是在说什么。

侦探冷静地继续说道：

“看到犯罪现场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一点。这不太可能是小里花同学的罪行。为什么呢？请回忆一下犯罪现场的状况。被害人受到钝器打击，绑住了双手双脚，最后被交缠在一起的绳子绞杀了。顺便一说，所谓钝器是一个直径二十厘米的圆柱形花瓶——想想看，那并不是可以用单手挥动的武器。

“没错，你明白了吗？这次的犯罪不使用两只手就无法完成。

“然后如你所见，小里花同学的手臂受了伤。从犯罪现场的状况来看，最先被排除掉嫌疑的就是小里花同学才对。

“但是，森帖同学。你刚才可是说衣莉奈同学一直都在你的身边。另一方面周防小姐则是作证，双胞胎中的一个人走向了别馆。足迹只有一个人的。那么定然，走向别馆的人是小里花同学——可是，这起犯罪却不可能是小里花同学犯下的。

“这样事情可就陷入了无尽的死循环。若果真是如此的话，那

么衣莉奈同学就是一边在你身边，而同时又一边在杀人。也就是说，衣莉奈同学在本馆和别馆中同时存在着。一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同时存在，这也就是所谓的——双生灵。”

啊？我们几个异口同声地诧异道。

双生灵现象？

远隔分身。同一人在不同场所同时存在。另一个自己——二重身。

这位侦探是认真地在说这些无稽之谈吗？

再怎么说，再怎么说这也——

“别摆出那幅表情嘛，森帖同学。”

侦探就像看穿了我的心的似的，对我露出了一个讽刺的微笑。

“我说的可不是什么奇异莫测的东西。‘双生灵’是梵蒂冈册封圣人部所认可的神迹之一。帕多瓦的圣安多尼、米兰的圣安波罗修、皮耶特雷尔奇纳的毕奥神父——放眼整个基督教史，拥有双生灵能力的圣人绝谈不上少数。

“如果只讨论目击证言，那么双生灵现象在世界各地都被报道过。拉脱维亚教师艾米丽·赛杰的双生灵事件。十六世纪的英国诗人约翰·多恩见到过自己亡妻的幻影。还有英国政治家吉尔伯特·帕克也曾有过超常体验，见到了并不在此地的一位友人——‘同一人物在同时出现在不同场所’这一现象，放眼世界也并非那么罕见。

“先姑且不论双生灵能否在法庭上作为呈堂证供，但这次我们遭遇了它的可能性也有个十二分。

“所以森帖同学，我再问你一次。当时和你在一起的人是真正的衣莉奈同学吗？你能确认她不是——小里花同学装成的衣莉奈同学吗？”

侦探的这番话，让我觉得仿佛脚下的地面都坍塌了——而我则坠入了无尽的混乱幽暗的深渊之中。

*

那个人，是真正的衣莉奈吗？

在大厅里，我的眼神左右游移。摇椅上和圆桌前的椅子上，分别坐着衣莉奈和小里花。犹在镜中，浑然相同的两位少女。虽然两人身上的绷带位置不同，但若是像换装人偶似的交换一下，那么第三者一定是分辨不出来的。有什么可以证明衣莉奈的身份吗？有什么可以证明衣莉奈的身份吗——

我回过神来，衣莉奈像是想要告诉我什么似的看着我。

“衣莉奈……真的是衣莉奈哦？”

我手中那只柔软的小手，用微弱的力气握紧了我。

我咽了咽口水点点头，强驱着自己颤抖的双腿，与侦探对质。

“……那真的是衣莉奈。和我在一起的就是她没错。”

“我不想听你的主观意见。请你论证。”

我一时语塞。但这也在我预想范围内。这位侦探不可能容许我仅凭着毫无根据的想法就信口雌黄。

我看着衣莉奈。衣莉奈抬头回望着我。我从被她紧握着的手

上，感受到了力量与热量。汗水让我的手掌——
手。

我终于艰难地寻得了确切的论据。

“我和衣莉奈，那时一直在玩牌。Spit、抽鬼牌、梭哈——无论哪个都需要两只手才能玩。跟小里花不可能用两只手去杀人是一样的道理，和我打牌的不可能是小里花。”

“回答得好，黑桃皇后³¹和普希金联系在一起了呢。使用同一个论据来论证，这对称性很不错。特别是今天早上，我也看到了你和衣莉奈同学打牌打得热火朝天。也就是说，你的证言是可信的。”

侦探就像是早就预测到了我的回答一样，神色安然地回应道。不对，如果是这个侦探，一定早就知晓了答案。刚才不过是在考验我罢了。

“这样一来，之后就是装病的可能性——”

侦探站起身来，走到小里花的身边，跪了下来。

“……我可以确认一下你受的伤吗？”

小里花点了点头。侦探多少懂一些医学知识，像是医生似的开始了诊断。

看起来，小里花的伤果然是真的，眼罩下面是疼痛的红肿处，右手的石膏也牢固地包在胳膊上。骨折痊愈需要两个月。如果去拜托主治医生，也能拿到X光片吧。

另外，虽然石膏十分引人注目，但其实小里花的左手也受伤了。那里的伤也还很严重。中指骨折，无名指戳伤，手腕挫伤。别说是

挥舞什么钝器了，就连拿筷子都有困难。她这样就连翻书都像是翻山一样。

这一事实给了我更大的冲击。换言之，小里花不仅不能用一只手，甚至双手都是无法使用的状态。

接下来，侦探开始检查衣莉奈。衣莉奈的右脚因挫伤而肿胀，看着都觉得很疼。虽然正常的走路是没什么问题，但是跑跑跳跳这些对足部负担很大的事情还是做不了。若是大步前进，最多也就能迈出两三步的距离。

虽然衣莉奈左脚的伤，不通过精密检查很难得到确认。但是逆转思路，只要让小里花跳几下看看，就能证明小里花的脚是没问题的。

“这两人装病的可能性可以排除。”

侦探如是断言道。

大厅中充斥着困惑的空气。

“那个……这起犯罪，真的不能用单手进行吗？”

听到这个问题，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提问者周防小姐身上。

“啊……是这样的。我以前读过的推理小说中，记得好像是有人写过用单手绞杀别人的方法之类的——”

周防小姐竟然似乎还是推理迷。她配合着肢体语言拼命解释了起来。

“那个，就类似这种，用绳子从背后绕对方脖子一圈，然后像是柔道的过肩摔似的，把对方背起来——”

“驮地藏³²吗？我当然也考虑到了单手作案的可能性。”

周防小姐话音未落，侦探便回答道。

“但这是不可能的。作为凶器的钝器无法单手挥动，而且家电线路造成的绞杀痕迹也是个问题。被害者喉咙上的勒痕只有一条，脖子背后则能看到两段绞索的交叉点。这意味着绞索在受害者的身后交叉了一次，然后凶手横向拉扯两段，勒死了她。以周防小姐刚刚说的手法，是不会产生这种痕迹的。”

“那么，如果是用脚来作案呢？还有使用机械装置来作案之类的——”

“被害者是以坐在椅子上的姿势被绞杀的。从小便失禁和尸斑的痕迹来看，凶手在绞杀受害者后并没有移动过尸体。换言之，受害者就是以被发现时的姿势被绞死的。”

“那条电线的长度也不足以被拴在某处，没有哪里可以固定其一端。当然，使用特殊机械装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小里花同学又不是天才发明家。况且这对双胞胎也没能力自由地买东西，所以使用特殊机械制造诡计的可能性也可以排除。”

侦探用他翡翠色的眼睛看向戴着眼镜的女人。

“还有一点，周防小姐，你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小里花同学并非无法使用一只手，而是双手全都无法使用。不需要借助双手就能完成这样的犯罪——若不是恶魔附体，就只可能是能驱动念力。咱们可就又发现一桩神迹了。”

——啪，壁炉里的柴火发出了剧烈的爆响。

周防小姐已经无法反驳了。确实，面对这样缜密的逻辑，谁都无法做出否定。从大前提上就不可能。

这次的犯罪，不可能不依靠双手就完成——
也就是说。

“……上荳。你考虑过这位小姐³³作伪证的可能性吗？”

这时我听到了一句带着明显个人特征的日语。是扶琳小姐。这位中国女人从早上开始就震动着妖艳的空气，她摇晃着因为宿醉而昏沉的脑袋，小口喝着浓咖啡。

她端着咖啡杯的小指，正指着周防小姐的方向。我注意到了这一点。

周防露出惊诧的表情，叹了一口气。

“伪证——什么意思？您是说我在撒谎吗？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我当然已经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了。扶琳。”

侦探一边走向壁炉，一边回答道：

“的确，如果她做了伪证，那么我们这次面对的矛盾便无法成立了。然而，基于某个理由，我认为她的证言是可信的。”

“某个理由？是什么理由？”

“如果她做出了伪证，那么若非她是在包庇什么人，那她自己就是凶手。然而如果是后者的话，她却有着铜墙铁壁般的不在场证明。”

“铜墙铁壁般的不在场证明？”

“没错。而且那位证人，正是我本人。”

侦探张开双手，站在大厅中央。他一只手指着通向后门的门，另一只手则指着其他的门。

“今天早上，我在早上五点前就到了大厅。我是短睡眠类型的人，并不习惯睡得太久。然后只需要看看这张洋馆的示意图（他一边说着一边掏出一张纸）就能明白，想要从有足迹的本馆后门走到周防小姐的房间，如果不是从外面翻窗户，那就只能从大厅中穿过了。但是后门周边和外墙上并没有出现刚才所说的足迹以外的痕迹。必然，她的返回途径只有穿过大厅的一条路。

“被害者的死亡推定时间是今天早上五点以后。因为杀人手法是绞杀，刚杀完人的凶手肯定还留在别馆。假如周防小姐是凶手，那么她今天早上五点过后应该一定会穿过大厅的。但我没看见任何人。这意味着她昨晚没有离开自己的房间。也就是说，周防小姐不是凶手。这就可以说明，周防小姐没有作伪证的动机。”

【参见 272 页：金樱馆事件现场示意图（※ 足迹为印象图）】

“那么还有一个，她为了包庇谁而作伪证的可能性——”

“莲花小姐生前亲口对我说过，周防小姐只是她的经纪人，这是她第一次来这里。无论是双胞胎还是佣人铃木女士，周防小姐根本就不认识她们……关于这一点的取证工作，之后就拜托扶琳小姐了。但是，昨晚给大家分配房间的是莲花小姐。这一点也断绝了事

前共谋的可能性。

“因而，我认为周防小姐既不是凶手、也不是共犯。她没有任何动机去作伪证。换言之，周防小姐的证言是可信的——论证结束。”

周防小姐安心地拍了拍胸膛，似乎终于没人质疑她的证言了。

侦探看着落地钟。（顺便一提，侦探已经确认过落地钟、周防小姐的房间的时钟以及她的手机，时间都是准确的。）

“看来因为大雪，警察要迟到了。这也正好，既然还有点时间，我们去调查一下犯罪现场吧。”

侦探快言快语地说着，快步走出了大厅。我们还在混乱与冲击中呆愣着，就这样仿佛被操纵了精神似的跟着侦探走了。

*

一串足迹从本馆后门一直延续到别馆。在纯白色的雪地上，一道往返的足迹却是令人不安的黑色——

一个人的足迹。

侦探十分关注足迹，仔细调查了一番。除去发现尸体时侦探在玄关到别馆间留下的那一串，现场并没有其他的足迹。

“——鞋底的样子印得很清晰呢。应该没有在原有的足迹上踩第二遍的可能性。虽然步幅看起来稍微有些小，但考虑到是在雪地上行走，谨慎些也是很自然的。脚印前后分担的体重也没什么不对劲。在前一个足迹上走第二遍，向后倒着行走，大跳着行走等，这些诡计可以排除了。足迹的深浅也……”

中神道花（被害者）的卧室（别馆）

尸体发现现场



松尾麻里



松尾麻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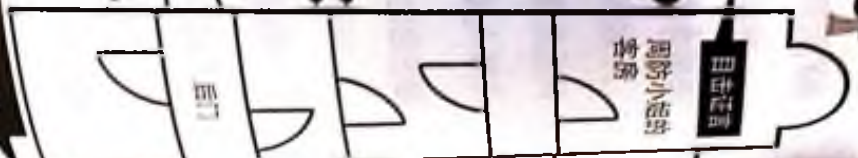
※2F为双层的卧室以及
松尾麻里的卧室与书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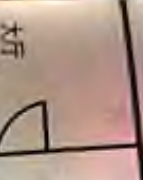
樱树林（当时为枯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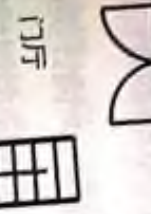
目击证者
周防小姐的
客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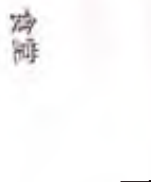
大厅
（待客室）



门厅



食堂



阳光室
（阳台）



客房



客房



女住侦探、我、
永沼小姐和士道小姐的客房



侦探在旁边的雪地上踩了一脚，然后对比观察两边的足迹，点了点头。

“——嗯。比我的脚印要浅很多。也就是说足迹的主人不会比我重。背着活人或是尸体，或是其他重物在雪地上行走的可能性也可以排除了。双胞胎加在一起，肯定要比我重一些。

“这附近也没有人类以外其他动物的足迹。同样也没有乍一看不像是足迹的奇怪孔洞和条状痕迹。踩着高跷或是骑着自行车，这些会留下足迹以外痕迹的移动手段也可以排除了。

“综上所述，在这里的是一个人在雪地上用普通的步伐往返了一次的脚印——这样想应该是没问题的。”

说句题外话，“无足迹杀人”是推理小说的一大诡计类型。

举例来说，某天在沙滩或雪地等一些会留下脚印的现场里，发现了某个人的尸体。但这具尸体的旁边并没有留下凶手的脚印。凶手究竟是如何不留下脚印就完成犯罪的呢？也就是一种为了达成这种效果的诡计。

与“密室杀人”一样，“无足迹杀人”作为一种“不可能犯罪”，成了推理小说中长盛不衰的题材。尽管它已经产生过无数种变奏，但毕竟已经被古今东西无数的推理作家们当过主题，这一类诡计也已经没什么新梗³⁴，开始渐渐枯竭了。

然后这位侦探，刚才就是在用一连串的发言否定那些诡计的可能性。话虽如此，但我对推理小说的造诣并没有那么深，关于他究竟是如何进行的排除，我并不是特别明白。

我也有样学样地蹲在地上检查足迹。如果万一能找到隐藏的脚印，那么就能推翻双胞胎是凶手的假说——

然而。

“……足迹到这里就差不多了。我们过去调查一下别馆的犯罪现场吧。”

侦探就这样结束了对足迹的调查。我赶紧朝着他的背影喊道：“上笠！再仔细调查一下吧！还有可能找到别的东西吧！”

“现场没有找到把积雪倒在地上掩盖脚印的痕迹。别馆的屋檐下和樱花树下虽然有些许落雪，但雪量和距离是远不足以掩盖足迹的。用雪消除脚印的手法也可以排除。”

“这样一来，这里必要的调查已经结束了。足够了。”

“——对了！你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吧？鞋子！造成那个足迹的鞋子！鞋底的痕迹究竟来自谁的——”

“鞋子在那边。”

侦探漠然地指向后门附近的草丛。那里有一双有些脏了的运动鞋，挂在植被之间。

“那就是凶手作案时使用的鞋子吗？原来如此，花纹确实是一致的。但这个鞋子的主人是——”

“啊，那是我的。”

听到背后有人说话，我转过身，看到雪地之中有一个人不知为何穿着拖鞋。那是士道小姐，她一边回应，一边高举右手。

“哎呀太好了——原来在这里啊？刚才在玄关发现我的鞋不见

了，还在想跑到哪里去了，原来是在这儿啊。

“虽然这玩意儿也是我在跳蚤市场买的便宜货，就算丢了也不会惋惜心痛就是了。不过现在踩在雪地里脚指头都冻疼了，再过一会儿就该冻伤了。所以能早点找到鞋真是……你们干吗？”

这时助手忽然察觉到了周遭苍白的视线。

“你们……你们怎么了？不不不，事情不是你们看到的那样哦！我可不是凶手哦！我今年更新了驾照但是可没更新杀人执照哦！”

“土道你冷静一下，谁都不会认为你是凶手的。”

侦探折返了回来，一把抓住土道伸向鞋子的手，用手按着她的脑袋说：

“你别瞎动现场物证。这鞋子应该只是从玄关的鞋柜里随便选的。没人会蠢到穿着自己的鞋子去杀人，所以鞋子的主人不会是凶手。”

“这样啊……你这么一说倒也确实是呢。”

我为刚才的愚蠢想法羞愧地挠了挠头。

“凶手也考虑到这种可能性了吧……所以这只鞋子也当不成什么证据……”

“不，话也不是这么说的。”

侦探俯身看着那双运动鞋。

“从它身上也能得到不少信息。首先，从鞋子的尺码上就可以排除掉我和森帖同学，扶琳这种魁梧的女人估计也穿不进去……虽然也是有那种让男人穿女鞋的杂技手法吧。还有，从鞋底的泥土中

也可以锁定凶手的行动范围，假如能找出什么遗留品的话，也是强有力的物证吧。

“然后还有一点。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这时侦探把脸探了过去，凑近仔细观察那双鞋。

“这双鞋能说明的还有一件事。最重要的……最重……话说这鞋怎么这么脏？虽然是要走雪路，但这世上竟然有穿着这种烂鞋出门的女生？这样嫁得出去吗——”

“丞先生现在要是还我钱，我立刻就去买双好鞋。”

“怪我咯。”

侦探逃跑似的回过头，将在樱树下伫立着的扶琳小姐叫了过来。

“扶琳啊，你知道这双运动鞋的厂商和型号吗？”

扶琳小姐倦怠地挠着头，迈着喝醉般的步子走了过来。她叼着烟管，接过鞋来，凑近眯着眼睛看了几秒。

接着她就露出了些许惊讶的表情。

“这是克里斯提·鲁布托的高级运动鞋啊。鲁布托的鞋有不少假货，但这个八成是真品。因为是限量版所以颇有人气，就算在巴黎都不是很容易买到。真是糟践东西，这鞋要是品相良好，能卖二十万以上呢。”

听了扶琳小姐的鉴定结果，士道小姐稍微提高声调感叹道：

“诶？这是那个鲁布托吗？明明是双运动鞋？说起来当初我就觉得鞋里面是红色的真有意思，然后就在跳蚤市场以低价冲动消费了一下，难道说是被我捡漏了？我其实是个天才鉴定师吗？”

侦探没搭理她。

“扶琳，如果我拜托你搞到一双同样款式的鞋子，你能一夜之内搞到手吗？”

“一夜不可能。二十四小时差不多。”

“……你竟然二十四小时就能搞定吗？我才刚要做出推理，就差点被你给推翻了。怪不得诺克斯要在推理小说里排斥你们神通广大的中国人……”

侦探脸色煞白地摇摇头。顺便讲一下诺克斯，他最近挺有名的，可能没必要特别介绍。诺克斯是基督教的神职人员，也是个推理作家。因为创造了《诺克斯十诫³⁵》这个推理小说家应当遵守的规则而闻名于世。

“不管了，总而言之，重要的是这一点。要是连扶琳都没办法在一夜之内搞到这双鞋的备用品，那么一般人更不可能搞到了。换言之，这样款式的鞋子在案发时只有这一双而已。”

我像个傻子似的看着侦探。

“鞋子只有一双……？这个我懂，但是有什么意义吗？是很重要的事实吗？”

“也有用好几双鞋来来完成的足迹诡计哦。我刚才只是排除了那种可能性而已。无所谓，如果你不在意，就当耳旁风吧。”

侦探一边这么说着，一边就转过身去，背朝着那双靴子。使用好几双鞋来完成的足迹诡计？我是有点在意，但无论如何这里只有一双鞋，所以这次不可能使用那种诡计。总之就先忘了这茬吧。

“足迹解析到这种程度就已经足够了吧？那么接下来，不留下足迹移动到别馆的可能性——我们来检验一下这个吧。”

我们跟着侦探，移动到了案发现场。

*

别馆的屋顶是三角形的——也就是人字形屋顶，是一幢仿若砖瓦建造的公寓似的可爱建筑。

面积大约与一间八叠大小的房间相当。虽然房子周围的窗边都种满了一棵棵的樱树，却被积雪埋了大半，颇有些煞风景。

“……院子里基本上没有高层建筑。园林树木也基本上只有樱树。然后就是在主馆后门与别馆之间一人多高的柊树篱笆——”

侦探观察着周围的环境，继续鉴定道：

“——从本馆到别馆，有二十米以上的距离。以人类的能力肯定是跳不过去的，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地下的密道。唯一值得注意的还是这些樱树……能在樱树上移动吗？不行。距离本馆的窗户太近了，立刻就会被人发现。而且树上也没有捆绑绳索的痕迹。建筑物的外墙上看不到擦伤或是刺伤，屋檐和地面上也没有落地的痕迹。这意味着凶手没有用绳索，也能排除使用滑翔机一类设备从空中靠飞翔移动的手段。”

他在那里蹲了下来，掬了一掌地上的雪。

“——雪质很柔软。若是走过去，一定会留下足迹，而且也没有洒水重新冻结过的形迹。别馆周围什么都没有，因此也不能靠踩

着不会留下脚印的坚硬部分走过去。”

他丢掉手里的雪，站起身来，面向别馆的入口。

“这样一来，下一步……”

侦探终于踏入了犯罪现场。

除了侦探，我们都站在原地止步不前。

要和他一起走进去，大家还是有些犹豫的。虽然也有保护现场这层意识的关系，但最重要的理由，还是从那扇敞开的门中见到的莲花小姐的遗骸——她坐在椅子上，远远看上去仿若正在午睡。然而她的头却以不自然的角度向后仰着，头发像沾染了焦油似的黏在一起。

死者的味道。

地板上似乎是莲花小姐曾经很喜欢的东西，是一个毛绒玩具，形象是十年前流行过的角色。如今它也倒了在一旁。

侦探结束了对犯罪现场的再次调查，走了出来。

“我的看法还是不会变。她先是被钝器殴打头部，然后被绑起手脚，最后以坐在椅子上的姿势被人绞杀——这个过程应该没错。这场犯罪，一定要凶手在现场才行。远距离杀害被害者的可能性可以排除。

“另外还有一点，被害人几乎没有什么反抗，有被人下了安眠药的可能性。铃木女士，宅子里有储备安眠药吗？”

“有，有的……那是主人寿太郎先生平时使用的药物，就在书房的桌子上……”

面对侦探的问题，佣人铃木女士的回答战战兢兢。顺便一提，铃木女士是今天早上七点过后来的，推定案发时间的早上五点到六点之间，她都在自己家中，并且也有人可以作证。

“原来如此。周防小姐和莲花小姐都去过很多次书房，这东西谁都有可能拿到手。而且昨天莲花小姐喝了不少酒，在她杯子里下药的机会要多少有多少——”

我很快便理解了侦探为何要谈起安眠药。案发时受害者陷入了沉睡——他想暗示如果这样的话，无论任何人，即使是无力的少女，也是有能力作案的。

当然，前提是能使用两只手。

“从尸体僵硬的程度来看，死亡推定时间也不会变。最早五点过后，最晚超不过六点。另外，房间内也没有被翻乱，没有发现不自然的物品摆设或家具移动。因为所有人最近都进入过这个房间，即使在这房间中发现了头发一类的遗留物，也谈不上有力的证据。没错吧？”

侦探分别向大家确认，大家都纷纷点头。姐妹是过来玩，铃木女士是来打扫卫生，周防小姐是被害者的跟班，所有人近期都出入过这间房。也即是说——

“无论是鉴定门把手上的指纹还是毛发的DNA，都无法成为决定性证据。当然，发现尸体的时候，房间里没有别人，说到底这里也只有衣橱一个藏人的地方——”

这时侦探止住了话头。他双手插进大衣口袋中，双腿岔开到肩

膀的宽度，抬起头仰望天空。他目光所及，只有毫无间隙的灰色天空。

“……总结一下案情吧。”

侦探眺望着远方说道。

“今天早上五点过后，六点之前，在别馆中有一名女性被某人杀害了。在本馆与别馆之间，留下了一个人往返的足迹。接着有人在本馆一层目击到了，午夜零点走向别馆，清晨六点从别馆离开的——双胞胎中某个人的身影。这就是我理解的这起案件的最小结构。”

“森帖同学，你没有什么不同看法吗？”

我勉强地点了点头。

“……没有。但是，还不能确定足迹的主人就是凶手——”

“我已经排除了所有不留下足迹移动的方法。森帖同学，最重要的是在洋馆的领地内只有一串脚印而已。房子周围只有一串脚印。如果是外部人员作案，那么凶手必须不留下足迹，移动数百米的距离。这样的事情，除非凶手会浮空术，或者会瞬间移动才行。这样可就又发现神迹了。”

侦探锐利的眼神刺向我。

“而且，森帖同学，即使存在不留下脚印移动的方法，这对双胞胎的立场也还是不会变的。地上的足迹来自双胞胎中的某一人，这个事实不会改变。只要这个事实依旧存在，那么双胞胎的嫌疑就无法洗清。”

足迹出自双胞胎中某一人事实不会改变——

这句话重重锤击着我的头脑。足迹是双胞胎其中一人留下的。如果不改变这个事实，就无法动摇结论本身，双胞胎身上的嫌疑，也就无论如何都无法洗清——

我不自觉地转向身后。

以雪中的洋馆为背景，两位少女不安地看向这边。衣莉奈穿着西洋风、无杂色、如雪般洁白的室内服，头发在冬日的风中飘摇着。在她身后，小里花穿着暗色的衣装，无言地站在一旁。仿佛昼与夜的对比，两位相貌相同的少女站在一起。

这其中哪一个人？

这其中哪一个人，手上沾了鲜血——

……不对。

我咬紧了臼齿。

还没完。

我还不能投降。在这桩案子中，还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

“……但是，上笠。凶手不可能是衣莉奈。在周防小姐所目击到的时间段，衣莉奈一直都在我身边。”

“正是如此啊，森帖同学。然后另一边，凶手也不可能是小里花同学。她双手都用不了，不可能作案。”

“矛盾。悖谬。二律背反——无法调和的矛盾。若是硬要给这些矛盾一个解释，那也就是说，当时的衣莉奈同学同时存在于馆内和室外。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解释了。”

“双生灵。不如说是超越了人的逻辑，而是神的逻辑。不完

美的人类终究无法理解，来自于神、准许于神、仅有神准许的天上的逻辑——”

这时，侦探高高举起双手。

就仿佛是为了配合他一样，浓云开裂，泄露出数道阳光倾泻而下。云隙光——美丽异常的自然现象。别名叫雅各之梯，天使之梯。

沐浴着洁白的晨光——蓝发的侦探咔咔地嗤笑着。

“啊啊——这样如何呢，森帖同学？我是否愈发地接近终点？非凡人之手所能为，唯神之圣手方能达成，这般天国的领域——也就是，神明的‘奇迹’。”

* * *

我偷偷看向对面的砚小姐。

她正一边喝着豆浆拿铁，一边做梦似的看着天空。这次她似乎稳重了一些，准备听我讲完整个故事。

到头来，她是不是已经看穿了真相呢——

我吞了吞口水，继续讲述。

* * *

溪流边的山樱开花了。

樱花盛放的季节——四月。春天仿佛夏与冬的温差在陡峭的盆

地中沉浮似的到访了，各处新抽芽的叶子都光彩夺目。

双胞胎的案子过去了一个月，我和侦探一行人再次来到了“金樱馆”。

这幢阔别许久的西洋大宅，如今生起一种令人荒废的印象。窗户的铁页门都紧闭着，丝毫感受不到有人居住的气息。常春藤在墙壁上肆意生长，仿若哥特式恐怖电影中出现的洋馆废墟。

不过包围着房屋，花开缭乱的樱树，倒是这片风景中唯一的繁荣。

不如说那场景——也许应当称之为狂乱地开花。

“……这樱花真不错，的确值得一看。”

在如雪花般飘落的樱花之中，一缕紫烟袅袅升起，扶琳小姐用妖艳的声音说道。

我身边却忽然有人打了个喷嚏。

“对木几啦。”

士道小姐带着鼻音道着歉，用纸巾擦了擦鼻子。似乎是花粉过敏了。虽然这也是春季的特色，但绝谈不上是风情。

助手一边吸着鼻子，一边感慨万千地眺望着洋馆。

“……自那之后已经过了一个月了吗？一段时间没见，这地方都快变成鬼屋了呢。那对双胞胎呢？现在还住在这宅子里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如此回答道：

“不在了。衣莉奈她们最后好像都被佣人铃木女士收留了。而大宅则暂时交给管财人，等她们成年后再考虑该怎么处置它。是要

卖掉呢，还是住回去呢——”

“是这——”

“啊啾！”士道小姐再次口沫横飞。

“——样啊。唉，这也许最好不过了。铃木女士很擅长做点心呢，做点心好吃的人都不会是坏人。”

她这人物评价标准真奇妙。

“但最后这对双胞胎都没被警察逮捕真是太好了。我根本不敢想象，要是一人被逮捕以后，姐妹二人从此走向了不同的命运之路——”

“……哪条路都逮捕不了，未满十四周岁。最多只是在少管所里走一遭吧。”

这次的案件最后，双胞胎并没有被当作凶手处理。警方无论如何也无法锁定动手杀人的是哪一个。

结果这案子就这样凶手不明，走向了被封存为悬案的命运。不过，日本法律规定十四岁以下免除刑事责任，所以即使真的锁定了双胞胎中的哪一个，也没办法送交检察厅。因此警方对于调查似乎也不太上心。

顺带一提，警方和扶琳小姐都调查过了，周防小姐和双胞胎、佣人，或者说与整个申神家都毫无关系。所以她确实不太可能是共犯。

士道小姐吸了吸鼻子。

“但是这世上竟然真有这种事。因为分不清双胞胎，而没办法

锁定犯人，简直就像是本梗超烂的推理小说——”

“土道你怎么一张嘴就暴露了自己是个文盲。”

突然有人在我身后说话，我吓了一跳回过头，看到侦探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我的正后方。

“这结局不如说在现实中很常见。双胞胎经常使得案情陷入泥沼。

“日本在 2002 年，因为违反大麻取缔法而逮捕了一名俄罗斯船长，结果却因为分不清他和双胞胎弟弟的区别而无罪释放了。马来西亚也有一对双胞胎毒贩因为同样的理由逃过了极刑。德国有一对珠宝大盗是同卵双胞胎，因为从现场遗留的 DNA 中无法判断身份，只好因为证据不足将两个人都放走了。因为在那场审判中所准许使用的 DNA 鉴定方法，没有办法识别双胞胎的基因差异。在他们的邻国法国，发生过双胞胎施行的强奸案，也是因为 DNA 的识别问题而产生了不小的麻烦。”

听他讲这些，我稍感毛骨悚然。真的吗？希望这世上的双胞胎都别想着去搞什么完美犯罪才好。

“真是令人遗憾……我要是双胞胎，肯定能做更大胆的工作。”

扶琳小姐深深地叹了口气，似乎是打心底里觉得遗憾。

“……话说回来，上笠，今天卡威尔里埃徠枢机主教没有一起过来吗？为什么？”

这时我惊叹了一声。

这样啊。今天枢机主教会不会来呢？

卡瓦勒枢机主教是意大利人，梵蒂冈负责“认证神迹”的“册封圣人部”委员。另外他还是将一名成为圣人候选人的修女斥为骗子，从圣人之位上强拉下来的罪魁祸首。

不必说，那位修女就是上茛的母亲。对侦探而言，这位枢机主教是头号仇敌。

不过，上茛和这位枢机主教的关系并非是单纯的敌人而已，这其中的事情还挺复杂的。我一个外人，也着实搞不太清楚——

不过有一件事我是清楚的。

这位枢机主教和侦探之间，存在着某个“赌局”。

两个人的——“赌局”。

那就是赌这世上是否真的存在神迹。

顺便一提，赌“存在”的是侦探。而赌“不存在”的则是枢机主教。并非相反。虽然照常理来说，枢机主教应该是相信神迹的，但这位卡瓦勒枢机主教可不吃这一套。他虽用身心去侍奉神明，却是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曾毫不忌惮地讥讽罗马天主教会的“封圣”和“宣福礼”制度，跟合众国议会颁发给战果累累的军人的荣誉勋章是类似的行为。

然后，侦探赌“存在神迹”的理由，则和他的母亲有关。

侦探的母亲从“圣女”被贬斥为“世所罕见的骗子”，他所希望的自然是能恢复母亲的名誉。而且如果上茛身为“神迹之修女”的儿子，可以将“神迹”展示给枢机主教，那么枢机主教就会撤回过去的发言，重新推荐上茛的母亲成为圣人候补——这就是赌局的

具体内容。

虽然我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发展成这样的，但是和枢机主教的“赌局”，无疑是上苙探寻“神迹”的原动力。

侦探的蓝发在春风中游荡，他没有回答扶琳小姐的问题。上苙双手插着口袋，沉默地望着樱树。

枢机主教今天究竟会不会来？

我正焦急地等着他的回答，身边却有人克制地提高声音说道：

“……这事还没定下来吗？”

是士道小姐。侦探助手用她标志性的阴沉表情，焦急的盯着老板的背影。

“丞先生，我已经察觉到了哦……这次的案件并不是神明所引发的神迹——只是普通人所引发的普通案件罢了。”

——果然是这样吗？

任谁都能察觉到，这赌局对侦探而言压倒性的不利。现实中不会发生什么神迹。就算万一真的遭遇了“神迹”，侦探也必须得向枢机主教“证明”是“真的神迹”。

如侦探所说要证明“神的奇迹”，就要证明“人类无法用任何手段达成此事”，也就必须要“证明其不可能”。俗称“恶魔的证明”是最糟糕也最麻烦的证明方法。

想要证明“神迹”，就必须尽可能无限接近于全部否定“人类作案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证明不是神迹却十分简单。只需要

一个例子，证明人类完成此事的可能性就足够了。

无限对一。

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庄家才会让这种赌局成立。若是看看这赌局的赔率，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人押在侦探这一边吧。

顺便一提，侦探曾经有一次在和枢机主教的赌局中败下阵来。从那以后，侦探对案件的检证也变得更加慎重了。

侦探对助手说的话不置可否。他只是站在樱树之间，专心望着天空，任由花瓣随着风拂过他的身体。

我再也忍受不了沉默，开口说道：

“这个……但是上笠，衣莉奈当时确实和我在一起。而且小里花也不可能作案。这样一来果然，只有衣莉奈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的解释了——”

“森帖先生，你都领悟到这个份儿上了，却依然没有看穿真相吗——”

士道小姐忽然不符合身份地打断了我的话。

“没办法了，既然丞先生现在是那副模样，那就由我来代替他做出解答吧。轮到我这个助手登场了，登台词该说什么呢……”

士道小姐齐肩的黑发整齐地摇动着，站到了我和侦探之间。

她稍稍看了下侦探的脸色，轻轻点点头。接着她对我伸出右手，展开五根手指，庄严宣告道：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³⁶——代替

蓝发的主人，就由我这卑微的下仆之口传授预言吧。开启这双真实之眼吧，森帖先生。那对双胞胎其实并非双胞胎，其实是三胞胎！大概！”

这女人怎么能如此平静地说出这么尴尬的台词。她不会看气氛这一点，不禁令我联想到一位女性亲属。

“这个……但是上笠，衣莉奈当时确实和我在一起。而且小里花也不可能作案。这样一来，果然，只有衣莉奈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这种解释了——”

“……怎么回事？我这番台词你是当没听到吗？难道你完全忽略了我刚才华丽的推理吗？等一下等一下！森帖先生！你不要篡改我的发言好不好！是三胞胎啊，三胞胎！看起来是双胞胎其实是三胞胎，这不是崭新的事实吗！？”

“你这是什么战前³⁷的诡计？而且你是在推理还是在许愿？士道小姐你玩够了吧，去安静祈祷个三十分钟左右好吗？请你先回车里待命吧，这个士力架给你吃。”

“呵。你还真敢把成年女性当成笨蛋呢……所以说就算是一个士力架也无法动摇我……不对不对，我是说并非双胞……”

“事到如今说什么呢，士道。那对姐妹是三胞胎，这不是一开始就知道的事吗？”

突然，有人朗声说道。我和助手看向声音的主人，侦探不知何时已经恢复了精神，站在那里的正是一如往常的上笠。

“……是契诃夫。”

面对我们疑惑的眼神，侦探不知为何抛出了一个俄国著名剧作家的名字。

“钟情于俄罗斯的馆主、洋馆庭院中种植的樱树、名为小里花（Origa）和衣莉奈（Irina）的姐妹。这种情况下，除了契诃夫也想不到别人了。姐妹的名字是取自契诃夫的四大戏剧之一《三姐妹》。小里花和衣莉奈是大女儿奥尔加（俄语：Ольга，英语：Olga）和小女儿伊琳娜（俄语：Ирина，英语：Irina）。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她们中间的二女儿玛莎（俄语：Маша，英语：Masha）就消失了——隐藏的第三人也浮出了水面。也就是说她们是三胞胎姐妹。”

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耳朵。

“这，这怎么可能……那，那么上笠，其实就是隐藏的第三人作案的吗……？”

侦探摇摇头。

“第三人已经死亡了。名字叫真诗亚（Mashia）。当我从莲花小姐那里听闻双胞胎的名字时，就已经察觉到了三胞胎的可能性，当时就和她确认过了。隐藏的第三人已经去世了。嫌疑人的数量不会变更。”

懒洋洋的男中音在空气中飘荡着，迟迟不肯消散。

“那……个……所以这样的话，上笠今天为什么会来这里？”

我一头雾水问道。而侦探则露出了一个悲伤的微笑。

“土道的台词倒是说对了一半。自那以后，我又察觉到了一种可能性。我今天就是来确认这件事的。”

“一个可能性——”

“没错，森帖同学。是‘山手线’。”

“……山手线？”

侦探从我身边走过，与沐浴着樱花雨的扶琳小姐并肩站在一起。他仰起头，眼前厚实的树枝在摇曳着。

“哎呀——真是好看。我毫无悬念地再次确认了扶琳的审美眼光呢。看见春天的樱花觉得美好的人多得很，而看着冬天的枯枝就能想象樱花之姿态的人却并不多见——”

侦探幅度颇大地转动着视线，先是本馆的方向，接着是别馆。然后他看向地面，接着视线又重新回到眼前的樱花上。

这时他大大地叹了一口气。

“……真遗憾。真的很遗憾啊，森帖同学。我这次恐怕是无法证明神的奇迹了。”

这时我止住了话头。

柔和的间接照明笼罩着令人沉静的咖啡店内。客人们嘈杂的谈笑声与令人沉静的无电音背景音乐返回了我的耳中。邻桌的女客人站了起来，为了腾出些空间让她通过，砚小姐稍微拉了一下放着包的椅子。

我们两人的杯中几乎都空空如也。一旁的圆盘中也没剩下什么，只有盘子的角落还有浸了一点点奶油的华夫饼。

“……抱歉，这故事有点长。”

砚小姐端起已经尽是冰块的杯子，一边轻轻地摇头，一边把吸管放入口中。

“嗯——没什么的。提出接受你商量的人本来就是我。这故事还没讲完吧？接下来是不是就要开始‘解答篇’了？”

我点点头。正如砚小姐所说，刚才为止都只是对案情的说明。也就是所谓的“谜题篇”。如果按照王道本格推理小说的风格，这时候要出现“所有线索均已给齐，那么，凶手是谁？”这样打破第四堵墙的描写了。

在此之后，侦探对于如同陷入无限死循环般复杂而怪异的悖论，给出了一个简单到过分的解答。

“没错。但现在该怎么办呢？已经快到晚上了，要不要晚饭后再继续？”

“别这样啊，搞得跟插播广告似的……在意着这些事，吃饭都集中不了注意力了。别担心那些，继续讲下去吧，咏彦。解答篇该不会比谜题篇还要冗长吧？”

“啊，不会的。这个不必担心，因为上笠的推理十分单纯——”

我稍微瞥了一眼店里的时钟，发现用时比想象中还短。照这个节奏，还来得及讲完故事。

“我明白了。那我继续讲了。话说砚小姐，你的饮料都喝光了，要不要再点一份？”

“诶呀……你很有眼力见儿嘛，咏彦。看来教育还是挺成功

的……接下来的时间应该还够喝一杯饮料的，再点一份吧。”

“我去点吧，你要什么？”

“冰的杏仁巧克力拿铁，要小杯。多加些巧克力碎和奶油。”

她立刻就答出了想点的饮料。想来应该是最开始在犹豫该点什么时，砚小姐就将它列入了候补吧。

我刚要走向收银台，砚小姐忽然叫住了我，将她的名牌长钱包递给了我。似乎是要让我从这里掏钱付款。毕竟也没必要和有钱的砚小姐客气，我就爽快地接过了钱包。

我拿着她的钱包在收银台前排队，很快点完了餐。接着我端着饮料返回座位，将钱包和收据交给了砚小姐。

看着巧克力碎堆成山的超甜杏仁拿铁，砚小姐欢天喜地接了过来。

“话说，砚小姐已经知道了吗？”

“知道什么？”

“这次案件的真相啊。在飘雪的洋馆中发生的，世所罕见的双胞胎双生灵之谜——”

“巴拿赫 - 塔斯基定理。”

她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搞不好比刚才点餐还快。

“……这是什么啊？怎么还有名字听起来这么好吃的定理？”

“听起来好吃？你是把巴拿赫听成了 Banana？还是从塔斯基联想到了鞑靼牛排？巴拿赫 - 塔斯基定理是一个会在容许选择公理存在的公理系统内出现的，数学家无法回避的认知论层面上的

悖论。之前稍微提到过的 ZFC 集合论中的那个 C 就是指选择公理 (Axiom of Choice) 的 C。你还要听更详细的吗？我是能在咏彦的学习能力范围内给你讲明白，但是这就赶不上晚饭的时间了……”

“……那今天就请先不要讲了。”

这价值一个学分的讲义暂时还是算了吧。

“所以啊，砚小姐已经明白了吗？这次案件的真相。”

“嗯，算是吧。前提是之后没有出现颠覆既定事实的新事实。”

逻辑学家用一副淡定的表情答道，然后继续用餐叉切起了华夫饼。

我一遍遍看着她的脸庞。有一半是惊讶，另一半则是“果然是这样啊”的预期。对于砚小姐这种级别的天才来说，这种程度的谜题都算不上谜题。

但是——

巴拿赫 - 塔斯基定理。这是什么定理，又意味着些什么？现在我无法想象。不过，这种事也并不那么重要。

问题是她的解答和侦探的解答是否相同——

到头来，砚小姐所推导出的真相与侦探的结论是一致的吗？或是——

“……咏彦你怎么了？再不开始讲的话，时间可就来不及了。我晚上的店都预定好了。”

“……我明白了。那么，我们继续——”

我将第二杯拿铁送到嘴边。味道有些许不同。这杯没有加入豆

浆，而是普通的咖啡拿铁。刚习惯了豆腥味的舌头，第一口就感受到了甘甜。脂肪的甘甜——

我继续开口，讲完剩下的部分。

樱花随着旋风起舞。

侦探确实说过“这次无法证明神的奇迹”。反过来讲也就意味着“这次是人类可能完成的犯罪”。换言之，侦探是在说他已经解开了这起案件的谜团。

上笠所使用的是神学论上的——反证法。

说出那句台词的侦探的背影，无论何时都显得有些虚无缥缈。

我惶恐地问道：

“……你是说真的吗？上笠？上笠已经找到了这起案件的真相吗？你已经看穿了凶手的诡计吗？”

“啊啊——诡计。没错呢。真是个非常世俗的名字。诡计——这是非常具有人为属性，含有大量人类因素的行为。这次的案件中并没有神迹存在的余地。”

“不是神迹吗？那么也就是说，凶手果然是衣莉奈和小里花吗？但是，这究竟是怎样——”

“所以说，是山手线。森帖同学，事到如今还没有理解吗？”
侦探用仿若轻柔呼唤似的温暖声音向我问道。他的脸上露出了
难得一见的柔和微笑。

——甚至可以说是怯懦。说真的，我实在不想看到侦探显摆这幅表情。

我从侦探那使我乱了阵脚的表情上移开视线，开始思考。双胞胎同时存在的诡计与山手线。这相隔甚远的两者之间，究竟有何种关联？

我皱紧眉头，垂下脑袋——

就在这时，我忽然察觉到了地面上的足迹。

两组——足迹。

代替过去的雪，这次地面被樱花覆盖上了一层绒毯。在这花毯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双串鞋印，分别来自侦探和扶琳小姐。这两串足迹画着各自不同的轨迹，延伸到他们各自脚下，但在途中却相互交错、相互纠缠、相互重叠，就好像——

“原来如此！”

我不自觉地嚷道：

“两串足迹重叠——是合二为一！山手线的线路只有一条，但上面却有无数趟列车通行！共享同一条线路——足迹是共有的！那串足迹其实并非是一个人的足迹，而是两个人的足迹重叠在了一起！”

扶琳小姐转向我，将烟管从嘴边拿开，用幻灭的视线对我翻着白眼。

“你瞎扯什么呢？并不存在足迹套着足迹的痕迹，这件事上豈不是一开始就确认过了吗？你稍微动动脑子再说话吧。要不要用味

“噌汤洗把脸清醒一下？”

“我不是说从上面踩着脚印走路。我是说合二为一。也就是——”
我捡起地上的樱树枝，在地上画了起来。

“——就是这样！足迹两步一个，一次走两步的量！衣莉奈虽然脚上受了伤，但是一次跳两步，也就是三个大步，还是能走得动的。虽然更大的步幅肯定是不行了，但假如最低限度能用这种方式行走的话——”

这时，我握着树枝的手停了下来。能用这种方式行走的话？

“……原来是这样哦。”

扶琳小姐徐徐地吐出烟雾。

“这样一来，只需要一个人的脚印，就可能让双胞胎全都移动到别馆。”

我不想做出的结论，被扶琳小姐无情地代言了。

“小弟弟³⁸想说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吧？首先，小里花在午夜零点去往别馆。然后小里花就滞留在那里，直到过了早上五点，衣莉奈踩着足迹间的空隙进入别馆。在那里，衣莉奈把人杀了，然后独自一人返回本馆。剩下小里花，直到过了早上六点，才沿着衣莉奈足迹的空隙，折返



本馆——”

我握着树枝的手开始发抖。我无意之间是不是证明了双胞胎是有罪的？

就在此刻，用自己的这只手？

“这种可能性我已经验证过了。”

侦探一边仰望着樱花一边说道：

“所以说，森帖同学，这个假说是一条死胡同。请你回忆一下事实。鞋只有一双。如果小里花同学滞留在别馆，那么衣莉奈同学就没法从本馆出来。如果小里花同学再折返回本馆，和衣莉奈同学交换鞋子，那两次往返又不够。虽然一次迈四步有可能制造出三次往返的空隙，但是这次衣莉奈同学的步幅又迈不了这么远。因为后门和别馆之间距离有些远，还有篱笆在中间挡着，也无法靠投掷和绳索来传递鞋子。扶琳刚才说的计划是行不通的。”

他如此轻易地推翻了我的假说，但我的内心却觉得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

“都说了是山手线。”

——就在此时，我听到了汽车引擎的声音。

汽车？我斜着脑袋。这里是山间，路上还立着禁止入内的牌子。来这里的人除了来造访“金樱馆”，不会有别的可能性。究竟是谁——

出租车停了下来，看着从车上下下来的人，我不禁惊叫了一声。

周防小姐。

“那个……我听说有和案子相关的事要和我谈，所以就过来了……究竟为什么叫我来？”

侦探一直在等着周防小姐抵达，他慢慢地转过身，面无表情地宣告道：

“——要说为什么，那是因为凶手就是你啊。周防小姐。”

*

周防小姐的表情呆然，而我也没领会侦探这句话的真意，只能来回来去看着心神不宁的两人。

周防小姐是真凶？

不对啊。这个可能性，我记得之前已经被侦探自己排除了啊？

的确，如果周防小姐自己就是凶手，那她的证言也就毫无可信度了。但是周防小姐有着“早上五点以后没办法回到自己的房间”这样铜墙铁壁般的不在场证明。为她作证的也不是别人，正是侦探本人。

“我我我是……案件的真凶？您是说莲花被杀的案子吗？”

周防小姐的脸上写满了不解，来回来去转着头。

“为什么您觉得……为什么我会对莲花做出那种……”

“格里芬之馆被蛇吞噬。你的动机当然就是利维坦之蛇——‘嫉妒’。周防小姐，你嫉妒着对你吆三喝四、驱来赶去的傲慢的莲花小姐。姣好的容貌和意气风发的性格。作为艺人顺风顺水的

的人生。然后这次又不劳而获地获得了一大笔遗产，莲花小姐的运气好过头了——”

周防小姐双目圆瞪。

“我嫉妒莲花——别给我随便臆测了！我确实很多时候都很羡慕她，但是杀了她的念头可——”

“啊啊……抱歉，我不是告解神父。我没有资格听你對自己罪惡的自白，也沒有興趣聽……我只是想知道事實真相而已。

“容我講一下自己的推論。在這起事件中，存在着你犯下凶案的可能性。因此，對你証言的正確性，我不能無條件地認可。

“只是假如——假如，你的目擊証言是正確的，那可是了不起的福音。這意味着衣莉奈在館內和館外同時存在過。這無法被現世的道理所容納的矛盾——也就是所謂‘神迹’。然而這項矛盾，只需要假定一件事是人為的就會被消解。那就是你的証言是在撒謊。”

周防小姐瞪圓了眼睛，偵探則像是驅魔似的將自己的懷表舉到她的眼前。

“你在那時作了偽証。你沒有任何動機去包庇雙胞胎，那麼作出偽証的理由就只有一個。因為你自己就是兇手。”

“我……我聽不懂您的意思。我作了偽証？我是兇手？不是您親自證明我不是兇手的嗎？現在為什麼又突然……”

“主啊請您寬恕我。對那番話真誠地道歉。那是我太過輕率了。因為對‘神迹’太過渴望，我在本應腳踏實地的邏輯階梯上做

出了跳跃。这是我作为侦探致命的缺陷。我已经深刻认识到了。”

侦探闭上双眼，一只手放在自己的胸前。

“但请你安心吧。听完我所说的话，是否要去向警察自首，完全取决于你自己。不让此事的细节公之于众，姐妹二人在这世上也依然可以作为被害者家属而保全体面和名誉，而且死去的申神莲花本身也犯下了‘傲慢’的大罪。我遵从神的法，没理由特地将你交给警察。”

“……您到底想要说什么？从刚才开始我就完全听不懂。我没有杀莲花。请不要再说这些奇怪的……”

“是山手线哦。”

“啊？”

“所以说，是山手线。”

侦探目不转睛地盯着周防小姐。

周防小姐表情困惑，右手指来回搓着自己大衣的边缘。脸上写满了不知道对方为什么要指控自己的迷惑。她频频向我抛来求助的目光，而我什么也做不了。因为我并不知道真相是什么。

她那是演技，还是冤罪？

侦探忽然动了起来。

侦探双手插着口袋，急匆匆地向前走去。我们不明就里地跟在他身后。头顶上的樱花肆意地回旋飞舞着。

侦探走到本馆的东南角，停下脚步。这也是周防小姐当时所住的客房前面。窗边的樱树开满了花，正悠悠然地飘落着花瓣。窗上

的铁页门紧闭，看不到房间内的情景。

“周防小姐，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啊？哦哦——这是我当时留宿的客房不是吗？”

“正是如此。你已经知晓了吧？”

“什么？知晓什么？非常抱歉，但您的语言能力是不是有点——”
咚！侦探猛然对着樱树的树干打了一拳。

一声巨响过后，枝叶开始震颤。接着一场花雨自头顶倾泻而下。

“……你知道吗，周防小姐？”

落樱之间，蓝发之后，那翡翠色的眼眸散发着冰冷的光芒。

“从JR³⁹铁道公司运营管理的角度上来看，山手线的起点站是大崎站。但是从乘客的角度上来看，无论从哪一站上车都能沿着山手线坐一圈，而不需要拘泥于起点站和终点站。”

周防小姐后退了一步，脸上写满惊恐。

“……不需要拘泥于起点站和终点站？那又怎样？您一直在说些……您脑子有病吗？”

“是契诃夫哦。”

周防小姐恶语相向，而侦探却只当那是樱花的花瓣。

“是契诃夫。这全部都是出自契诃夫的结构形式啊……周防小姐，有一句戏剧术语叫‘契诃夫之枪’，你听说过吗？‘如果在第一幕的墙上挂着一把来复枪，那么它一定要在第二幕或第三幕开火’——所谓不添加无用的伏线，俗称‘伏线回收’的规则。这一次，神明的剧本也是按照这样合乎体例的剧本写法完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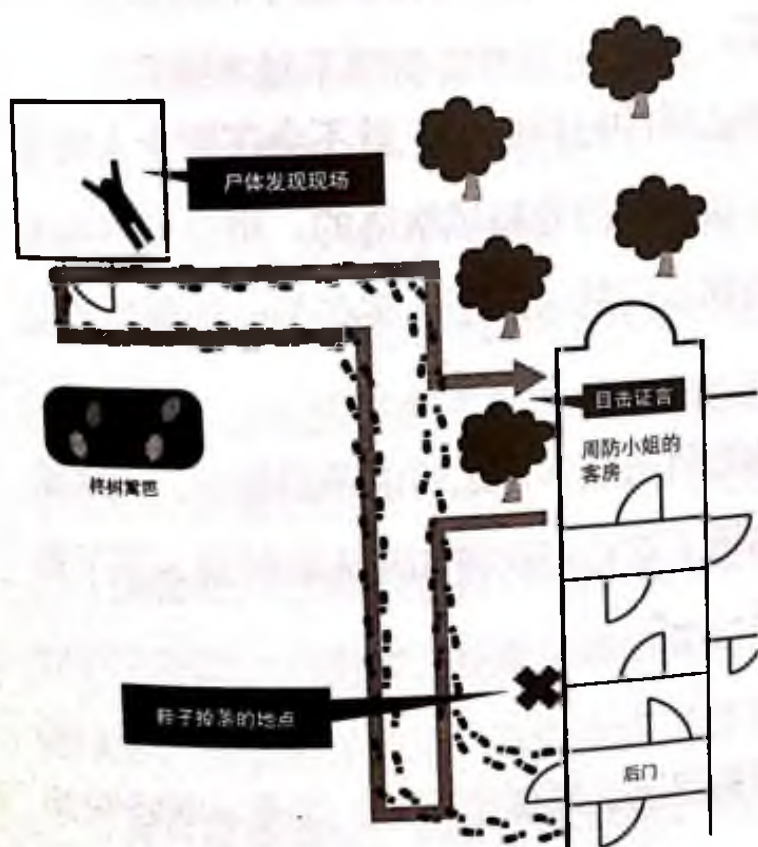
真是个幽灵之家啊。这俄罗斯风情的古宅，已经全都被契诃夫的亡灵附体。第一幕出现的枪一定会击发。在故事开头意味深长地出现的樱树，也一定在故事中大有作用——”

咚、咚。侦探击打着树干的声音越来越大。周防小姐面无血色，侦探助手抱着胳膊，露出沉重的表情。扶琳小姐则只露出了一个背影。

终于，从紧咬着的牙关之间——仿若吼叫似的，侦探开始了解答。

“足迹并非是从本馆后门开始延伸的。足迹是从这棵樱花树开始，直到这棵樱花树结束。足迹以樱花树为起点绕了整整一圈！”

我抬头望着眼前的樱树。



这曾是棵尽是枯枝的樱树，而如今春风吹过这片土地，花蕾都如同云霞似的盛开着染红了天。樱花缭乱，四散飞舞，宛若一场花的风暴——

这棵樱树是起点？
“樱树之间的距离太过于稀疏，就算用马

戏团的技巧在树冠上跳跃，也无法从本馆抵达别馆。但如果在这扇窗户前，距离樱树就只有寥寥几米，也就可以不留足迹地靠近别馆，而只需要耗费一点体力和创意。

“周防小姐，你在那天晚上，从房间的窗户爬上这棵樱树，朝着之后留下脚印的位置移动，然后以此为起点，在房间和别馆之间往返。这一点，我说错了吗？”

周防小姐哑然地张着嘴，凝固在原地。她甚至没法做出抗议，只是沉默焦灼。也许是因为真相被看穿后，吓得一动也不敢动了。吧。

还是说她被套上了毫无根据的冤罪，现在百口莫辩？

“树枝虽然能够到窗户，但那部分太纤细，无法支撑一个人的体重。所以你找来了梯子或是类似梯子的东西，在窗户和樱树之间搭了个桥。只要强度足够，无论是什么都可以。滑板之类的应该就不错。长度有一米也就够了。

“如果给板子包裹上什么缓冲材料的话，就不会在树干上留下伤痕，即使碰掉些许落雪，也能敷衍为被风吹落的。用过那双鞋子之后，你只要将它从窗户扔到后门就可以了。实在是一处理想的立足点。

“另外，你关于双胞胎的目击证言，之所以矛盾颇多，只是单纯地失误罢了。要不然是搞错了衣莉奈就寝和起床的时间，要不然就是忘记了小里花手上的伤——”

“我……”

周防小姐似乎终于意识到自己必须做出反驳，于是从喉咙深处

挤出声音。

“不是我干的！那天晚上我一直都在房间里睡觉！您到底……到底有什么证据？！你能拿出来吗，我像您说得那样，利用樱树移动的证据——”

“……如果有证据，你会认罪吗？”

侦探将一只手从口袋中拿了出来，那手中有什么东西正在阳光下生辉。

钥匙。

“这是洋馆的万能钥匙。我从铃木女士那里借来的。如果凶手要我‘出示证据’，我就打算用它来应对——”

周防小姐吞了吞口水。

不过侦探手里捏着钥匙，却露出了一副缺乏兴趣的表情。

“我原本就不期待有物证出现呢。当时留给你销毁证据的时间绰绰有余。但是呢……规则很简单。如果房间内什么物证都没找到，那就是你赢了。如果万一发现了任何的物证，那就是你输了。”

“但也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我没兴趣用法律制裁任何人。所以，这场赌局不会造成任何刑事责任，不过是审判游戏罢了。对我而言，不过是自我满足而已。对你而言——只是添麻烦罢了。”

接着我们向房间走去。情况比侦探预想中好得多。房间中折断的树枝和窗边的伤痕、长度足够的滑板、从那双运动鞋上剥落的碎屑等等，搜查到了最后，我们发现了很多物证。

面对这些物证，周防小姐惊慌、哭泣、方寸大乱，然而直到最

后，依然顽固地不肯承认自己的罪行——

在我讲完“解答篇”的同一时刻，附近响起了手机铃声。是一首我没怎么听过的古典管风琴乐曲。不是我的手机。

砚小姐向身边的包伸出了手。

“抱歉。”

她泰然自若地打开包，从中取出手机。那手机上套着干鸟格花纹的保护套。她按动侧面的开关，声音中断了。

她接着瞥了几眼液晶屏幕，就将它屏幕朝下放到了桌子的一角。

“不接电话没关系吗？”

“嗯，没事的。只是以前公司里的前任罢了。应该是要和我确认明天的日程。一会儿我再回电话就行了。”

以前公司里的前任——虽然听到“前任”这个词我吓了一跳，但在这个语境下应该是前任同事的意思吧？而且我记得砚小姐所在的团队，全部都是女性。没什么值得特别在意的吧。

不如说，在她心中，与我的对话比公司事务还要重要，这也许是件值得我开心的事。

我吮吸着第二杯拿铁。嘴唇只接触到了泡泡。看看杯子，里面只剩下泡沫了。虽然刚才没有察觉到，但似乎已经无意中喝干了。

因为说了这么长时间的话，令我有些口干舌燥。

我这是在紧张吗？

我发现自己的右手攥得紧紧的，就稍微放松了些力气。

“……这个怎么样呢，砚小姐？”

“你指什么？”

“当然是侦探的推理啊。”

我看着她的眼睛。

“以上就是解答篇了。砚小姐怎么看上笠的推理？还是说砚小姐有其他的想法？”

砚小姐沉默了片刻，来回搅动着手中的搅拌棒。如山的生奶油已经尽数溶化，和咖啡化为了浑然一体的饮料。

“……整体结构就很契诃夫。虽然戏稍微有点太多了，不过樱树的部分用得不错。但有一点比较遗憾，‘圣彼得堡悖论’那段伏线没回收啊。有点虎头蛇尾了。”

我看着她明媚的表情。这人有个坏毛病，就是无论多么深刻的场面，都会被她拿来打岔。

“我又没让你点评情节设计。”

“原来是这样啊，那真抱歉。”

砚小姐拾起了盘子上的纸巾。她挺直了腰板，用心地擦了擦嘴角。像是个懂礼貌的小学生。她将用过的纸巾对折成完美的四叠，放到了咖啡衬碟的旁边。

似乎是察觉到发型有些乱了，砚小姐又伸手整理了一下。

“……周防小姐并没有作伪证哦。”

她说出了决定性的发言。语调爽朗，不带有一丝进攻性。

我片刻之间陷入了沉默。

“这次又是和侦探的推理完全相反的意见呢。”

“我倒也不是故意唱反调……但是，错了就是错了。我仅仅是对事实作出评价罢了。无论如何地球都会照样转。”

“你有什么根据吗？周防小姐可是有可能作案的。可别跟我说是因为女人的直觉，砚小姐身上不存在那种女子力的。”

“你不要动不动就加这些失礼的注释。根据我当然是有的。女子力我也有。”

这位三十多岁的美女逻辑学家闹脾气似的噘着嘴，鼓起了腮帮子。她指尖捏着搅拌棒，让它像是钟摆一样左摇右晃——

她开始陈述论据。

“周防小姐的证言中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她说‘看到了一个穿着红披风的双胞胎’，但是衣莉奈妹妹却说小里花妹妹‘最近没怎么见到她穿红披风’。周防小姐是客人，根本不认识这对双胞胎。这样的周防小姐，又怎么会知道小里花妹妹有一件红披风呢？”

“无论要作出什么伪证，也不可能说出自己不知道的事。也就是说，周防小姐只是为她亲眼所见的东西作了证。换言之——周防小姐的证言是可以相信的。”

我提高音调感叹了一声。简直就像是在场全员都被集体催眠了似的。盲点，死角，没有人对此抱有疑问。对于衣莉奈发言中的细枝末节，人们都只是左耳听右耳冒的，但却逃不过砚小姐的耳朵。

果然想要欺骗这个人，无论是谁都——

砚小姐将小指放在嘴唇上。

“但是很奇怪啊。某种意义上来说完全是推理小说通用的误导手法，那位职业侦探为什么会漏掉呢？我不觉得那个叫上笠的人脑子有这么差……”

“上笠面对与神迹有关的案子，多少就会丧失冷静。不过真不愧是砚小姐。那个细节我讲到现在，自己却都完全没注意到。”

“被你夸奖我是很开心啦，但是咏彦，这样好吗？我现在可是否定了周防小姐作伪证的可能性哦？这也就是说——”

我如梦初醒。

“……这样啊。凶手果然是那对双胞胎中的某一个……就是这样吧。”

衣莉奈的双眼立刻浮现在我的脑中。手掌温柔的触感也苏醒了。如同迷路的孩子一样，寻找着一个值得信赖的人，然后用力握住对方的那双手。

我将手掌握紧又松开，重复了两三次。

“但是，砚小姐，我也很难相信那件事。当时衣莉奈确实就在我的身边，而小里花又不可能犯案。这相互矛盾的事实究竟该如何解释。”

“嗯，你先冷静。”

砚小姐叼着搅拌棒。她将口中的搅拌棒像舌头似的摇来摇去。那样子像是吐舌头做鬼脸一样令人不爽。

“时间还绰绰有余。虽然揭穿这个诡计只需要一秒，不过机会

难得，我们做点运动吧。怎么样，咏彦？我的斯巴达教育，你有没有兴趣来玩玩呢？”

*

她如同仙女和菩萨似的对我投以微笑。

那是一副可以当作手机待机画面的可爱笑容，但背后隐藏的却是露骨的挑衅。她是像往常一样在考验我。我是什么水平的男人？我是在这种程度的压力面前就会退缩的男人吗？不如说我是个直面压力，铁一般的汉子。

她就像是在飞机上分发飞机餐的空姐似的，就像在问我“鸡肉饭还是牛肉面——”

我太阳穴上青筋突突直跳。

“……行了行了。我接受你的斯巴达教育。要煮要烤悉听尊便吧。”

“吼吼，果然年轻就是有活力啊。黄河龙门万丈余，不如春天的秋刀鱼。”

这是什么渔民家孩子才会用的比喻？而且怎么还突然开始吟诗了？虽然我也分辨不出来诗做得怎么样。

砚小姐从包中拿出了一本 B5 尺寸的记事本。和风的装订，布制封面上有着像是西阵织⁴⁰ 绣出来的梅花。她将本子放到桌子中间，翻开一页，露出了纯白色的活页。

然后她再次将手伸进包里，这次拿出了一本笔袋，哗啦啦翻出

了一根自动铅笔。

她按了按自动铅笔的顶部，铅芯便露了出来。

“那么，首先是最初的题目——”

她像是拿着注射器似的握着自动铅笔，脸上浮现出正在治疗孟乔森综合征⁴¹的护士似的恐怖微笑。

“请将这次侦探的推理要点，整理为命题逻辑的形式。”

她说着就将记事本和自动铅笔递给了我。

哎？我不知所措。

“整理？是我来整理？”

“不然还有谁？我教过你公理的做法吧？尽己所能的程度就够了，总之来挑战一下吧。”

我握着自动铅笔，浑身直冒冷汗。

虽然我对课程难度已经有所觉悟，但没想到突然变成了实践形式。真不愧是斯巴达教育（顺带一提，在古代斯巴达，跟不上训练的孩子会被直接杀掉，而砚小姐好歹不会这么做）。

但是……唉，但是啊。虽然这么说，但我就算化成灰也是个理科男，如果将我理科的脑细胞全体动员起来，认真面对的话——

十分钟后，砚小姐看着我的解答，难掩失望之情，双手捂着脸。

“哎……你跟我闹着玩呢？这是什么？丝毫感受不到知性的解答？咏彦不会就这么完了吧？不会吧？”

听着这些仿佛开膛破肚似的侮辱之词，我深感语言暴力不愧是一种体罚。

“这，这个……太奇怪了……咏彦确实是大学二年级了吧……用枕套裹在脚上大喊着‘美人鱼！美人鱼！’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吧……”

好像从斯巴达模式直接升级为恶语相向模式了。只要她手里还掌握着我过去的黑历史，那么这种变奏就没有界限。

“那个，那个……抱歉了，咏彦，如果让我从你和一只象鼻虫中，选一个作为合作伙伴，我一定毫不犹豫就会选择象鼻虫……”

最后还是开始了对中尊寺前辈的拙劣模仿。砚小姐就这么喜欢她吗？这样的话我以后还是不要告诉砚小姐那些没用的人物设定了，我已经受够了。

“……抱歉，砚小姐。今天的讲义内容我会回家拼死复习，过几天会交给你一份完美的报告。今天求你就饶了我吧。我们直接进入解答篇吧。”

“你可不许从网上抄袭论文哦……虽然今天可以先原谅你啦，但你这个解答真是烂透了。请你打心底里好好反省一下。”

她用怒气冲冲的语调说着，还用手背敲打着桌上的解答。

“首先你连切入点都搞错了……为什么要那么拼命的形式化樱树的诡计啊？核心不是那一部分啊……”

“哎？搞错了吗？”

砚小姐轻叹一声。

“真是的，你啊——”

她站了起来，绕过桌子走到了我身边。

我们的身体忽然紧密地贴在了一起，芳香扑鼻，距离近到我甚至能看清砚小姐的耳朵深处。

“……这次侦探的推理重点，在于证明周防小姐做了伪证的过程。”

砚小姐的手仿佛盖在我的手上一样，拿过了自动铅笔，直接在页面的空白处开始书写。我被砚小姐的手指接触的地方，隐隐有些发热。

“逻辑是这样的。首先，根据咏彦的证言，衣莉奈妹妹深夜零点和清晨六点左右时，都在洋馆之中。另一边则是周防小姐的目击证言，说她当时看到类似衣莉奈妹妹的人物在馆外行走。因为清晨六点时，咏彦和衣莉奈妹妹在一起的事是侦探亲眼所见的，所以咏彦的证言是可信的——你在听吗？咏彦？”

“我在听啊，当然了。”

我猛然间作出了伪证，急忙看向记事本的内容，脑补那些被我听漏的部分。

“……咏彦的证词是完全可信的。那么另一边，假定周防小姐的证言是正确的，那么就产生了同一个人同一时间出现在不同地点的矛盾。也就是说周防小姐的证言是在撒谎——这就是支撑侦探的推理的逻辑最小结构。”

【命题符号】

P：咏彦在早上六点时和衣莉奈妹妹在馆内。

Q：周防小姐早上六点时看到衣莉奈妹妹在馆外走。

I：衣莉奈妹妹早上六点在馆内。

O：衣莉奈妹妹早上六点在馆外。

【公理】

A1) 如果咏彦早上六点时在馆内，那么衣莉奈妹妹早上六点时在馆内。[$P \Rightarrow I$]

A2) 如果周防小姐在早上六点时看到衣莉奈妹妹在馆外，那么衣莉奈妹妹早上六点时在馆外。[$Q \Rightarrow O$]

A3) 如果（衣莉奈妹妹早上六点时在馆内与衣莉奈妹妹早上六点在馆外），那么矛盾。[$I \wedge O \Rightarrow \perp$]

（※ \perp = 矛盾）

A4) 咏彦早上六点时和衣莉奈妹妹一起在馆内。[P]

砚小姐拿出了真本事，写下了一如往常般具有冲击力的文字。

“有一点需要注意，虽然我们将命题 P，也就是咏彦的证言定义为公理 A4。但命题 Q，也就是周防小姐的证言，当前还无法作为公理。因为 P 是侦探亲眼所见，所以我们可以让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公理。也就是说，P 是确定的事实。而另一边，Q 却不能成为公理，

这是因为周防小姐‘是否真的看到了’还不明确，因此，Q是未确定的事实。”

“这和樱树的足迹诡计没关系吗？”

“周防小姐是否有可能作案，与周防小姐是否做了伪证，没有直接关系。事实上，虽然周防小姐有可能作案，但她不是没有作伪证吗？让逻辑飞跃得太过遥远，就是侦探最大的败因。他似乎确实是欠缺了些冷静。”

“那么，周防小姐房间的物证……”

“这个我们接下来会补充。那么……我们将侦探的推理完全公式化看看。从数理逻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推理举出了四条公理—— $P \Rightarrow I$ 、 $Q \Rightarrow O$ 、 $I \wedge O \Rightarrow \perp$ 、 P 。据此，否定了Q，就是 $\neg Q$ 。也就是说仅仅证明了‘周防小姐的证言是假的’而已。”

“怎么样？咏彦现在可以用这四条公理来推导出非Q的结论吗？”

第二道练习问题啊。刚才心中的创伤还未复原，却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可不能在战场上流露出软弱。

……但这里是从什么时候变成战场的？我好怀念菖蒲小姐的花园啊，砚小姐为什么不把那个人格吸收一下呢？

“这个嘛……公理A1，‘如果P，那么I’，也就是‘如果我的证言是正确的那么衣莉奈在馆内’的意思——如果P是正确的，那么I也是正确的——意思就是说衣莉奈确实在馆内——”

“喂喂。”

她用手指噗噗地戳着我的脸颊。

“你为什么在考虑符号的意思啊？我不是一开始就教你了吗？数理逻辑学所做的是将逻辑形式化的工作形式化，换言之就是符号化。将逻辑符号化以后，即使不考虑它的意义，同样能从结构性上评判它的正误，这就是数理逻辑学。”

“你以为我们为什么要费这个劲把公理给符号化？要是还考虑它的意义，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但是，砚小姐，如果不考虑意义，怎么看Q也不是错的啊——”

“所以这里我们就要用上‘推理规则’啦。数理逻辑学的‘证明’实际上是一件非常机械性的工作。首先，我们定义最初的公理，然后机械性地应用推理规则，逐渐变形成逻辑式。然后导出我们的目标逻辑式，证明完毕。如果这个公理系统可靠且恒真，那么我们导出的逻辑式也就为真。”

“推理规则——公理系统——可靠——”

我听得像是个高烧病人似的眼冒金星。砚小姐的发言总是以稳定的品质提供困难，今天她状态也相当好。

我眼珠滴溜溜地乱转，看到她拿起放在一边的手机，用手指在上面操作了一番，打开了某个网页。

“给你，当作参考。”

她一边说着一边将手机递给了我。画面上是一排排神秘莫测的公式。

命题逻辑的形式证明。自然演绎NK。相继式演算的LK系统。

\wedge 引入规则。 \vee 消去规则。紧缩右，紧缩左——
根本没法拿来参考。

“砚小姐，我真的真的非常抱歉。但是容我放弃。”

“唉，已经不行了？还真是容易放弃的孩子……你的持久力也太差了吧。看来之后要好好给你加点作业了……”

“没办法，时间紧迫，这次我就特别给你做个样板看看吧——”

砚小姐在我身后，像倚着我的后背似的站了起来。我能隐约感受到她的体温。

“制作证明图的方式有很多，但这次我们就用相继式演算的方法，这样也比较方便看出推理的问题点。”

“相继式演算是数理逻辑学中频繁使用的方法，你可要好好看着。顺便一说，公理系统还是之前的自然演绎，在此基础上使用了相继式的LK系统。”

砚小姐在桌前，慢慢地前倾身体。我们赤裸的手腕相触在一起，带着巧克力甘甜味的吐息侵犯着我的鼻腔。

“——一口气搞定吧。”

她的双手像是快速弹着钢琴似的运笔如飞。

【参见下页表】

我喘口气——已经没有喘气的余裕了。

从上到下，证明图刚好写满一页纸。她一气呵成，笔下生风，

像是书法家一样调整着平衡。让我不禁怀疑，她是不是从很早以前就为了今天在练习了。

“这就是根据‘相继式演算 LK’所制作的证明图。”

砚小姐像是一曲弹毕的音乐家一样活动着肩膀，脸色潮红地看向我。

“‘相继式’就是使用‘ \rightarrow ’的式子，你理解成类似逻辑式的东西就好。这个证明图的读法也很简单，沿横线从上到下，每一个都套进相继式的‘推理规则’就行了。最上面的这些式子叫做‘起始式’，也就是作为公理被定义的相继式。然后最下面的就是我们最终导出的相继式。也就是说这图是从‘最上段的群公理’来导出‘最下段的相继式’的意思。”

砚小姐将自动铅笔横在唇边，似乎很开心地露出了微笑。

这笑容真好看。比她买到心仪的衣服时，看起来还要开心。

看得出她是真的很喜欢逻辑。

“这样就用 LK 证明了侦探的推理。能够被 LK 系统证明，就意味着侦探的逻辑正确性可以被古典逻辑方法证明出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证明……另一个证明的正确性吗？”

这听起来有点复杂。并非单纯证明“推理的结论是正确的”，而是验证其在推理过程中展开的“推理过程本身”是否正确——好像是这么一回事。

比论证还要高一层次的检证——元论证。

……虽然就算自己这么说，也还是不太了能理解。

“但是话虽这么说，有必要画这个证明图吗？想要确定侦探的推理是否正确，针对其意义本身来考量，不是更简单易懂吗？我作证衣莉奈和我一起在馆内。周防小姐作证衣莉奈在馆外。我证言的正确性被侦探认同了，所以说谎的人就是周防小姐——这番道理的正确性，任谁都能接受吧？即使不专门去写这么庞大的算式不是也可以吗？”

“没错呢……所以说这是被所有人都接受了。咏彦也是、其他人也是，还有——”

砚小姐的眼中闪着锐利的光。

“这位侦探本人也是，接受了自己所给出的逻辑。”

这时我恍然大悟。

对啊。仔细想来这事很奇怪，能够证明非 Q 这件事很奇怪。

正如同砚小姐最初所指摘的那样，周防小姐的证言不该是伪证。那这样一来，侦探的逻辑就出错了，想要证明这件事，就必须证明非 Q 是无法被证明出的。

但是砚小姐现在却证明了它是对的。

这是怎么回事？

“嗯……啊……确实很奇怪。周防小姐的证言应该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侦探的推理是错误的。这样说我就懂了。但是砚小姐，你证明了侦探的推理是正确的。这到底——”

“咏彦你是不是没好好听我说话？我刚才是说侦探的推理，可

以被古典逻辑证明其正确性。”

我再次恍然大悟。这对话让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说来上次好像也有过类似的对话。

古典主义——直觉主义。在数理逻辑学的公理系统内，存在着承认排中律的古典主义系统和不承认排中律的直觉主义系统。可以用古典逻辑证明的东西，并不能以直觉主义逻辑简单地证明——类似这样的知识，还有它们复杂的背景，我之前是学过的。

这次也是这种差异吗？

“……‘古典’逻辑可以证明。但是‘直觉主义’逻辑无法证明，是这样的吗？哎？但是这也就意味着——”

我吃惊地仰望着砚小姐的脸。

“难道说，衣莉奈是不适用于排中律的？衣莉奈并非在与不在馆内，而还有第三种——”

“喂喂。”

这次砚小姐弹了一下我的额头。

“你不要随便抢答。衣莉奈妹妹当然肯定是适用于排中律的。这个星球上能让衣莉奈妹妹同时存在于好几个位置的地方只有笛卡尔坐标系。如果否定这一点，那这个世界的物理法则都要被推翻。咱们这儿就成了个双生灵满地跑的恐怖片宇宙了。”

这次排中律好像是 OK 的。

大概因为我至今都没弄明白那只“亨佩尔的乌鸦”，所以现在要我分辨什么时候能用排中律而什么时候不能，我实在是抓不住头

绪。当然若是照常理来想，“非A即B中的某一个”这样的排中律，当然是可以成立的——

“这次我们要使用的，既不是古典逻辑也不是直觉主义逻辑，而是更现代的逻辑。古典逻辑只能适用于证明某些非发展性的命题，但现实中人类的思维活动是更加复杂而玄妙的。是具有发展性和流动性的。试图将这些沟壑填平而进行‘扩张’的努力，就是现代的数理逻辑学。”

这时砚小姐不知为何盯着我的脸，旋即甜美地笑了。

“恭喜你。你终于成为现代人了，咏彦。欢迎来到现代的数理逻辑学——令人眼花缭乱的‘模态逻辑’的世界——”

■ 什么是模态逻辑——必然性与可能性

瞬间我就被砚小姐的笑容摄去了心魄。

弹性十足的笑容。十足荡漾的笑容。

那笑容就像是独自沉眠在无人的古堡中，终于见到等待已久的人一样。

但我立刻闭上了眼睛，将多余的感慨赶出了脑海。我擅自妄想什么呢。砚小姐的笑容只不过是正在谈论她所热爱的逻辑学，而并不是因为见到了我的成长而欢喜。

我用力摇摇头，强行切换思考模式。

模态——逻辑。

这是刚才从砚小姐口中说出的逻辑学名词。我当然是第一次听说，从字面上也想象不出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古典，顾名思义就是古典，直觉主义则像以前学过的那样，是指本质直观。

但是——模态。这是什么意思呢？

例句的话，我记得在哪里看过类似“呈现出复杂的模态”这种用法——

“这里说的模态，与‘呈现出复杂的模态’这种日常语言中的‘模态（Aspect）’有些区别。英语中叫 Modality，意思是盖然性或可能性这些可以判断事物确实性的哲学术语。

比较有名的例子，在康德那本《纯粹理性批判》中就出现过这个词。用以表达知性对世界存在方式的认知。事物是必然的吗？是主观的吗？是可能的吗——”

我一不小心如坠五里雾中。

与其说是不小心，不如说是被魅惑。如北欧的祈祷歌一样，将高深的哲学术语轻盈地咏唱着。砚小姐就是现代的卢恩魔法师。虽然我听不太懂她咏唱的内容，但那音律和音韵还是直击我的心底。就像是爱尔兰的草原上吹过的夏日微风——

但是——

“非常抱歉，砚小姐。这说明实在太抽象了，我听不明白。”

“哎呀，是这样吗？我讲得也确实有点超纲了……”

砚小姐不再咏唱咒语。她用自动铅笔抵着下颚，皱起了可爱的

眉头。

然后她沉默地思考了几分钟。

接着砚小姐的嘴角忽然浮现出一丝恶作剧般的笑容。

“……我懂了。”

她重新朝向我，用充满挑战性的眼神看着我。

“那么我们稍微来点更刺激的具体例句吧？”

砚小姐沿着活页的竖线，开始写下文字。

“现在在这里有一位男大学生。我们假定他叫E君⁴²。那么现在让我们来判断下面的命题是成立，还是不成立——”

命题：E君喜欢年长的女性。

我沉默地看着这行字。

“……这位E君是谁啊？”

“谁知道呢？虽然完全是假想中的存在，但是听说咏彦也喜欢熟女来着？你名字首字母也是E诶，真是太巧了太巧了。原来世上还有这种偶然。”

“你说谁喜欢熟女呢？你说谁呢，给我解释清楚！”

“总之，现在就是有这么一位架空存在的E君。那么这个命题，究竟是真还是伪呢？”

“问他本人不就清楚了。”

“那么，就去问问他本人好了。他的回答是肯定的。那这样

的话——”

瞬间我都不知该如何接下去。

“……那不就肯定是真的了吗？他本人都承认了。”

“是的呀。”

她悄悄抬起眼睛看了我一眼。

“对他而言，这个命题现在也许确实为真。可是说到底，这个命题为真的状态，能够持续到何时呢？”

“嗯？”

我以疑问回应她。

持续到何时……为真？

“从这以后他也会逐渐长大。相对自己的年龄而言，‘年长的女性’的年龄也在不断上升。那么在这期间，他喜欢年长的女性直到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最后乃至年过古稀，也依然会继续喜欢‘年长的女性’吗？还是说在这期间，这个命题的真伪会逆转呢？”

我沉默地望着砚小姐的脸。

我没有那种观察能力，看不出她的内心是否有何波动。我搞不清砚小姐的真意。这话究竟有几分玩笑又有几分认真？到哪里为止是她的天真无邪，又到哪里为止是她的老谋深算？

这算是什么……考试吗？

“如何呢，咏彦？这个命题，是真？或是……伪？”

在学术讨论之外，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果然很难谈得上永远为真吧？”

我忽然感受到一阵大海涨潮的气氛。

条件反射似的脱口而出。

“这……这只是一般情况下而已。我觉得这种事当然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假如说他所爱的是某个特定的女性，那么情况就不同了。跟年龄就没有关系了。”

潮水退去。仿若台风过境后平静的大海，慌乱的空气安定了下来。

“……确实呢。这里我们讨论一般情况就可以了。通常情况下，永远‘喜欢年长女性’的男人是不存在的。这完全就是十岁二十岁的人才会有有的嗜好，不是吗？也就是说，这个命题的真伪会受到男性的年龄局限。十多岁时的真命题，年过三十以后，变成伪命题的可能性就升高了。”

砚小姐手里转着自动铅笔。

“这个时候，对付无法永远为真的命题的方法就是模态逻辑。”

我刚将拿铁送到嘴边，却发现杯子已经空了，但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掩饰我慌乱的呼吸。

这例题确实刺激。刺激得我整个人都清醒了。

“毋宁说在我们所在的现实世界中，永远为真的命题是很少的。汤姆爱着凯西吗？可能刚刚闪婚以后是这样没错，但也许一个月后就分居，开始准备离婚协议了。白萝卜今天一百日元一根，也许明天就涨到一百二十日元了。家庭住址也许明年就会变，市町村合并以后可能小镇的名字都不存在了。”

“但是另一方面，恒真的命题也是存在的。自由落体的苹果一定向着地心下坠，100的下一个整数一定是101。太阳不会从西边升起，人也无法和镜中的自己握手。这就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成立的事实，与仅仅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才能成立的事实之间的区别，也是模态逻辑的出发点。”

我情绪稍微冷静了一些，沸腾的大脑也慢慢回到学习状态。

虽然我还是没搞清，刚才空气中那阵电光火石是怎么回事？砚小姐的表情明明毫不在意我说了什么一样，没有任何变化。

“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能成立的事实，以及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能成立的事实。前者称为‘必然的’，后者则称为‘可能的’。将‘必然的’命题和‘可能的’命题区别对待，这就是模态逻辑。”

虽然还是有些艰深，但我终于稍微理解了一点砚小姐的意思。

所谓模态逻辑——也就是涉及到“可能性”的逻辑。

并非仅仅讨论一个命题的“真伪”，而还要对它们是“永远绝对为真”还是“有为真的可能性”做出严格的区分。就是这样的一种逻辑。

我还不知道具体要如何区分，但总之这就是“模态逻辑”所追寻的东西吧。

“……将命题区分为必然与可能，是这样吗？虽然大方向上是听懂了……但是，具体要如何操作呢？肯定又会搞出来一堆特别难的算式吧？说实话，光是搞清楚古典逻辑，我就已经拼尽全力了，比那还困难的东西，我可没自信能理解……”

“这个你不必担心。当然，想要深入理解确实挺难的，但若只是谈及与古典逻辑的差别，可是相当简单。因为只需要追加两个符号而已。”

砚小姐再次拿起了记事本。

“正如我最开始说的那样，模态逻辑只不过是古典逻辑的‘扩张’而已。直觉主义逻辑的公理系统，不就只是从古典逻辑的公理中将一个‘排中律’给去除了而已吗？模态逻辑与之相反，是将古典逻辑的逻辑运算符号加上了一个而已，就可以构建而成了——”

她这样说着，就用强有力的笔触画下了一个巨大的符号。

□

我看着这个图形，沉默了十秒左右。

“……那个。”

“嗯？怎么了咏彦？”

“就是个□吗？”

“就是个□哦。”

“……”

“哎？怎，怎么回事？你怎么突然青筋暴起？”

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符号像个张着嘴的弱智一样看着我吗？为什么只是看到这个符号，我就怒从心头起？

“……这□是个啥啊？这个□能解决世界上的什么问题吗？还

是你们逻辑学家平时在论坛上都用颜文字打招呼啊？”

“哎哎？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啊？‘□’是模态运算符，至于为什么要用□，恕我孤陋寡闻，不太清楚。大概是约定俗成的吧。

“这个□是表示命题‘具有必然性’的一元运算符。一元运算符就是要在命题符号和逻辑符号前面使用的符号，使用方法和¬（非）是一样的。举个例子就是这样。”

P: 我是一个美女。

□P: 我是一个美女这件事是绝对的（具有必然性）。

这例句还真厉害。

“……你自信这一点可真是始终如一。”

“诶？什么啊？仅仅是例句而已……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例句吧。P是‘我是一个美女’这样的普通命题。而与之相对，□P这个命题则表示‘任谁来看，任我在何种时代，无论发生什么我都是个绝对的美女’。也就是说，P这个命题有可能会随着情况改变而改变真伪。而□P则是无论何种状况下都绝对能成立的，更加强力的命题。

“虽然早些年□的解释改变过很多次，但如今这样理解就可以了。”

“那么咏彦，现在给你出一道题。你已经知道模态运算符□可以表现一个命题的‘必然性’了。那么能否使用□来表现‘可

能的’命题呢？小提示是与另一个一元运算符 \neg 并用。请来回答一下吧。”

第三个问题出现了。我因为太过于在意 \square 和那个例句，以至于无法集中注意，但我还是握住了自动铅笔，进入思考状态。

只是握着这杆笔，我就能暂时处于安心的状态。使用 \square 和 \neg 来表达“可能性”？这是什么炼金术师的神秘配方？

“嘟嘟。好，时间到。”

她从身后抓住我双手的手腕，像是和婴儿玩举高高一样举了起来。店里的其他客人都在看着我们。好羞耻的样子。

“果然太难了吗？不过定义也有些问题，想不出来也是没办法的……”

砚小姐毫不在乎周围的视线，哼着歌给出了正确答案。

$\neg \square \neg P$ ：我不是个绝对的美女，这种事是不存在的（=我是一个美女的可能性）。

我撇了撇嘴。

“‘我绝对不是美女’这种事是不存在的？这是国会答辩吗？”

“也许稍微有点难懂，但‘具有可能性’和‘并非绝对不可能’是同一个意思，所以可以这样表现。

“但着实有些麻烦吧？所以为了更简便地表述可能性，模态逻辑还准备了另一个符号。就是这个。”

◇

“……是个◇呢。”

“嗯，就是个◇。”

“这是个啥啊？你们逻辑学家都是用海苔来决定符号的吗？这东西是桃花节的菱饼吗？能不能给这张菱形的大嘴堵上啊！”

“哎哎……从刚刚开始咏彦怎么一直在生气，搞不懂……总而言之，这个‘◇’作为模态运算符号，表示‘可能的’。这样一来，‘模态逻辑’就能对同一个命题给出三种不同的表现方法了。”

P: 我是一个美女。（主观的美女）

□P: 我是一个美女这件事是绝对的。（必然的（绝对的、普遍的）美女）

◇P: 我有可能是一个美女。（可能的美女）

※ $\diamond = \neg \square \neg$

……这个◇P看着好别扭。

“P仅仅是被自己和周围的人如此认为的美女。□P则无论谁都觉得是美女。至于◇P……就如字面意思，指的是‘有可能是个美女的美女’。嗯，但这个比喻好难找啊。简单来说，就是在平常的生活圈内很难谈得上是美女，但认为她是美女的人也并非没有。所谓适合特殊癖好的美女……这样解释就可以了吧。还可以是现在

是土妹子，但女大十八变之后会变成美女的感觉。”

砚小姐的比喻虽然十分好懂，但还真是无情。

“然后我们再一般化一点。P 的这个命题，仅是主张在某个时间点可以成立的命题。 \square P 则是在任何可能世界中都能够成立，所主张的条件更为严格的命题。 \diamond P 则在所有可能世界中至少有一个成立，主张条件更弱一些的命题。”

我试着对比着 \square 和 \diamond 的例句。当她讲到“一般化”的时候就已经听不懂了，但之前那些美人的比喻还是很好理解的。

这就是——“模态逻辑”。

我稍稍松了口气。最初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还觉得是非常艰深的逻辑，但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懂。考虑到“可能性”的逻辑，一言蔽之就是如此（※ 古典逻辑与模态逻辑的比较表参见卷末资料 5）。

我很庆幸需要记忆的东西并不多，只有新导入的 \square 和 \diamond 两个符号而已。虽然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两个简单的图形符号惹火，但习惯了以后一定就能慢慢接受吧。这样一来，过几天要提交的报告似乎也不是很难。

但是——

“……必然性与可能性。我理解了模态逻辑可以表现两者的区别，但要如何操作？说到底，如何才能知道一个命题是‘可能的’——”

“你是问模态逻辑的语义学吗？某个命题绝对的或可能的真

伪——□P 和◇P 的语义。关于这一点的话，模态逻辑中有“克里普利框架”的概念存在。但这次我们就不展开讲了。因为即使不知道这一点，也能够轻松地指出侦探的推理出了什么差错。”

我们终于回归了主题。感觉就像洄游鱼在大海中遨游了一圈，最终又回到了自己出生的河道中。真是绕了一个大圈。说实话我都快忘了那位侦探的事了。

“那么准备就到此为止吧。接下来终于该用‘模态逻辑’来分析侦探的推理了。”

我听见有什么刷刷作响，原来是砚小姐在翻动着记事本。

■ 侦探的推理之模态逻辑分析

砚小姐将自动铅笔放在记事本的一边。

“这次我们分析的重点是‘必然性’与‘可能性’。必然性可以理解为‘绝对’。在侦探的推理当中，有哪些是‘绝对成立’的事物，又有哪些只不过是‘具有可能性’的事物呢？对于这两种事物，我们将用模态逻辑的视角去进行严密的区分。

“这样一来，那些在古典逻辑中‘不可见’的逻辑障碍，就呈现在我们眼前了——”

砚小姐拿过笔袋，这次掏出的不是自动铅笔，而是红色的签字笔。她拨下笔帽，翻到记事本的前一页。在刚才写下的，针对侦探的推理的‘古典逻辑的’分析结果上，开始写下红字。

【命题符号】

P：咏彦在早上六点时和衣莉奈妹妹在馆内。

Q：周防小姐早上六点时看到衣莉奈妹妹在馆外走。

I：衣莉奈妹妹早上六点在馆内。

O：衣莉奈妹妹早上六点在馆外。

【公理】

A1) 如果咏彦早上六点时在馆内，那么衣莉奈妹妹早上六点时“绝对”在馆内。[$P \Rightarrow \Box I$]

A2) 如果周防小姐在早上六点时看到衣莉奈妹妹在馆外，那么衣莉奈妹妹早上六点时在馆外“具备可能性”。[$Q \Rightarrow \Diamond O$]

A3) 如果（衣莉奈妹妹早上六点时在馆内与衣莉奈妹妹早上六点在馆外），那么矛盾。[$I \wedge O \Rightarrow \perp$]

A4) 咏彦早上六点时和衣莉奈妹妹一起在馆内。[P]

“……从古典逻辑到模态逻辑的扩张结束了。”

她一边盖上笔帽，一边这般宣告道。

哎？我再次仔细端详那一页。新写上去的部分一共有四处（粗体部分）。其他部分都和之前的文章没有区别。

“只是……做了些修正而已吗？这些修正就是刚才分析的模态逻辑吗？”

“嗯，正是如此。模态逻辑是古典逻辑扩张的产物，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我稍微修饰了一下刚才的古典逻辑，只是在上面加了两三处。仅仅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它视为模态逻辑来讨论了。

“变更的地方应该一眼就能看出来吧……有什么疑问吗？”

难道刚才的分析结果可以这样直接用上？数理逻辑学真是一门深奥的学问。

“……公理 A1 上追加了一个‘绝对’，后面的逻辑式上也多了一个□，这是——”

“意思就是‘如果咏彦的证言是正确的，那么在馆内的不可能是衣莉奈妹妹。’因为衣莉奈妹妹不是和你用两只手打牌来着吗？小里花妹妹无论多么努力都没办法这样做。所以如果咏彦的证言是正确的，那么馆内的‘绝对’只能是衣莉奈妹妹。”

“这个确实，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么这个 A2 呢？衣莉奈在馆外行走，这件事为什么只是‘具备可能性’？你不是说周防小姐没有说谎吗？”

“这很简单。因为从周防小姐的证言中，能够推导出的只有‘在外面走的是衣莉奈妹妹’的可能性。

“穿着披风，像衣莉奈妹妹一样在外面走着的，也有可能是小里花妹妹。所以无论周防小姐的证言有多么正确，仅仅从她的证言内容来看，并不能断定那人‘绝对’是衣莉奈妹妹。命题○也只

是一种可能性而已。”

是这样吗？我点点头。

她说的没有错。周防小姐只是透过窗户目击到了双胞胎的身影。只凭肉眼来看，小里花也能装扮成衣莉奈，因此仅凭这样的目击证言，无法断言窗外走过的就是“衣莉奈”。

“这个……也确实……的确……是这样……”

我稍微有点混乱。

“可是，现场只有一个人的足迹啊？如果小里花不可能作案，那么在外面走的就一定是衣莉奈不是吗——”

“所以说这段逻辑太跳跃了。能通过周防小姐的证言得出来的，只有衣莉奈妹妹当时在外面走着的‘可能性’而已。还不能断定那个人是否真的是衣莉奈妹妹。这段验证太敷衍了，侦探也忽视了这一段……”

我皱起了眉头。听到了不能当作没听见的台词。上笠他忽视了——

“忽视了，你刚才说忽视了？那个上笠究竟——”

“解释那个只需要一瞬间啦。在此之前，咏彦，我们先来说明一下在这个模态逻辑的公理系统当中，为何无法证明非Q吧。”

她翻开记事本，画出了一张新的证明图。

【参见下页表】

侦探的推理之形式证明

(模态逻辑的相继式演算 · K系统) (证明未完成)

【命题符号】

P: 詠彦在早上六点时和衣莉奈妹妹在馆内。

Q: 周防小姐早上六点时看到衣莉奈妹妹在馆外走。

I: 衣莉奈妹妹早上六点在馆内。

O: 衣莉奈妹妹早上六点在馆外。

【公理】

A0: $\Gamma \rightarrow \Gamma$

A1: $\rightarrow P \Rightarrow \Box I$

A2: $\rightarrow Q \Rightarrow \Diamond O$

A3: $I \wedge O \rightarrow$

A4: $\rightarrow P$

【根据相继式演算的证明图(未完成)】

(※各个横线上下应用K的推理规则。K的推理规则请参照卷末资料4)

	$\rightarrow P \Rightarrow I$	$\frac{P \Rightarrow P \quad \Box I \rightarrow \Box I}{P \Rightarrow \Box I, P \rightarrow \Box I}$	$\rightarrow Q \Rightarrow \Diamond O$	$\frac{Q \rightarrow \Diamond Q \quad O \rightarrow \Diamond O}{Q \Rightarrow \Diamond O, Q \rightarrow \Diamond O}$
		$P \rightarrow \Box I$		$Q \rightarrow \Diamond O$
		$P \wedge Q \rightarrow \Box I$		$P \wedge Q \rightarrow \Diamond O$
$\frac{Q \rightarrow Q \quad \rightarrow P}{Q \rightarrow P}$		$P \wedge Q \rightarrow I \wedge \Diamond O$		$I \wedge O \rightarrow$
$Q \rightarrow P \wedge Q$???		
		???		
		???		

※无法由此证明 $\neg Q$!

“‘?’之后的段落都是模态逻辑无法推导的部分。”

她用笔头敲了敲写着“?”的部分。

“也就是说虽然之前从‘ $\Box I$ 与 $\Diamond O$ ’导出了‘ I 与 O ’这一矛盾，但在模态逻辑的公理体系中是无法导出的。

“但是可以从 $\Box I$ 导出 I ，虽然稍微扯远了点，不过模态逻辑可以选择的逻辑公理是有很多的。其中‘T’这个公理系统是可以让‘如果 $\Box I$ 那么 I ’这种逻辑式成为公理的。‘如果 $\Box I$ 那么 I ’的意思是‘如果这个命题在任何状况下都能成立，那么它在这里也成立’。用我们之前的例子来讲就是普遍的美女在此处也是美女’。如果使用T系统，甚至可以从‘ $\Box I$ 与 $\Diamond O$ ’导出‘ I 与 $\Diamond O$ ’这个逻辑式。

“但是，它无法从 $\Diamond O$ 导出 O 。‘适合特殊癖好者的美女在此处也是美女’肯定是行不通的。

“无法从可能性导出事实。如果承认那个推论，那么就需要在公理系统中加入‘如果 $\Diamond O$ 那么 O ’这条公理。可是，现在的模态逻辑中并没有能容纳这条公理的体系。虽然反过来‘如果 O 那么 $\Diamond O$ ’是可以的。”

砚小姐将笔放在了桌子上。

店内嘈杂的人声像是拧开了音箱的音量调节按钮似的，变得越来越响。

我被砚小姐难以理解的说明压制住了，刹那间甚至忘记了如何发出声音。一如既往过火的“梦魇难度”。她根本不顾及我的知识

水平，说出的单词有一大半是我听不懂的。然而其中，只有一句我能理解的台词，像是乐器的回响一般，在我的脑海中盘旋不去。

——无法从可能性导出事实。

我低下头，瞄着那一串仿佛程序错误般排列在一起的“？”。这就是模态逻辑无法推导的部分。之前使用古典逻辑，明明毫无障碍地就顺利完成的逻辑，被这道“墙壁”阻住了去路，仿佛江河上的大坝，硬生生地阻绝了水流。

也就是说只有能看见的人才能看见，就像魔法结界一样。

“……就是这么回事，你现在认识到侦探那段推理的缺陷了吗？在古典逻辑中畅通无阻的证明，在模态逻辑中却行不通。在古典逻辑中可以成立的推论，在模态逻辑中却不能有相同的展开。

“换言之，在模态逻辑中还尚未出现矛盾。想要说什么双胞胎的‘神迹’，侦探就必须做出更加严密的证明，证明周防小姐见到的‘绝对是’衣莉奈妹妹。”

——在模态逻辑中还尚未出现矛盾。

我们至今为止一直当作“矛盾”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是矛盾。

这个事实令我不自觉地浑身颤抖。那就是侦探的推理的“缺陷”。那是我们谁都没有注意到的，却只不过是如同玻璃表面伤痕一样细微的逻辑瑕疵——

能让这不可见的瑕疵显形的——就是数理逻辑学。

这就是数理逻辑学的力量吗？

我不禁在喉咙深处发出悲鸣。

——然而。

“……可是，砚小姐。”

我吞下一种难以形容的感情，填入了最后一发子弹。

“这‘矛盾’到最后，即使是用模态逻辑，不也只是原地绕了个大弯而已吗？足迹是一个人的，鞋子只有一双。这样一来，在外面的果然只能是衣莉奈——”

“哎呀。”

砚小姐的手指在胸前交叉，吓了一跳似的惊叹道。

“你为什么这么想呢？”

“为什么？因为小里花根本无法作案。两只手几乎都用不了，这要怎么杀人？绝对不可能吧？所以……”

“说得对。我赞成你的意见。‘人不是小里花妹妹杀的’，这是必然的。那么，衣莉奈妹妹作案的可能性呢？”

“也不可能。因为衣莉奈在被人目击到的时间段，正和我在一起啊——”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性，衣莉奈妹妹在和你分别之后，立刻就走向了别馆？然后她在那里杀了人，在咏彦起床前又重新回到了本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衣莉奈是不可能去别馆的，因为鞋只有一双。如果深夜两点和早上六点时被目击到的都是小里花，那么如果衣莉奈要去别馆，

就必须等小里花折返回来把鞋交给她。然而如果这样做的话，就需要三次往返，一串足迹显然是不够的。

“如果如此，那事情就是这样的。首先午夜零点时小里花去了别馆，然后再折返回本馆。接着凌晨三点时她和衣莉奈交换了鞋子，这次则是衣莉奈去了别馆。衣莉奈在别馆作完案，再次回到本馆。然后她再次和小里花交换了鞋子，最后由小里花去别馆，接着在早上六点时返回本馆。就像这样，一共需要三次往返。但是地上只有一个人往返一次的足迹。要是想用一人分的足迹达成两次往返，如果一步能迈出两步的量，还是可行的。但是三次往返——”

这时砚小姐笑了。

“……也是可能的。”

我挑了挑一边眉毛。

“别说傻话了，砚小姐。上笠已经检证过了。虽说一步迈出四步的量，三次往返是可行的。但是衣莉奈的脚受伤了，没办法迈开大步，迈出两步的量已经是极限了——”

“两步的量就足够了。只要这样走的话。”

这张手绘图深深地刻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骗……骗人的吧……

如此轻松地——如此，简单地——

“不会吧……不会这么简单就……这么轻易就……”

瞬间——

的的确确是一瞬之间。我想起了
砚小姐最初的宣言，揭开谜底只需要
一秒。从刀鞘中拔刀的那一瞬间，所
有对手就都倒下了。这能力真是太可
怕了。

为什么？为什么她能这样轻而易
举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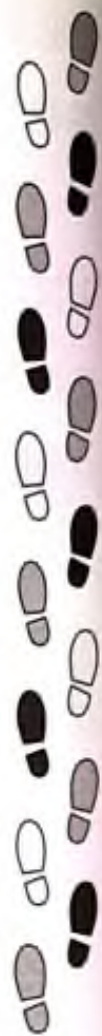
“现在看看还挺简单的吧，这种
图形谜题要是进入盲点，也许就很难
猜了。这应该是双胞胎在雪地里玩的
时候，无意间发现的吧……”

我愕然呆立，耳边则传来了盖上
笔帽的声音。砚小姐迅速地将文具收
拾好了。说明到此为止。下课了。

QED⁴³。虽然没说出口，但她的身影这样宣告着。

真是……简单过头的谢幕。

“……从一串脚印中，诞生出很多串脚印。我就是因为这个诡
计而联想到‘巴拿赫-塔斯基定理’的。‘巴拿赫-塔斯基定理’
是可以从含有‘选择公理’的数学公理体系内被推导出的定理。因
为它能产生一个认知论上的悖论，因而广为人知。基于这个定理，
就能够进行‘从一个球体中复制出形状完全一样的另一个球体’这
样数学上的操作。当然，这里的‘球体’和‘形状’之类的东西，



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定义也有不同，所以不能用来复制现实中的物体……我只是觉得‘从一个复制出很多个’的部分，与这次的诡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罢了。”

我还在一边失魂落魄，没怎么仔细听砚小姐在说什么。

巴拿赫 - 塔斯基定理？选择公理？这些什么定理啊，公理啊，怎样都好。那种悖论谁都不会放在心上的。

我只是在想为什么砚小姐，能如此轻易地通往真相呢？

我想要知晓原因。

我想要她告诉我这件事。

无论如何都要追赶上她，然后让她告诉我。

“所以就结果而言，在这次的案件中，双胞胎是共犯。动手杀人的是衣莉奈妹妹，而小里花妹妹也为了制造不可能犯罪的谜团而帮了忙。目的就是让案情陷入泥沼，而手法正如我刚才所说。

“另外还有一件事。最后在周防小姐的房间中发现的物证也是双胞胎放的。她们两人都持有洋馆的万能钥匙，所以无论去哪里都非常简单，这种程度的栽赃也是小菜一碟。侦探很完美地落入了她们布下的陷阱。

“另外，小学生年纪的孩子能想出这样精巧的诡计，也令我颇为在意。大概是那位嗜书如命的小里花妹妹从推理小说中找到的灵感吧？”

“以上就是，我的最终意见。”

*

我无力地崇拜着砚小姐。

她的表情无论在解开谜题前，还是解开谜题后，都没有一丝变化，始终是这副沉稳的神态。在她身上，无论是成就感、疲劳感还是洋洋自得，都难觅其踪。披露最终意见时，她的语调也与平时对话并无二致。

这个谜题在她眼中根本算不上谜题吧。玩弄着警察，令侦探幻想着神迹，使一名女性蒙受冤罪，无限回廊般的悖论。可是这个悖论，在真正的逻辑学家面前根本算不上是什么悖论。

她注意到我的视线，“嗯？”地看了回来。

“……咏彦肯定不打算把衣莉奈妹妹她们举报给警察吧？”

她误解了我看她的理由，这样说道。

“……是啊，就像上笠说得那样，这次的受害者自己也有错。不过双胞胎是真正的犯人，让我非常的震撼……但是，也只能接受事实了。”

“对了，之后还是跟侦探讲一下真相吧，至少不能让周防小姐蒙冤受辱。”

我无力地抬起头看着她问道。

“我……是不是做错了？”

“没有啦。这谈不上错误，虽然也谈不上正确。决定其真伪的人是咏彦你自己。价值判断不是逻辑学的范畴。虽然模态逻辑中也

有‘道义逻辑’这个分类吧……”

砚小姐伸出手，拿起摊开的记事本，正要放进包里时，动作却忽然停滞了。

她看了看自己手绘的图画。然后不知道是想到了什么，忽然抬起头看向我。

“——喂，咏彦。”

她展示给我画着足迹的那一页。

“我虽然没有被那个侦探影响，但是我也觉得‘契诃夫之枪’应该要响一下呢。‘推理小说中如果出现了三胞胎，那么这三胞胎一定要在某处完成诡计’——”

砚小姐看着我。她的眼神如同孩童一般闪烁着灿烂的星光。她竖起食指，露出可爱的笑容，像小人走路似的点指着自已画下的足迹。

“——三胞胎的足迹——”

砚小姐洋洋得意，天真烂漫地开着玩笑。她的浑身洋溢着那无可取代的光芒。

*

走出咖啡店的大门前，砚小姐忽然喃喃自语道：

“说起来，还有一点挺令人在意。侦探说看到了预兆，但我记

得那预兆是‘嫉妒’杀死了‘傲慢’。也就是说，那对姐妹‘嫉妒’莲花小姐？还有那位死去的二女儿的存在，以及她们受到的伤。如果那些伤是被虐待的结果，那么双胞胎真正的杀人动机就不是为了阻止房子被卖掉。”

说到这里，她停了下来。此时，自动门运作起来，敞开了咖啡店的玻璃门。从空调舒适的店内，一下子被抛到酷暑之下的户外，这温度差几乎快要摧毁我的体温调节系统。

“……不，算了吧。动机这种事怎么样都好。”

砚小姐像是要打断思绪似的摇了摇头。接着她为了躲开一对迎面走来的情侣，让肩膀撞上了关闭的玻璃门。

她痛苦地皱起眉头，向着盛夏飘着热气的步道走去。室外的阳光比想象中还要强烈，倾泻的阳光使她不禁呻吟。她用手遮住天空，再眯上眼，渴望着路边的树荫一路小跑。

望着那华丽的背影，我缓缓地追了上去。

【注释】

1. 焚风，气象学术语。指出现在山脉背面的干热风，从山上沿山坡向下吹。

2. 山手线，东京都的一条电车环线，是东京最重要的运输动脉。

3. 初次参拜，日本习俗。日本人会在大年初一（公历）前往神社进行参拜，祈求新的一年顺风顺水。

4. 哥特与洛丽塔，原文“ゴシック・アンド・ロリータ”，英文“Gothic And Lolita”。发祥于日本的服装风格。是一种融合了洛丽塔风格与哥特风格的女装，讲求黑暗华丽。与单纯的洛丽塔风格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相对更重视少女感与梦幻感。

5. シェルキー（罗马字：Sherukii），左卡咖啡（ZOKA coffee）冰沙的商品名。但此店在日本已经全线闭店，无法找到原始菜单标注的西文名，这里只保留片假名原文。

6. 意大利的 Frappé，指意大利油炸馅饼。

7. Sherbet，英语词汇。和前文的法语词汇“Granité”都是果子露冰激淋 / 冰沙的意思。

8. 玉依姬和鹈草葺是日本神话中的神祇。

9.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1908—2009），法国人类学家。代表作《神话学》《结构人类学》。

10. 欧洲系统性安全委员会（European Systemic Risk Board），简称“ESRB”。欧洲联盟公署的一个机构，负责应对2007年金融海啸后的金融问题。总部设在德国法兰克福。

11. Skype, 一款即时通信软件。
12. 虎屋, 一家 16 世纪上半叶创立于京都的著名点心店。
13. 小笹(小ざさ), 位于吉祥寺的著名点心店。以只有一平米、两种商品, 却年产值三亿日元而著称。小笹羊羹便是这仅有的两种商品之一。
14. 大正浪漫, 指大正天皇在位时(1912—1926), 日本受到欧洲浪漫主义思潮影响而应运而生的一种浪漫主义运动。
15. 小栗虫太郎(1901—1946), 日本推理作家。代表作是位列“推理小说四大奇书”的《黑死馆杀人事件》。
16. 小栗旬(1982—), 日本演员。
17. 本格推理, 指以解谜为要旨的正统侦探小说, 如本书。
18. 歌舞伎, 日本传统戏剧, 非物质文化遗产。
19. 伯努利定律, 指丹尼尔·伯努利提出的流体力学定律。与更常被称为“洛必达法则”的, 由约翰·伯努利提出的“伯努利定律”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两件事。
20. 去死吧。原文为中文。
21. 木芥子, 一种日本传统人偶。
22. 上笠丞, 井上真伪笔下的系列侦探。《那种可能性早已料及》与《圣女的毒杯》的主人公。
23. 《樱桃园》, 俄国作家契诃夫的著名剧本。
24. 源赖朝, 日本古代武将, 镰仓时代初代征夷大将军。在日本是著名的奸雄形象, 类似曹操之于中国。

25. 一重、八重，花卉术语。指樱花盛开时花瓣的层数。

26. 莫杰斯特·彼得罗维奇·穆索尔斯基（1839—1881），俄国作曲家。

27. 瓦西里·康定斯基（1866—1944），俄国画家。抽象艺术先驱。

28. 亨里克·显克维奇（1846—1916），波兰作家。190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你往何处去》是他的代表作，讲述尼禄皇帝统治下罗马帝国及其衰败。

29. 双胞胎。原文为中文。

30. 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名言。

31. 黑桃皇后，指俄国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的短篇小说《黑桃皇后》。

32. 驮地藏（地藏背負い），细节如前文所述。是一种经典绞杀手法，常常出现在日本的电影或小说中。

33. 小姐。原文为中文。

34. 梗（ネタ），此处意为诡计的构想。这里采用的译法是中文圈推理小说爱好者们约定俗成的叫法。

35. 诺克斯十诫，诺克斯于1928年创作的守则，因为年代久远，如今已经没有推理作家会刻意遵守它了。《十诫》中第五条为“故事中不可有中国人角色”，这被认为是因为在诺克斯的时代，西方人普遍误以为中国人都拥有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而这种神秘力量无疑会破坏推理小说的公平性，故而有此一条戒律。

36. 出自《马太福音》第3章第3节。

37. 战前，这里指二战前的推理小说风格。此时期的代表作家有甲贺三郎、久生十兰、木木高太郎、海野十三等等。

38. 小弟弟。原文为中文。

39. JR：日本铁道公司的英文缩写，日本大部分铁道的运营方都是JR公司。

40. 西阵织，日本传统刺绣工艺，因诞生于京都府的西阵而得名。

41. 孟乔森综合征，一种精神疾病。患者会通过不断装病甚至自残来博取他人同情。

42. E君，男主角咏彦的名字在日语中读作 Eihiko。

43. QED：拉丁语 Quod Erat Demonstrandum。常用于哲学和数学证明和论证的结尾。



升级考试

「恋与禁忌的?.....」

红蜻蜓在我眼前快速地回旋着。

红蜻蜓飞舞的季节——十月。夏天蓝色的水田，如今换上了金黄色的新装。民居的庭院中，飘来阵阵金木樨的芬芳。高远的天空，鳞状的云朵。色彩成熟浓厚的红叶——

交通信号灯从红色变为绿色。

我像是在和竖起尾巴的猫比赛似的，穿过了没有人的行人横道。油漆剥落的白线上，飘舞着细细的沙尘。大概因为是休息日的中午，路上一个人影都没有，有种仿若造访世界尽头般的孤独感蚕食着我的内心——门可罗雀。

我沿着不见车影的国道，先朝着路标上的立交桥进发，途中转入小路，走进田埂之间。

被脚下的砂石刺激着，我加快了脚步走向目的地。稻穗与杉树林与天空，我在这绵延的背景之下前进了数十分钟。终于，前方出现了记忆中的农家屋舍。

一幢经年累月，泛着黑光的瓦片房。

那是砚小姐的暂住地。

这里是我初夏时便造访过的那幢古老民居。

仅仅因为想在乡下种地的理由，砚小姐就用现金在北关东的穷乡僻壤买下了这幢房子。虽说交通堪称灾难，但用来消磨闲云野鹤的日子却再合适不过。虽说这里姑且算是砚小姐现今登记在案的住所，但因为她的流浪癖，或者是叫旅行爱好者，常年到处飞来飞去、四海为家，其实很少会在这个家中常住。

我走近了一些，听见庭院中朝气蓬勃的鸣叫声。那是砚小姐平时养在院子里的鸡。虽然养鸡只是比较好听的说法，但其实只不过是砚小姐对鸟类没什么办法，只好任由这只野鸡在院子里住下了。据她本人所说，她既没有专门给它准备饲料，也并不指望它回报以鸡蛋。两者就是这样淡薄无情的关系。

虽然依我来看这就叫毫无关系。

我走过门前的柿子树，穿过没有挂名牌的门柱，无视啪啦啦地拍打着翅膀逃窜的鸡，直行走向主屋，途中还路过了已经用不了的杂物间和倾覆在面前的手推车。

相较于庭院里粉刷一新的家庭菜园，建筑物基本上没有被修缮过。厨房和供水系统姑且算是翻修过，可碎裂的瓦片和起了木刺的门，似乎就那样被放在一边不管了。明明到下雨天就会很麻烦，不知她为什么就是没有修复的打算。难不成是这破屋子被判定为市里的物质文化遗产了吗？

我站在主屋的玄关前。门上镶嵌着古旧磨损的玻璃，面对着它，我按下了门铃。一声不解风情的电子音响起，吓得那只鸡惊慌失措地奔逃起来。

我稍等了片刻，屋中却并无回应。

怎么回事？难道是出门了吗？这次我提前都把到达时间的短信发给她了，应该没有发错啊——

没办法了。只能像上次一样擅自闯进来了。我这样想着伸出手要打开门，可这扇门却咔咔响了几下，纹丝不动。无法打开。

上锁了。

我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突然，有人在背后拍了下我的肩膀。回过头去，有什么光溜溜的东西贴到了我的脸颊上。

是茄子。

“——哎呀。好久不见啦，咏彦。最近怎么样？”

“……还行。”

我一边任由散发着蓝紫色光芒的秋茄子在脸上滚来滚去，一边有礼貌地回应问候。

她手里抱着满载着农作物的竹筐，身上穿戴着遮阳的麦秆帽子、开襟毛衣和脏兮兮的军用手套，播撒着无比明媚的笑容，就像一位丰收女神——

这就是时隔两个月未见的砚小姐的尊容。

*

“今年的秋天可真好啊。大丰收。”

砚小姐将田里的战利品一个个丢进装满水的盆子中。接着她发

出“嘿”的一声，双手插入冷水之中。

咕叽咕叽、哗啦哗啦，那些我叫不上名字的蔬菜在水中被来回揉搓——互相摩擦——互相撞击着。

我在稍微远一些的位置眺望着她在水盆前忙碌。站在灶台前的砚小姐的背影，让我不禁产生了些许仿佛是来自幼时的回忆，虽然我们那时分明没有那么熟稔。

她绑在脑后的一束头发，随着洗菜的节奏左右摇摆着。像神社铃铛上的穗子。

“……红茶茶叶放在哪儿呢？”

“在橱柜从上面数第二格的右边。有大吉岭和阿萨姆。想喝香草茶的话，有野玫瑰果。选你想喝的就好。”

我拿出一罐大吉岭的茶叶，再准备好茶壶和茶杯。等水煮沸，我把开水注入茶壶，然后倒转沙漏，开始计时三分钟。这时砚小姐也洗完了菜，正拿毛巾擦着桌子。她转过身来，轻轻地吐了一口气，像将身体给扔下来似的坐到了椅子上。

洗碗台上，清洗完毕的蔬菜都被装在一个筐箩中。等到水分都控干之后，将由砚小姐独断地判决它们最终的命运是进入冰箱还是成为咸菜。

砚小姐兴趣盎然地接过我带来的伴手礼点心。

“……是什么呢？”

砚小姐打开包装，露出了一口就可以吃掉的迷你芝士蛋糕，她的眼睛都亮了。

“看着真好吃——”

这时沙漏的最后一粒沙也落了下来，我便向茶壶伸出手去，可砚小姐比我更快一步拿过了茶壶，开始用娴熟的手法倒茶。

她在皇家哥本哈根的茶杯中倒入琥珀色的液体，热气蒸腾起来。大吉岭红茶特有的强烈芳香充斥着整个厨房。

桧木的桌子上铺着菱形蕾丝花纹白桌布，在这张简朴的餐桌上，摆放着同样是皇家哥本哈根优美设计的餐具。随后，放着芝士蛋糕的餐盘与金色的餐叉就被递给了我，接着是茶杯和茶托。她先把我的份都准备好，才开始准备自己那一份。

茶点准备完毕，砚小姐双手在胸前合十，露出标志性的笑容。

“那么——‘我开动啦’。”

她兴冲冲地抄起金色的餐叉。刀光一闪，餐叉前卵黄色的蛋糕便被切割开来。她在白色的盘子中拆分出一块四散的黄色蛋糕碎片，像舞蹈似的将手送到嘴边。

她朱唇轻启，鼓起脸颊，从唇间抽出餐叉。咀嚼。品味。溶解。吞咽。

我端着红茶的手停在半空，用忘我的表情观察着眼前典雅的一幕。

*

砚小姐沏上了第二壶红茶。她直接在刚才的茶壶中加入些热水，摇了几下，再过滤出茶叶。虽然从茶壶的壶嘴中流出的液体还是琥

珀色的，但香气和风味都应该减损了很多才对。

差不多没滋味了。

砚小姐喝了一口只剩下颜色的红茶，徐徐地开口道：

“那么咏彦，你这次要找我商量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咕嘟，蛋糕噎住了我的喉咙。

“这个……现在可以聊这个吗？”

“可以啊。倒不如说都有点晚了，你一直不开始讲，等得我心神不宁。”

我的脸上蒙了一层雾霭。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有种比起和我见面，她更在乎我带来的谜题的预感。

“这真是抱歉了，我要讲的并不是什么适合搭配茶点的故事……”

“喔，这我倒是猜到了。反正又是和搜查一科¹有关系的案子呗——”

“没错。非常抱歉，每次都带来些不太平的故事。”

“我是没什么啦，倒是咏彦你没问题吗？用不用找人给你驱除一下邪秽之类的？”

“呃……我倒是认识一位朋友精于此道，拜托过对方了……”

“为什么咏彦的朋友都是各行各业的人才？”

“这……大概是因为我人望很高吧？”

“人望高到会动不动就卷入杀人案吗……”

她夸张地摇摇头，演出一副悲叹的表情。

“——然后呢？这次的案子是怎么回事？”

“哦好，这次是这样的——”

我的嘴唇有一瞬间僵硬了。

“这次的舞台是远离人烟的山村。在一个残留着无法被现代人理解的风俗的封闭山村中，发生了一起令人血液凝结的猎奇杀人事件。那里有着荒废已久的神社和无头的地藏菩萨，用注连绳²造出结界的不可侵入禁区和六部杀³的传说——”

砚小姐吮了一口已经没有味道的红茶。

“然后就是那样对吧？大家发现了吓得人肝胆俱裂，被残忍杀害的尸体，接着如同村中流行的童谣一样，案件相关人士一个接一个死去，是吧？也就是所谓横沟正史⁴的……”

“差不多就是这样。虽然这次也不是连环杀人案，但是被害者的死法确实有些对心脏不好。虽然我会稍稍处理一下那部分的描写——”

“嗯，可以的话就尽量处理一下吧，十五岁以下禁止观看的级别就行了。台词也请限制在推理所必需的范畴内。悲鸣就不要了。然后故事基调也尽可能明朗一些。”

让人头疼，这位听众的要求实在有点烦人。不不，哪里是听众啊，分明就是制片人或者是赞助商。

不过寻求解答本来就是我的请求，那么对方提出的要求我也只好照单全收。

“……我明白了。那么——”

我清了清嗓子，喝了口茶，重新打起腹稿。整理好基本的叙事

方针后，我开始娓娓道来——

*

“……啊啊，果然还是等一下，咏彦。”

我还没出声，就被她打断了。

“干吗啦，砚小姐，再怎么也不能在我说话之前就打断吧——”

“抱歉。但是我果然还是觉得，不能再继续假装不知道了——”

砚小姐放下餐叉，垂下眼神，仿佛在迷茫。

微妙的沉默。

假装——不知道？

“咏彦。”

她睁开双眼，用真挚的眼神盯着我。

“拜托你了，请不要试图策划完美犯罪。为了他人而推敲杀人的计划，可是比咏彦想象中还要重的罪过哦？”

*

我的呼吸停止了。

语塞。失声。仿佛被雷暴惊扰的羔羊，恰似飞驰汽车前的幼猫，我的身体一动也不能动。

任何敷衍与搪塞都派不上用场。根本是一记预料之外的，漂亮的直球射门。她将我内心的隐秘全数揭露在了阳光之下。

“你这……在……”

我现在只不过是难看的挣扎罢了。就像是面对侦探列举出的物证却依然不肯认罪的，垂死挣扎的恶劣凶手那样。

“你突然……在说……在说些什么呢？我为什么要，策划什么完美犯罪……”

砚小姐和我四目相对了片刻。如坐针毡的时间静静流转。我也忍受不住压力，将视线移开了。用肢体语言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我最初察觉到违和感是因为上次那桩双胞胎事件。”

她开始沉稳地进行论证。

“那天，咏彦先是说了‘今天不商量也没关系’。但当我告诉你，自己要离开日本两个月时，你立刻改变了想法，跟我讲了起来。但，这是为什么呢？在那个时候转变想法有什么必要性吗？”

她这时停下了言语，静静地等待着我的回答。可我却什么也答不上来。不可能答上来的。

“……我最开始以为你要商量的是如果迟了两个月就会被耽误的问题。”

于是她开始继续证明。

“譬如说，在案件公审之前，咏彦相信嫌疑人是无辜的，于是想要在审判前证明嫌疑人的清白——我以为是类似这样的理由。

“但是，事情却并非如此发展。那是一件完全结束的案件。双胞胎最后没有被追究刑责，侦探也不打算向警察检举真正的凶手。被当成凶手的人也否认了自己的罪行，并不打算向警方自首。如此一来，这起案件作为故事已经完全结束了。”

“另外就是，如果咏彦相信双胞胎是无辜的，那么完全没必要专门去检验侦探的推理。我的验证完全是画蛇添足。根本就是兴趣使然的番外篇。所以如果只是这样的东西而已——那么咏彦为什么不能等上仅仅两个月呢？”

她再度停止了言语。我感受到了砚小姐的视线，却无法抬起头来。除了低下头，我没别的办法可以回应她。

“反过来讲，为什么你没有更早一些来找我商量？与我商量的机会之前也有很多次。因为这种诡计的性质，案件只可能发生在冬天。那么再迟，我们在夏天还见过两次面，有两次可以商量的机会。那么为什么咏彦没有这么做？这是为什么？”

“对此我是这么想的。难道说这起案件是咏彦在第一起案件之后，通过自己构思捏造出的故事而已——”

我的全身轻微颤抖了一下。被她云淡风轻地解答了。就像是解开一个简单的谜语，就像是回答了一道汇总中心思想的阅读理解题。

我无法容许自己充耳不闻。

“顺着这个思路，我发现其他的对话中也有不合理的地方。譬如交叉结领带事件，开头你说和百合同学约好了去电器城，但是上次我们在表参道见面时，咏彦可是说百合同学‘一直隐居在祖父母家’。而百合同学的祖父母家在兵库县。所以这段对话，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

“然后是最开始的八角事件。那段故事本身是没有什么矛盾，但却有一点让人不禁怀疑‘这是不是叙述性诡计？’——”

我这时抬起头，鹦鹉学舌似的重复她的话。

“叙述性诡计？”

“蓝前家姐妹的人数。她们事实上并非两姐妹，而是三姐妹吧？”

我倒吸了一大口凉气。

她连这点都注意到了吗？

“……没错。正如你所言。亏你连这件事都能注意到。你是怎么发觉的？”

“当然是因为繆夏的画了。”

她用理所当然似的语调回答道：

“新艺术运动的代表人物，斯拉夫裔画家阿尔丰斯·穆夏经常会画一些二联作和四联作。从画中花卉的种类来看，店内的多半是他那幅叫做《四时花》的代表作。这些花分别是，蔷薇、鸢尾花、康乃馨、百合——这四种。鸢尾花是鸢尾（アヤメ，罗马字：Ayame）科鸢尾属的植物。这样一来，就很容易推理出那位名叫‘野蔷薇’的母亲，因为喜欢繆夏，而用《四时花》将女儿命名为百合和菖蒲（Ayame）。

“但是，为什么‘康乃馨’被跳过了呢？康乃馨是石竹（ナadeshiko，罗马字：Nadeshiko）科石竹属的植物。如果鸢尾花可以这样转写为菖蒲，那么康乃馨也应该能这样转写为抚子（罗马字：Nadeshiko）。按照画的顺序，康乃馨是夹在两个女人之间的，而且百合同学是五月出生的不是吗？在日本，康乃馨是五月的诞生月花。那么为什么五月出生的百合同学却没有得到康乃馨的名字，这

让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但是如果她们的母亲并没有跳过那幅画，这个命名就可以接受了。也就是说在菖蒲小姐和百合同学之间，恐怕还存在着一位名为抚子的姐妹。”

真是精彩。我甚至忍不住想鼓掌喝彩。仅仅通过我对店里花和画作的寥寥几句场景描写，竟然就能推理出有隐藏的第三人存在。

“……但是啊，咏彦。”

砚小姐用一副依然无法释怀的表情扶着自己的下颚。

“倘若果真如此，那么就出现了别的问题。如此一来，为什么咏彦要特地隐藏她们是三姐妹的事实呢？当然你并没有撒谎说是两姐妹，但如果是正常的人物介绍，也会说清楚是三姐妹中的长女和么女吧？但咏彦却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故意隐藏了第二人的存在。这又是为什么……”

“然后这个疑问，就和另一处违和感结合在了一起。”

“另一处……违和感？”

“也就是蓝前姐妹那悲伤的样子。”

我幻听到耳朵深处似乎有什么碎裂了。

另一面墙倒塌了。

我只有任凭她击碎一切。

“若是关系相当好，那还可以理解，但是蓝前姐妹和被害者只不过是朋友的朋友的关系而已吧？那么这样来说，二人悲伤的程度是不是有些过头了？特别是百合同学，都难过到隐居祖父母家了。”

如果只是两个两姓旁人过世，这难过的程度可实在是不同寻常。

“虽然我也听你说过百合同学是个感性丰沛的孩子……但是如果结合刚才的三姐妹假说，就能得到一个更容易接受的解答——”

我只好苦笑。为什么她能如此思路清晰地抵达真相？还不如她说是“来自女人的直觉”，我还能放心一些。

“……正如砚小姐所言。”

我已经失去了狡辩的力气答道。

“我捏造了被害者的名字。被害者的真名叫做蓝前抚子。她是蓝前家的次女，也是百合非常敬爱的姐姐。”

“……我就说吧。这样也就是说——”

“没错。”

我咬住了嘴唇。

“……得知了这是一起蓄意谋杀的百合，想要为姐姐复仇。”

——没错，正如砚小姐所担忧的那样。

百合在得知真相以后，决不能允许对方在经历那样半吊子的处罚后就逍遥法外。百合是绝不肯含泪饮恨入睡的人。田径王牌选手的好胜心，对任何伤害都不会善罢甘休的性格。这就是百合。

她是有着两位令人自豪的姐姐，并无比敬爱她们的百合。

在故事中更改了被害者的名字是因为百合说“不希望别人知道姐姐的事”，但这样雕虫小技的伪装果然是骗不过砚小姐的眼睛。这都是我不成熟的判断所招致的结果。我太不深思熟虑了。我那时因为奇妙的正义感而不顾一切，要是能再多冷静地考量一下就好了。

要是能再深入考量一下菖蒲小姐推理的意义就好了——

但是——已经够了。这些不过是事后诸葛亮。接下来，我只能遵照着自己最初选择的角色，扮演起被侦探追击到穷途末路的愚蠢犯罪者。

我用阴暗的眼神看着她。

“但是砚小姐，证明还没有结束呢吧。在最开始的案件里，被害者的确是百合的亲姐姐。最后我也的确和你商量了自己捏造的案件。但这两件事和完美犯罪又是如何联系到一起的呢？”

“咏彦，这个问题的答案和之前是一样的啊。得知了案件真相的百合，决心为姐姐复仇，于是找到了青梅竹马的咏彦，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百合确实委托我来协助她，但和完美犯罪又有什么关系？我不是也有可能拒绝协助她吗？”

“至于为什么说你答应了，那是因为之后的两起案件每一件诡计结构都是相同的。”

她用不可动摇的语调回答道：

“每一起案件的受害者都只有一个人，凶手配置也是一个实行犯和一个共犯。而且每一起案件也都是先无法锁定凶手，然后嫌疑转嫁到另一个人身上，这样的二段式结构。

“被害者的身份想想就知道，当然是八角事件的凶手蜜川小姐。而实行犯就是百合同学，共犯则是被卷入事件的菖蒲小姐。然后那位替罪羊，就是马场园小姐和都筑小姐。这两人明知道被害者有孕

在身，还是让她吃下了八角。按照百合同学的逻辑，她们因此蒙冤入狱也没什么好抱怨的。

“另外就是，马场园小姐店里的员工制服十分精致，蓝前姐妹改一下发型不也和双胞胎没区别吗？还有两姐妹其实是三姐妹之类的，两起案件有无数细节上的共同点。

“然后是最后一点，也就是咏彦和我讲这些事的理由……其实非常简单。咏彦从一开始，就已经对我讲明了那件事。”

她这话令我不禁歪起头。

“我最初就对你讲明了理由……”

“你讲了哦。希望我能做出‘验算’。如同字面意思，咏彦希望我能进行验算。能够检查你犯罪计划中存在的漏洞。”

听到这番理由，我不禁笑了出来。

被耍了。没想到我那番话还能这样反过来理解。

“……证明到此为止就够了吧？那么咏彦，最后回答我一个问题。——请回答我。”

她忽然伸出食指指向我。

“咏彦受百合同学所托，为她构想完美犯罪的计划，然后你为了确保那个计划天衣无缝，让我来做出验算——这两个命题，为真，还是为假？”

我无力地笑了。

“……为真。”

沉默。砚小姐指向我的食指，就像是忘记浇水的牵牛花似的，

渐渐枯萎了下去。

*

厨房的窗外，一群红蜻蜓在来回飞翔。

我被心中狡辩的念头驱使着，短暂抬起了头，却又立刻低了下去。

我不敢让砚小姐出现在我的视线范围内。她的脸因为窗外的逆光，仿佛一片剪影，但即使是片剪影，我也依然无法看向她。

太难堪了。我虽然也多多少少预测到了这种可能性——

但当这个瞬间到来的时刻，我却察觉到自己所谓的觉悟是多么天真。

一定会被讨厌吧。

当然了。

无论有什么理由，都无法改变我欺骗了砚小姐的事实。我无法避免被指责是在利用她。砚小姐在百忙之中放下工作来陪我商量事情，而这份善意、这份关怀、这份亲切，全部都被我给糟蹋了。

背信弃义。我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背叛砚小姐的信任呢？让我去死吧——

这时，我又听到了往茶壶里倒水的声音。

茶叶已经被泡过太多次，无论是味道还是颜色都已经消失了吧。

基本上就是白开水。

“咏彦啊，我呢……”

砚小姐安静地继续说着。

“我对于自己被利用这件事本身是不会那么生气的。”

她用非常温柔的声音——如是说道。

“我从很早以前开始，就是这样逻辑型的性格。周围的人们总找我商量事，我也早就习惯了被人利用。从读高中时开始，我的人际关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了。

“所以说啊，咏彦，我并不是因为这种事才生气的。我也不会因为这种程度的利用就讨厌咏彦。我只是单纯地非常享受和咏彦一起聊天的时光，虽然说没有受到打击也是假话——但是要说遭到背叛，还因此对咏彦产生恨意什么的，我可从没这么想过。”

不知为何，她用手指摸了摸我的脸颊。接着，柔软的手掌将我的两颊包裹了起来。

然后她用温柔的力量，将我的脸抬了起来。

“——但是啊。”

她的声音稍稍提高。

“犯罪是不行的。无论出于什么理由，都不要那样糟践自己的人生。咏彦，不要误入歧途。不要走上那条扭曲的道路，堂堂正正勇往直前地活下去吧。你无论如何都要说服百合同学。你现在要做的并不是去实现她的愿望，而是去阻止她。”

你明白的吧。她的双眼似乎在向我的内心深处传达着这句话。

突然有什么涌上了我的鼻腔，哽住了我的咽喉。

叮铃铃，远处传来风铃的鸣响。

不合季节的风铃。它虽然是夏天悬挂在外廊的东西，却似乎没被收拾起来，依然留在那里。

我的视线渐渐模糊，双手放在膝盖上用力握着拳，不断哽咽着，拼命不让眼泪流出来。真是太难堪了。就这样被她原谅的自己，真是太难堪了。从以前开始就是这样。从以前开始就总是这样，我——

“……对……不起。”

谢罪的话语脱口而出。

“我真的……是个笨蛋。我是个笨蛋，什么都没考虑，也没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像小孩似的……”

有什么东西落在了我的头发上。

我抬起眼，砚小姐像往常一样抚摸着我的头。

她摸了一会儿便站了起来，走向电冰箱，打开冷冻室，翻找着什么东西。然后她端着两个杯子和塑料勺，走了回来。

她将其中之一放在我的面前。哈根达斯的曲奇冰淇淋。我记得好像对她说过这是我最喜欢的口味。

她将同种类的另一个冰淇淋放在了自己手上。

砚小姐珍重地用双手包住它，又投以慈爱的视线。就像是在巢中孵蛋的鸟妈妈似的。

“……没事的，咏彦，即使你最初并不能做出什么正确的判断也没关系。重要的是，咏彦要一点一滴地学会独立思考，然后再做出自己的判断。无论出了什么错误都没关系。只要没有造成犯罪那么严重的行为和后果，那么就都可以变为咏彦成长的养分。就这样

一次次让成功和失败交织在一起——一步一步，慢慢长成大人就够了。”

她露出格外温柔的眼神微笑着。

“所以啊，这次的事就到此为止吧。一起来吃冰淇淋吧。失落的时候只要吃甜食就能变得精神了。开心的时候吃甜食会变得更加开心呢。”

我沉默地点点头，用袖子擦干眼泪，将面前的冰淇淋拿到手边。就像我幼时经常做的那样，学着眼前的砚小姐的样子，用双手包裹住了冰淇淋杯。

*

冰淇淋不知道在冷冻室里放了多久，硬得就像石头。

我对着冰块传导手上的热量，傻等着它融化。像是等待着惊蛰，等待着大地复苏。冰淇淋杯的表面仿佛干冰那样冷，我接触到的那部分皮肤都好像要撕裂了。

我的手掌在低温之下，就仿佛被海胆的刺一遍遍刺伤一样疼。

就像是在冬天将手浸入冷水一样，小小的拷问。

就仿佛是砚小姐给予我的惩罚一样。

这又是何等温柔的惩罚啊。

“……吃冰淇淋前，和我约定一件事。”

砚小姐一边温暖着冰淇淋一边说：

“不去犯罪，也绝不帮助别人杀人。好吗？”

“……好。”

“然后，你也要这样说服百合同学。”

“好。我会说服她的。”

“能保证吗？”

“我能保证。”

冰淇淋的周围稍稍融化了一些。我从包装袋中取出专用的塑料勺，试着挖了一勺。冰淇淋中央很硬，将勺子稍稍弹了回来。——为时尚早。

我又将冰淇淋拿回手里，沉默地将体温传导出去。

一直等待着。

就像是给予了反省自己愚行的时间一样，我一直等待着，等待着冰的融化。

*

冰终于融化了。我用勺子插进冰淇淋表面，这次勺子的前端很快沉没在了柔软之中。我挖了一小勺，送到嘴里。香草的甜美扩散开来。

好吃啊。

眼泪快要流出来了。

“……说起来。”

砚小姐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问道：

“虽然咏彦刚才已经全都和我说了。”

“……是啊，怎么了？”

“到头来，那些全都是咏彦创作的故事吗？全部的全部？从头到尾？”

“啊，不……”

我低下头，斟酌着回答道：

“创作出来的只有跟诡计有关的部分，剩下的都是真实事件改编的。中尊寺前辈和上笠他们一行人，也全都是真实存在的人物。那对双胞胎也是真实的。当时回忆起了那对姐妹，结果心理描写有些人戏过头了。”

“哇——咏彦还真是认识不少有个性的人啊。那，这些侦探做出的推理也都是真的吗？”

“没错，都是真的。怎么说呢——从顺序上来讲，我先以自己遭遇过的案件为基础，构思出属于我的完美犯罪。然后把这些故事讲给中尊寺前辈或者上笠听，观察他们是怎么推理的。然后再根据他们的推理再次修改计划，最后让砚小姐来做检验。如果砚小姐没能看穿真正的诡计，那么就会进展到实际执行的阶段。如果被看穿了，百合就会暴跳如雷……”

“原来如此。你和我讲的都是根据侦探的推理而创作的修正版，那么故事中的侦探会注意不到凶手的误导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是……这样没错呢。如果我把对砚小姐讲的版本说给他们听，他们也会做出不一样的推理的。因为无论是中尊寺前辈还是上笠，都是些非常优秀的人……”

中尊寺前辈和上笠，当然还有菖蒲小姐，作为侦探的能力都是一流的。中尊寺前辈爱财如命，上笠遇到神迹就无法冷静，菖蒲小姐太容易感情用事，虽然他们都怀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如果将这些故事再一次讲给他们听，难保他们不能看穿真相。

这就意味着我的完美犯罪计划，从最开始就是如履薄冰的。

“……果然还是没戏的。像我这样的小毛头，用灵机一动的诡计就想和名侦探来拼个高下……”

“没有这种事。你构思的带有误导的双重诡计，每个都很不错。七十五分左右吧？没想到平成年代出生的大学生还能玩得转‘雪地密室’这种古典推理小说的主题。你读过卡尔吗？”

“读过。我参考了很多过去的外国推理小说。约翰·狄克森·卡尔⁵、艾勒里·奎因⁶、切斯特顿⁷、范·达因⁸、莫里斯·勒布朗⁹。也参考了很多日本作家的足迹诡计名作——江户川乱步¹⁰、高木彬光¹¹、鲇川哲也¹²、天城一¹³、岛田庄司¹⁴、有栖川有栖¹⁵、二阶堂黎人¹⁶、歌野晶午¹⁷、法月纶太郎¹⁸等。”

“嚯，你可真没少读。一位又一位的。你要是读数理逻辑学有这个劲头，我就很开心了……”

“……我会努力的。”

砚小姐埋头吃了会儿冰淇淋。

“……但是啊。”

吃着吃着，她忽然停止了挖冰淇淋的动作。我不安地等待着她的下文。她用塑料勺抵着嘴唇斜着头，视线向右前方流转。

“有一件事有些不可思议……”

我稍稍挺直了腰板。

“是什么事？”

“咏彦为什么要和我来进行推理竞赛呢？”

我挖着冰淇淋的手停在半空。

“……所以不是都说了吗？是因为百合这样拜托我的。你是没见过那家伙不讲理的样子。”

“唔……但这样也很奇怪啊。那为什么最初不但不去阻止百合同学，还要参加犯罪计划？”

“……最开始的时候，我当然试过阻止她了。但是百合是那种打定了主意以后，任谁再说什么都不会听的性格……”

“这样吗……但是果然，有什么地方还是让人放不下心。我所认识的那个咏彦，无论做什么都一定会阻止百合同学的犯罪才对啊……”

“请不要随便给我制造个印象出来。你对动机不是没有兴趣吗？”

我像是为了打断对话似的，将剩下的冰淇淋加速塞进嘴里。我拿着空纸杯对砚小姐发起质问“你那个我也帮你扔了呗？”然后我端着两个空纸杯，逃似的走向了厨房的水池。

我将纸杯扔进水池边的垃圾桶中，深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站在砚小姐的背后，望向厨房的窗外。

红蜻蜓乱舞的光景变得模糊不清。与上次的意义不同，这次是

无处安放的感情，使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我为什么要向砚小姐发起推理竞赛呢——面对她最后的疑问，我不禁注意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动机。

我自不量力地向砚小姐发起推理竞赛的理由。

那一定是为了超越砚小姐。

我想要超越砚小姐的理由。

那一定是——

我在矮桌上玩弄着一张纸。

非常不凑巧，砚小姐忽然有急事要出门一趟。税务署有急事要联系她，而且似乎一定要本人出面才行。她经常往返于欧洲与日本之间，在税务处理上有不少异常操作，之后要办的手续估计是很繁琐的。

还不如说时间非常凑巧吧。

不过真不愧是砚小姐，一边说着“你好不容易来一趟真是不好意思，我很快就回来”向我道歉，接着就又说“这样看你干等着我也不是事儿”，就留下了一大堆数理逻辑学的土特产课题来给我享用。

在进行了那种对话之后还能迅速回归日常状态，也就只有砚小姐了。

从书架上适当挑选出的参考书却意外的多，我在堆积如山的书谷之中敲着腮帮子让自己打起精神。

反正不管怎样，百合的事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幸亏她还处在等待着我作战计划的待机状态，暂时不需要担心她会擅自行动。首先我还是要带着反省的念头，驱除邪念，认真应对眼前的课题。

我这样想着一心一意地面对着笔记本。但当我反应过来，右手已经不知何时写下了下面的文章。

【公理】

A1) 如果 X 和 Y 是小姨与外甥的关系，那么 X 和 Y 是近亲。

A2) 如果 X 和 Y 是近亲，那么 X 和 Y 无法结婚。

A3) 砚和咏彦，是小姨和外甥的关系。

“……所以是想说什么？”

我吐槽着自己写出来的文章，将它猛地团成一团。

不行啊，完全没能驱除邪念。

我为了继续驱除邪念，挑出一本很厚重的参考书。读进去的内容完全进不了脑子。我一边想着这书真难，一边确认标题，原来不是数理逻辑学而是法律相关的书籍。怪不得我看不明白呢。

就在此时——

一张纸飘悠悠地从那本书之间落下。

我没在意那么多，捡起来确认内容。看来是买书的收据。应该
是用研究经费买的，想要之后拿去报销吧。不过既然遗落在了这里，
那大概就是忘了去报销。

我打算装作没看见，将收据放回书页中间。

就在这时，我的手却停住了。

“……我回来啦！”

玄关的门咔啦咔啦地开了，小学生一样活泼快乐的声音传了进
来。我慌忙地将收据放回原处，合上法律书籍。将那张团成一团的
纸塞进口袋，再打开笔记本和数理逻辑学的参考书假装一直在学习。

“抱歉让你久等啦……不动产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税务处理好
麻烦。回家路上看到白薯很便宜，就买了一些。待会儿我们蒸白
薯吃吧。”

我呆然地盯着砚小姐将塑料袋放到灶台上的背影。

我的脑海中一片混乱。刚才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究竟为什么——

为什么她的姓氏和我母亲的旧姓不同？

这与我记忆中那些没有被特别留意的细节吻合了。她家无论什
么时候都没有挂上的名牌。我外婆应该早已去世了，但她却说我的
脸与“老家的母亲重合在一起”了，就像是老人还活着一样，颇为

不自然。她和母亲截然不同的容貌和性格。因为她又忙又奇怪，所以我对她没有出席亲戚的葬礼也毫不意外，而且因为我一直都在称呼她的名字，而非姓氏，所以也没注意过她的全名。

我用因震撼和兴奋而颤抖着的双手，从口袋中取出那团纸。

然后在公理“A3”上画了一条横线。

也许是我性急而产生的误会也未可知。也许只是汉字打错了也未可知。但是现在，因为犹如天启般的直觉而确信着。这是不可能像数理逻辑学那样得到完美证明的，但我用某个超越了逻辑的事物否定了这一命题。

她不是我的小姨。

如果这是事实，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一直瞒着我。但是总之，被我当作绝对不变的事实确信的公理，如今发生了改变。

直觉就像是希望。当然，就像我在这次事件中体会到的那样，现在的我和她的距离还很遥远。距离之大远远超乎我的想象，只是不想让她消失在我的视线中，想要不跟丢她的身影，我就已经竭尽全力了。

所以我要继续学习。继续向她请教。将她抛给我的知识全部吸收，向着她所在的顶峰伸出双手。

然后假如……假如……假如在这条路的彼方，我追上了她的背影，那时我会——

铃，风铃响了。

【注释】

1 搜查一科，警视厅专门负责应对杀人、伤害、强奸等重大恶性犯罪的部门。类似中文语境下的“重案组”。

2 注连绳，用稻草编成的绳子，是神道教中用于辟邪的法器。

3 六部杀，日本民间怪谈，讲述一对贫穷夫妻为钱财杀死一名六部游方僧，最终遭受报应的故事。

4 横沟正史（1902—1981），日本推理作家。代表作《八墓村》、《狱门岛》、《犬神家族》。笔下有名侦探金田一耕助。

5 约翰·狄克森·卡尔（1906—1977），美国推理小说作家，黄金时代三杰之一。代表作《三口棺材》。

6 艾勒里·奎因，美国推理小说作家，是曼弗雷德·班宁顿·李（1905—1971）和弗雷德里克·丹奈（1905—1982）的共用笔名。黄金时代三杰之一。代表作《希腊棺材之谜》。

7 切斯特顿（1874—1936），英国推理小说作家。代表作布朗神父系列。

8 范·达因（1888—1939），美国推理小说作家。提出了著名的“范·达因二十戒律”。代表作《主教杀人事件》。

9 莫里斯·勒布朗（1864—1941），法国推理小说作家。代表作侠盗亚森·罗宾系列。

10 江戸川乱步（1894—1965），日本推理作家。代表作《阴兽》。

11 高木彬光（1920—1995），日本推理作家。代表作《人偶为何被杀》。

12 鮎川哲也（1919—2002），日本推理作家。代表作《黑色皮箱》。

13 天城一（1919—2007），日本推理作家。代表作《密室犯罪学教程》。——译者注

14 岛田庄司（1948—）日本推理作家。代表作《占星术杀人魔法》。

15 有栖川有栖（1959—）日本推理作家。代表作《双头恶魔》。

16 二阶堂黎人（1959—），日本推理小说作家。代表作为世界最长篇的本格推理小说，《恐怖的人狼城》。

17 歌野晶午（1961—），日本推理小说作家。代表作《樱树抽芽时，想你》。

18 法月纶太郎（1964—），日本推理小说作家。代表作《为了赖子》。

卷末资料 1

逻辑符号运算表

A	B	$A \wedge B$ (A 与 B)	$A \vee B$ (A 或 B)	$A \Rightarrow B$ (如果 A 那么 B)	$\neg A$ (非 A)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TRUE	TRUE
FALSE	TRUE	FALSE	TRUE	TRUE	TRUE
TRUE	FALSE	FALSE	TRUE	FALSE	FALSE
TRUE	TRUE	TRUE	TRUE	TRUE	FALSE

※ A 与 B 表示真 (TRUE) 与伪 (FALSE) 在各个模式中根据逻辑符号的运算结果。

※ 这种计算方法在普通的加减法中也不会变, 我们可以像计算 $1+1$ 一样

计算 $TRUE \wedge TRUE$ 。

$$1+1=2$$

$$TRUE \wedge TRUE = TRUE$$

上表既是将此计算结果在各个逻辑符号中的真伪值汇总而成。

※ “A 与 B” 仅在 A 与 B 同时为真的情况下为真。“A 或 B” 仅在

A 与 B 同时为伪的情况下为伪。

※ “如果 A 那么 B” 在 A 为伪的情况下永远为真 (稍微有些偏离日常生活经验)。

卷末资料 2

自然演绎NK

■ 自然演绎NK (命题逻辑·基于根岑系统的形式化)

【公理】

$\phi \vee \neg\phi$ (排中律)

【推理规则】

(\wedge 引入规则)	(\wedge 消去规则)	(\vee 引入规则)	(\vee 消去规则)
$\frac{A \quad B}{A \wedge B}$	$\frac{A \wedge B}{A} \quad \frac{A \wedge B}{B}$	$\frac{A}{A \vee B} \quad \frac{B}{A \vee B}$	$\frac{\begin{array}{c} [A][B] \\ \vdots \quad \vdots \\ A \vee B \quad C \quad C \end{array}}{C}$
(\Rightarrow 引入规则)	(\Rightarrow 消去规则)	(\neg 引入规则)	(\neg 消去规则)
$\frac{\begin{array}{c} [A] \\ \vdots \\ B \end{array}}{A \Rightarrow B}$	$\frac{A \quad A \Rightarrow B}{B}$	$\frac{\begin{array}{c} [A] \\ \vdots \\ \perp \end{array}}{\neg A}$	$\frac{A \quad \neg A}{\perp}$
(\perp)			
$\frac{\perp}{A}$			

※A、B、C为逻辑式。 \perp 为矛盾。意为横线上段与下段可以置换位置。

※[A]...C的部分意为“如果假定为A那么可以导出C”。

卷末资料 3

自然演绎的相继式演算 · LK系统

■ 自然演绎的相继式演算 · LK系统 (古典命题逻辑)

【公理 (始式)】

$$\Gamma \rightarrow \Gamma$$

【推理规则】

○ 与结构相关的推理规则

(weakening 左)	(weakening 右)	(contraction 左)	(contraction 右)
$\frac{\Gamma \rightarrow \Delta}{A, \Gamma \rightarrow \Delta}$	$\frac{\Gamma \rightarrow \Delta}{\Gamma \rightarrow \Delta, A}$	$\frac{A, A, \Gamma \rightarrow \Delta}{A, \Gamma \rightarrow \Delta}$	$\frac{A, A, \Gamma \rightarrow \Delta}{\Gamma \rightarrow \Delta, A}$
(exchange 左)	(exchange 右)	(cut)	
$\frac{\Gamma, A, B, \Pi \rightarrow \Delta}{\Gamma, B, A, \Pi \rightarrow \Delta}$	$\frac{\Gamma \rightarrow \Delta, A, B, \Sigma}{\Gamma \rightarrow \Delta, B, A, \Sigma}$	$\frac{\Gamma \rightarrow \Delta, A, A, \Pi \rightarrow \Sigma}{\Gamma, \Pi \rightarrow \Delta, \Sigma}$	

○ 与逻辑运算符相关的推理规则

(\wedge 左 1)	(\wedge 左 2)	(\wedge 右)	(\vee 左)
$\frac{A, \Gamma \rightarrow \Delta}{A \wedge B, \Gamma \rightarrow \Delta}$	$\frac{B, \Gamma \rightarrow \Delta}{A \wedge B, \Gamma \rightarrow \Delta}$	$\frac{B, \Gamma \rightarrow \Delta}{A \wedge B, \Gamma \rightarrow \Delta}$	$\frac{A, \Gamma \rightarrow \Delta \quad B, \Gamma \rightarrow \Delta}{A \vee B, \Gamma \rightarrow \Delta}$
(\vee 右 1)	(\vee 右 2)	(\Rightarrow 左)	(\Rightarrow 右)
$\frac{\Gamma \rightarrow \Delta, A}{\Gamma \rightarrow \Delta, A \vee B}$	$\frac{\Gamma \rightarrow \Delta, B}{\Gamma \rightarrow \Delta, A \vee B}$	$\frac{\Gamma \rightarrow \Delta, A, B, \Pi \rightarrow \Sigma}{A \Rightarrow B, \Gamma, \Pi \rightarrow \Delta, \Sigma}$	$\frac{A, \Gamma \rightarrow \Delta, B}{\Gamma \rightarrow \Delta, A \Rightarrow B}$
(\neg 左)	(\neg 右)		
$\frac{\Gamma \rightarrow \Delta, A}{\neg A, \Gamma \rightarrow \Delta}$	$\frac{A, \Gamma \rightarrow \Delta}{\Gamma \rightarrow \Delta, \neg A}$		

*A, B, Γ , Δ , Π , Σ 是任意的逻辑式。可以为空。

卷末资料 4

模态逻辑的相继式演算 · K系统

■ 模态逻辑的相继式演算 · K系统

【公理 (始式)】

$$\Gamma \rightarrow \Gamma$$

【推理规则】

◎ 与结构相关的推理规则

(weakening 左)	(weakening 右)	(contraction 左)	(contraction 右)
$\frac{\Gamma \rightarrow \Delta}{A, \Gamma \rightarrow \Delta}$	$\frac{\Gamma \rightarrow \Delta}{\Gamma \rightarrow \Delta, A}$	$\frac{A, A, \Gamma \rightarrow \Delta}{A, \Gamma \rightarrow \Delta}$	$\frac{A, A, \Gamma \rightarrow \Delta}{\Gamma \rightarrow \Delta, A}$
(exchange 左)	(exchange 右)	(cut)	
$\frac{\Gamma, A, B, \Pi \rightarrow \Delta}{\Gamma, B, A, \Pi \rightarrow \Delta}$	$\frac{\Gamma \rightarrow \Delta, A, B, \Sigma}{\Gamma \rightarrow \Delta, B, A, \Sigma}$	$\frac{\Gamma \rightarrow \Delta, A, A, \Pi \rightarrow \Sigma}{\Gamma, \Pi \rightarrow \Delta, \Sigma}$	

◎ 与逻辑运算符相关的推理规则

(\wedge 左 1)	(\wedge 左 2)	(\wedge 右)	(\vee 左)
$\frac{A, \Gamma \rightarrow \Delta}{A \wedge B, \Gamma \rightarrow \Delta}$	$\frac{B, \Gamma \rightarrow \Delta}{A \wedge B, \Gamma \rightarrow \Delta}$	$\frac{B, \Gamma \rightarrow \Delta}{A \wedge B, \Gamma \rightarrow \Delta}$	$\frac{A, \Gamma \rightarrow \Delta, B, \Gamma \rightarrow \Delta}{A \vee B, \Gamma \rightarrow \Delta}$
(\vee 右 1)	(\vee 右 2)	(\Rightarrow 左)	(\Rightarrow 右)
$\frac{\Gamma \rightarrow \Delta, A}{\Gamma \rightarrow \Delta, A \vee B}$	$\frac{\Gamma \rightarrow \Delta, B}{\Gamma \rightarrow \Delta, A \vee B}$	$\frac{\Gamma \rightarrow \Delta, A, B, \Pi \rightarrow \Sigma}{A \Rightarrow B, \Gamma, \Pi \rightarrow \Delta, \Sigma}$	$\frac{A, \Gamma \rightarrow \Delta, B}{\Gamma \rightarrow \Delta, A \Rightarrow B}$
(\neg 左)	(\neg 右)	(\Box)	
$\frac{\Gamma \rightarrow \Delta, A}{\neg A, \Gamma \rightarrow \Delta}$	$\frac{A, \Gamma \rightarrow \Delta}{\Gamma \rightarrow \Delta, \neg A}$	$\frac{\Gamma \rightarrow A}{\Box \Gamma \rightarrow \Box A}$	

※ 模态逻辑相继式的K系统既是在古典命题逻辑的LK系统中，添加了与“ \Box ”相关的推理规则。

卷末资料 5

古典/直觉主义/模态逻辑比较表

		除去「排中律」		追加「模态运算符」	
直觉主义逻辑	古典逻辑	模态逻辑			
【直觉主义命题逻辑】 自然演绎NJ 相继式演算LJ等	【古典命题逻辑】 卢卡希维茨定理 自然演算NK 相继式演算LK等	【模态命题逻辑】 系统K、T、S4、S5、B等		命题理论 追加「模态运算符」 述语理论	
【直觉主义谓词逻辑】 自然演绎NJ 相继式演算LJ等	【古典谓词逻辑】 自然演算NK 相继式演算LK等	【模态谓词逻辑】 QK系统等			
※以上各命题逻辑可以通过量化符号和相关公理·推理规则来导出。					

※注1：上表的箭头完全是大致上的印象（譬如在古典逻辑的公理系统中，也存在着即使排除排中律也依然无法成为直觉主义逻辑的情况）。

※注2：在消除换质换位中双重否定的时候，排中律是必须被用到的，所以如果无法使用排中律，就无法导出否定项的换质换位。也就是说，在直觉主义逻辑的证明中，换质换位是绝对无法导出的。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恋与禁忌的俗语论理 / (日) 井上真伪著 ; 牧久音译. -- 北京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8. 12
ISBN 978-7-5699-2715-3

I. ①恋… II. ①井… ②牧… III. ①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39909 号

北京市版权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8-6090

《KOI TO KINKI NO PUREDIKETTO》

©Magi Inoue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正式授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方式作全面或局部翻印、仿制或转载。

恋与禁忌的俗语论理

LIAN YU JINJI DE SHUYU LUNLI

作 者 | [日] 井上真伪

译 者 | 牧久音

封面绘制 | [日] 越岛羽空

出 版 人 | 王训海

策划编辑 | 黄思远 欧阳博

责任编辑 | 徐敏峰 韩 笑

版式设计 | 刘艳秋

责任印制 | 刘 银 荆永华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57735442

印 刷 | 三河市嘉科万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 0316-3156777 0316-3159777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 12.5

字 数 | 210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2715-3

定 价 |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